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

恕谷先生年譜、自庚寅前爲同門馮樞天所纂、其後爲劉邦司所纂者、先生病中及日譜三卷失去。庚戌春先生詔贊來莊、教其季子。比秋、先生爲制臺唐公、藩臺王公聘、入上谷修通志、囑贊續纂年譜。乃自辛卯至甲午無日譜者、按詩文稿錄其大畧、乙未後則按日譜酌修之。纂訖、再拜言曰、年譜者、恕谷先生之圖像也、繼往開來之轍迹也、後學之標準也。假堯、舜、禹、稷不有尚書、則放勳、重華之德、治水、教稼之績泯矣。周公、孔子不有周禮、論語、則豐岐之治、洙泗之教湮矣。子輿氏不有孟子七篇、則仁義道德、衛正閑邪之言蔑如矣。顏習齋不有年譜四存、則好古力行、論性辯學、策治興道之傳無聞矣。烏覩所謂萬世永賴、繼絕學、開太平者哉。恕谷先生傳習齋之學、承先聖之道、著述甚夥、而生平行止、進修之實

概載年譜。贊之所以亟爲纂輯、俾讀之者見存心養性之功、而皆知所以正心。見飭躬寡過之學、而皆知所以修身。見閑家佐政之幹濟、而皆知所以齊治。見明道辯學之論説、而知前聖後儒之分途。見孝友睦婣任卹之躬行、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傳習、而知四教三物之切實而有用、于以質之堯、舜、周、孔、孟子、習齋、誠異地而同揆也。聖道不墜、斯文在兹、天下萬世胥于是譜爲表正矣。所關豈不鉅哉。謹敘。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中秋、洺川門人劉調贊頓首百拜譔。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威縣門人劉調贊續纂
孫 鍇 重加修訂

辛卯、年五十三歲。康熙五十年日譜失。

儀功如常。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二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悒悵何極。道駕想尚在淮安、公子尚在金陵、近況勝否。塨比歲爲楊慎修所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塡塗、遂欲還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教、

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遂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隳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聞崑繩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　與趙易州書、梗楠杞梓、不爲杙以椓磈。吳鈎干將、不利刄以礫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鬭、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慍、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謂聖。　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圈後、湫隘之甚、不能容塨兄弟五股、塨請奉母移居齊家庄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于庄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柴

缺页

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之。畧曰、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又與張石民書曰、山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羨之。孝友一堂、心羨之。高尚不入塵俗、倘佯山水、心又羨之。此亦今之威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躬修飭、獨善而已乎、抑倘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爲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 十一月、到濟南、太守延入署、覲其署事、知其非能有爲者、乃决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康熙五十二年 日譜失。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剞劂刊之、作序曰、易爲人事而

作也。孔子于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說、秋又自訂于鄗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于兹、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怳惚、徵其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于是陳摶①、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元極、推先天、不惟易入于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脉脉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名、卽屬人事。文王彖詞于乾繫以元亨利

貞、猶天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厲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予弱冠受學于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酉山先生、頗言易卦象數、謁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于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驟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吴涵、德清胡渭生、大興王源、金陵王元衡、太平王魚會、武昌陶窳、盩厔陳光陛、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共學、亦庶幾有合于人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

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與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乃劃然得聖人作意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者卽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勘舊矣舊則不新舊則將蠹且愧且懼近與樞天約日省月箴勉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揣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課遷善改過不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觀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亦庶幾有助焉　仲夏東庄卽事詩云柳蔭堤頭坐風來萬里涼麥塲

晞早露、鴿陣亂斜陽。爭席村翁慣、荷竿海鳥忘。商山有四皓、何自識張良。其一。南原清曉往、步屧意遲遲。高木纔賓霧、新苗半扇菑。久無開口處、惟有會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其二。鄭見百請至尉强、同馮修五、張瞻抑、單侯揩集素景園詩云：連廈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康熙五十三年　日譜失。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相國諭、將薦先生學行于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　李翼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翼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庚慼、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

鮑墟百歲觴。孝子蠡人，住鮑墟里，里旁有米沽河。萱帷夢裏笑，不復在遼陽。邑令浦公新下車，即來拜求敎。先生告以禁賭博、臧雜票。其所延西席惲皐聞孝廉，武進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敎，乃以顔先生年譜、四存編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敎之讀書。寄先生書曰：承惠顔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霾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膩得浴，如塵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敎我深矣，苟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沉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即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過明師良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既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貧困婁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爲眞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聲光震爍，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

非之實、大違三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横、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之所造、又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敎我深矣、然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未涉、即耳目亦少歷焉。今年已半百、外彊中乾、蹣跚澁縮、舉止無當、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嫺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而請其學、益足病也。駑駘病骨、伏櫪悲嘶、不識尚可施鞭策否。惟先

生幸而教之。　臯聞問正心功、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　臯聞將先生著種種訂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道、或談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請托者掩耳謝之。　正月、溫谿修寓蠡城、同惲臯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3]陽修本論之説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

大聖大賢而後可闢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非無學心何忍哉。皐聞曰、然。　皐聞入京會試、攜習仁餞之、送至北關、囑以千秋大業。註孟子。　養太師母、每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藕粉、晨食、晝食無算。　二月、華州古葵季榮以詩箑爲贄、拜門生、詩曰、越盡關山知幾重、負書千里效登龍。會覿著作驚滄海、願接音容仰峻峯。半世韶華悲齒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道德源洙泗、指我岐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自覺學禮讀易。

季榮問學、先生敎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淸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技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　語季榮曰、世俗有

三借口、一日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日脫畧、借口斥桀溺也。一日率眞、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脫畧、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眞、勢必眞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五月、惲皐聞以從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倓崖聘來府、寄書曰、在蠡得奉大教、始知聖賢學問、確有正宗、確有實際、豈非一生至幸。京中頗有相維繫者、又有厚膩相陷、引我遠涉者、而鶴一聞保郡司馬之招、躍然必赴、誠以所學未堅、欲稍近於先生、庶得時聞訓誨也。　十五日、大病卧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二弟德吹以病瘟卒於曾家嶽、三弟益溪以先生病未愈、不使知。先生視習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即入鄉哭之、一切殯葬事皆任之益溪、以河決而鄉中無先生養病處④、力觀視德

吹斂回莊。 自書於壁曰、斷欲、勿譽人、勿躁、勿言人短長、力肩聖道表裏並盡。 語季榮曰、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季榮請命。 季榮問禮、先生曰、時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無禮者。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謂行簡是也。光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儀爲戒、可見也。子之好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好有事、此則宋儒惡辦事之習、佛老航空虛之染也。與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所事。物不用則蠱、人不事事亦蠱。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是也。 八月、季榮謀歸、乃餞之。餽贐、季榮拜別、痛哭。書先生日記云、先生憂勤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𠉀實親見、是以敬佩

在心。侍坐時嘗自悒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勞過甚、思以惜養精神爲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贈之以序。　惲皐聞書先生日記曰、近有毀先生於予者、予曰、人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古人之交也、況常相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爲君子於此時此世之難。或者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

十一日、太師母初度、皐聞以詩幣祝、同鄉客燕之。　皐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皐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

十二月、浦公商擒盜、先生寄字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

人告發，乃賢侯弭盜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即可法處，不必盡起贓，令其扳累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取入府學第四名。先癸巳年夏，旗人張蔚載持馮衡南書來拜，在保定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通時事，所交未必端人也。已而一日薄暮至，貌躁妄，坐即問兵，先生曰：不知也。少以貧硯食爲從遊講孫吳，此教學故事，何以言知兵。今老矣，諸學俱退，而況於兵。乃出其論通鑑兵事者求閱，先生閱數行，即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書，不解也。固辭之，退矣。早，稟强鄭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督辭之，張供交楊仁澍，因仁澍得交先生及王子丕，又言先生相亦子

丕將才。提督彤公、刑部張公逮仁澍至、澍曰、識則有之、不知其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若交也。二公素知先生、不之問、惟遣官至陝西逮王子丕至、訊之今年乃定爰書、張死罪、楊王俱發關外。先生自去歲知之、恐人震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旗士崔魚與若言事結、先生如府往見崔問故、崔言仁澍詞甚昭雪。後先生爲仁澍立傳曰、楊仁澍者、八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世、吳藩之變、遣出征、仁澍曾讀佽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官、辭之、退膺筆帖式、大書其門曰、四海有天皆禮樂、九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眞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聞塨入京、來拜、咏牡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雲邊皎日月邊霞。姚黄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妾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

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澍、因仁澍識蠡縣舉人李某。提督嗔仁澍訊、萬載言有乎。仁澍對曰、識子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澍堅供不變、提督乃逮他人問、而削塨名。仁澍發關東、竟牽累以卒。

李塨曰、人之相去豈不遠哉。人卒貪得而吝施與、仁澍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澍開筵置酒、錢盡、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爲經畫之、而故人同學者位躋尊顯、餽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却、誠曠世一奇人哉。乃與塨交、斗遇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塨之禍。每思之、輒慼雪泣矣。

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

私也、不可。　皐聞長子惲宗恂廉夫具贄拜從遊。　三月、使習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惓惓五弟子女、愛之助之、即所以孝母也。　寧夏監屯同知白訓梅溪倩寧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會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榮任乾州、與富平隣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謬有傳聞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況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即、尚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摳衣報誠、容俟後時耳。隆貺璧上。　四月、惲廉夫來、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道、可以逢時。何者、物以少爲貴、衆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衆人詐而一人誠、

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馳驅以教諸子。 註詩經、思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昌黎知言哉。 五月、阜聞來言將解館南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爲作贈言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言、古道也。今阜聞先生南旋、驟聞驚怛、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失吾心、忡忡惙惙、弃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賚、冀獲重報。獨善、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儲之、以脩己治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燎然矣、從此日邁月征、履順獲友、自將安驅而至。卽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然、亦必

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湜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訥之又訥、交遊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槪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韓昌黎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其卽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槩嘗以此自勘、觀人以孔子而尚有毁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非鄕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乖戾或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懼、惡之勿嗔、卽自省勘、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密、何以益之曰孰。孰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愼恐懼、愈坦蕩自得、前儒所

謂效驗卽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卽約之以禮也。卽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已甚眞、行已求、力芹曝無須再獻者。　易曰、寬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淸濁幷滙。胞與爲懷、則悲憫時貯於胸、虛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包。高明其效天乎、博厚其法地乎、願與先王共力焉。⑥會友輔仁、君子皆然。況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犖犖者、菰蘆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實式臨之。　思皐聞不已。皐聞者、可與共明斯道者也。皐聞去、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　思武氏朝考蕫禾等大嵐之變、與張萬載雖皆

謝之、形迹分明、然遂脫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 思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木然如愚。 與三弟益溪書曰、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概人懷人思婦、於小雅盡歸燕享酬歌、將王者禮樂兵刑之迹、論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概忘却、而詩爲無用之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臯聞南旋、爲之悵然。目下人日變化爲畝畝之勤、爲鬼魅求一共肩聖道者、安有哉、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晚年獨立不懼而已。斗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搉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何事也。天時人能聽之而已。 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心之性天常定。 臯聞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近思得倚亦佳、倚杖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瘸得扶。此來獲見先生、一言

一行可以恃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實耳。先生書壁云、高爷暴躁、子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稟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往、入城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教習仁以勿傲富貴、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周公有貴貴禮、孔子敬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旦、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考。元旦、元宵合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竈。齋戒二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祀、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婦四、妻惟答揖。日問母安、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為務、以勤儉寬和為課、以行道明道為望。日必澄

心。日譜時下一圈、暴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以自惕。鬭肥鄉白宗伊任若、習齋之門人也。去歲以貧北來、先生牽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之貲、使賣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之、喜而起、效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譜條例。　皐聞寄書至、先生揖而開讀曰、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日譜曰、此卽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除之必决、則誠矣。又曰、自顏先生、王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皐聞南旋、而予倀倀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

之道、況以學相後先、則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即進言、勿以嚴而見憚也。　三月、浦公催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倘可將母、商之靈皐、靈皐是之、乃投改教呈、遂回。　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　錄海內友朋往來詩札爲友善帖、曰、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成我也、我不克卒成之、不負天乎。

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遺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李軍縣柳高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百金求說情、先生僻之、已而劉士宜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詫曰、予幼赤貧、農炊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送賄至、俱却之、豈有垂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　九月、馮樞天來、共質日記、互規過。先生規樞天貧而怨、則志不卓、樞天言人譏先生力農致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遲

暮、知無用矣、故遯迹田園、胼手胝足、則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廛囷、則鳳人之退守也。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笑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自全也、非吾子誰與言此。　南莊董姓孀婦將改嫁、其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中止、而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聞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董嫗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不能止、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盡孝、而人逼嫁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之官、以官法處之。已而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婦守節、子盡孝、不亦美乎。　金陵程啟生書來畧云、聖道失傳、莫甚於朱陸、以亂眞之僞、似是之非、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聖立教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嗣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眞

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造於當時後世者也。　肅寧舉人朱蒼澍奉其縣令黃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如肅寧會之、論學論治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聖賢者、先生贈之論學一則、恕谷後集。　楊公賓實任直省刑名道、自前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聞其實有善政、會之、以其政相質、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恤刑之道、欣然欲見諸行。辭行、餽節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賍則路近、又無他故。公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良、歲底必餽儀爲蠟炭資。先生曰、塨耐貧、從不然臘、惟以棉油、從不燒炭、惟以秫稭、厚儀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

交投縞贈紵乎。且必却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　三弟婦卒、因思學者心多畏、遇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頑然。　聞皐聞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餞褧庵。問皐聞信言已來、寓接待寺、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乾乾惕厲。　看方靈皐靈皐使其子道章拜從遊、且使之相隨來莊、教之。乃以朔日同道章回、作示言以示之、一孝、一勤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⑦。　看靈皐春秋通論、言錫桓

公命、歸成風含賵、王不稱天爲貶。先生辨之曰、惲閭皐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其言考證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　報選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賓實、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州何如。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　倉廠總督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會恐有咎、乃見之。　諸生會文、問語以聖道。　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　太師母到署、供酒餚果菜、皆善啖、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

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然儀封習痼已久、恐不能出、姑默。○閩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異端、何以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十一月、病。望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諸生來固留、先生告以病不得已。○有求向總督請托者、許餽八百金、先生堅却之。○閱靈皐春秋通論度越前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懼亂臣賊子者、尚未及也。乃卽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之文二説辨之、與之書、畧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卽名曰周禮。春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書、似未確矣。先儒呆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月、書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處處黏鑄、而一往不合、得高論洗之、甚快。然遂以爲並不起褒

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無華袞之錫、斧鉞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槪因舊史之文、則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乙亥、六十一歲。康熙三十八年。

旣以病告依、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侍母食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譜時下一圈、失言黑左、失行黑右、暴怒黑上、動慾黑下。　宋生員惟孜以璽阜爲价來拜、從遊。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

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却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二月、習中來通、見南方諸友、譆嘆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既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又樂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　四月、四先生將車至、乃送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隨。　寧波鄭禹梅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

攝篆人至、乃以三十日行。因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請謁、不迎送而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予以爲不能以

聖道誨人、乃過也、何功之有。諸紳士設餞於黃蔬園、先生作書歸詩曰、潞河輾轉病顛痱、總禍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布韋驅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　五月五日、到家、拜母、獻家祠。　看求仁錄、潛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　六月、任若來、持臯聞自故城寄書至。　先生責任若貪利作欺、非習齋教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教、先生喜其受規勸、知改過、尙能無愧習齋也。　復臯聞書、畧曰、來教云、大學之道、不宜註作路、道之

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字也。不知道亦借字也。路從足、道從走、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卽路、路卽道、非一正而一借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煖、謂之陰往陽來。秋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卽曰荷天衢、並非敢强辯飾說也。且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尚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道卽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若以道爲定名、爲專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道也、非虛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爲道、則顯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訓路、其失非小、願門下之俯

審之也。又曰、傳註太文、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教人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文。左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爲傳註卽不當文、則孔子作彖傳、彖之註也。象傳、爻辭之註也。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塨傳註之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潔古、則理足而辭易明、斷不可如宋人禪語鄕談、一概汚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以古文法。方靈皐遵宋儒者、而閱愚傳註、曰明潔簡快、有物有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可效焉。　敎長人曰、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頹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　思身已衰矣、

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君起行，至安平，晤趙偉業，見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虞夏矣。觀其所著服顏先生之學甚篤。至蠡，强宿鄭宅，晤王宗洙，爲講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諸生多來謁者，皆以聖學誘掖之。至故城，會皐聞，以前所復書細質，皐聞相合甚喜。互質日記，先生書皐聞日記後云：詳閱大記，省察嚴，克治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力所在，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染二氏之説，屏事息念，檢攝靈明，一遇事牽念引，復覺昏勞，且夢魂亦爲顛倒，不如專從聖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敬以直内，所謂修己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擾，夢魂自爾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故既去，自有懈怠，不如聖言所

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以爲人、卽以成己、虛恭肆應、人自歸懷之爲得也。皐聞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刻念念以天下萬世爲懷。鶴之不肖、不以其頑鄙而棄之、諄諄誘接如此。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晤劉敬庵。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遽解永康之組、可人也。主之。敬庵問中庸朱註五行化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誤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蠢然木、頑然金、且賴人培植之、鍛冶之、焉能生人哉。之武城、晤劉天植、張熙甫。天植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過纖纖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鉉、鍾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改過始。挺生求立爲學課程、先生爲書一紙、一日克己、馬季常云、卽約

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陸桴亭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挽弓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奔放、身自不廢弛、事自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拜母。挺生等拜先生、先生辭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棗强、張朏明、李文長候問學。先

生曰、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讀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乃可以知所從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清河釜水天光遠、鱻廟（安平有鱻姑廟。）漿臺（棗强有賈漿臺。）草色枯。墜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駒駼。　十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　思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丙地。　皐聞交子敦夫具門生刺來拜、閱皐聞春秋附筆、皆有持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進、但其詩說尊毛駁鄭、難爲定論。　習中院試入府學生、往送學使、學使吳公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　楊賓實陞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

别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康熙五十九年。

儀功如常。　黄肅寧來拜。　浦公請爲鄉飲大賓、先生以期服辭、不允。十五日、登筵、浦公來懸扁於門曰、當代儒宗。　三月、惲臯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説、辯詞甚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云、某既爲月三之訴、望先生無爲子昆之怒。閲之駭然。堪卽愚妄、講學論道、何處容一怒耶。既而思之、先生於堪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謙居教下、謬推宗主、於堪有何疑貳。但以既著一書、須知己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忽畧、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敎我以直、感待我之重、敢汗顏爲先生再陳之。堪也自反最爲謭鈍、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

繩、方靈皐。河右所著間有被人駁者、輒赫然立壘攻擊。王崑繩著平書、塨喜而疾讀。崑繩曰、河右賛吾兄閱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永寓目卽駛、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塨笑而謝曰、謹受教。靈皐註春秋、仍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未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皐不以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⑧歐陽子謂文詞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塨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卽改正、最陋護惜如雞羽自珍者。卽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姑爲歇置、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蓋以得力於習齋

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攻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爲甚、以此雷霆斧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況怒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卽先生不受、而來遺覆塨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

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詣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焉。至以塨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宮已久、卽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圓邱、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以爲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

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宮、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遽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受禮、詩、書、博綜六藝、府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劉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紲。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尙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宏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

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乎。其染纖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術也。稱三禘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詆其生平也。堪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痼矣、而尚有迂濶、尚淪懦弱、尚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飲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痼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不牽其品行、謂得失各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至承諭不蒙詳察、亦有故當白。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爲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渠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覿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共理國政、共

爲善事、有何不可。卽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詁、曾一批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塨皆求答、非漫不察也、以爲此所關者小、吾但論其大、而小自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傷和害大。及後三諭兩諭、責以愎諫、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面質之、而先生亦再於降心、以爲合矣。如此求答者不一而足、願無概以爲不察而罪之也。今既承教詳察、不敢自廢、用竭駑鈍。將來札捧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沉吟、條答如後。塨按、前修譜者此書皆不錄、然此正足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立壘相攻、視此何如也。塨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茲不具載。　馮樞天閱周易傳注完、曰、足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　衡水劉廷直具門人帖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　思聖賢之心純一號

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眞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　思宋人主敬即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若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因豪傑之士也、既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蕩、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齊燧侯

自西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畏聲聞之過情。
六月、陝西武舉楊蘭生來、出蔡瑞寰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
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寰以字、託爲
代隙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慎修、曆聖居、張潛夫皆有來書、先
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　冀州劉焞持其兄璧輝字來問學、先
生答之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
自便。　思聖人心體毫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
祭耳。若二氏息念以爲心性、則與常人異矣。　皐聞書至、詢詩
凱風、幽⑪風、皆從先生說、詆康成亦爲過自責。　思中庸誠字、宋
人對私僞說、一以染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者身分低、覺人欲
難淨、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
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九月、哭五先生、釋服。　十月朔、如京、謂靈皐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蔚善充實之謂誠。眞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儒者、不力學爲聖賢則已、如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　時先生欲南遷、而靈皐爲戴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以其南方田宅贈先生、先生卽以北方田宅易之。故先生將往江南相宅、靈皐寄字與其姪付先生帶回。　十五日、抵家。　二十日、率習仁暨一僕南行。　二十二日、過衡水、至劉邦司齋、觀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窗友習禮、嘉之。

十一月初三日、過鄒縣、拜孟子廟。　初九日、過宿州、曰、此古

睢陽地也、南障江淮、張許之功大矣。拜二忠祠。　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寧、自勘一路待人以寬、處事以愼、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靈皐字、靈皐姪傳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喚其甥馮方智來設筵下榻。　晤周崑來、張曉天、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啓生、江素庵、翁止園、周侶樵、劉伊園、張鏘門諸友。　諸友皆設筵相招。　觀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　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腔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㗁、舌、齒、脣。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樣喉、㗁、舌、齒、脣。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無兩樣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爲作題辭、乃爲作題曰、予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晩村學業、可爲伊傳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

爲宗、且躬親習之、可謂褒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準聖經乎。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弦歌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膺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毋乃聖言誤歟。

初六日、往高淳看田、因至寧國。靈皐言寧國亦可居、故往觀之。寧國太守黄瑶圃具帖來請、乃往拜之。太守力請入署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太守力留。先生曰、今歲遲省、則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誼、

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將謂我何乃留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覲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

辛丑六十三歲　康熙六十年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念此心常存習演道藝令其有爲寬和接人令道有傳　初四日辭行初九日至方宅　遍拜諸友　聞崑來言顓門守喪辭婚事臬司有女託崑來擇壻崑來以語顓門顓門以喪峻辭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

賢啓生作跋曰、顏門於同儕素稱謹愿、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門道者無虛日、而顏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狃於舊說而疑之。顏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觀顏門之志矣。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已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顏門辭婚一節、洵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十六日、詩友皆來話別。十七日、雞鳴卽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惆悵而返。　一路衝泥冒雪、皆長人先、而先生尾之。　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横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　二月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卽入鄉拜母。知三先生續弦成、習中爲之辦銀

八兩、麥二袋、喜之。知十四王又差潘、楊二人來聘、不遇而去。

先生自南歸、皆在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請太師母來莊、不允也。六月、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與弟姪皆來莊侍疾。七月、靈皐書來、言其副室南旋、與長人夫婦作伴同行最便。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小、全綿先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遣一孫出、不爲缺人。奠太師母亦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廝南行。二十六日、太師母去世、先生慟絕扶甦。八月十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隨後又使人來言、長人卒於泊頭。數日柩至、先生哭曰、天意不使南也已矣。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

靈皐寄長人哀詞至、有曰、長人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令、肅寧黃令皆來弔

奠。閩學院陳世倌與博蠡教官傳二縣士子公舉顏先生入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康熙六十一年。

思喪敬爲上，然庸怯之姿，言敬已不敬矣，其懼乎。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曰三復之。與三弟札云，昨接靈皋爲習仁哀詞，末云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言戒愼不覩，又言恐懼不聞。孔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不敬亦以爲敬矣，懼則見已過，眞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自檢校。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遠，以氣質偏伉，而又誤以遺禍不懼爲英雄也。自茲須常存懼心，如鬼呵神怒以滌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子不懼，孔子有明訓矣，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疚乎，而敢言懼也。思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

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翕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自省持家嚴急、嗃嗃然一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愆不忘於心、一過也。須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大名府知府吳允謨遣役持聘儀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唐翰林建中倩任若求先生所著、與之。五月、以母不在、時思兄弟、皆呼之來莊。七月二十七日、行小祥祭。九月、有人投刺曰、北臺山人李銓拜已而與馬衆至、入晤、則李穆菴也、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爲是。别後寄詩來稱幸晤。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所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已。初非非難、終不易。勿曰予知、勿曰予行、更須結果收成。十二月、大名張珂具門生刺來拜問學、請學禮、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非玉曰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雍正元年。

可玉求立爲學課程、爲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板。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　爲長人立嗣、以其同高祖之侄、名之曰敬承。命十二官敬承上學、可玉教之。　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九月朔日、行禫祭禮。　白任若至、持贄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實際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博陵先覺者、詞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曰、遙瞻北斗肅冠裳、賴有蠡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振起千秋頹、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容北面、一時頓解

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整襟、北面再拜曰、此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間二日、即寄贊贊以遏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讀再四、如夢初醒、不覺驚喜欲狂。夏、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著、伏日讀之、當數夜不能寐。每吹燈强卧、忽思古之爲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爲學何虚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苟不擔簦請業、負此生矣。忽躍然離床獨立、如此終夜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遂寄先生以矢願學之誠。先生覽贊詩、復聞賤齒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憂未卑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長宵悲墜緒、從

今收泪付球琳。贊自懴德未能進、業未能修、今修譜至此、愧勵交加矣。馬師母不順、先生責之、不伏、謂四先生曰、彼不順、禮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死耳。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祔祠、長人主祭畢、猶歸殯宫、以待禫後祔也。劉調贊、林啟心來、以晩生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介之投門生刺、先生率之行釋菜禮、上以孔子位、旁設顔先生位、告之。贊同啟心從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立日記省功過。贊同啟心、維周、敬承夜讀、琴聲間之、先生甚喜。維周亦立日記、爲學作序、自艾自力、先生喜之。十一月、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愼幽獨、謹細微、習勤儉。語贊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擒贊如安平、弔可訂言、暗弓御九、王博古、語以智深

勇沉弓遜甫邀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濟光、王槐三。至無極、弔張肆六妻喪、爲作墓誌銘。返里、語賛曰、此行如弓遜甫父子之勤、王濟光之儉、可希哲之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墨、皆有可取焉。　十二月朔賛入京、晤方靈皐、靈皐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　皇子、中堂徐蝶園、冡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賛按、冡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皐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皐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塨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庭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

生之志也。竊觀靈皐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皐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暨先生歿、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諞諞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闢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皐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聞王太倉尚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諄切固留明日再一晤、因言其獻歲八十、求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之。觀其請建儲五摺、乃太倉大節也。　爲賛買琴劍而返、一路隨事教之曰、再目加明、耳加聰、心加靈、則進矣。　臘底、新令喬

公以教弟帖來拜、餽稻米一石、炭百斤、下問殷殷、畧舉蠡[illegible]告之。

甲辰、六十六歲。雍正二年。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 語劉穎生曰、吾有大過一、知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 批習中日記摘小心二字教之。可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無大過也。 四月、尹元甫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腐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作壽太倉詩二十韻、有佐斗心如日、擎天鬢已霜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 與方靈皋書曰、聚晤得領誨言、洗垢指瘢、若沈痾之去體、朋友相成、

其樂何如。塨素交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己短、至友人長短、不敢輕言、一以己學未至、不遑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驟語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偲而知愚之抱罪友朋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浮。崑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告語之、輒遜謝而辯、而先生亦有之。即如春秋、周禮二者、尚有當參酌者、而不敢盡言也。春秋成風敬嬴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者相違、而先生必依胡傳。曾偶言及、先生盛辯。今呈拙著學禮生毋附嗣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爲是、足見先生轉環之勇。若終以爲非、乞將拙著一一批駁示下、則塨無益於先生、而先

生有益於琳多矣。　五月、間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然。　讀易、嘆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舊世後閱歷一周者、眞神聖也。且四聖皆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含天蓋地、眞不朽之物也。　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生嘉之。　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遏欲莫如存理、心多一分天理、則少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　習中送日記求批、勉以勤儉仁讓。　有遭母喪借糧者、先生曰、不必借也、助之四斗。　六月、河水大漲、波潰北岸、莊不可保、鄉人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爲文祝之。次日視河、湧波南移、北岸落淤。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然耶。　任若回南、先生通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友近如何、瘴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捫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　自斟本才短德褻、不幸當空乏之

之時、遂以渺身寄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懼宜何如也。十二月、使人聘鍾金若來教子孫。
乙巳、六十七歲。雍正三年。
儀功如常。惟衰老益劇、以中和、表章聖道、急待其人。正月、請金若手、使子孫從學、金若亦待其子淑來、使從學於先生。劉士宜卒、家貧、糾衆助之葬。二月、調贊同任若來、因卒之同往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即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先生。教調贊以擔荷聖道、贊自慚庸陋、不克如先生願、敢不奮勉乎。贊請學易、先生曰爲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何其醒切。乃朱子曰義有義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教諸生習刀法。教贊以筮法。贊與諸生習祭禮、先生教之。贊謀歸、金若置酒餞、從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共飲擊

明月。贊云、登岸高歌飽惠風。臨行、贊祝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啟後、爲孳孳接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予見吾孩子有厲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見、日夜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繼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厲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其肩聖道也、而敢厲乎。言畢、凄然。贊亦悚然拜別。　王宗洙讀先生平書訂談經濟、陳學使以聞於朝、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濟才短、以致僨耳。且其來字云、聞教於我者頗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詭遇而獲禽、未必如王良之巧也、恐爲人所詒而徒然也。三月、評金若日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若于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率之釋奠先聖。　謂子能曰、子

身不直、聞吾言即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章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聖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鍾淑字也。　四月、如府、會顏賡文仲子紹裔、紹裔癸巳舉人楊賓實門人也。言賓實夫人嗜甜果、紹裔多購餽之、賓實頻蹙曰、此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登仕、此事可長乎。先生曰、楊賓實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爲責己而識之、亦吾子矣。　語金若曰、平書若行、一縣有百餘俯官、有萬餘練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熄、其庶乎。惲皋聞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淺、境遇多艱、惟平日稟凛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敎耳。又言、南方聞顏李之學而興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開纉、孫子房。　六月、作憂旱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晝掩閒齋自息神。感舊如懷前世事、守先猶作從亡人。天高碧漢燊朝宿、水落河橋走暮塵。燕趙悲歌愁入耳、欲遼征

戰幾遺民。　思人好言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間言者、庸人也。好言人短及伺人陰、詆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聖裔孔衍法以書來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三本。　思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寧。　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聖筆也。發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見周惟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禮樂征伐、皆無王也。　金若以澇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學。先生即命少子習禮、孫嶽承從淑讀。　思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爲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　溫太守書來言、政暇即使人來迓。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

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十月、入府、會太守溫公。時公已奉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矣、春何以救之。先生陳言勸富民捐粟、查歷年各鄉積穀、勸興作、招米商、禁遏糴、禁酒、禁賭、禁盜。　始註春秋。　十一月、如京、拜陳子翽。以其將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爲桑梓計、宜有所言也。　看方靈皐、靈皐言將爲先生作釋言、先生曰、他山之石、良藥也、焉用釋。　河南主事李汝懋請筵論學、深以先生學爲是、尤服膺後集、言侯朝宗文涉摩擬、汪若文潔而弱、方靈皐練或傷氣、皆不及先生文也。　陳子翽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查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特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

淤、一修趙北卩洩水橋、一分猪龍河。至輿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作顧魏氏傳。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饑義不受賑、作傳、爲之感慨流連。

丙午、六十八歲。雍正四年。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數教卽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肅、昌明聖道、不敢旁委。　正月、註春秋、疑經詳而傳畧。　教子能以謹小務、曰、小務有用、乃可圖大。思黃顧寧之謙謹可師、顧魏氏之見利分明可法。　謂子能曰、宋人解經卽有誤處、乃學術之偏、非强不知以爲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强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步、剌剌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　聞路多殣者、爲之畏天命、憫人窮。　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糠、或食以飯、思年荒

人亂天迫、當益存其心。　三月、註春秋、前後斷續離合、若見其人、若閱其世、若親議其善惡治亂興衰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　四月、安徽巡撫魏君弼書來、並托王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往。　八月、樞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志。　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之、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

註春秋完、作春秋傳注序、曰、塨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

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畧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覯、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于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于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尊、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嘗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戞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

缺页

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歸、而漠若無以自存、庸愚衆啞羣怨、而亢謂莫我誰何。 王震聲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固求、既而送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强置之去。乃使維周持銀送還仲英、與以字、言決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量老力所任爲之。勤家政、接後學、明行聖道、益孳孳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寛大、行益仁厚、自勉。 二月、樞天來、互質日記。樞天日記有云、李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河貫串五車書。爲之愧歎、勉樞天力任聖道、以副耄望。 同樞天率二子、一孫習禮三度。 看刁蒙吉潛室劄記、言盡性由於踐形、識見遠出宋儒、且敬慎收斂、省躬改過之言、不絶於筆、亦

近今之篤行君子矣。 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啟生各有書來、外有白門劉峓洲山書、言大道湮闇於宋、莫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所謂日月出而爝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近並郡、書古文詞、嘗留心實學、奇之。 四月、靈皋字來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皋聞、靈皋、皋聞之會不可必矣、靈皋尙近向者論學尙未盡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畢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靈皋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例追稱小君之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春秋謬傳、而但以追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

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醇宗否、其存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靈皋憮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矣。鍇按、靈皋之言、遁辭也。　靈皋閱恕谷後集曰、兵隨敵變、水因地流、面貌各成、機杼互換、必傳之書也。　靈皋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心不可謂、予安以辯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知懼矣、名則諂君子之過爾。因併識前語、作釋言。　歸、訂樞天喪禮就直。　著擬太平策。　十月、先生自省書曰、予六十九、歲之莫矣、行道無望矣、著述明道、目力已竭矣、惟是身心性命、

可質帝天者、自返多有匱闕、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職兢惕厲、列後日省之一。顔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即旋、對妻子、奴僕不莊肅、其爲敗德多矣、戒之戒之一。性傲似覺微長、而性急覺其大短、每鄉人出語不合、輒峻拒、望人有過、痛詈時有。耄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樊遲憂智之妨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非智之過、乃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矣、何附名教耶。勉之勉之。賛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責、耄年不倦如此、吾輩初學、可少自寬與。錯按、論語言舉錯知以成仁、先生慮智之妨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慮、居鄉黨之道也。鄉黨間非族戚、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感化之、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冷心自斷、是即其萬物一體之

仁、肫肫乎有不容自已者乎。　聞子能入泮。　十二月、思睿分凶人吉人、堯允恭克讓、文王徽柔懿恭、孔子溫良恭儉讓、吉人也。霍子孟抑芒刺着人、關雲長護前、君子而凶者也。小人之凶又何待言。　黎長舉自河西走四千餘里來謁先生、曰、年已五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度一生矣。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學。先生爲釋菜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四術三物、杏壇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二千年矣。習齋先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塨孱弱無能、爲役而粗解其顛末、於是推明顔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者、或信或疑、亦率竊竊然謂今世有顔李之學、遂宗周孔也者、郇來執經下問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凝於心、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振起之耶。忽忽焉塨亦遂六十有九矣。

德化有黎生宋淳者、少遊秦、習程朱陸王家言。旣而聞塨入秦、自鎭原來稱後學問道。伊時甚期許之、切劘其長短。及別去、幾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淳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淳能文筆、嫻刑名錢穀、在位者爭致幕下、屢爲人牽、不得前。今歲奮然決曰、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從覓騎、自河西泝秦晉北邊、行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之宦場、入寂寞之鄉、鄙陋之野、長跽稱弟子、求嚴立作聖課程、以矢有成、斯不亦奇丈也乎。乃備酒蔬菜殽、行釋菜之禮、惟求我先聖先師冥護、玉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　糾鄉人聘樞天明歲來設館教子弟。　長舉論兩事、須自肅州而布隆吉、而哈密、而巴里坤、而土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逼澤旺之穴。又上計則撤兵守邊、不必

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旦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馬外祖行位、以其無後也。拜孔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祭家祠。嘉平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二日、戒一日。齋戒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與妻妾同處、不與穢惡、不刑人、遷坐、不會客、惟齊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子孫分班應之。獻訖、行家禮。每日晨起、指先聖先師禮、樂、射、御、書、數、過其事、即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致力以覺以和。日譜日一圈、或時下圈、以黑白別心存亡、失言黑左、失行黑右、過怒黑上、慾心黑下。　接樞天至、率習禮、拜樞天入學。　至博野會博野令趙公其署中。葉孝廉惟一出見、持

日記求評、則聞習齋之學而興起者也。　看秦邊紀畧、知京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張顴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並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抄先生諸著、將刊行。　易州李適率其子塈來拜、從遊。　二月、率長舉之楊村致祭習齋先生。　惲皐聞寄書至、並孫應榴子房日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聞皐聞言、服焉、遙拜先生爲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遙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因於舊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爲程朱之學。見皐聞先生、始知靜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疑、後漸

服、閱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即擬北上拜謁、因斧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爲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着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學焉。既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否、密則日記書一直畫丨、否則書二斜畫乂。月以畫之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方口、否則書馬眼〇、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圈○、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損之多寡。天

理所悟、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寤、能一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大黑子●。每月朔設桌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盡幾、某盡幾、記過之多少、跪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日與某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朱子解物即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教、何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即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

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如此。按、臯聞先生癸丑來書曰、予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厲行、聞顔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悦慕、信於心、習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西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錯採其日記、附錄於此、庶弗使無傳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者、爲學數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傳者必多矣、而所見僅此也。　三月、葉惟一來拜、贄以詩、有句云、問氣鍾靈開智勇、狂瀾降割善疏排。　思老當益壯。　思好規人過、亦屬氣量之淺。朋友當勸善多於規過。　思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六月、先生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予之出而不去者、汝等不以母禮葬

之亦可、從厚以毋禮葬之亦可也。　八月、王順文來拜、從遊、教以孝弟之道。　語長舉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操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接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與除外、祓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

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足踏實地、直接聖傳矣。 十月、到致祭家祠畢、因暈倒、遂病、類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歲。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爲者爲之。 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以終始以自勉。 調贊攜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贄、先生辭、贊代求、先生許之。 自任若偕衛水杜謙牧來、執贄學禮。 二月、武城劉學山同王順文來、學山問禮樂、答之。順文問經濟及韜鈐、先生曰、韜鈐非老夫所知。予少年文士、去之逕庭、非所問也。卽經濟亦無躁、聖學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凊定省以事親、一體周護、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善焉、而後講及人

可也。請姑俟以觀。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之。　贊同諸友習禮，先生觀之。　四月，修道傳祠成。命贊作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顔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還而濫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姪遭祲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佽

助、不日磚木具、坯堊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説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

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歷獲知。千古有人擔世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目⑫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皐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遂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之皐聞則皐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先生又自爲東堂記曰、歲之己酉、從遊諸子其鳩分貲、築予東莊之東墅爲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以序、中間安顏

習齋先生神位、西間立惇子皐聞生位、而以東間懸于遠道圖、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却也。晨興、輒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揖、並揖崑繩。排乂門而坐、弟子請業者以次應、倦則闔門少息、詠歌先王之澤、起則開窗遠望、良苗盈疇、茂樹連霄、花香鳥語、爭奇獻妍。右眺郎峯、蒼翠如壁。左浴恒水、風紋縠縠可愛。雖手痺足痿、步履艱澁、而頓忘沈痾之在體也。方蠡皐嘗謂我曰、吾每出城見墳園看守人持陳倉米飯飼偃蹇長林豐草間、心竊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吾之貧耄陋況、不敢陳於王公大人也、而以之誇吾蠡皐、不亦可乎。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告之。　贊同諸生習禮、先生觀之。　六月、訂擬太平策、覺一生總結是此書。　病減、偶成詩曰、偃息匡床午睡餘、起嗟痺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縈懷抱、勤惰何

妨任婢奴。綴藻粱間乘日晝、栽花砌側荷雲鋤。殘年喜得沉痾減、或者天心尚起予。　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尚痛、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極天愚而困、長樂愚而謬、予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贊常自恨愚昧、乃蒙先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深、世緣淺、敢不勉事斯語乎。　馮樞天來問疾、言出生有志聖道。先生曰、善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滌俗念、勿恥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其聞道能解。先生曰、解易行難、愁哉。　九月上辛日、以顏先生祠堂成、先生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者、以楊村神主尚有族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其日也。　十月、營田觀察使黃成憲贈先生習善閉戶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

心視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先生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曰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十一月，高陽張海旭爲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十二月，總督唐公執玉使布政王公碁以書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老病辭。作孫節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价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之畧，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世多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以修，但增

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干里爲某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在此戰守。迤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荆、若干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防駐兵將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扼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曰滿城有某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使一山分峯之名、别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絶無關係之乾流、盡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尚有水與否、可與可

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⑬國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目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查考。又遣一有學問者使驅北邊西山以及腹内諸形勢、一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垂之老病所能任者、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其愚、惟老公祖酌之。　二月、詔調贊至莊、教其季子習禮、並理道傳祠事。因攜冀州趙本中族孫述舜同來讀書。　謂調贊曰、古者行禮必奏樂、上辛之祭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之。贊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解治法醇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黄鐘正宫、第二奏大吕變宫、第三奏林鐘清宫、以笙笛吹之。次

合樂三終、第一闋迎神引、第二闋饗神曲、第三闋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先生曰、可訂之。 觀察使黃世發懸肅道傳祠曰周孔正傳。 三月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趙本中吹笛、劉逑舜鼓笙、爲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塨在浙、問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乃先生沒後、戚縣以劉調贊者來學於塨、能心解禮樂之義、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佾神樂章、以妥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六月、喬公又持

王公書幣來，堅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病不耐暑，期以秋。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谿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贊以道傳祠事辭，益谿子能隨先生往。先生作畿輔通志凡例云：一、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賢等纂修一統志，彙十三省通志而芟潤之，冠以兩京，僅存梗槩，爾歷二百年未有增修，缺佚甚彩。迄我朝康熙十一年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告成。彼時即以宮闕非臣民所敢志，部院皆機務攸司，壇壝廟祭悉關大經，應於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署於卷首，以明神州地在日邊，畿甸義先天下也。今做其義，仍之。一、分

野本之周語、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造分野說、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儒每有駁言。且占驗不合、前儒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術數家專持一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一、建置卽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書、必有疊複。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㝠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錯出、如順天之涿州爲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間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督亢之荒陂、探茂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爲涿人也確矣。他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水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

撮爾小峰、無所障蔽、時流時涸、雨集溝澮、及語怪語神、專寫梵宫琳宇所占據、而毫無關實用者不録。一、兵制詳考某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　朝之有嚴有翼、備禦者當也。若前朝衛所制已湮、縱有催屯糧微員、槩所不載。一、八郡各有倉廒、不煩專譜、故於公署附見之。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遠弗同、詳記其儀、恐複、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次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菴院無關祀典、今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畿輔丁地、舊制原分兩項、迨雍正二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微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一、鹽課爲國課攸關、民生資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鹽引數。一、水利最大、王政宜先、近奉

皇上睿慮、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於冊。一、
職官自督撫而下、皆臨民莅政者也、自宜通列、乃位卑員衆、書
不勝書。茲倣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方面也、司儲關榷、雖皆
部使、不預民事、槩未列也。一、選舉以科貢爲重、凡會試得雋者
槩不得遺。其鄉試得雋者、試錄難稽、未免掛漏。至例貢、例監不
乏俊乂、若號曰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人貴實錄、事戒阿好。
近志幾乎有官皆名、無虛非實矣。茲擇其有實政可紀者錄之、
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爲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纖畢登。茲
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
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卽其一節、登峰造極、較然
不欺、則亦日珥木變、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
見天下事有常必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千滿百、是驟

虞旅葬而歸邑羣舞矣。選而擇之、疑傷厚道。今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申詳、部院奏聞、入祠旌坊甚盛典也。故登節孝必以曾列旌表者爲主、弗敢濫也。　八月、以病辭回調理。　威縣田如龍夔菴來拜問學。　九月上辛、祭習齋先生。　王公又以車來迎、並以帖來邀、調贊同往分纂。　十月、棗強李杜文長至府執贄。　先生作畿輔形勢論曰、嘗讀禹貢而嘆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孔安國作傳尚無悞、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卽海外之山如蓬萊、方丈可望而不可卽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宋朱元晦

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華岱峙於左右、黄河繞於前、自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案。明劉侗曰、幽冀阻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腴、供西南之腴、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燕。蓋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關、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綿亘、不可守、故唐時有回紇、土蕃之變。燕則背倚雄巍、如列屏、如負扆、而左肩爲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黄帝即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大都、或爲中都、尚非正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皇朝入膺一統、即定鼎於此、熊熊鬱鬱、中寓外順、幅幀萬里、其爲天造地設、以鞏固皇圖也明矣。然築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而拱之、

効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爲内地、遼東爲盛京。西則宣府、莘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里、即古所謂山陰也。土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㳄如

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　十一月、又以病回里。　十二月、作楊仁樹傳。　聞營田觀察使黄憲卒於定州、乃爲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卧病不能行、將所修通志稿封還、具書命調贊至府堅辭之。　衡水杜友三兄弟屢求爲

先人作世德記、乃爲作之。　刻擬太平策。

壬子、七十四歲。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　懼斯道之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邁兮、恐斯文之儳亡、良朋遠隔天涯兮、來者又未可逆量。上帝降鑒而匪遙兮、祝周情孔思其抱將。　訂調贊所纂冠禮、士相見禮儀注。　思生平同學師友、作憶舊詩曰、憑誰引見魯中叟、有我步趨負郭顏。從顏習齋先生爲聖學。走馬平坡磬控裏、同郭子固習御。鳴弦城側滿分間。同趙錫之習射。毛精序作風雅列、從毛河右先生學律呂。汾上道傳房杜班。從王五公先生學弢鈐。幽薊爬搔孔氏壁、同王崑繩論聖道。錢塘貫串禹碑山。同王草堂論經書。　作思聖詩曰、靜仁動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流時自運、古今樂壽首尼翁。　先生知病之將不起也、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

孝慤先生之長子也、名塨。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慤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簉、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蹈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

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欿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郄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吶吶然不輕賣。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匯、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政、八月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癱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

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絮綿、寖浸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竚竢後學、爰述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一絶云、情識劫年運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爲識滔滔可易方。午時卒。及門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謁贊製帳、割牲、與及門武城劉天楨、㢘強李杜、衡水杜謙益、博野劉賈一、鍾淑等執喪、紳士陳大章、鍾鋑、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人其奠。馮辰爲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曹原、親友及門製幛、哀奠、囑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爲誄曰、

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爲而生先生耶。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溘然長逝耶。嗚呼慟哉。先生幼承孝慤先生家學、以正直忠孝爲本。既冠、從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墜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爲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清明、日三復小心翼翼及儕明在躬二語。既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肅九容、嚴四勿、恭而和、勤而敏、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蚤起、終身弗懈。一日倦臥、曰、安肆日偷可乎、悚然起、置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勵。與顔習齋、王法乾、惲皐聞、劉調贊及辰等互勸、勸懲嚴密、片善微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室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

典常。嘗問學時、躬詣習齋商確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息。嘗學琴於張函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王五公、彭雪翁、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内道學、才儁、通儒、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表前聖既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嘗言聖經言道已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聖學成法皆以六經爲證據。又爲諸經傳注及學十六藝等錄、雖詩、古文辭、片牘隻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實見之身世者。而經濟之具則在閱史郄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及郊社禘祫、宗廟、田賦等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洵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嘗佐政桐鄉、郾城、皆確有治績。後爲楊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輒憂憫泣下、故禮、樂、兵、

農、工、虞、水、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關說者、峻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索果亭李在中諸顯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啟後爲兢兢、執贄來學者皆殷勤提誨、因材造就、咸欲躋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淬礪、千百里外多造拜而私淑焉。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綜條貫、一源其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賚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生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仿矣、海內後進無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斯道大

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共挽斯文於不墜乎、慟哉。嗚呼、麗牲酹酒、瓣香敬炷、先生之神、尚彷彿而容與。嗚呼哀哉、尚饗。　又公上私謚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後儒、理應有謚。謹按謚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允焉。敬上謚曰文子先生。　初八日、葬於曹家莊村東北祖兆、調贊與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孝子習中習禮、行虞祭禮、相向哭盡哀。　請先生神牌入道傳祠、配享顏先生。　惲皐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生傳。　乾隆元年丙辰冬、調贊續修先生年譜。

校記

①陳搏：應爲「陳摶」之訛。

②彊：當作「疆」。

③毆陽修：當作「歐陽修」。下同。

④觀：當作「勸」。

⑤狹西：當作「陜西」。

⑥王：當作「生」。

⑦子：疑作「乎」。

⑧毆陽子：當作「歐陽子」。

⑨幽：當作「豳」。

⑩伊傳：當作「伊傅」。蓋指伊尹、傅說也。

⑪待：疑作「帶」。

⑫目：疑作「日」。

⑬目：當作「日」。

⑭斑：當作「班」。

⑮土：當作「突」。



朱文端公年譜

清・朱瀚 編撰
清・朱舲 補編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十年刻本

《朱文端公年譜》一卷，清朱瀚編撰，朱舲補編。清光緒十年津河廣仁堂刻本。

朱軾（一六六五—一七三六），字若瞻，號可亭，清高安（今屬江西）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元年卒，享年七十二，謚文端。所著有《周易傳義合訂》、《儀禮節略》、《校補禮記纂言》、《春秋鈔》、《歷代名儒傳》、《廣惠編》、《朱文端公文集》等。其爲學大體宗宋儒而不立門戶，持論較爲平實。《周易傳義合訂》一書，尤爲世人所重，乾隆皇帝親筆題詞，稱其「簡而當，博而不支，鈎深探頤而不鑿，蓋玩之熟故擇言也精，體之深故析理也密」。

本譜爲朱軾六世孫瀚編，六世族孫舲補編於同治年間。卷首有朱舲同治八年撰案語云：「公年譜原編於六世孫瀚，流布絕少，且於生平行誼、列朝恩遇不無簡略。舲時爲公重梓藏書，爰取公國史本傳、誌狀、碑版與夫載籍之可徵者補訂之，冠諸文集之首。後之稱先正、錄群輔者，庶其有取於斯。」今據文意體勢，譜中凡加「案」字且注明出處者，當爲朱舲補編，其用力亦勤矣。譜末附錄《遺事》十餘則，注云：「遺事未得其年者，謹附於後。」此亦慎重之意也。



朱文端公年譜

（案）公年譜原編於六世孫瀚，流布絶少，且於生平行誼，列朝恩遇不無簡畧。船時爲公重梓藏書，爰取公國史本傳、誌狀、碑版與夫載籍之可徵者補訂之，冠諸文集之首，後之稱先正、録羣輔者，庶其有取於斯。同治八年二月，六世族孫船謹識。

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案）自傳云，又字伯蘇。劉宫保鳳喆云，吾鄉朱文端公名蘇，公之名，裘文達公名歐陽之名，其所自待非彼。號可亭，世居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坡山之艮溪里。十世祖雪坡公諱翁中，明永樂

乙未進士、歷任刑部郎中。治獄多平反矢、心清白、之
官不攜家累。年五十、卒於京邸、惟一老僕侍。囑曰、未
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子孫。迄今族姓繁衍、
間有家庭詬誶、責以公遺訓、未嘗不懍懍也。三傳至
官一公諱應洪、積德勵行、鄉里稱長者。時羣從科甲
蟬聯、家門赫奕、公懷盈滿之懼、乃結茆邨北之艮溪、
詠歌遊釣以自娛。久之、遂家焉。又三傳至公曾祖竹
亭府君諱崇遂、厭薄舉子業、從吉州鄒東廓先生遊、
潛心理學、發明天人性命之旨、著述甚富。萬歷之季、
出粟賑饑、活數千人。直指使欲上其事請旌、固辭止

之。早歲艱嗣、娶李氏、晚乃生子二。次爲公祖斗如府君諱朝綬、邑庠生。娶張氏、生公伯父君駿府君諱輅、郡庠生。又娶孫氏、生公父北坡府君諱極光。娶冷氏、上高邑廩生泰女。曾祖、祖考、俱以公貴。

覃恩誥贈光祿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俱

誥贈一品夫人。案公考光祿公行述云、王父卒時、府君甫離襁褓、煢煢孤影、無大功以上親、虎瞰者攘袖起、勢危甚。張太夫人持府君泣曰、身家不兩全、悉使取之、庶活此藐孤也。語聞、競侵攫瓜裂過半、產去賦存、逋完而家僅矣。公兄弟四人、次焜、次熿、次烱、公其長也。

康熙四年乙巳、公以八月十一日生於艮溪里。生而洪聲廣顙、顴骨插鬢。稍長、岐嶷、大口、長目、步闊二尺、

見者已知爲非常人。案：康守譽重刻韜車録跋云：公高祖當明嘉靖之季，賑荒之功甚大。至公曾祖及祖，皆有賑荒之功，相傳公之祖曾遇大饑，既竭己之倉廩以賑之，心猶未已，乃借於同姓之富室以繼之。其人亦好善，慨然付借，及秋熟加息償之。其人愕然曰：君本濟人，何償焉。公之祖曰：吾本借耳，安得不償。彼此再三推讓，其人不得已，乃受其償而歎曰：此美事讓君獨爲之矣。公之先世如此，天乃篤生公以報之。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五年丙午、公二歲。

六年丁未、公三歲。

七年戊申、公四歲。

八年己酉、公五歲。

九年庚戌、公六歲。

是歲、嫡祖母張太夫人卒。案公姚冷夫人行述云、輒甫生、兩王母病甚、欲覓乳婦。吾母日生子不自乳、使寄食於人、何以爲人母。兒家貧、安所得傭値耶。不孝等甫能言、教以唯諾、學步致以退遜。至五六歲、猶置膝下、不令與羣兒嬉。

十年辛亥、 公七歲。

是歲、少祖母孫太夫人卒。 公始就外傅、從族兄校及授讀塾中。客指鋸板、令爲破題、公應聲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也。客大奇之、有神童之目。案公與族人書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常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又公鼎時文序云枚及予受業師也。

十一年壬子、 公八歲。

十二年癸丑、公九歲。

十三年甲寅、公十歲。

〔案〕公考光祿公行述云：「王父念一生攻苦下帷、三登副薦、卒抱荆泣、以此憂鬱、致傷其生。遺命數百言、歷道孤苦困頓及育子之艱、詞甚悽切。不孝輒幼時於神櫃中拾書、府君問而哭、不孝亦哭。鄰里來訊問、皆相對嗚咽。王父著作凡詩、府君每一繙閱、輒涕零。嘗以王父時文授不孝、讀未竟篇、失聲長號、一慟幾絶、自是不復省覽」云。

十四年乙卯、公十一歲。

十五年丙辰、公十二歲。

十六年丁巳、公十三歲。

十七年戊午、公十四歲。

十八年己未、公十五歲。

十九年庚申、公十六歲。

二十年辛酉、公十七歲。

二十一年壬戌、公十八歲。

是歲、讀書龍城寺。案公公鼎時文序云公鼎予孫行、長予一紀、歲壬戌肄業龍城寺、同人甚衆、獨公鼎與予相得益彰。余金熙朝新語朱文端公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纍夫遺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

二十二年癸亥、公十九歲。

二十三年甲子、公二十歲。

二十四年乙丑、公二十一歲。

是歲、娶夫人陳氏。案儀禮節略昏禮附論云：吾鄉婚日、親友醵錢爲賀、婿家置酒高會。飲舉、少年喜謳入房、款帳勸酒、甚而以墨塗婿面、針刺侍婢、謂之鬧房。予年二十一完婚、先期告之族長及親戚之長者、嚴爲拒絕。嗣是吾家此風遂息。據此、原編稱娶夫人陳氏在二十二歲者誤也。

二十五年丙寅、公二十二歲。

二十六年丁卯、公二十三歲。

是歲試於府、爲知府河南李公澐根所知、拔置第一。應道試、提學道長洲何公㮚取入郡庠。案公光祿公行述云：丁卯、不孝戴補博士弟子員、亦授徒里中、父子硯田爲活、僅謀朝夕。武億李堅行狀、曾祖澐根由戶部郎中出知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於寒微、教之卒爲名臣。張望㠭翠池傳、翠池遷瑞州府教授、朱相國文端出門下。嘗許文端子、嚴廊可待也、吾于南城得梅生、今得子、子必勉之。梅與文端皆貴盛、而文

端尤爲
名臣。

二十七年戊辰、公二十四歲。

二十八年己巳、公二十五歲。

二十九年庚午、公二十六歲。

三十年辛未、公二十七歲。

長女朱貞女生、陳夫人出。

三十一年壬申、公二十八歲。

三十二年癸酉、公二十九歲。

秋八月、應江西鄉試、領解。主考翰林院編修宋公大業、戶部郎中王公司大。宋拔公於落卷中、評云、遍閱

通場，雖時遇賞心，總未離時徑，非流膚淺，即涉粗疏，每歎合作之難。獨此卷清空天矯，百折千迴，古氣淋漓，筆力遒勁，直從八大家中沉浸沐浴而出。西江此調久不彈矣，得此反覆欣賞，狂喜累日。觀其命意措辭，迥絶塵表，直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斯真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爲起衰振靡之式。宋爲大學士文恪公德宜子，揭曉相見，歎異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子繼之矣。案：公光祿公行述云：癸酉，禾大無斗穀百錢，不舉火者三日夕，幾斃，於是以貸免。膺鄉薦，府君竭膏髓營諸費，遣赴計偕。

三十三年甲戌，公三十歲。

春三月、揵胡任輿榜進士、主考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杜公臻、兵部侍郎王公維珍、工部侍郎徐公潮。同考翰林院編修沈公辰垣。王有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之評。沈尤擊賞、謂陸歐復生也。

夏四月、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習國書。

三十四年乙亥、公三十一歲。

在館供職。是年、

覃恩封公父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母冷氏七品孺人。

三十五年丙子、公三十二歲。

在館供職。

三十六年丁丑、公三十三歲。

散館，以知縣用。案散館故事，御試習清書者兼試漢文，卷窄而文簡，有倡言清文不必漢字底稿者，公從其言。卷進，呈，則清書無漢文底稿者皆爲違式，以知縣補用。

三十七年戊寅、公三十四歲。

在京需次。案公李怡齋墓表云：憶康熙三十七年戴需次銓曹，僦居城南僧舍。

三十八年己卯、公三十五歲。

在京需次。

三十九年庚辰、公三十六歲。

選授湖北潛江縣知縣，迎養父光祿公、母冷太夫人。

刊註　上諭十六條以教士民。序略云、軾起家縣令、筮仕得楚之潛江、思敎民易俗、莫如　上諭十六條、爰用楚中鄉語、註爲訓解、使婦人孺子皆可通曉。朔望親集士民、宣講於明倫堂、又優其禮數、使各解說於其鄉。軾偶以事出郊坰、輒召其父老子弟、爲之解說。環立如堵牆、人人傾聽。（案鄂爾泰撰公神道碑略云、潛江楚劇邑、民澆吏黠、俗敝賦繁。公至、下免耗之令、正供之外、一無所取。）

四十年辛巳、公三十七歲。

在潛江任。　公廉介不苟、饘糒自甘。陳夫人躬紡績爲助。衙署蕭然、不異爲諸生時。有一帶、經十年敝甚、

不能復留、戲作長句別之」云云。案公有四餘堂詩鈔、是額、謂三餘并公餘也。集爲尉孫世爵所梓、蔣士銓序云、公詩不事規撫、不尚粉飾、以直達性眞爲主。厥丙篇什、大抵爲諸生及宰潛江時作也。又朱筠笥河文鈔先府君行述云：王父諱登俊、筮仕湖北之長陽縣、當是時、高安朱文端公亦爲湖北屬令、而公以同姓約爲兄弟、相得懽甚。其循良之跡、湖北人稱之、以爲兩公伯仲也。府君居恒又數爲不孝言文端清風儉德、未嘗去口。

四十一年壬午、　公三十八歲。

在潛江任。　秋、箋註李長吉昌谷集成。案是箋板本流傳絕少、從叔父葵泉公嘗於京師琉璃廠書肆購得第一二殘帙兩卷、卷端標題朱可亭箋註、則非自爲刊本可知也。有自序一首、采入文集補編、又序尾名印之外、副以學宗濂洛四字、公之志可以知矣。案原稿云是年註莊子內外篇、未見。

十一月、長子必堦生於署、側室謝淑人出。

四十二年癸未、公三十九歲。

在潛江任。時邑人有命案、實係鬭毆致死、公據情審擬。時湖北巡撫員缺、署事爲總督喻公、疑爲故殺、駁飭覆審。公仍照原詳以覆、再駁再覆、如初詳。喻公調公至省城詰責、謂如此執拗、豈吾所見不若爾耶。公和顏以對、言獄貴初招、令所據乃初詞、公所據者、訟師所教唆反覆遁詞耳、故未敢曲從也。喻公怒、訶曰、爾猶執己見、吾不能劾爾耶。公笑曰、故殺罪不赦、畏叅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袖徑出。喻公怒

甚、即擬具劾疏。其幕友以爲令詞直、不當劾、相持久之、新巡撫劉公殿衡至、喻公相見、即述公事、商酌劾疏。劉公曰、吾在京師即聞朱令賢、信如公言、眞賢令也、當共列薦牘、奈何劾之。喻公意解、事乃已。公政聲益高。逾年、困者甦、悍者馴、法立而人不犯、囹圄空虛、教化大行。初、潛江文風靡敝、鄉試中式者廖落無幾人。公召生童校試、拔其秀發者十數人、月加課試、指畫口授、接待優渥。邑子弟見而羡之、爭自濯磨、蒸蒸丕變。曩所拔者次第擢巍科、十年來科名鼎盛、論者謂與文翁化蜀比烈焉。

四十三年甲申、公四十歲。

在潛江任。

次子瑾生於署、側室謝淑人出。

四十四年乙酉、公四十一歲。

在潛江任。

十二月、行取入都。案詩集別習有銅符幾載竊君糈、又向金臺曳短裾。除夕十年再上長安道、兩歲中分半夜時之句。船藏有竟陵王萌楚辭評註四卷、其姪帶存攷音、公爲按訂、多所發明。如云高陽苗裔先敘家世、遂爲千古紀傳之祖、正則靈均於本名字外別創美號、其今人別號之權輿、悔相道以下六章、於山窮水盡處忽設悔之一想、志益堅情益深、文字益暢、此即孔子居夷之想、自重華陳辭以後、驟然上征、上下求索、問靈氛要巫咸、窮天極地、遊行媮樂、忽然臨睨故鄉、悲不自禁、如聽繁聲而

忽寂，如看曇穫而忽散，如夢華胥而忽醒，令讀者神搖目眩，天下大觀於此。極矣，湘君告余不聞，寫畫昏庸之主，厭棄老成之態，湘夫人嬝嬝秋風二句，開六朝唐人無數奇句，東君曰者君象，皎皎既明有燭照覆盆之喜，非復長夜漫漫之象矣。蓋深致望於君也。皆獨抒己見。然校訂何年，不可考矣。案公詩集後載有石城舟次懷帶存詞一首，自注云：去冬鄧歸帶兄同舟，時讀楚詞，想是官潛時也，謹次於此。

四十五年丙戌，公四十二歲。

正月到京，授刑部主事，旋轉本部員外郎。〔案〕前年二月，御史黄秉中疏言，漢人一爲知縣，俸滿三年，行取到部，卽得考選科道，殊覺大驟。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許考選。從之。

四十六年丁亥，公四十三歲。

陞本部郎中。部中堂司多員，異同莫適爲主，吏緣

爲奸撓正掣肘。膺斯職者多婾阿因循，以傅舍視其官、否則深文以避咎。公慨然曰、吾正患心未盡、理不足耳、何衆論之惑。每遇聽獄、必諦審原委、詳悉舊案、比合律例、折以情理之中、多所平反。時有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代爲營救、謂公寬仁、必脱之。公獨持法論不貸。衆撼以危言、公曰、吾識早定、豈以勢利奪耶。卒論如律。又公庫借逋、已奉

恩旨寬免追呼、有欲以掊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與同官李君陳常力持不可、爭月餘、卒如公議。公受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實自此始。

四十七年戊子、公四十四歲。

任刑部郎中。

四十八年己丑、公四十五歲。

三月會試充同考官、分閱禮記房、得士二十二人、授翰林院庶吉士者七人、未出闈、即奉

命提督陝西學政。

側室謝淑人卒於京邸。

四十九年庚寅、公四十六歲。

在陝西任。光祿公來視、纔閱三月、謂公曰、此席豈可多人。遂決歸志、留不可、公元配陳夫人乃摯子女

以從俄而夫人以疾卒於路。公涖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夫子廟，因是搆士繩武以張子全書漶漫，重刊未逮爲請，公得讀全書，每對諸生闡明張子以禮爲教，在變化氣質而實踐其事。諸生聞之，莫不悚然立志，期年關中正學豁然大明。又選刻名文爲校士錄，細加平點，以訓士子。又手定造士諸格，編藏於篋，遇門下士有出任學政者，取以相示曰：吾於是職常竭心力焉，幸勉行之。

五十年辛卯，公四十七歲。

在陝西任。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

拒冊不收、故遲之爲公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詞籲臨者、請　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籲臨爲好言寬之。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以問九卿、大司寇韓城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實爲空前絶後。衆論皆同。　特旨命領職如故。鄂碑云、

聖祖仁皇帝休養生息垂五十年、海内殷富、江湖寬深、藏疾納垢、有貪夫墨吏幸脱堯誅、而公獨危苦淩兢、屹然有立。凡公所以受知

三朝、出入貴重、蓋自作宦於秦楚始也。案陳光崙陳君復齋墓誌　聖祖仁

皇帝之末、天下學政號爲清官者、曰陳寶曰高安朱軾。

五十一年壬辰、公四十八歲。

任滿、春歸里。 修葺宗祠、倡捐祭田、纂修譜系。案公文集有族譜闕疑族譜解或族譜辨異等篇。 又念世俗冠婚喪祭或簡野無文、或侈靡踰節、因博捜三禮及晉唐宋明議禮諸書、輯爲家儀、刊諸祠中、至今族姓守而弗失。長女朱貞女持服適李氏守志。案貞女許字建昌大司空李公鳳翥之子家駒、辛卯家駒登賢書、未幾病卒。貞女遂適李氏守志。又儀禮節略昏禮附論云、予長女幼許李氏、年十七、已納幣、有吉日、以前室喪而止。越二年壻卒。時予官秦中。又逾年而歸、將導醒、女泫然涕零、以守義請。予曰、爾讀曾子問乎。女未成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婚可即其室乎。又女死、壻齊衰待弔、既葬除。壻死亦如之。未聞未嫁

而有守義之禮也。女默默不語、卒不可奪、乃聽之。此賢知之過也。雖然、可以爲難矣。

五十二年癸巳、公四十九歲。

三子必坦生於京邸、側室陳恭人出。

六月、擢光祿寺少卿。案李文貞公年譜云：宋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於上。於是宋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任滿家居、公密薦之、由家起爲光祿寺少卿。

五十三年甲午、公五十歲。

在京供職。四弟烱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五十四年乙未、公五十一歲。

夏、擢奉天府府尹。公以禮義教習旗民、然五方雜

利者輻輳、漸啟澆漓。公察流寓之奸黠者驅懲之、土著之質樸者獎勵之、民益以和樂。其地井疆向來未甚清晰、民所種地苦豪族兼并、公畫一清釐、强禦屏跡、愿者咸得各守其業。案公上諭註解序、近年官奉天、旗民雜處之地、亦嘗於暇日宣講。垂白之老、有流涕者。

次弟煜授雲南賓川吏目。

五十五年丙申、 公五十二歲。

秋、擢通政使司通政使。

五十六年丁酉、 公五十三歲。

春、授浙江巡撫。 比下車、以澄清吏治、維持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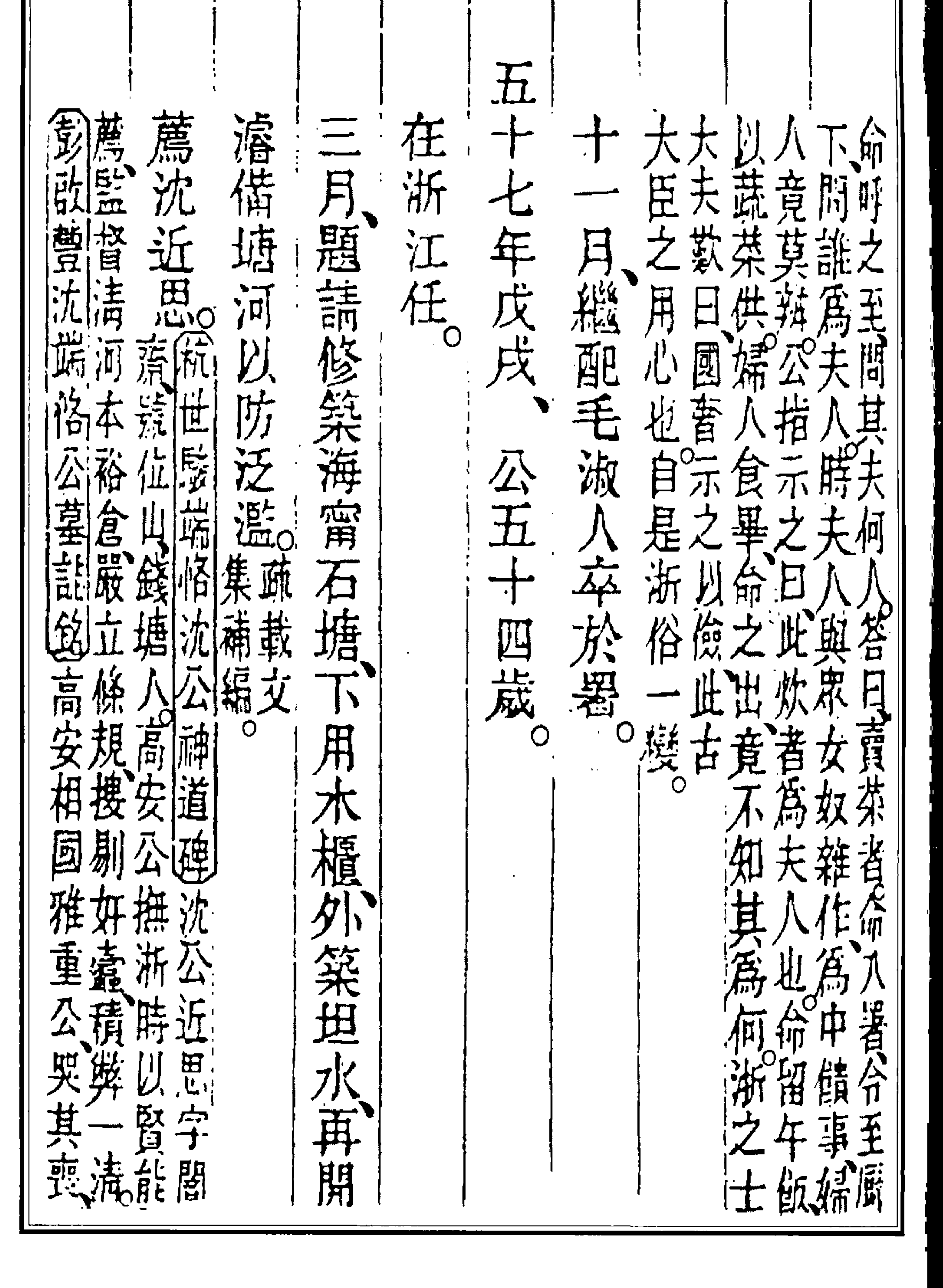
爲急務。謂察吏莫先於奬廉懲貪，而風俗必要於去奢崇儉二端，皆身自表率之。首下令蠲除巡撫衙門一切供億陋規，身衣麤疏，出入儀從減去大半，飭院吏無得曳紈綺，闔屬凛然，不待苗薙髮櫛而已望風易轍。郡邑長吏有循聲者，輒爲優奬，其最者即列薦章。間以敗檢聞，召而訓誡之，不悛，乃參劾不少寬假。

謹案：公撫浙，於寮屬不輕許可，獨稱蔣畤若、洪澍浙清廉慈惠，爲兩浙循良第一。見湖州府志名宦。

俗婚嫁競尚侈靡，至鬻田舍，有一經嫁娶而蠹殆不給者，其下貧户每過期無偶。公酌豐儉之宜，立之程，檄各屬遵守。嗣是貧富不相耀，里黨賓蜡讌會止五

歲俱有常品。案浙人有朱公席之稱。行既久、民甚便之。又念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浙江多明禮君子、近世若陸當湖、朱竹垞、毛大可、柴虎臣、萬充宗、昆季諸公、皆深於三禮之學、制節謹度、觀其會通、而江河日下、鄉先正莫能挽、匪守土之責如何。取舊所刻家儀三卷、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共二十卷、刊而布之、浙之士大夫莫不承式。兆新關爲猾胥淵藪、每貨舫至、括責無巳。公主之、莫敢搤爭、商便而課亦裕。敷文書院、故萬松書院也。康熙五十五年、巡撫徐公元夢摺請　賜額、

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爲浙水敷文四大字，頒院，敕徐公勒石供奉，自此改稱敷文書院。後有正誼堂，堂之樓爲存誠閣，閣之後有殿，供碑摹至聖先師像。透迤而西，山徑盤曲。數十武外，有舫式屋，顏曰載道，有軒顏曰表裏洞然。再西有亭，翼然面湖，顏曰玩心高明。皆公所題也。見徐達吉清波小志。公拔士之好學能文者，俾入書院，頒發敎條，詳加勸勉，每月數至講堂，論令讀書立品，多士奮興。庚子鄉試榜發，皆名諸生，而書院尤盛。（鑒）李紱敷文書院文讌呈朱都憲汪學士詩自注云：浙士百二十取一名，書院七十中十四名。又宋雨宜華國文集送朱文端公撫浙，慮浙之俗奢侈，無由而變也，因公出，見一婦人盛妝，



命呼之至。問其夫何人。答曰、賣菜者。命入署、令至厨下、問誰爲夫人。時夫人與衆女奴雜作。爲中饋事。婦人竟莫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爲夫人也。命留午飯、以蔬菜供。婦人食畢、命之出、竟不知其爲何。浙之士大夫歎曰、國奢示之以儉。此古大臣之用心也。自是浙俗一變。

十一月、繼配毛淑人卒於署。

五十七年戊戌、公五十四歲。

在浙江任。

三月、題請修築海甯石塘、下用木櫃、外築坦水、再開濬備塘河以防泛濫。疏載文集補編。

薦沈近思。杭世駿端恪沈公神道碑：沈公近思字闇齋、號位山、錢塘人。高安公撫浙時以賢能薦、監督淸河本裕倉、嚴立條規、摟剔奸蠹、積弊一淸。彭啓豐沈端恪公墓誌銘：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

爲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案公之薦位山也，以白中丞寓書於公，聘位山主講豫章、敷文兩書院，皆辭不就，故有是薦。

刊大戴禮記、儀禮節略跋。文集並有序。謹案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多采其說。欽定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經部禮類，有提要一篇。

五十八年己亥，公五十五歲。

在浙江任。疏劾巡鹽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格勒索商人，上命刑部尚書張廷樞學士德音往審得實，論如律。

刊張子全書、四禮翼、顏氏家訓、温公家範。文集並有序。

五十九年庚子，公五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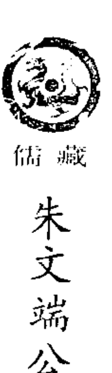
在浙江任。

七月、題請建築海寧縣老鹽倉上虞縣夏蓋山等處大石塘、并開濬中小亹淤沙、又請專設海防同知以司歲修、下部議行。部議浙江海塘、先經福浙總督覺羅滿保巡撫朱軾以海寧上虞二縣修築工程上請、行令斟議確估。今稱會勘得上虞縣夏蓋山起西至隺子村止一帶沿海土塘多被海潮沖坍無存地與海平、且沖開缺口數處、其南大亹久已淤成平陸、江海不循故道、直沖北大亹而東、并海寧之老鹽倉亦皆坍沒入海。所有海寧上虞二縣建築開濬、需用錢糧數目、請委監工修築官員各事宜、臚列備陳。一議築海寧縣老鹽倉北岸石塘以防海水內灌。查老鹽倉一帶、正當江海交彙、今土塘隨浪坍頹、現在沖開徐家壩一口、與內河支港相通、已築石壩堵塞。且老鹽倉北岸皆係民田廬舍、支河汊港甚多、俱與上河通聯。東即長安鎮、與下河官塘僅隔一堤、若不於此急築石塘堵禦、萬一土岸坍盡、

決入上下運河、則鹽崗直注嘉湖蘇松列郡、關係甚鉅。今擬於老鹽倉北岸、東自浦兒兜起、西至姚家堰止、共一千三百四十丈、砌築石塘、方可保護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除現在採買蘆葦乾枯等料、於患口先築草壩、以就近開采武康縣大石、購買巨木、乘此春夏運至工所、急築石塘、以防潮水泛溢。查該督撫既經勘明關係甚鉅、應如所題購買木石、乘時建築、務期堅固。

一、議築石塘之式、以防潮水連根搜刷。查海寧沿海地方俱係沙土、且潮汐往來、變遷無定。今沿海一帶漲有微沙、乘此新漲時、急將石塘砌築、將來沙能漸聚、便可擁護塘根。臣與撫臣再四商確、因地制宜、就於塘岸用長五尺闊二尺厚一尺之大石、每塘一丈、砌作二十層、其高二十尺、於石之縱鋪側立兩相交接處、上下鑿成槽筍、嵌合聯貫、使其互相牽制、難於動搖。又於每石合縫處用油灰抿灌、鐵鋦嵌口、以免滲漏散裂。塘身之內、培築土塘、計高一丈、寬二丈、使潮汐大時不至泛濫。塘基根腳、密排梅花樁三路、用三和土堅築、使之穩固、總期一木一石皆得實用、不敢浮費錢糧、亦不敢草率修築、致貽後患。應如所請、將式砌造、以垂永久。

一、議開中小亹



淤沙，以復江海故道。查蕭山以北、河北山以南，乃江海故道，近因淤塞，以致江水海潮盡歸北岸。今雖砌築石塘，然中小亹淤沙不開，則回瀾沖刷，一日兩次，土石塘工終難穩固。今多雇民夫，將中小亹一帶淤沙上緊挑濬，計挑過一千九十丈，大汛時潮水亦可出入。現在將已挑者開濬深闊，未挑者兼工開濬，使江海盡歸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勢北沖之患。查中小亹挑濬既有成效，應行該督撫將已挑者再加深寬，未挑者速行開濬。

一、議督①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以防南岸潮患。查上虞縣原有土塘五千一百四十七丈，以障蔽民田。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周圍一百五里，蓄水注溉上虞、餘姚二縣之田，並藉土塘捍禦。近年夏蓋山對海中流漲有圍沙數十里，潮逼南岸，今先將患口填塞，其潮水稍緩之處，上虞之民願專築土塘，惟夏蓋山西邊實爲最險要衝，非建石塘斷難遮護。隨親勘丈量，其長一千七百九十丈，今用長五尺、寬二尺、厚一尺大石，於羊山及夏蓋山開採運用，隨塊勢高下，每丈十三層以至三十四層不等，縱橫疊砌，庶南岸之潮患可禦。查夏蓋山潮勢稍緩之處，上民既願捐築土塘，應令其速行建築。其西邊最

險之處，既經勘明，應建石塘，應如所題，如式建砌，保障。若不及時修築，貽患無窮，即或苟簡因循，亦恐隨成隨毀。今海甯縣老鹽倉北岸新築石塘一千三百四十丈，所需工料等項，約共銀九萬二千兩，可以預爲估計，惟樁木人工難以預定，應俟工完之日，查驗另銷。上虞縣夏蓋山新築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丈，共估需用銀五萬八百兩。兩處石塘工料共估銀一十四萬二千八百兩，除將五十七年海塘捐納案內餘剩銀六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兩現在撥用外，其不敷銀兩一時難於指處，請將浙省各府屬現存常平倉捐監之例，暫停統於海塘案內收捐補用，俟工竣足額，即行停止，仍歸常平倉收捐。其現在不敷工料銀兩，請於藩庫先行動支，俟收捐補項可矣。

一、議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查藩司爲錢糧總滙，兩處塘工凡收貯銀兩支領出入之數，俱令布政司傅澤淵總理稽核。其海甯縣老鹽倉北岸石塘，遴委溫處道蔣敷錫親自督修，統司稽察，再委處州府知府蘇稷督修沿塘草壩船政，同知陳良策、紹協都司孟飛熊等挑濬中小亹淤沙。其上虞縣夏蓋山石塘，專委紹

興府同知閻紹等各員分任督修。其雇募夫匠、價運石料等項、仍令海甯上虞二縣知縣專管策應。查詢委官員應如所題、倘怠玩侵冒、自行嚴參。至修築工程、係地方官專責、無容議敘。一、議專員歲修以保永固。查沿海湖汐、惟浙江爲最。非有專員經管、未見實效。請將南岸紹興府之上餘山會蕭五縣石塘土塘、專交紹興府同知閻紹管理。北岸杭州府之海甯仁和錢塘三縣之石土塘。專交原任金華府同知劉汝梅管理。嘉興府之海鹽平湖二縣石土塘、專交嘉興府同知王沭開管理。各員銜內添入海防字樣、專任責成、小有損壞。即時修砌。其屬轄之巡檢場員、聽其調委分任。惟杭郡紹郡別無閒員可以經理塘務。查金華原非劇郡、向設同知一缺、請裁去、添設杭州府海防同知一員、專司其事、即將開復候補同知劉汝梅補授。任滿之後、此三缺即於通省同知通判、知縣揀選調補。庶人地相宜、於塘有益。至歲修錢糧、現在無項可動。查甯邑海塘捐監餘剩銀兩、原留藩庫、爲歲修之用、今動支修築石塘、應仍於新工案內照從前餘剩之數捐足、還項留貯藩庫、爲逐年歲修之用、亦如所題可也。

秋、三弟嬪中式江西鄉試副榜。圖文集有三弟行狀。

十一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瀕行、矽去二令。公語長子必揩曰、此二人素貪劣、自吾至任、嚴加訓飭、始知斂戢。吾去後、彼必大肆其慾、後人矽之、則其罪不可測。吾止以不謹去之、正所以全之也。公念老母多病、自癸巳迄今、睽違八載、而光祿公亦夙有痰疾、奏請繞道歸省、拜疏即行。十二月到家、傍徨十餘日。光祿公顧謂公曰、爾受聖恩至矣、以吾故流連不去、吾甚不樂。公請少緩、光祿公怒、廢食。不得已辭行、慟哭而別。

刻孝經四本管窺跋。謹案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經部孝經類有提要一篇。

六十年辛丑、公五十七歲。

光祿公以二月十一日卒於家。三月十九日公在京聞訃、時值　萬壽聖節、丁憂疏不得上。至二十九日、吏部始　奏聞、照例解任丁憂。四月初一日、閣票依議。初三日、

聖祖仁皇帝折本未下。初五日、內閣啟奏、奉

旨着在京守制。公聞　命病加劇、頭暈嗽不止、日進粥半甌、形骸骨立。初九日、上疏請終制。疏曰、臣蒙　皇上超擢、由知縣累陞今職、遭遇之隆、無以復加、捐糜頂踵、末由仰報。詎意臣父朱極光於本年二月十一日在籍病

故遺經報部具題奉、旨朱軾着在任守制欽

此。臣聞　命感愴涕零、何敢復有推諉、上瀆

宸聽。但臣父素以忠孝大義教臣、居官稍有過失、必

嚴加呵斥。即兩次外任、迎請到署、數月輒回、不欲以

甘旨累臣、臣實未嘗稍盡子道。聞訃驚悸、哀難自已。

伏思　皇上孝治天下、萬國臣民共沐　至德、此

要道之化。臣亦人子、若戀職留京、竟不躬親喪葬、此

心何以即安。臣累任內外、兢業自持、未嘗偷閒一日。

況今身列正卿、異寵踰量、豈敢借名圖安。惟是父

子天性、痛楚難忍、兼以臣母②冷氏年近八旬、病在牀

褥、臣心更加悽切。今臥病苦塊、奄奄一息、即使就職

辦事、必致曠廢官守、　君親兩負、何以爲人。伏乞

皇上憫臣苦衷、　恩准回籍守制、生死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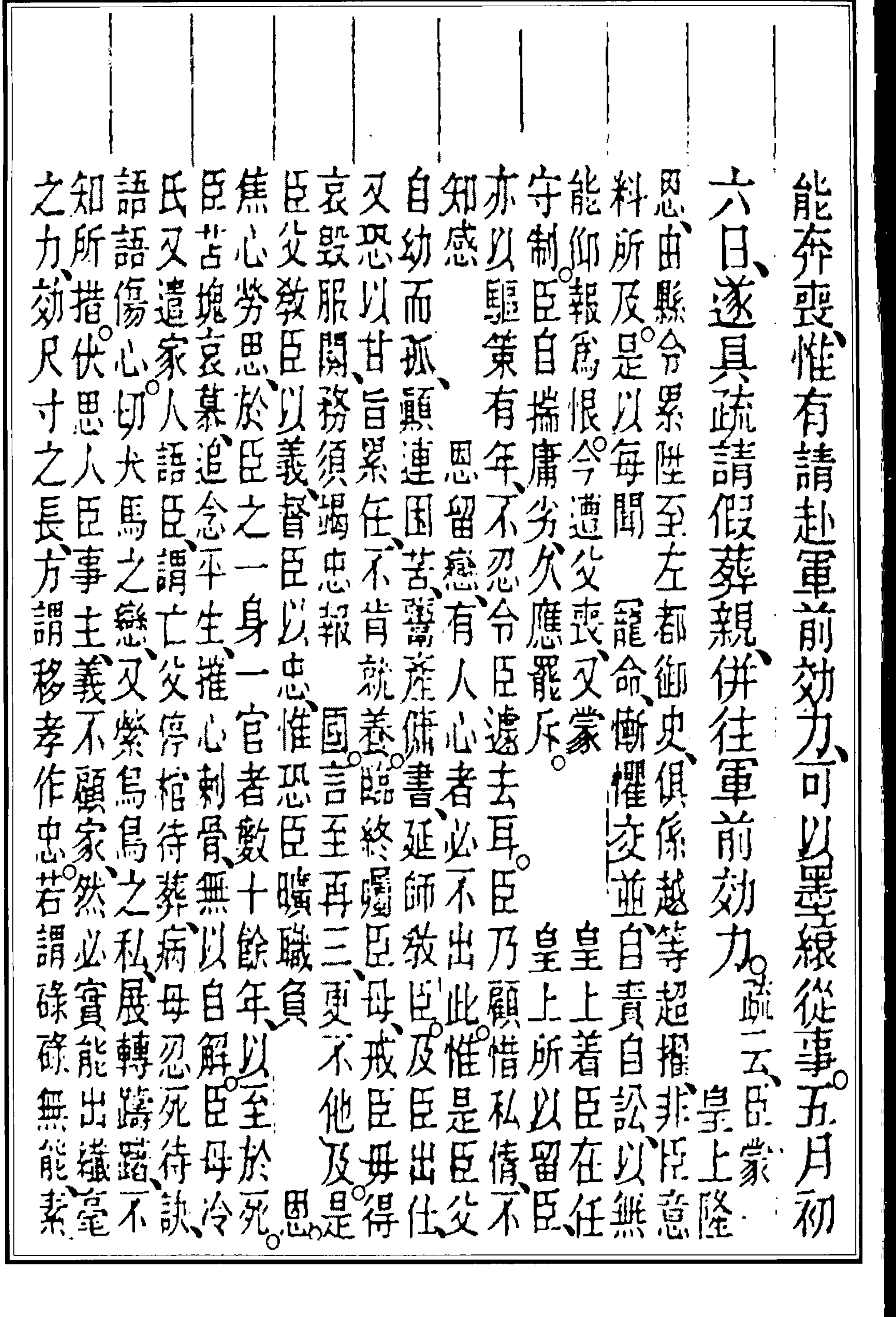
結。倘餘生不塡溝壑、服闋後星馳赴闕、勉竭駑駘、圖

報涓埃。臣荒迷失次、冒昧陳情、伏乞　皇上睿

鑒施行。尋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九日、再疏懇請終制。通政司收送內閣、閣臣謂既

已有　旨、不便再　奏、將本發還。公自維既不


能奔喪，惟有請赴軍前効力，可以墨綫從事。五月初六日，遂具疏請假葬親，併往軍前効力。疏云：臣蒙皇上隆恩，由縣令累陞至左都御史，俱係越等超擢，非臣意料所及。是以每聞寵命，慚懼交並，自責自訟，以無能仰報為恨。今遭父喪，又蒙皇上着臣在任守制，臣自揣庸劣，久應罷斥。皇上所以留臣，亦以驅策有年，不忍令臣遽去耳。臣乃顧惜私情，不知感恩留戀，有人心者必不出此。惟是臣父自幼而孤，顛連困苦，讀書，延師教臣，及臣出仕，又恐以甘旨累任，不肯就養，臨終囑臣母，戒臣毋得哀毀服闋，務須竭忠報國，言至再三，更不他及。是臣父教臣以義，督臣以忠，惟恐臣曠職負恩，焦心勞思於臣之一身一官者數十餘年，以至於死。臣苦塊哀慕，追念平生，摧心刺骨，無以自解。臣母冷氏又遣家人語臣，謂亡父停棺待葬，病母忍死待訣，語語傷心，切犬馬之戀，又縈烏鳥之私，展轉躊躇，不知所措。伏思人臣事主，義不顧家，然必實能出纖毫之力，効尺寸之長，方謂移孝作忠。若謂碌碌無能素

餐尸位、身雖在官、於國何補。頃者西陲小醜犯順、普天同仇、賴皇上聖謨廣運、天威遠震、西藏永清、犁庭在即。臣子盡瘁爲國、無過於是。臣聞父訃、哀痛昏迷、卧病咯血、自分將塡溝壑、無能上報聖恩。今服藥調治、醫家謂月餘可愈、雖駑弱不能執銳行間、而押運糧餉、會計出納、猶堪稍效微勞。但臣父喪不獲憑棺一哭、送骨歸土、未免掛牽迷亂。冒懇皇仁、給假數月、臣歸家營葬臣父、併慰臣母完畢、束裝即馳赴軍前、聽臣以金革之事、暫釋喪服回日、按期追補、庶子情少伸、得以安心効力、上報聖恩、下成父志。臣父有知、亦含笑於九原之下矣。倘戀職留京、安享高位、有玷臣職、益虧子道。皇上即不責臣、臣心無以自安。伏懇皇上允臣所請、俾得稍紓忠悃、兼遂私情、子子孫孫、銜結無既。伏乞皇上睿鑒施行。疏送通政司、因有軍前効力字様、收送內閣。閣臣云、要効力自具劄奏、原本仍封還。公憂痛日甚、初十日、又以懇賜給假葬親、併請軍

前効力等事具　題。通政司不收。十二日。乃更定原本繕劄子。遣家人賫赴熱河進　奏奉　旨發

内閣。閣票未上。已奉

聖諭差往山陝賑濟。言左都御史朱軾丁憂。因伊前任浙江巡撫時居官好。著在任守制。今伊奏請往軍前効力。伊係讀書之人。往軍前如何効力。似這等處。該去効力等語。

閣臣行知到京。

六月初十日。公扶病起程往山西。病勢日甚。更兼泄瀉。日行百餘里。中夜哀號不止。幾瀕於危。十一日。繕疏條陳賑濟便宜五事。二十二日。至汾州府屬之平

遙縣暫住，病稍差。公復念久旱不雨，即加賑濟，而農事無望，終非長策，民心仍皇皇無定。二十五日，竭誠齋戒，祭城隍神以祈甘雨。越二十七八，閏六月初二三等日，大雨如注。差役四路查看，則數百里内同時得雨，乃具摺　奏報情形，

聖心慰悅。案公辦賑時章疏文移、示諭、條約之有關勸懲者，先是洪洞劉此部鎮編刻爲輶車錄，今並采入文集補編，不另刊云。

八月十三日，疏請停捐納，又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條陳積儲利弊。並采入文集補編。

九月二十三日，復　命到京，聞

聖駕由熱河回鑾、即詣密雲接　駕。

十月十一日、以解任、借帑、效力河工、因便葬親等事繕摺、親賫至　暢春苑。③十三日面　奏。奉溫旨慰諭、再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蓋公散賑時曾條陳此二事也。十六日、起身往山西。

十一月十五日、奉旨差往陝西會審魏二等案。謹案因川陝總督年羹堯劾知府徐容甘文煊虧帑、命公往鞫問。

十二月十三日、至西安府、入貢院居住、勉力讞決獄具。

六十一年壬寅、公五十八歲。

二月初九日、自西安府扶病還京。十五日、至山西蒲州地方、又以叩懇

天恩准給暫假等事繕劄、遣家人賫④　奏。奉

旨交內閣、閣擬二票、二十七日上、

皇上折本未下。二十九日、內閣啟　奏、奉

旨：朱軾准給假安葬伊父、事畢速行回任。該部知道、欽此。

三月初三日、接奉　恩旨、即自眞定府地方起身回籍、差家人賫⑤摺謝　恩。星夜奔馳、至二十九日到家、長號不已、一慟而絕。虞祔禮成、體益尪羸、

見賓客扶杖猶不能起。擬以病具奏展假，給廬墓左，終喪而後出。

十二月上旬，忽聞

聖祖仁皇帝龍馭上賓，哀慟昏迷久而後定。卽日拜辭祠靈，輕裝就道，星馳至京，叩謁梓宮，哀慟尤極。

雍正元年癸卯，公五十九歲。

正月，奉

命侍皇四子、皇五子講席。

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左都御史朱軾係

皇考簡用大臣、居官素清。朕纘承大統以來、實心行走、孝行著聞。伊家有八旬之母、恩詔內應封夫人、着加賜一品夫人封典、并賞該省藩庫銀二千兩、為伊母養贍之資。又賜匾額曰「淑範崇年」。又賜聯曰、「柏府清風貽令子、萱堂煦日慶遐齡。」

三月、加吏部尚書銜。

四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

五月十一日、加太子太保銜。十七日、

特旨令順天主考朱軾、張廷玉、公慎自矢、細心披閱、盡拔佳文。內外簾官亦能各自淬礪、屏除弊端。發榜之日、輿論翕然、

朕心甚爲嘉悅。其酌加議敘，用示優獎。兼使嗣後考官咸知激奮，以副朕興賢育才之意。欽此。吏部議覆，言已加太子太保，應加爲太子太傅。又

御題詩扇曰：高岳生申佐興朝，瑞老臣南昌挂藻鑑，北斗柄權衡。忠豈惟修職，清能不近名。眷言思共理，爲國福蒼生。又

廕長子必堦爲戶部員外郎。

七月初三日，爲母太夫人八十壽誕，公先期乞假歸

慶，奉

特旨俞允，又

賜內庫銀千兩，兼珍御上藥，緞帛有差。

陛辭，特降

旨、着問爾毋好。并　賜朝堂匾額。至家、奉母太夫人命、以　賜金完碧落橋。文集有碧落橋記。

九月、同京、充　恩科會試正考官、得楊炳等二百七十人。屢張廷玉是科九月初六日奉　命爲正考官　恭紀詩自注云拜　命之頃、深切惶懼。上面諭曰、汝與朱軾朕深信、必能副委任、慰衆望也。李調元淡墨錄、朱文端公於雍正癸卯二月、偕張文和公主順天鄉試。九月、仍偕張文和總裁、並　諭不拘朕定進士一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如此。高士熙湖北詩錄楊炳字蔚文、號凱川、鍾祥人。雍正元年癸卯　恩科會元、卷呈　御覽、奉　硃批卓識名言、不獨優於諸卷、即近科亦不見。欽此。殿試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召入　內廷、賜廬圓明園左側、歷陞侍讀學士。充　日講官起居注、典試順天江西、提督福建學院。屢是科南宮有正績兩榜不下六百人、得士最盛、如陳文恭公、王巳山、張曉樓、周力堂、邱蘭皋諸

公俱出　又充修明史會典則例總裁。國有　旨徵求
其中。山林隱逸有識
有學之士、蔡修明史、公以陝西鄠縣王心敬應。王以
老病辭、有寄公論修明史書、見豐川續稿。案江藩
國朝宋學淵源記、公嘗學關
中、敬禮豐川、數造廬請益焉。　又偕戶部侍郎陳公
守創建高安會館於京師前門外之燕家胡同。文集有高
安會
館記。
薦王承烈。字遜功、號復菴、陝西涇陽人、康熙己丑翰
林。是年以公薦、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案文
集有與王遜功司寇論氣質之性、又少司寇墓誌銘。
謹案、　上即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孫嘉淦上
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上召諸
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生。學士
叩頭謝、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
上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嘉淦由是即
召對、授
國子司業。

次子琪、姪必考、必場、並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二年甲辰、公六十歲。

五月、次弟焜卒於陜西西鄉縣任。〔案藍鼎元朱貞女傳：是夏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悼傷過甚、復嘔血。〕

六月、兼吏部尚書。時銓曹司屬不皆久任、老吏輒藏其牘、意為先後、衆患之、莫能禁。公諭所屬曰：朱子謂人心須如一本冊子、當官涖事、固莫據於冊也。今冊多改竄、既不可信、專恃臨時查核、耳目偶遺、必受欺矣。司屬遵諭行之、冊清而銓政以肅。八月、復充會試正考官、得王安國等二百九十人。〔案文集甲辰會試錄序：甲辰春、

大比天下士於鄉、補行癸卯正科、而於八月試直省士子於南宮。譴臣列試官名以請、復膺寵命。兩歲之中三持文柄、自有制科以來無此榮遇也。(又阮元淮海英靈集選王安國字書城號春圃、會元榜眼、釋褐日、座主朱文端公謂之曰、學人通籍後、留得本來面目為難。公奉斯言故操節與之相類。

十月、長女朱貞女卒。蔡世遠二希堂集、盧鼎元鹿洲初稿並有朱貞女傳誌案、

高宗純皇帝在藩邸、有題朱貞女傳詩。

十二月、奉旨往浙查勘海塘。兩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最為緊要、署巡撫石文焯前奏必須通用石塊修築、後又奏稱不必用石、如此全無定見、誠恐貽悞塘工。朕已批諭令法海、佟吉圖作速詳議具奏矣。但恐法海等初任、不諳地方情形。汝做過浙江巡撫、必知海塘緣由、着汝

馳驛前往浙江，將作何修築之處，會同法海、佟吉圖詳查定議，交與法海修築，汝即回京。朕思海塘關係民生，必須一勞永逸，務要工程堅固，不得吝惜錢糧。江南海塘亦爲緊要，汝浙江事竣，即至蘇州，會同何天培、鄂爾泰將查勘蘇州塘工如何修築之處，亦定議具奏。欽此。

三年乙巳，公六十一歲。

三月，疏請修築杭嘉紹等府塘工。疏采入文集補編。

七月，疏請移封之法。公以

世宗皇帝嗣統，覃恩屢下，人臣所感被者，封典榮親，尤爲激切，而拘牽成例，不能遍及。云自念身受三世之錫命，

父母哀榮之典尤荷非常推廣

皇仁加之四海爲政之大端也。乃疏曰、凡四品以下文官止封父母及本身妻室若請照武官之例、聽其以本身妻室封誥移封祖父母。又八九品向止封本身、不封其妻、故雖以已身封典移封於父、不能及母、請嗣後八九品官止封父母、不必封其本身。又教授官止九品、教諭訓導並無品級、然其職在州同縣丞之上、且崇　聖恩俱以正途補用、請將教授照知縣例封、學正教諭照縣丞例封、訓導照九品例封其父母、則　覃恩尤爲廣被。又封母者止封嫡母生母、而繼母不能並封、有繼母在堂者、相形未安、請得三母並封、以勸孝慈。並准行。

九月、授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命偕怡賢

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

十二月、合疏。奏有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畿南請設營田疏、並采入文集補編。

又是年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是之、遐齡得免。

四年丙午、　公六十二歲。

正月、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永道

兼管。范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同知以下各員，俱於河員內選補。下部議行。圉有京東水利情形疏、京西水利情形疏、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並采入文集補編。

二月，丁母太夫人冷氏憂。夫人於正月初五日在籍病沒，家訃未至，而巡撫已具疏報聞。奉特旨傳諭吏部、通政司及在京家屬，不得以伊母訃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今在營田水利工所，旁無親切之人，若驟聞此信，必至過於哀毁。俟召彼至京，朕懇切開諭，庶無他虞。欽此。

十一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壼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着江西巡撫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伊家，讀文致祭一次，由翰林院撰擬，其差往致祭之員，若總兵官駐劄相近，則遣總兵官；若相隔路遠，則於兩司内派出一員，俟朱軾抵家之時舉行。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欽此。比公至京，始奉

明旨，併加開諭。十九日，再奉○上諭：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今伊母在籍病故，伊聞之自必哀痛切至。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伊禄養顯揚，俱無餘憾。此時正

當節抑哀痛、蘄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朕已降諭旨、賜銀二千兩、爲伊母喪事之費。就近遣地方大員前往致祭一次。令朱軾奔喪回籍、著馳驛前去。朕深知其家貧、著再賜銀二千兩、爲伊盤費一切之用。其子亦令隨歸。伊守孝百日、將伊母之事料理完畢、卽來京辦事。爾等可詳悉傳諭朱軾知之。欽此。

公奏請解任終制、卽日又奉

上諭：大學士等、朱軾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情辭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爲時甚久、卸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安。

況目前現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現任之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卽盡於心亦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哀毁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戚。況六十不毁，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爲忠孝兩全。倘過哀以致毁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並傳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賜。欽此。

二十日，公卽柴車出京，至家守制。

七月，葬妣太夫人冷氏，墓在里西南之林山，虎形，與

光祿公合葬焉。賜金既豐，葬畢尚有餘資，公子等請以備祭田。公曰：君子不家於喪，不可具祭器，又可備祭田乎。頒諸族戚之貧者，古法也。散給三黨親屬，均沾渥焉。未幾，公以

聖旨催迫，限期已逾，抑哀復 命。謹案：

高宗純皇帝時在藩邸，有 賜公書曰：士之特立獨行，修身講學於草茅巖穴之中，將以施之政事，爲廟堂棟梁之任也。是故明君在上，必求天下之英才，待之以禮，煦之以和，君臣同德，相得益彰，然後亮天工而熙庶績。堯舜之四岳、九官，湯之伊尹，文武之周、召，皆君明臣良，用成熙皞之盛。書曰

百揆時敘、又曰咸有一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豈不美哉。三代以下、君臣相得之盛莫若唐太宗、宋仁宗、房杜王魏、韓范歐富皆爲名臣、然致君於堯舜、尚有歉焉。豈氣數之未至、學問之未醇、信任之未專歟。若先生遭逢　盛代、受知於
皇祖、領中外要職、開府兩浙、內　召長御史臺。
皇父任以綸扉、啟沃論思。誠通志行、豈惟特出班行、雖古人際遇、亦鮮有比倫也。　皇父命先生授經我兄弟、得領誨益親函丈者、四年於茲矣。今春先生奔太夫人喪、甫及半載、即移書相勉以學問日充、德業日粹、天德王道交修並至之語。深自思維、頻加悚愧、惟恐不能勤學飭躬、以慰先生之望。

雖然、嘗聞於先生矣。蓋天德者、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之謂也。王道者、均平齊治之謂也。自人受天之命、莫不秉懿性以生、但爲氣拘物蔽、故天德泯而王道無以行。惟聖人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以修天德、以行王道。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皆修吾一身所致也。堯克明峻德而協和萬邦、舜濬哲文明而六府三事允治、孔子亦曰、在明明德、在新民。顔子克己復禮、而孔子告以爲邦之道。此皆天德修而王道行、故能爲天下大聖、後世法則。人君用之則爲建中立極之本、人臣行之則有致君澤民之功、學者習之則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豈有二道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子受學於先生、天德王道之要、道心人心危微之判、日聞於耳、庶幾知之矣。先生之所以朂我與吾之朝夕孜孜者、其在踐行之實乎。然荀卿有言、莫便乎近其人。　皇父命先生治喪、以期蓋緣古者諸侯既葬、王政入於國之義。小祥之後、望先生式遄其歸、以輔成勳華之治、庶幾先生德業可爭光於唐宋諸賢、而予亦得朝夕薰陶於有道也。惟先生鑒察。不宣。

九月至京、未至時十七日、癿蒙

上諭、大學士朱軾將至京師、大學士等向朱軾之子朱必堦詢問明白、預行奏聞。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賜膳、

示朕眷念之意。欽此。二十四日，又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丁憂回籍，朕本欲成全其志，准其在籍守
制三年。但朕左右匡弼需人，而營田水利工程亦係伊協同
辦理之事，故召令來京。三年之內，不補原官，准其素服。凡朝
會宴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
展孝思。當日怡親王遭伊　母妃之喪，
聖祖仁皇帝恩准素服三年。今日朱軾即可比照此例，著仍
在内閣兼理，吏部都察院行走。欽此。案：夏炘《聞見一隅錄·朱高安兩次奪情真儒臣之不幸》：其一在康熙六十年丁父憂，上諭云云。其⑦一在雍正四年丁母憂，上諭云云。然則公雖兩次奪情，爲儒臣之不幸，而公力求終制之章瀆請無已，兩朝倚畀責錫之典稠疊有加。較之李文

貞公之尊情、爲有光矣。

十一月、疏請收用効力營田人員、准其議敘。略曰、一、自營已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一、効力者、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効力者、准開復。一、流徒以上人犯効力者、准減等。俱下部議行。

又請添設杭嘉湖巡道一員。時

上以浙江風俗澆漓、特設觀風整俗使。公疏言、風俗之澆漓甚於爭訟。昔臣巡撫浙江、知杭嘉湖紹四府率多唆訟之徒、全無情實、告訐紛紛。查分守巡道職任巡查、兼理詞訟、請添設杭嘉湖巡道一員、其紹興府屬甯台道管轄。凡民間詞訟、究擬州縣不能申理者、巡道准理。該員能秉公執法、訟師自知懼畏、爭訟漸消、風俗自臻渟厚。

上特允所請。

五年丁未、公六十三歲。

素服居京邸。案彭端淑張文端傳云雍正丁未試南宮、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棉衣薑茶。試畢、奉諭　闕謝恩。大宗伯吳公襄宣言於衆曰、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愧朝廷。其見重如此。見白鶴堂集。

刻禮記纂言跋。謹案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經部禮類、有提要一篇。又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序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國朝文致尊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傑出、纂言中所附錄者、非草廬所能類頡。又李衛稱是書得朱子之心傳、補吳文正公之所未逮。

六年戊申、公六十四歲。

夏服闋、告病。上時遣醫賜藥、日加存問。時公長子必堦任大名府知府、特旨召回京、仍補

戶部郎中、俾得侍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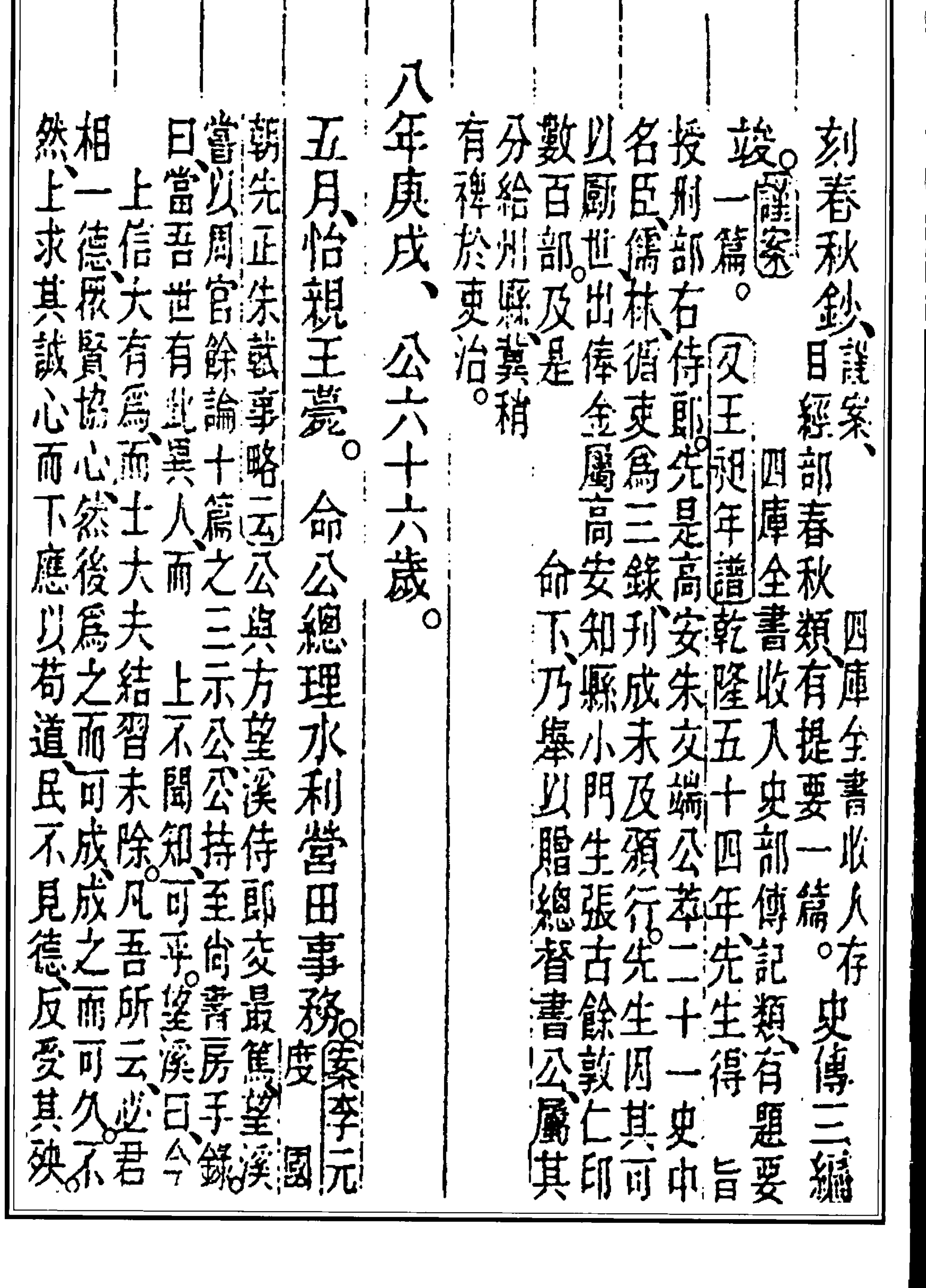
三子必坦以選拔貢入都　朝考。

十一月、三弟爌以効力營田議敘知縣卒於京邸。案文集有三弟行狀。

薦藍鼎元。案藍鼎元行述云、雍正六年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引　見、條奏經理臺灣河漕兼資海運、鳳陽民俗、土田、黔蜀疆域六事。　上皆嘉納、授廣東普甯知縣。時朱公侍側、而錢塘沈公爲總憲、俱交贊其才。　上云朕觀此人便用做道府、亦綽然有餘。

七年己酉、　公六十五歲。

十二月、以久病未痊、乞解任調理。　上手詔慰留之。



刻春秋鈔、謹案、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經部春秋類、有提要一篇。史傳三編跋。謹案、四庫全書收入史部傳記類、有題要一篇。又王昶年譜、乾隆五十四年先生得旨授刑部右侍郎。先是高安朱文端公萃二十一史中名臣、儒林、循吏爲三錄、刊成未及頒行。先生因其可以勵世、出俸金屬高安知縣小門生張古餘敦仁印數百部。及是命下、乃舉以贈總督書公、屬其分給州縣、冀稍有裨於吏治。

八年庚戌、公六十六歲。

五月、怡親王薨。命公總理水利營田事務。案、李元度國朝先正朱軾事略云、公與方望溪侍郎交最篤。望溪嘗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尚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不聞知、可乎。望溪曰、今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庶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其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

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交策布之、不必知自某也。及公大拜、乃以賀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詞請開水利。望溪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爲民表、使民豔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望溪言、凡吏疵民瘼、辨賢抑莠、稱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措注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于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概然引爲己任。會西陲用兵、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疾、不果行。

十二月、兼管兵部尚書事。

九年辛亥、公六十七歲。

是年病未痊、乞解任、未允。先是運河隄工水溢部

議降級留任。浙江巡撫任內失察呂留良逆書、議革職、　特旨留任。　賜居海淀、便奏對。案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公等奏　旨摘駁呂留良所著四書講義語錄諸書、幷請刊布學宮、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等因。旋　准施行。

十年壬子、　公六十八歲。

是年春、奉

御筆親批、覽卿奏、以積疴未痊、暫瘳復起、綸扉重地、不可久曠、懇請解退調養、情詞肫切、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資倚任。今偶患咳嗽之症、自可從容調理、待其痊可。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現今閣中有大

學士張廷玉、蔣廷錫二人辦理實無曠缺。卿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以事物攖心、自然藥餌有功、漸次平復、以慰朕之殷懷。今若以久未入直、仍慮及內閣職務、雖矢心匪懈、具見卿之悃誠、而慮思紛縈、殊有乖於調攝之道、不惟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仰體朕心之軫念也。朕昨以卿抱病多時、遣內大臣前往看視。聞卿於內大臣前力疾叩謝、禮數繁多、甚覺勞頓。次日清晨寒冷之時、又來至宮門謝恩。是轉增朕心之不安、於義深爲未協。朕知卿素性拘謹、舉動備極小心、是以近時以來、一切飲饌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賜、正所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嗣後宜恪遵朕諭、時加頤養、導

引中和節勞靜攝、即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始於病體爲宜。卿年尙未甚老、若調攝有方、自能全愈、爲朕宣力之處甚多、此時不必以解退陳情。用是特手書諭旨賜卿、其悉朕眷眷之至意。欽此。

謹案、

高宗純皇帝在藩邸、有春日賜大學士朱軾五十韻詩曰、遲日山河麗、青春風物妍。皇州籠淑氣、天宇燦祥烟。景媚韶華世、人遊熙皞年。先生方抱病、靜室獨安眠。當代窮經彥、清時守道賢。事君欣際遇、奉職佛仔肩。寵命登台輔、鴻才掌選銓。寅恭朝亡右、弼亮聖人前。只此冰淵志、那忘

對命虔。　皇情嘗有眷、臣節總無偏。早歲承綸綍、成童受簡編。芳規看表帥、函丈獲周旋。義府優游永、春風坐臥便。賦詩間檢韻、味道細烹泉。每自威儀謹、從知學問全。董生醇治術、朱子續心傳。十載如旬日、高山復大川。級長難試綆、質魯詎窺淵。惟借開陳力、常資接引緣。前途初省試、往籍事精研。方示尋鄒屐、旋招泛泗船。高深終莫測、言象未忘筌。竊意精神固、何期衰病連。道存看潤貌、身老惜華顛。解習安心法、參明藥性禪。三年常疚疾、晚歲每迍邅。更受　宸哀德、頻蒙　恩旨宣。　賜醫經歲月、　賚食列甘鮮。幾度秋梧落、經時春草芊。尊生資攝理、養靜悟魚鳶。入臘魔纏退、頻年病始痊。經帷

常一遇、日暮簿言旋。早識文如斗、新叨筆似椽。風披臺榭外、晴照綺窗邊。坐久添光霽、來頻領蕙荃。如何新歲到、轉覺舊疣牽。呼僕長扃戶、飛花未撲韉。竹爐朝自焙、湯劑勉仍煎。消悶憑書籍、無心託管絃。神清依素几、守寂坐蠹氈。未及頒春俸、應勞買藥錢。東皇今布令、黑帝久收權。坦履宜悠爾、沈痾定霍然。追隨私念切、趨步寸心懸。況乃須調鼎、方看用作船。

時平交正泰、君道建如乾。宣力疇堪並、陳猷未或先。陽和敷化國、膏澤被王田。何日趨朝陛、多時隔講筵。裁詩羞未穩、有暇賜雕鐫。

三子必坦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十一年癸丑、公六十九歲。

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

薦雷鋐。案雷公行狀云癸丑會試中式、朝考第一名。朱文端公以踐履篤實才識明通薦、改庶吉士。

十二年甲寅、公七十歲。

二月、奉

旨、朱軾革職等案、俱着開復。

謹案

高宗純皇帝在藩邸、有高安朱老夫子七十壽詩曰、薇榜中秋近、年方七袠登。崧高神已降、海屋算應增。道與時偕顯、身

將壽作朋。不妨稱觥夕、門第冷如冰。

十三年乙卯、　公七十一歲。

應　詔薦舉博學宏儒四人。南城潘安禮、龍泉張振義、泰和梁機、臨川李紘也。案李紱送趙意林序云、雍正十有一年、　世宗皇帝特詔開博學鴻詞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在外總督巡撫會同學臣、薦舉人品端純學問優贍之士、以應　御試。蓋自康熙己未　召試距茲垂六十年矣。事嚴典曠、中外相顧莫敢先發、踰年、河東督臣舉一人、直隸督臣舉二人、他莫有舉者、　特旨切責諸臣觀望。又踰年、大學士高安朱公舉四人、而封疆大吏所舉猶趦趄不前云云。

六月、浙江海塘衝決。　特旨召公詢問、作何修築。公奏言、事難遙度、臣願親往浙江料理。　天顏大喜。蓋是歲新舊堤壞、惟公所築者不壞也。

七月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爲億萬生靈謀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浪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尚不知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精神不遠、而董率指示、似尚能爲朕。以此詢問之、伊自稱情愿効力。著由水路前往、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

撥兵護送。伊子必增著隨去。朱軾到浙之日。稽查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著隆昇、程元章等照前辦理。俱聽朱軾節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實參奏。朕必嚴加處分。文武官員等有營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即行糾參從重治罪。欽此。謹案純皇帝在藩邸。有送相國朱先生奉旨督修海塘詩。敢載音容接絳帷。西風無那送行時。春迴北闕承恩待。秋到南天藉指麾。自是安瀾成底績。還教沃土慶豐宜。梧窗霽月流光處。別後蒼涼思屢遲。帆挂扁舟野水明。吳頭楚尾正秋晴。思通鎔鐵奇功著。政詠甘棠喜氣迎。寥寂遠天迷去路。蕭疏寒柳繫離情。遙知賜

駒旋歸日，帝里應敎春色榮。

八月出京，行至德州，驚聞

世宗憲皇帝賓天之訃，慟哭昏絕，久之少甦，奔至阜城縣界，

接奉

今上特旨，大學士朱軾老臣望重，應令回京辦事。海塘事務另派人辦理。公聞　命，彌切哀感，星夜奔馳。九月初四日至

京，恭請叩謁

梓宮，哀慟昏暈，扶而後起。旋奉　旨，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處

協同辦事。

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在
皇考時宣力多年、朕卽位以來、總理事務、敬愼周詳、夙夜匪
懈。今
皇考梓宮已安奉雍和宮、辦理諸事俱屬妥協、應加恩以示
酬庸之典。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與伊子朱必坦承襲世
襲罔替。欽此。
十月、具陳開墾、刑罰、鹽政等疏。公知直省督撫諸
臣有以興利爲功者、其屬吏奉行不善、每致累民、莫
甚於開墾、因有停止丈量之請。又念賦税之外、事之
大者莫若刑罰、弊之滋者莫甚鹽政、公密具條陳並

蒙覆准，通行直省。疏並采入文集補編。

乾隆元年丙辰，公七十二歲。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得趙青藜等三百四十八人。阮葵生茶餘客話：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熊孝感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愛融宗伯凡四爲總裁。

次子璣以迴避別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先是，賜第在外城，恐朝回日昃，未能從容，又賜第於地安門外，并賜金五百兩爲修宅之費。

七月，恭修世祖憲皇帝實錄及纂修三禮義疏，俱充總裁。

八月初八日，舊疾大作，咯血竟夕不寐。蒙　賜葠藥。

案雷鋐記西林鄂文端公遺事云：高安公病，余往視，問廷臣可任大事者。高安良久曰：西林見經笥堂文集。又李元度　國朝先正朱軾事略云：高宗諒陰，依古禮法，欲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望溪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望溪至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其言之不用也。疾革，望溪走視，公蹶然興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聖天子雖世儒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退焉，命也夫。予性剛而言直，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否則尚有國武子之禍。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與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之，行必後之。望溪因戲公曰：衆爭為市道交，鄙此可示之以禮矣。

次孫紹功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九月十八日未時，公薨。　先是十三日，　御醫以公

病勢　奏聞、上方有祀事齋戒。十四日、諭和親
王至第慰問、并賜帑金千兩。十五日、
皇上親臨、　聖心悱惻、再顧徘徊始出。公口授謝恩、命
長子必堦賫　奏、隨檢閱生平著述至大易之大過
卦、握筆審視、似欲有所更定、沈吟而罷。十六日、奄奄
以理財用人爲念、繕具遺疏。疏采入文集補編。
疏　奏上、奉
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爲
聖祖簡用之人。　皇考眷注有加、簡任機務、純修清德、
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即位以來、正資老臣

襄贊。昨聞抱恙沉篤、朕親往看視、尚冀調治痊可。今聞溘逝、朕心深爲震悼。特命輟朝一日、親臨祭奠、以昭敬禮大臣之誼。又賜内帑庫金、經理喪事。茲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著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恤典、該部察例具奏。欽此。尋

賜祭葬、予謚文端。其文曰、

任隆密勿、賴良弼以宣猷。禮重老臣、眷前勞而賜卹。緬儀型之久著、陳奠醊以薦馨。爾朱軾學術端醇、器資凝厚。早登詞苑、蜚聲著作之庭。旋宰花封、奏最循良之績。入雲司而讞獄、平允攸稱。出冰鑑以量才、公明丕播。特膺内擢、洊尹陪京。沛膏雨於棠陰、澤流兩浙。肅風霜於柏府、憲總萬邦。晉領銓衡、

掌邦典、而官方攸敘。簡司機務、陟綸扉而調燮咸宜。

先皇篤念公忠、再任海塘重寄。朕躬方資敬沃、召還台衮崇

班。迨于積疚已深、曾親視疾。洎乎奄殂入告、復往臨喪。頒

內府之金、俾營身後之事。彝章備舉、綸綍頻加。於戲、持一介

之清操、蕭然館舍。遡平生之道範、邈已風規。爾靈有知、尚其

來享。

乾隆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引南歸。

上復命前一日、著散秩大員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酒、

並於十三日送其起程。再令該部行文、沿途地方文

武官弁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至櫬前奠醊、遣人護法、

俾長途安穩早抵故里。其柩櫬准入城治喪。欽此。遂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高安坡山艮溪里南之劍山、郎公龍城寺肄業處也。案：袁易齋守定說雲詩鈔、有朱文端公墓下作。易簀留居第一班、衣冠常惹御香還。獨將經術勤三聖、自起清風播九寰。玉魄騎箕蒼昊上、石麟沐雨翠微間。尋思幾滴西州淚、仰止松楸不忍攀。考易齋自撰年譜云：雍正五年會試卷落無錫鄒公升侄房、薦為本房首卷、大總裁沈公近思以後場疵累落第、旋取明通榜第二。時朱文端公與閱落卷、賞余文、屬同邑朱山立千招往見、而余已出都門矣。八年登進士、時清江楊勤慤公為吏部郎、文端公謂之曰：袁叔論是江西一枝筆、我擬保舉之。楊以告、時余病弱、方困念留京必無生理、亟請辭免。嗣奉旨歸班者、發鄰省學習吏治、簽掣湖南。文端公謂戶部郎南昌楊允服曰：我欲保舉袁叔論、而以病辭、何以又往湖南。楊以問余、余曰：為我謝相公、湖南鄰近可就彼調攝。以一日文字之知、愛惜若此、真宰相之用心

也。

案、公著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是年鄂公爾泰校刊、

進呈

御覽賜序。謹案四庫全書收入經部易類有提要一篇又同邑吳淨友學濂為刻公文集四卷雷翠庭鋐為之序、略云公學術事功久孚中外生平自視欲然其所纂輯諸書、皆本前賢以裨世教。其自著易春秋公既沒而後傳於世。奏疏經　廷議施行外未嘗有稿、他序論書記諸作、多不存錄。溧陽吳君受之公子乃得若干卷。云云。

三年、春

旨立主入祠崇祀。其文曰、翊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册府之為猷、宜崇元祀。蓋成勞懋著、生平之風規如存。斯盛烈昭

垂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薦牲醪。爾原任大學士朱軾器資端重、學術深醇。起自詞垣、中外著廉明之譽。游登卿月、封疆流仁愛之聲。皇考洞悉公忠、晉台輔而恩榮彌渥。朕躬久資講論、迄諒陰而倚毗方殷。介節清操、澹泊弗渝乎素志。光風霽月、老成不愧乎名儒。於戲、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籩於祠宇、涯澤攸隆。布筵几於里閭、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尚克歆承。

四十四年暮春、上追念清操宿學、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先生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朱及張嵇。設席懋

勤殷、命行拜師禮。其三時去來、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闈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　命與親往視。未肯竟抱紳、迎謁乃鞠躬。始終弗踰敬、啟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嘉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原任大學士朱軾孫嘉淦、居官清正、其子孫現無出仕之人。着傳諭伯璘、張誠基查明朱軾孫嘉淦嫡派子孫、擇其人尙明白者、送部帶領引　見。將此各傳諭知之。欽此。江西巡撫查明給咨公之元孫朱振聲、朱景華、生員朱晉麟、赴部

引見蒙恩賞給振聲、景華舉人、一體會試。晉陞

特授直隸固城縣知縣。

刻既成、得讀張文和公澄懷主人自訂年譜、謹補錄

二則。

一、雍正三年八月、

上駐蹕於圓明園、以苑東戚畹舊園

賜張廷玉與朱軾及南書房翰林吳士玉等居之。園在御

苑之東、相去半里許、奇石如林、清流若帶、曲榭長廊、涼臺燠

館之屬、無不備具。

一、乾隆元年正月、奉

旨、着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爲皇子師傅。着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據欽天監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廷玉等固辭、遂長揖。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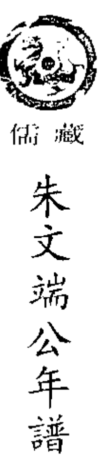
也。
上顧皇子曰、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違。二十五日、
上親往馬蘭峪謁
陵。　奉
旨、着果親王、大學士朱軾、鄂爾泰、張廷玉、尚書海望、在京總
理一切事務。

附錄遺事未得其年者謹附於後。

世宗憲皇帝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方苞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有政聲、相業亦與韓富相埒。今特誌其軼事。雍正時以疾罷相、寓京師之煤市街屋僅數椽。予往問疾、坐床側、所見有寒士所不堪者。架上僅一篋、貯朝衣冠、他無長物。時錫莊兄督糧潞河、奉十金爲壽。公啟封顧視、笑曰、吾意已領矣。仍付還。其清介絕俗如此。夏之蓉半舫偶輯。

長興芥茶名品、朱高安相國撫浙日、飽西岡以二器



獻之受謔案。舊聞載李子鱗爲淅臬、徐子與中行以芥茶餉之、比問及、已賞與夫西岡其仿古而爲之耶。蔬蔗籛吳輿詩話。

洪亮吉書劉文正公遺事云、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卷施閣集。

甯鉉記所聞混同顧公事云、公生平敬服高安朱公、蝶園徐公與望溪先生。公嘗言、如高安乃眞無近名之心。經笥堂集。

又記所聞相國福公語云、公生平服膺高安朱公、曰、此

我心之師也。經笥堂集。

阮氏元金沙港三祠記正氣之言，始於楚詞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於孟子在畎畝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於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斯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者，有增祀者。云云。其定爲增祀者，於遺愛堂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憲、阮公鶚、戚公繼光、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揅經室文集。

〔江藩 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儒林實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

〔郭起元上方望溪書〕梁村蔡公語起元：當代偉人若高安相國、蠡園力堂兩公，德業聞望，起元誌之弗敢忘。〔介石堂集〕

〔蔡世遠二齊汴子傳〕雍正甲辰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

以相國高安朱公薦授瑞昌縣教諭，同人爲之怏怏，朱子怡然曰：即此職便難稱，風化之本，人才之基，豈易易事？涖任僅五月，士習一變，學制一新，諸生事之如安定之蘇湖也。二希堂集。

晏斯盛傳：斯盛雍正戊申授山西道監察御史，賜浮水石硯及筆墨，曰：此大學士朱軾所進，今以賜汝，汝可時時把玩，勉爲朱軾可也。新喻縣志。

公凡所薦舉，初不令其人知。或左右微探其端，必正色曰：斷自 宸衷，非可以私恩市也。長御史時，

世宗以科道一體，命六科亦統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語

并及公叩頭申救科臣得寛免時以比之路公之於唐介云。李元度國朝先正朱載事略。
朱文端軾領解後嘗訪其宗同年瑞齡於北湖北湖密邇縣城居旬餘或人勸之謁邑宰軾弗往蓋名臣進止其初已嚴正不苟如此。乾隆浮梁縣志寓賢。

校記

①督：當作「築」，見《浙江通志》卷六四。

②苦塊：當作「苫塊」。

③④⑤賫：當作「賷」。

⑥給：當作「結」。

⑦雨：當作「兩」。

⑧者：當作「著」。

方望溪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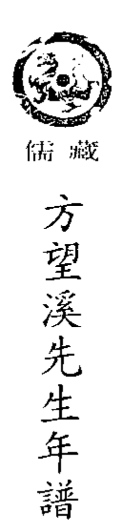
清・蘇惇元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咸豐元年刊本

《方望溪先生年譜》一卷、附録一卷，清蘇惇元編撰。清咸豐元年桐城戴鈞衡刊本《方望溪先生文集》附。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安慶府桐城（今屬安徽）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修書，特賜侍講銜致仕。乾隆十四年卒，享年八十二。苞學宗程朱，經學深醇，又長於散文，提倡義法，爲桐城派開山之祖。所著有《周官集注》、《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望溪集》等。

本譜爲蘇惇元撰，成於道光年間。惇元字厚子，亦桐城人。嘗有慨於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而世人或不能知；又慨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幼子所撰行狀皆無傳本，其他傳狀又不能具其學行之詳。由是惜之，乃有是譜之撰。「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贍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説諸序及奏議大者，間録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卷首戴鈞衡序）本譜採摭頗廣，且多爲零星記載，有僅取二三字者，於此可見編者用力之勤。而每條之下，必注出處，又見其著述之審慎也。譜末附有《文目編年》、《諸家評論》，亦於研究方氏學行有所裨益。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栞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坿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昉於宋人。自後千餘年、世所誦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坿集。第作者或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閒隔、典册亡徵、言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祖所致慨于靖節、昌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行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饜塞乎尊信者之心。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罕未之見。以故習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奉以紹八家之統，治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士不過即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媒孽，快其嫉心。海内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真，將使讀先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晰理如先生者，尚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蠹聖道，而褒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贍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間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即已洞其質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冗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指如此。

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虚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待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畢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

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間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幼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

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詭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留稼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見本集及方氏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爲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爲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爲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年舉於鄉、爲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行至望江、自沉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瓘、成化元年舉於鄉。瓘生圭。圭生絅、國子監生。絅生夢暘、爲

南安縣丞。夢暘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家譜。大美字黃中、號神含、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爲先生高祖。見桐城志及家譜。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閬庵、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避寇亂、僑居江寧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士街。見桐城志及本集、家譜。祖諱幟、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留無畦畛、與黃岡杜于皇濬、杜蒼畧岕、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嵞山文、諸先生唱和、所作詩三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所撰傳、家譜。前母姚氏。母吳氏、紹興府同知諱勉之女。吳

公莆田人，寓居六合留稼邨逸巢公，贅焉。見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爲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三十七。後崇祀鄉賢祠。見兄百川墓誌及四君子傳，刻兄百川遺文書後、縣志、家譜。弟林，字椒塗，亦孝友好學，善時文，早夭，年二十一。見弟椒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先生即應曰：龍氣成雲。見雷鋐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見台拱岡墓碣。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見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舊板史記、父固藏篋中。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候父出、輒啟篋而潛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見從弟辛元評書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甚、冬無絮衣、旬月中屢不再食、益厲學。其後兄爲講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講究經史百氏之書、更相勖以孝弟。見先母行略、兄百川墓誌、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作時文、前輩一見輒異之。見杜蒼略評讀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蕪湖侍大父學署、太公課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

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見拱岡墓碣及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倍誦。見程崟儀禮析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閭巷間、交同里劉古塘捷。見劉古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超。見四君子傳序。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及四君子傳。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聞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覩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

爲不甯者久之。見田爾先生墓表。先生嘗曰，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見鷹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崑山刻通志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詁經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了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

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尚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義補正。見與呂宗華書及程崟所撰儀禮析疑序。 秋七月、丁大父憂。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諱裔 七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敦率之。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及姚薑塢筆記。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卒。 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諱騰煃。 新鄉暢公素庵諱泰兆。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見給事中暢公墓表。 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齊衰期三月不御

內。時七閱月，計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生恨之。見與兄子道希兄弟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略先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十歲，初爲時文，先兄即勸以何不舍此而發憤著書。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集。秋，從高公素侯如京師，館於高公所。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交宛平王崑繩源、無錫劉言潔齊、青陽徐詒孫念祖。見四君子傳。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光地。諱光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菼諱以文名海內，見先生

文、至欲自毀其稿。評先生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間。見沆傳及韓公評語、家譜。一意爲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名斯同。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義焉。見萬季野墓表。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

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見本集。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舉蘇老泉上富鄭公書爲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姍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也。見壽序及書高公手札後。　姜西溟先

生英名。崑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姜與王崑繩書。先生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見書歲寒章四義後。秋、應順天鄉試、不售。見送吳東巖序。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涿州。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阽危。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復至京師。見陳馭虛墓表。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居京師、館於汪氏。王兆符來從學。見查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交同里左未生待、未

生乃忠毅公之孫也。見方朱生墓誌。作讀周官交姜西溟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見本集。秋，試順天，報罷，擬不復應舉。見高素侯大理手札。冬，南歸。見吳處士妻葉表。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見喬紫淵詩序。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冬，學使潘陽張公樸園諱榕端。招至使院。見贈魏方甸序。高公素侯以書督應鄉試。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主考爲韓城張公景峯、諱廷樞。太原姜公崑麓，諱橚。房考爲宗公。見張公逸亭及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部不第。夏四月，南歸。見兄百川墓誌。秋七月，兄百川自安慶歸，疾遂篤。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川卒。百川疾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見妻蔡氏哀辭。及兄卒，執喪過禮，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先生自是殫心於所以制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兄子道希喪禮或問跋。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三十日，長子道章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　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各爲墓誌銘。其後以陰流入壙，起攢。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不第。交盩縣李剛主塨，聚王崑繩、寓與剛主論格物。見李剛主恕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宅之將園。先是，副使公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質，園無主，遂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築，有高樹清池蔬圃。太公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太公歿後，又構堂室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覩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見將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過李剛主於八里莊、再論格物不合。見恕谷後集。 應禮部試、成進士第四名。總裁爲大興李公山公、諱錄予。 溧陽彭公竹如、諱會淇。 房考爲江都顧公書宣。諱圖河。 屆殿試、朝論翕然、推爲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貞公馳使留之不得。見雷狀、沈傳家譜。 過揚州、有鹽商吳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金爲贄。及抵江南、總督藩臬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吳曰、非先生辭、我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返、卒還之。見恕谷後集。 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詞。見本集。 夫人殁後、薦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

端公諱聰晟。欲妻以女、先生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黨之饑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爲先生同年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曰、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匜二親左右、令妹能乎。本咋舌、無以應。見恕谷後集。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秋　月、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書時敏之女。見家譜。冬十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門。見劉

古塘所撰喪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龍眠山。見左仁傳及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山。見再至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以貫徹諸經。見王兆符評語。　冬十一月，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作也。見本傳及結感錄、兆答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記集說，著禮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昬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

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偏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亦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見本方集。

缺页

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書載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　遣人迎母至京寓侍養。見雷鋐所撰名臣言行錄。　秋八月，移直　蒙養齋編

校樂律厤算諸書先生與渾渚徐公蝶園諱元夢承修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訶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爲王子師先生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碑及兵部尚書法公墓表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所聞敷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雖不能盡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

己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則拜賜多矣。見全碑。

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及混同顧公用方諱琮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

晩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藴，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册也，守在官府，傳布四

夫不宜有識、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刪定容城孫徵君年譜、書成、序之。尋作徵君傳。冬十二月九日、母卒。先是疾篤、

聖祖加恩、賜醫診視。見示道希兄弟。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

自癸巳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周官，前後幾三十年。見程奎撰儀禮析疑序。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日請先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類以析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則口所傳能幾，且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説，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曾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

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

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官。見顧用方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

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
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
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
巳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
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
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
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齎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
於罰、古塘中歲遘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老而無子、
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殁、余既爲誌銘、詒孫北固
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
子傳。　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

秋自任，而是經爲絶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删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欺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襃貶乎。於是脱去傳者諸儒之説，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

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道永權葬父逸巢公、母吳夫人於上元南都石背之台拱岡。見台拱岡墓碣。　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見李塨亍裒詞。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危、作書示兄子道希、字師范。　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教家

之法。見敎忠祠學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成。其序曰、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

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膏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十二月二日、幼子道興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含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

文者始。視之若棼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聞李剛主長子習仁夭、乃作書與之。其畧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

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謷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會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

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見本集。

初，先生與王崑繩論學，崑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曰：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先生曰：予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

耳。崑繩聞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生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之、剛主隨即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見李剛主墓誌。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蹕熱河。　六月、奉命回京、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見兩朝聖恩恭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見本傳。　先是、眞遊紀聞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隸漢軍、至是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見本傳、雷鋐狀、沈傳。 秋八月、宛平門人
王兆符爲敘次文集。見集序。 高安朱文端公諱軾。來定
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見敘交。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
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
卜兆未定、不卽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見台
拱岡墓碣、清涼寺記、沈傳。 六月丁酉、覲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
定封。見台拱岡墓碣。 七月、作台拱岡墓碣。 八月、歸桐城、
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左
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見再至浮山記。 作書示道希兄弟、

訓教家法。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

召見，

上憐弱足，命二内侍扶翼至養心殿，顧視訓慰者

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諭，并賜茶芽二

器。見聖訓恭紀及本傳。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爲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仁和沈廷芳來受業。先

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

爲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見沈廷芳所撰先生傳書後。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兄子道希、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見示道希書並跋。其後復以陰流入壙、俱遷葬。見熊偕呂余東木時文序。司諭公遷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見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

舉，先生以執友南昌龔孝水纓、歙縣余西麓華瑞、遊好之久者嘉善柯南陔煜、淳安方文輈粲如四人應之。見送余西麓序。　安溪官獻瑤來受業。見官獻瑤所撰讀經史文序。甯化雷鋐見先生於漳浦蔡文勤公諱世遠。之齋，文勤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三四年，後始受而不辭。見送雷陽廬歸閩序。　秋，疾作，命諸子曰：「如我歿，斂時須袒右臂。昔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心常悔之，以此自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見本傳。　與常熟蔣文肅、諱廷錫。桐城張文和諱廷玉。兩相

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諱爾泰。桐城張文和兩相國書，論制準噶爾、澤望事宜凡十二條。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獗。先生之意，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事宜五條，其間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見文集及東華錄、嘯亭雜録。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見本傳。秋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見本傳。九月，長子道章舉順天鄉試。見家譜及墓誌。冬十二月，與縣孫文定

公諱嘉淦。以刑部侍郎爲順天府尹、兼祭酒、勁挺不爲
親王所喜。有自朱邸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卽以代
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先生以死力辭、不
日竟有劾孫公婪臟、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
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
口保之、孫公遂得免。見全碑及雷鋐鄂公逸事。

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果親王教、
約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諸生、其後於
乾隆初
詔頒各學官。見本書并學政全書。 夏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先生以足疾辭、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先生不能隨班趨直，俱荷　矜容。先生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諧於衆矣。見本傳、全碑及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見本傳。

奉命校訂春秋日講。見顧用方春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皇清文穎館副總裁。見本傳。

秋九月，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　特下詔命羣臣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

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爲金石交，以諮先生。先生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式，乃作喪禮議。其畧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群儒議禮之文尚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

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竊惟我
皇上侚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卹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見全碑、正當志。先生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見尹元孚墓誌。先生所敎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內者、他部院未嘗有也。見汪師韓跋教忠祠禁及家譜。冬十一月、上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畧曰、過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雇閒民助力、尚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挪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

借貸無門。富豪挖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士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預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臣伏念自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又上請定常平倉穀糶糴

之法疏。其畧曰、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三。有司奉行失宜、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請督撫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衆至、則旬月之閒、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糴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

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糴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倘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竇、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見在有司可無變糶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略曰、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康

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疏請改徵，至今槩徵本色。於運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見本傳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見本傳、雷鋐述傳。）　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治疏。其畧曰：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即據實奏報、七月中旬即覈定災傷分數、幷乏食人數、造冊上

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

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

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廒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及奏議。　夏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命太醫時往診視。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命選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四書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爲舉業準的。見本傳。　充

三禮義疏館副總裁。見本傳。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
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摭衆說以
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
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宮、昭示羣士。然惟
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
中、餘三經則日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
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

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即不饜衆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加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竊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

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乞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見奏議及程崟讀禮析疑序。）　秋七月、

删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先生少時嘗删録、茲復審定而序之。見本序。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略曰、伏惟我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遊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即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毌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

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臣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即多所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

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臚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

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先生。先生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見本傳、全碑。　上請矯除積習

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
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
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
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
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
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
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
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
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聖君賢主、求

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今内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别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寖廢、以故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
衆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
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
公私。從有所疑、必召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
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衆説、然後乃斷於
聖心。此即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
子所歎爲大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
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

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眞。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即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尚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嚴寒、宜 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即延見廷臣。凡六部、都
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見問訊、使各陳
所見、聽其語言、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
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即有利口而飾為抗直、邪
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
自掩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
深當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
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為
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者、雖無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憸人、而求吉士以勸相國家而已。所謂憸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尚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

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懲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

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責、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厲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厲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儻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閒、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賄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羡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羡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

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尚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既定、則興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

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議。秋七月、敎習庶吉士。見本傳。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錮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

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時。所見相同、亦以違衆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趑趄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

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强。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藝，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
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贈石仲子序及奏議。先生館課不尚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刮目者多克以名節自立、祁陽陳可齋相國名大受、字占咸、其一也。見雷氏聞見錄。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二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詹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祀典疏、又
上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賢良

祠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雷狀全碑。　十二月、復以老病請
解侍郎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先是、河督某
夙與先生善、既而違眾議開毛城鋪、臺省二臣爭之、
言其不便、坐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爲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愎、河督大恨、亦思
傾先生。禮部薦一貲郎入曹、親王蒞部已許之、先生
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會新拜泰安爲輔
臣、起河間魏尚書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
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先生禮部中又有挺身與先生爲難者先生自知孤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焉。見全碑。

三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唐青山人李鍇未遇唐青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序及唐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

勅內府內閣藏書處徧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家蓄舊本并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送舊本詳校改正。又前侍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

三國志遺訛，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傳。

夏四月，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見本書。

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者考試，忌者劾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見本傳、晉狀、沈傳、全碑。

先生罷職，謂沈廷芳曰：老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見道章數以此諫，然吾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見沈廷芳記先生傳後。

先是丁巳秋，朱文端公疾革，謂先生曰：予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予，謂予吾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

武干之禍、欲諸公諒予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賓實楊文定字。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及今忌者媒孽、文端已先見之矣。見敘交。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見雷狀。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而旁無應者。見全碑。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卒、作墓志。見道希墓志。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也。見本集。冬、

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見雷狀、沈傳。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八旬，時患疾痛，乞解書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公諱繼善。踵門求見者三，皆以疾辭。見本傳、沈傳、全碑。　重爲司諭公及百川椒塗卜兆。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歸後，急求兆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逾歲而後成事。見熊偕呂、余東木時文序及方扶南詩集。　同武進楊農先椿考訂輯補湯文正公年譜，十月成，序之。　始營建教忠祠於清涼山麓，

并將己所置田盡捐爲祭田、祀遷桐五世祖斷事公、以公殉節、故祠名敘忠。其側又建太僕公小宗祠、歲時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經費贏餘、則以周子孫窶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田條目、以示後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

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内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慮。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齊。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伏臘、布

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作及變其所覩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歟。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觥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觥、

捷則施於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兹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邅，竭精神於蹇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八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貲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嘗曰、祭田乃余爲諸生、爲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占咸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姥雁蕩之遊、爲文記之。從行者爲鮑甥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超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來謁。時爲安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奓戶而入、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

尚無負於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一月、歙縣門人程崟始爲編刻文集。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會一來受業。時元孚視學江南、莅江甯、待諸生入闈、乃徒步操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

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人疑詫，乃掃墓緊昌，入九華山避之。見尹元孚墓誌。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卒。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若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國朝惟張稷若、李䊹卿各有刪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先生大懼是經精藴未盡開闢，而朋晦以終古，故七

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爲身履其地，卽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設爲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俯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蓋亭及劉大櫆祭文、畧狀、沈傳。　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第。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孫，蓋以弟楲塗亡時抱楲，嘗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畧狀、沈傳。　先生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見熊寶泰謁先生祠堂記。爲人敦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

此。見濟虛集、百川傳。事母尤孝、年四十餘、宛轉膝下如嬰兒。

辛卯、以南山集案逮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先生偕縣令蘇君標入見母、言安溪李公薦入內廷校勘、不得頃刻留。拜辭出、即下獄。及癸巳事定、迎養北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見祭田條。見及結感銕、道希墓志、家譜。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違離。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祔。見示道希。其後葬先生於江甯縣建業三圖沙場村龍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見家譜。先生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見祠禁。先生扁

兄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投兄子道永。見沈傳。居家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俾知長幼之節。見魏舒叔許沈廷芳所撰傳。每遇己生辰，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贍合族。生徒饋遺，輒予姻族之窶者。見沈傳。生平於貨財不苟受，金陵有王生執金爲贄，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卻贈某姻。已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贄？因自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家貲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爲壽。先生曰：吾豈可屈膝於守財者墓耶？嚴卻不應。見恕谷後集。先生自視常若下於恆人，見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

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爲德。見張文和澄懷園集。長洲何屺瞻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論不合。屺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面發其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文自記。先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盡言無隱，多人所難受。故雖與昵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園集。先生自爲諸生，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遂，必以吏治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狀。惟朱文端公篤信先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爲公盡言之。見教交。與諸大臣言，

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礪、而未嘗一及於私。見澄懷閣集。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入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蔣景州魏公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見吳陳占咸尺牘。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爲學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見西林言行錄及沈傳書後。論學一以朱儒爲宗、說經之書大抵推衍朱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略云。見江甯府志。耄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

十、日坐城北湄圖，矻矻不置。見雷狀、全碑。先生於六經皆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爲粹然同於七十子之文。見家譜。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見留撰言行錄及家譜。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堅、柳子厚。見韓文說序及本集全碑。嘗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膚語支字。故六經尙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則俱有牆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甚遠也。見留撰言行錄。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

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貫細觀當得其槩矣。見沈傳書後。　先生平慎於文，不輕爲人作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有删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聞見錄等書，皆不知其撰著年月，茲附及之。見本集。　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二女，長適廬江舉人宋嗣莪，次適上元生員鮑孔學。

先生年三十三四尚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章、道興，生一女，適金壇王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與嫂張氏同邱。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一、惟醇、惟祿、惟寅、惟和、惟俊。超爲英山教諭。道興字行之，號信芳，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栒、惟懋、惟憲。見家譜。孫曾多爲諸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未備考焉。

方望溪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年二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慎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鹿後序　康烈女傳

癸酉　與王昆繩書

甲戌　與劉言潔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二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代　讀周官　與謝雲墅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馭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府文稿行不由徑三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三十一　文昌孝經序代　築子嬰隄記　與閻百詩書

己卯　書府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兵部郎中劉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篤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母吳夫人文
甲申 吳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成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傳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三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札 記百川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拙修書 與龔孝水書 與賀生律禾書 與劉函

三書　與章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朱字綠文稿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溧陽會業初編序　余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年四十一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壙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桓遺文序　朱字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失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失　時和年豐慶祝賦失　結感錄　與白玫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序　絃歌臺記　泉井鄉

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　宣
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内閣中書張
若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
安溪李相國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尚
書范公墓表　韓音哀詞　先母行略
丙申　春秋通論序　將園記　内閣學士張公夫人
成氏墓表　僕王興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蔣詹事牡丹

詩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函墓誌　龔君墓誌　佘君墓誌　葛君墓誌　内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孫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轅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與徐蝶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序　蔣母七十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訒菴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禮

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侯文　祭顧耆宜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尚書　讀儀禮　書刪定荀
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
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
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
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説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
後　書朱注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
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説　釋言　高陽孫文正
逸事　石齋黄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

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溪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
書　與程若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
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明御
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千木文稿序　嚴
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五十一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
冊封琉球序　送王篛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
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
婦唐氏墓表　張彝歎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彝歎夢忠武事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李友楷墓誌　潘函三墓誌　巡撫福建黄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哀詞

庚子　周官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歷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與李剛主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黄玉圃巡按臺灣序　白玫玉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

祠

壬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烈婦李氏墓表

雍正癸卯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親詣太學頌　兩朝　聖恩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洲陳公文　兄孫仁墳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台拱岡墓碣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贈淑

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宣墓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
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廣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穎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
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鬮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逼敝　書孝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
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
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庵書　學案序　重

訂禮記纂言序　送佘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贈淳安方文輈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李剛主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墓表　祭王崑繩文

戊申年六十一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嫂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李雨蒼序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勵暇甯親宿遷序　沈編修墓誌

辛亥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準望事宜書　廣州府張君墓誌　兄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斜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狟序　李抑亭墓誌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代并凡例　翰林院檢討賫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

劄子　東昌鄧嶧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
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刪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余西麓序　高烈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
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妻方氏墓誌
刁贍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
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
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
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敍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

序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楊千木墓誌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田間先生墓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修祖陵廟寢議　塞外屯田議　準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逸事　與孫司寇書　王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

王公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諡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家傳後　記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旃書　與某公書　畿輔名宦志序　仁和湯氏義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七十一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并凡例　廌青山人詩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庚申　知甯國府事黃君墓誌

辛酉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盲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省函墓表　兄子道希墓誌　七思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孺人鄧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墓表　方日崑妻李氏墓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趙孺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圖夢歸圖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答尹元孚書　熊偕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王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八十）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墓誌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

後　答問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涯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來學圖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并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并序　教忠祠禁并序　柏村吴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少京兆余公墓誌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陟縣令官君墓表

和風翔哀詞

年歲未詳文目侈遊後五　多福硯銘　讀大誥　讀尚
書記二首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
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僞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
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讀
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書辨正周官
戴記尚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
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

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異姓爲後　書歐陽王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口始末　自訟　西鄰愍烈女　跋先君子遺詩　題舒文節採梅圖說　擬濟甯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禮闈示貢士代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代　答楊星亭書　與吳見山書　貽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祠堂記　三山林湛傳　胡蒼洲像贊　浮屠智珠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諸家評論

韓文懿公諱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官禮部尚書。曰：以一心貫穿數千年

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在、復議論、則諸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銘六籍、氣格則方駕韓歐。評時文。

蔡文勤公諱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官禮部侍郎。曰、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此之謂言立。評周官辨僞。

陳恪勤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長沙人、官河道總督。曰、望溪可負天下之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閎廓深遠。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慎、不能平易詳慎則閎廓深遠非真、而用之必窒矣。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朱文端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高安人、官大學士。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

樸直眾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爲鄭公孫僑、趙樂毅一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其底蘊。評讀管子。

又曰：老謀雄畧，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評與鄂張兩相國書。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望溪經說，不惟經義闡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評讀國風。

張彝歎進士名自超，高淳人。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擷左馬韓歐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評騫文。

王或菴孝廉名源，字崑繩，宛平人。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評讀儀禮。

李恕谷學正（名塨，字剛主，蠡縣人。）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媒嬰侯門爲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名琮，滿洲人。）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關於道教之文。（文集序。）

胡襲參司業（名宗緒，號嘉遯，桐城人。）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爲過其實也。（許讀懷禮。）

全謝山庶常（名祖望，字紹衣，鄞縣人。）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悕矣。（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名鋐，字貫一，寧化人。）曰、先生之文、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卜書。）

沈椒園廉訪（名廷芳，字畹叔，一字荻林，仁和人。）曰、先生其今之古人與。

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緼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謇諤，多與時牴牾，然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傳贊。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生之文，海内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於

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文集後序。

程夔震兵部名鋆，歙縣人。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文集序。

姚薑塢編修諱範，字南青，桐城人。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閒，隱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掩者已。詩文集。

韓理堂大令名夢周，字公復，濰縣人，官來安知縣。曰：論文於程朱未出之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道否晦，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

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即高下淺深醇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爲學，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詖。將以文爲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忽者亦不苟，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逸集後。

彭允初進士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惻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

逸稿敏。

姚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桐城人，官刑部郎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　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説也。鼐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集外文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憂　國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跋與鄂張兩相國書稿。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清・張廷玉 自撰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六年刻本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六卷，清張廷玉自撰。清光緒六年六世孫紹文刻本。

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字衡臣，號硯齋，桐城（今屬安徽）人。晚年賜居第於圓明園旁之澄懷園，故自稱澄懷主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雍正中設軍機處，與鄂爾泰同爲軍機大臣。尤爲乾隆皇帝倚重，先後撰康熙、雍正實録，並充《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總裁官。乾隆二十年卒，享年八十四，謚文和。所著有《澄懷園語》、《澄懷園全集》等。

本譜爲廷玉自撰。其自序云：「五十歲以前之事，曾略記梗槩，存巾笥中。癸卯歲，室廬不戒於火，遂爲灰燼。退食之餘，追録記憶，存者不過十之五六。五十歲以後，則於每歲冬月總一年之事而籍記之。」「於是手自編次，訂爲年譜亦若干卷，以七十七歲爲斷。」時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也。然是譜紀事實止於乾隆十四年正月，距譜主之卒尚有六年。廷玉年譜，最早有乾隆十五年刊本，後有同治二年六世孫師亮刊本。至光緒六年，其六世孫紹文合《聰訓齋語》、《澄懷園語》而刻之，因得以廣爲流布焉。是譜既爲廷玉手記，故翔實可信，而其人身爲輔相、軍機大臣，所記亦非一己之私跡，而頗關軍國之重事，如有關《四庫全書》修纂、軍機處規制之記載，研治清史者，自當有取於斯篇。然譜中多記清代諸帝恩遇厚賞事，輒不無粉飾之辭。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序

廷玉自少服習 先公庭訓於立身行己之道、兢兢繩檢、罔敢踰越。及壯歲成進士、備員侍從、洊陟卿貳。中年濫邀

恩遇、遂參大政。與朝列者幾五十年、而冰淵自凜、有如一日。今年屆耄耋、祇以

天眷慰留、

諭旨諄至、未遂懸車之請。而筋力衰頹、神智恍惚、不但建樹有所不能、即小有著述、亦以心血虧耗、不能搆思而止。既而思之古之篤於自修者、

日有課、月有程。於己之一言一動、輒記錄以備
省覽。而應事接物、出處進退之大端、尤斤斤致
詳焉。若玉遭際
昌時、蒙
上天之錫佑至厚、 祖宗之積累至深、受祿
三朝、叨沐
寵榮、爲古今人臣罕有之遇、使毫無紀載、任其湮
沒而無傳、則將來子孫無所考據、必至以訛傳
訛、愈久而愈失其實、豈非我生之憾事歟。曩者
於五十歲以前之事、曾略記梗槩、存巾笥中矣。

卯歲，室廬不戒於火，遂爲灰燼。退食之餘，追錄記憶，存者不過十之五六。五十歲以後，則於每歲冬月，總一年之事而籍記之，雖較前追錄者稍詳，而年既垂暮，機務日繁，案牘瑣冗，公私不能兼顧，即近事亦多遺忘，不無挂漏。然傳諸他日，猶愈於一無所徵信也。於是手自編次，訂爲年譜若干卷，以七十七歲爲斷，自後若天假以年，當歲歲編之，以終予志。嗟乎，予老矣，固無時不惕惕於持盈履滿之防，而有歉於進忠補過之義，於是編成，滋愧悚焉。吾子若孫，其善體此，

意以識予生平出處大略足矣。筆載未詳者，存而不論可也。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張廷玉書。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一

六世孫紹文重校

康熙十一年壬子

是年九月初九日辰時、生於　京師。

十二年癸丑、　二歲。

十三年甲寅、　三歲。

十四年乙卯、　四歲。

十五年丙辰、　五歲。

十六年丁巳、　六歲。

十七年戊午、　七歲。

是歲始就外傅，受業於同里倪伯醇先生。

十八年己未，八歲。

是歲受業於宜興唐起莪先生。

十九年庚申，九歲。

是歲唐先生歸，倪先生復至。

二十年辛酉，十歲。

是歲讀尚書、毛詩竟，且粗通大意。先文端公喜，賜詩二章。題曰：玉兒十齡能誦尚書、毛詩。詩曰：駒齒初齠髮覆眉，可憐聰慧異羣兒。已通典誥兼風雅，遠勝而翁十歲時。退直疎

慵畏簡編，每呼稺子向燈前。老夫茶熟香溫候，愛聽豳風無逸篇。

二十一年壬戌，十一歲。

是歲，先文端公請假歸里，廷玉隨歸，於三月出都，七月抵桐城。誦經書之暇，始學爲詩。

二十二年癸亥，十二歲。

是歲，受業於表兄劉伯顧先生。秋月，隨先文端公遊龍眠別業，屢賦詩。先公喜，有詩曰：喜看玉兒剛十二，也能捉筆詠寒蓉。又曰，

璐兒先賦詩、誇我池中蓮。玉兒才思多逡巡
出兩篇。憶兒學語時、一字亦可憐。況今成七
字、琅琅若珠蠙。

二十三年甲子、　十三歲。

二十四年乙丑、　十四歲。

是歲七月、　先文端公奉

召赴闕、　先太夫人留里門廷玉隨侍家居。

二十五年丙寅、　十五歲。

是歲三月、隨侍　先太夫人入　都。

二十六年丁卯、　十六歲。

是歲正月，與劉先生大姪若霖同歸里應童子試。四月，督學李醒齋先生臨皖，首題「足躩如也，揖所與立」。諸生頗棘手，廷玉文深蒙嘉賞，拔置縣學第六名，以試卷傳示太守廣文及應試生童輩。秋闈擬應鄉試，兩大人諭止之。十一月，與劉先生大姪若霖同入都。

二十七年戊辰，十七歲。

是歲七月，南歸。時姊夫姚鶴山先生及長姊居於存誠堂舊第，予歸，因相依以居。十月，親迎於姚氏，爲大司寇諡端恪公第六女。

二十八年己巳、　十八歲。

是歲歲試一等。

二十九年庚午、　十九歲。

是歲科試二等。八月、應鄉試於江甯被放。篤素堂新第成、移居其中。

三十年辛未、　二十歲。

是歲遵　恩例捐納歲貢生。

三十一年壬申、　二十一歲。

三十二年癸酉、　二十二歲。

是歲八月、應鄉試於江甯被放。

三十三年甲戌、二十三歲。
是歲九月、入　都覲省。
三十四年乙亥、二十四歲。
是歲二月、從　京師旋里。
三十五年丙子、二十五歲。
是歲四月、以歲貢生錄科、督學遂甯張公拔置第三名。八月應鄉試於江甯、出闈後患病幾殆、賴宗兄文璽醫治得無恙。九月榜發、中式第二十五名。主考湖廣張公諱明先、河南呂公諱振、同考河南楊公諱奕紳。試卷解禮

部、廷玉文傳誦　輦下、安溪李文貞公許爲
通場第一。十二月、病漸愈起程入　都、除夕
抵山東之荏平。
三十六年丁丑、　二十六歲。
是歲正月、抵　京師。二月會試、屆期　先文
端公奉
命爲總裁官、廷玉迴避不與試。八月旋里。六弟廷
瑑、二姪若霈隨歸。是冬、先兄宮詹公奉
命祭告南嶽、事竣入　都、取道里門、相聚一月。
三十七年戊寅、　二十七歲。

是歲二月、四弟廷璪入　都省覲、秋冬間、先室姚夫人得弱疾、醫療半載、病勢轉劇。

三十八年己卯、　二十八歲。

是歲正月、姚夫人遣人赴金陵代聘側室吳氏。燈節後、　京師家信至、得四弟凶問、悲慟弗勝。三月初五日、姚夫人卒。夫人賢孝端莊、奉　兩大人命、總理家政十二年、事事合禮法、余倚之如左右手。一旦失賢內助、顛倒傍徨、不止安仁之恨也。信至　京師、　兩大人傷感備至、　先公親製哀辭以表婦德。八月、

宫詹公主試山左、廷玉於九月從里門起行至濟南、同入　都。十一月、先公拜文華殿大學士之命。

三十九年庚辰、二十九歲。是歲二月、應試南宫。榜發、中式第四十五名。總裁孝感熊公諱賜履、沁州吳公諱琠、興化李公諱枏、華亭王公諱九齡、同考官仁和翁公諱嵩年。三月殿試、三甲第一百五十二名。四月、引見新科進

士於
保和殿，蒙
聖祖仁皇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奉
旨派習清書。冬月，眷屬入　京。
四十年辛巳，　三十歲。
是歲十月，　先文端公蒙
恩予告，令俟春煖啟行。　先公奏請交還內城
賜第，蒙
恩諭曰：此屋即賜卿兩子居之，朕見卿子如見卿
也。

四十一年壬午、　三十一歲。

是歲二月、先文端公南歸、廷玉奉

旨隨行侍奉。三月抵里、四月仍回京師、賫先

公奏摺詣

宮門謝

恩、蒙

温旨慰問。自後依宫詹兄居篤素堂、研究清書、幾

忘寢食。館師每試、輒取第一。蓋庭訓嚴切、且

得清書奥妙、同習之人實無出余右者。十月、

宫詹公捐館舍。兄弟相依爲命、一旦遭此慘

變、五內摧裂。時兩姪俱在南未至、余忍慟經紀喪事、幸無缺憾、然心力殫竭矣。

四十二年癸未、　三十二歲。

是歲正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　先公迎

駕於淮安。三月、隨入　京師恭祝

萬壽。四月、

陛辭南歸。時庶吉士散館屆期、廷玉蒙

御試清書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檢討。

天語嘉奬、並有伊父爲翰林掌院多年、善於教習

之
恩旨。恭遇
萬壽覃恩，敕授徵仕郎，妻姚氏贈孺人。是年，奉
旨充
親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三月初二日，長女生。
四十三年甲申，　三十三歲。
是年四月，蒙
恩召至
暢春園，
詢問臣父家居近況，廷玉一一奏對。

命賦詩、廷玉賦七言律二首進呈蒙
恩嘉獎、
命交與大學士陳廷敬、載入皇淸文穎中。本日奉
旨侍直南書房。自後辰入戌出以爲常、
御饌頒賜無虛日。又奉
特旨帶數珠、此四品官服色也。五月、奉
命充
御選詠物詩、佩文韻府二書纂修官。十二月、奉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
賜御書大福字、又

賜對聯曰、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檢點白雲篇。

四十四年乙酉、三十四歲。

是歲二月、扈從

南巡、閱視河工、奉

命在御舟前行。先公迎

駕於清江浦、得覲慈顔、比時紀

恩詩有今朝大慰晨昏願、

御舸前頭拜老親之句。侍直揚州

行宫、蒙

恩面諭曰、汝父遠來迎駕、不久便歸、汝當隨侍左

右、以盡家人之歡、不必頻入內直也。
駕幸天甯寺、命賦詩於
御揚前、稱
旨。
駐蹕蘇州、
賜白金。
駐蹕江甯、
賜內府宮紗、𢇁如
御饌茶果方物之
賜、日再至焉。四月

回鑾、先公恭送於揚州三汊河之東岸。

上在御舟遙見、

溫語慰勞、復

呼廷玉曰、可善送汝父登輿。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復叨扈從。蒙

賜御書傳經堂扁額、又

賜御書扇二柄。數奉

召賜宴行宫、徧觀苑中諸勝境。七月、扈從行圍塞

外、由雍安嶺烏蘭哈爾哈至上都、必拉閱視

羣牧、古人言谷量牛馬、不足喻其盛。蒙

賜上駟院良馬一匹。九月回　京。是年納側室李氏。

四十五年丙戌、　三十五歲。

是歲元旦蒙

賜御筵餑果四十器、上酒一鐏、遣膳宰頒至私寓。自後元日、歲以爲常。二月會試、奉

命爲同考官。闈中閱書經卷、得士十六人、如浙江吳廷棻、俞光晟、江南顧開陸、山東高攀嵩、韓允恭、皆一時知名之士。五月、扈從出口避暑。七月、扈從行圍。九月回　京。是年六月初六

日、二女生。

四十六年丁亥、　三十六歲。

是歲正月、

聖駕南巡閱視河工、

命廷玉扈從、因奏請先歸覲省。於正月初七日起

程、二十一日抵家、拜見　兩大人。二月、隨

先公迎

駕於淸江浦、

召登御舟、

詢問先公及先妣年齒若干、有子幾人、桐城距此

路幾何。
霽顔温語恩誼篤厚。
駕幸蘇州杭州、松江、江甯、皆扈從、
錫賚駢蕃。四月二十九日、先公送
駕於揚州瓦窑廠、廷玉隨侍於舟中拜別。五月抵
京。六月、扈從出口避暑。七月、
巡行諸蒙古部落、遠歷邊塞、廷玉皆珥筆以從、
賜赤色馬駒一匹。十月回　京。是年十月初一日、
三女生。
四十七年戊子、　三十七歲。

是歲正月、側室李氏卒。李蘇州常熟人、第三女生母也。五月、扈從出口避暑。六月初十日、痛遭　先太夫人大變。七月訃音至口外、時廷玉正抱危疾、蒙
恩日遣御醫診視。南信至、同人屬大司寇輩密奏以
聞、蒙
恩諭曰、張廷玉正患病、不宜遽以凶問告、俟稍愈告之。可諭伊家人、此朕旨、非爾等擅專也。越十日病稍間、家人始告、五內迸裂、實不欲生。

蒙
恩特遣內侍李玉至私寓傳諭曰、汝病小愈、又遠隔南方、可體貼親心、勿過悲慟。汝到家傳朕旨、問汝父起居。年踰七旬之人、可善自調養、不可過於傷感。聞汝有弟三人、可以在家侍奉汝於一年後、仍來京師、在內廷編纂行走、照釐廷儀例、不算俸、不與朝會、朕便於詢問汝父近況也。汝尚未生子、聞已有孕、眷屬可留住京邸、以待免身。
聖慈體恤周至、不啻家人父子。七月杪、徒跣回

都親故之賜弔者踵至、弱疾纏綿、尪羸特甚。八月受弔畢、九月初三日、力疾南奔。先公於七八月間常有小恙、時作時止、每有信至京、皆不令廷玉知、但言眠食如舊。至九月中旬、忽添脾泄之症、數日元氣大耗。至十七日未刻、遂捐館舍。時廷玉方在途次、於二十四日抵里、竟抱終天之恨、淚盡血枯、殞身莫贖、勉偷視息、經理喪事、遣家人至京、賫送先公遺本並廷玉謝恩奏摺。奏到之日、

聖心震悼、
恩卹有加、並
詢問廷玉病狀、
諭令加意調攝。十月、　京師家信至、知生子、因命
名若靄。是秋、縣東鄉陳家洲被水、貧民困苦、
赴縣覓食者甚衆。與三弟、六弟、大姪輩及鄉
人好義者議賑恤之計。是秋、二姪若需舉於
鄉。

四十八年己丑、　三十八歲。
是歲二月、設粥廠於西郊太霞宮、募邑人捐

米以賑陳家洲貧民之來就食者。延常熟堪輿傅晉公至桐、爲　兩大人卜宅兆、時時往來山澤間、未敢遽定。因具奏懇請終制、庶得從容畢葬事、蒙
聖慈鑒允。

四十九年庚寅、　三十九歲。

是歲秋、舉行
諭祭典禮一次。藩司馬公逸姿來桐、肅將祀事。隨
具奏恭謝
天恩。　先公在日、以龍眠山水深秀、而雙溪更占

龍眠之勝，欲就小園後峰爲窀穸計，見於詩文者屢矣。廷玉等以宅兆事大，未敢遽定。因徧歷山澤間，相度得數處，虔誠卜筮，並請命於 先靈，皆以雙溪爲吉。敬於十二月初一日，舉合葬大事。是月服闋，治裝將入 都，納側室蔡氏。蔡，吾里人。八月， 京師家信至，若靄以痘殤。

五十年辛卯， 四十歲。

是歲正月，奉 先公主崇祀鄉賢祠。十八日起程，二月抵 都，詣

宮門請
安謝
恩奉
旨仍直南書房。五月，扈從出口避暑，賡蒙
賜宴行宮，並
賜御書。九月，回京。十月，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
五十一年壬辰，四十一歲。
是歲二月，會試，奉
特旨爲同考官。闈中閲春秋卷，得士十六人，如浙

江徐雲瑞、徐杞、江南潘允敏、馮晜陶貞一、鮑
開、福建何騰三、山西田嘉穀、皆知名士。四月、
蒙
恩陞授司經局洗馬、掌局事、兼翰林院修撰。五月、
扈從出口避暑、
錫賚駢蕃、屢奉宴賞之
召。九月、回
京。是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女生。
五十二年癸巳、　四十二歲。
是歲三月、恭遇
萬壽覃恩、

誥授奉直大夫、賜蟒緞、文綺、妻姚氏贈宜人。江南
恩科榜發、三弟廷璐、六弟廷瑑同中式。五月、
扈從出口避暑。
御製避暑山莊詩刻成、
命左都御史臣揆敘及臣廷玉等跋於卷尾、各拜
賜一冊。又
賜御書澄懷二大字。七月、扈從行圍、遠歷蒙古部
落、閱視羣牧。
賜驄馬一匹、
面諭曰、此馬德性馴良、勿憂奔逸也。九月杪、回

京。是月、子若靄生、與余同月同日、亦罕見之事。

五十三年甲午、　四十三歲。

是歲二月、

駕幸畿輔、閱視河堤、廷玉奉

命扈從。每日抱書珥筆、登供奉舟、與

御舟相去咫尺、中使傳

旨、且數至、膳饈茶果之

賜無日無之。五月、扈從出口避暑、九月、回

京。

五十四年乙未、　四十四歲。

是歲二月會試，奉

特旨爲同考官。本朝向來無三次分校會闈者，自廷玉始。闈中閱易經卷，得士十五人，如福建蔡衍鎬、浙江吳應棻、沈繼賢、滿洲博山、山東丁績，會皆知名士。榜下，有張洗馬潔己奉

公之諭，二弟廷璐以余分校迴避，不與試，因代奏願在修書處編纂効力，奉

旨俞允。四月，吏部將遷轉翰林官數員引

見，請

旨，

上諭大學士掌院學士曰此皆論俸陞轉者如張
廷玉學問素優在内廷供奉年久其勤勞數
倍於外廷翰林宜加遷擢以示獎勵爾等查
議具奏隨據大學士等查奏現有左庶子乃
廷玉論俸應陞之缺應於陞授庶子後再以
應陞之缺用奉
旨俞允五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六
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相距月餘兩拜遷除
恩命洵異數也夏秋扈從口外避暑
恩賚優渥九月回　京十一月子若懿生

五十五年丙子、　四十五歲。

是歲五月、扈從出口避暑。七月、側室蔡氏卒於京師。生子若默、亦一歲而殤。九月、從口外回京。十二月、蒙

恩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廷玉任侍講學士俸一年有餘、俸次最後、乃蒙

恩旨越衆人而擢用之、仰見

聖主鑑用之意逈于恆等。聞

命感激、益深愧悚、不知所報。時

駕行圍塞外、因赴

行在謝恩蒙
賜御饌。
五十六年丁酉、　四十六歲。
是歲正月、得七弟廷璀凶問、即寓爲位而哭。
五月、扈從出口避暑、
賜御書宮扇一柄。七月、奉
召遊避暑山莊、
命李大學士光地乘輿、廷玉與蔣學士廷錫乘馬。
凡山莊内高峻曠遠之勝境、無不周覽。九月、
回　京。冬月、奉

命充經筵講官。

五十七年戊戌、　四十七歲。

是歲四月

殿試、三弟廷璐蒙

恩拔置一甲第二。廷玉謝

恩、蒙

諭曰、汝兄弟皆能如此、不愧家風矣。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例應扈從、因學士有批發紅

本之責、奉

旨留京、在內閣辦事。十月、奉

命充武
殿試讀卷官。十一月、扈從謁
孝陵。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子若雲生。
五十八年己亥、　四十八歲。
是歲、因
皇太后祔廟禮成、廷玉奉
命祭告　少昊金天氏、　帝堯陶唐氏陵及　孔
子闕里。於二月出都、三月復
命。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奉

旨留京批本。六月、納側室施氏、順天人。

五十九年庚子、　四十九歲。

是歲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奉

旨留京批本。本月、奉

特旨陞授刑部左侍郎、仍兼內閣批本。涖任後、仰

體

聖主慈祥欽恤之至意、殫心竭力、務求平允、不敢

一事疎忽。同官皆深鑑愚忱、每有重案、必披

情愫、以相商榷。十月、

回鑾廷玉迎
駕於古北口外。
上遥見笑諭曰、爾來太遠矣。是日、隨至行宫、蒙撤
御饌以賜。十一月、長壻姚孔鋠入贅。
六十年辛丑、　五十歲。
是歲二月、有山左察審之
命。先是庚子冬、山東販鹽奸民聚衆劫奪村莊、渠
魁六七人各率醜類數百、晝夜横行、每日劫
鹽店富户或數家或十數家、行人之往來南
北者、皆畏縮不前、道途幾至阻隔。又有青州

生員鞠士林者，倡率邪教，招集亡命，煽惑平民，黨羽亦甚衆。巡撫、總兵官竭力捕緝，就擒者一百五十餘人。奏到之日，

聖祖仁皇帝命廷玉同都統陶賴、内閣學士登德前往濟南，會同撫鎮嚴審治罪。並

諭曰：伊等俱有僞王、僞將軍名號，匪黨實繁有徒。若不即行正法，仍照例由刑部、法司覆奏請旨，則稽遲時日，久恐別生事端。爾等到彼，可審訊明確，其應正法者，即於三月以前在濟南省城正法示衆，再行奏聞。應發遣者，帶至

京師發遣。廷玉等奉

命、於二月初三日出都、私心惴惴、幾廢寢食、以不稱任使爲懼。且同事二公皆爲初交、未曾共事、恐有意見參差、猜疑掣肘之患。一路同行、以誠信結之、漸知廷玉之心迹矣。抵東後竭日夜之力、撿閱卷案。因於大廷廣衆謂同事諸公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諸公曰、何以言之。廷玉曰、日來詳看若輩口供、內有仁義王無敵將軍之稱、又有義勇王飛腿將軍之稱。觀飛腿二字、不過市井混名、誇其善走耳。凡所

謂僞號者、皆道路訛傳、不足深究矣。諸公皆曰然。已而一一研究作盜案歸結，即時正法者七人，發遣者三十五人，割斷腳筋者十八人，因殘廢免罪者七十二人，審係無干即行釋放者二十五人。彼時據盜首自供某名下有四百人，某名下五百人，以此合計之，已不下二千餘人矣。因思罪在首惡，若將脅從附和之輩拘提質審，則株連者甚衆，通省無甯宇，非所以仰體

皇仁也。於是就臬司現在解送之一百五十餘人

審訊歸結外、此未曾查捕一人。即到案累犯中、有自供某係某姓佃戶者、有自供某係某姓家人者、有自供在某鄉紳富戶家傭工、或賃居房屋者、亦概不究問。至於疏縱之罪、通省文武官弁、自撫鎮至典史千把總、無一人得免者、因錄其捕賊之功、予以免議、亦體

聖主寬大之盛心也。方其將定案時、本地文武官弁進而言曰、公等如此治獄、寬則寬矣、第若輩黨羽甚衆多、未到案者尚有數千人、若不加以嚴懲、使醜類畏懼、公等還朝後、仍復蠢

動恐有經理不善之咎、奈何。廷玉笑曰、我等但知宣布
皇上如天好生、罪疑惟輕之至德、不能爲爾等有司思患預防、草菅民命也。若以用法較寬而得咎、恐無此天理、諸公不必爲余過慮。余當手書告示、諄切勸諭、感發其天良。公等再勸加告誡、不時稽查防範、未必人人皆怙惡不悛者。既而廷玉回京後、訪察山左情形、知盜夥暗中解散、無萑苻之警。於此見

聖主德敎感人之深。大凡烏合之衆、必有一二巨奸爲之倡率、果能殲厥渠魁、則脅從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不必以多殺爲防患之計也。是役也、往返僅一月、辦理甚稱

旨。四月、奉

命充

殿試讀卷官。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以部務留　京、仍兼內閣批

本。六月、奉

特旨陞授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學

上。是時銓政不甚肅清、
上屢加申飭、以廷玉小心謹慎、故有是
命。廷玉涖任後、屏除請託、杜絕苞苴、與堂司各官
　動色相戒、勉以道義。胥吏之作奸者、懲治數
　人、一時　輦下翕然稱服。十月、
回鑾、廷玉恭迎於古北口外、蒙
恩駐輦慰問、隨
賜御饌於行宮。是月、奉
命充武
　殿試讀卷官。十二月初六日、子若澄生。

六十一年壬寅、　五十一歲。

是歲正月二日、瑞雪初霽。

特召在京職官年六十以上者二千餘人、賜宴於

乾清宮丹陛上、

命廷玉等賛襄盛事。鶴髮歡呼、

龍顔怡悦、

御製千叟宴詩一首以示羣臣、

命廷玉等和韻。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以部務留　京。九月、

回鑾。十月、

駕幸南苑行圍、

命廷玉扈從。十一月、

駕回暢春園、

聖躬不豫。十三日、

龍馭上賓、普天哀慟。廷玉匍匐

乾清宫、號泣累日、夜則齋宿於吏部。

世宗憲皇帝纘承大統。十五日、

特頒恩旨、大事典禮繁多、文章關係緊要、侍郎張

廷玉爲人老成、著兼學士銜、協同掌院學士

阿克敦勵廷儀辦理翰林院文章之事。是時

梓宮在乾清宫、
上以東廂爲苫次、席地而坐、晨夕涕泣。羣臣入奏
事、則忍淚裁斷。凡有
詔旨、則命廷玉入内、
口授大意、或於
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几稿、就卽呈
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
旨、蒙
恩諭曰、朕在藩邸時、不欲與廷臣相接、是以未識
汝面。曩者奉

皇考命，會同大學士辦理公事，汝以學士趨蹌其間。朕見汝氣度端凝，應對明晰，心甚器重之。詢之旁人，知爲吾張師傅之子。朕心喜曰，吾師有子矣。後聞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爲喜慰。今見汝居心忠赤，辦事敬誠，益知爲天祖所篤生，皇考所教養成兹偉器，以輔翊朕躬者也。汝其勉之。廷玉感激叩謝，涕泗不能止。閱數日，奉特旨，以臣父宣力

先朝教讀皇子恪勤端謹歷久不渝著追贈太子
太傅以示恩眷廷玉叩謝
天恩蒙
諭曰此朕仰體
皇考聖心也爾可至
梓宮前叩謝本月欽逢
恩詔賜予二品封誥授資政大夫妻姚氏贈夫人
廕一子十二月
特賜
聖祖仁皇帝所遺數珠雜佩器物廷玉拜受之下

嗚咽不能自勝。旋奉
特旨，陞授禮部尚書。廷玉謝
恩，蒙
諭曰，正當大禮舉行之時，秩宗一官所關綦重。朕
再四思維，非汝不克勝斯任。越數日，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實錄副總裁官。
諭曰，汝世受國恩，又係
皇考多年侍從之舊臣，當年
聖德神功，無不親知灼見。今膺纂修

貲録之任，紀載詳確，惟汝是賴，汝其勉之。是月，予若雲以瘧殤。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二

六世孫紹文重鐫

雍正元年癸卯、　五十二歲。

是歲正月、奉

特旨、朱軾、張廷玉、徐元夢、嵇曾筠著爲諸皇子師傅、令欽天監選擇吉日、進書房課讀。届期、廷玉等四人入書房、謁見　皇三子、

皇四子、　皇五子。

上遣內侍總管傳諭曰、皇子見師傅、禮當拜。廷玉等固辭不敢當、遂行揖禮。是日、

賜肴饌餅果各一筵、蟒緞文綺各九端、並筆墨綵

牋之屬。越日進見、

上諭曰、皇子課讀、事關重大、當教以立身行己、進

德修業之要。若徒尋章摘句、記誦文辭、一翰

林能爲之、非朕所望於卿等者。廷玉拜受

命。二月、恭逢

恩詔、賜予一品封誥、授光祿大夫、妻姚氏贈一品

夫人。三月、

上親送

梓宮赴山陵、廷玉扈從。四月初五日

回鑾、將抵京師、蒙

恩令履郡王傳諭曰、已用汝爲順天鄉試主考官矣、可於今晚先回、明日即入闈之期也。廷玉因請見奏事、蒙

恩召入帳殿、面諭曰、科場乃國家掄才大典、而北闈歷科以來、每多物議、不但有傷於士習文風、亦大有關於國政國體。今當雍正開科之始、特簡朱軾與汝、使主試事。料汝二人必能矢公矢慎、識拔公明、俾士論翕然、羣情悅服、不蹈從前覆轍也。廷玉奏曰、

聖上不以臣爲不肖，簡於諸臣之中，畀以順天主試之重任，敢不竭乃心力，以副信用之深恩。臣有子弟數人在京應試者，例應迴避，無庸瀆奏。惟是翁壻向無迴避之例，臣有長壻姚孔鋠在京鄉試，骨肉至親，臣請一體迴避，以免嫌疑。因與往例不符，不得不瀆奏天聽。

上沉思久之，諭曰：此汝過於謹慎處，朕允汝請。將來迴避官生，朕擬另行考試，拔其佳者賞賜舉人，不使若等有向隅之歎。廷玉奏曰：此乃

聖主格外天恩，非臣所敢企望者。入闈後，同高安朱公與同考官焚香告天，共勵精白，以襄鉅典。外簾呈送士子試卷六千一百有奇，悉心披閱，焚膏繼晷，不敢稍懈。

上兩遣侍衛頒賜看饌果餌新茶，又蒙

恩諭曰：卿等當愛惜精神，切勿過於勞瘁。若校閱不及，不妨奏請展期也。本欲常賜食物，因鎖院開門不便，故未頻賜。鎖闈月餘，照額數取中二百九十三人，先將元魁十卷恭呈

御覽，蒙

硃批嘉奬十卷皆好，第一名是留心性理人，必是
端方之士。撤棘後，
輦下有公明之譽。
聖心甚喜，特頒
諭旨曰：國家大典，首重掄才，必主司鑑空衡平，內
外簾官協心共事，加意釐剔，放榜後得士心
悅服。京師首善之地，關係尤重。朕於雍正元
年特行開科，並廣額數，欲振興文教，俾單寒
積學之士人人自奮。今順天主考朱軾、張廷
玉公慎自矢，細心搜閱，盡拔佳文，內外簾官

亦各能自淬厲，屏除弊端。發榜之日，輿論翕然，朕心深爲嘉悅。其酌加議敘，用示優奬，兼使嗣後考官咸知激厲，以副朕興賢育才之至意。廷玉等聞

命惶悚，叩首懇辭曰，秉公校士，乃臣等職分當然。

仰荷

温綸奬許，已深感愧，斷不敢再邀議敘之曠典。

上曰，朕欲肅清科場，端自今歲恩科始。凡奉命主試之人，優者必賞，劣者必罰，乃關係國家勸懲之公政，汝等安得以私意辭。隨經部議，奉

旨，張廷玉著加太子太保。越數日，奉
旨署理都察院左都御史。五月，蒙
恩考試迴避官生，取中四名，堂弟張廷珩、胞姪張
若震、堂姪張若涵與焉。廷玉具奏謝
恩，蒙
諭曰：一門同時獲儁者三人，乃事所罕見。此皆汝
祖宗積德累仁，汝父公忠任事之報。是月十
一日夜，室廬不戒於火，次早
上聞，遣人慰問，
頒賜白金一千兩，

諭內務府總管大臣速查官房一所以賜遂遷居於舊居之東相距里許與三弟分居自此始。

二十三日、

皇太后升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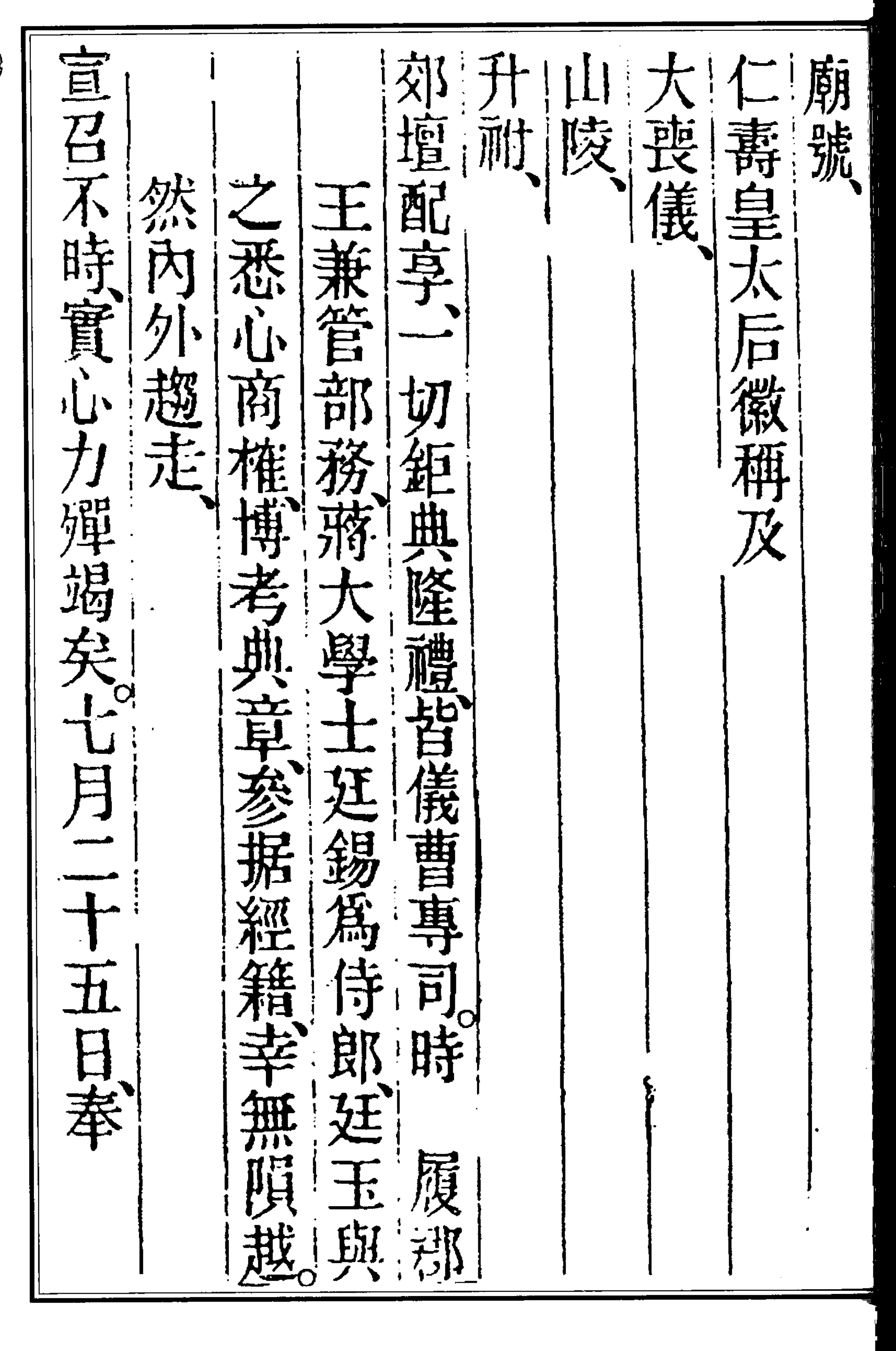
聖心哀慕悲切、廷玉晨夕哭臨、夜則齋宿於禮部。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兩遭

大事、

皇上大孝性成、儀章備舉、如加上

列祖尊謚恭上

聖祖仁皇帝尊



廟號、
仁壽皇太后徽稱及
大喪儀、
山陵、
升祔、
郊壇配享、一切鉅典隆禮、皆儀曹專司。時　履郡
王兼管部務、蔣大學士廷錫爲侍郎、廷玉與
之悉心商榷、博考典章、參据經籍、幸無隕越。
然內外趨走、
宣召不時、實心力殫竭矣。七月二十五日、奉

旨充纂修明史總裁官。先是康熙四十年冬、月、

先文端公蒙

聖祖皇帝隆恩，予告旋里。是時

上在藩邸，特賦七言長律一章，以寵其行。至是廷

玉遵例恭繳，蒙

皇上惓惓念舊至意，並嘉廷玉宣力微勞，

親題數語，仍復

頒賜。

恩誼之篤厚，古未有也。

御題曰：此朕在藩邸時送大學士師張英歸里詩

也。雍正元年七月、尚書張廷玉循例恭繳朕

追念舊勞、並嘉廷玉克紹家聲、親題數語、仍

復頒賜、俾世守之。八月、卸署理都察院事。初

九日、奉

旨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廷玉以謭陋不能稱

職辭、

上曰、汝學問優長、器量雅重、克堪斯任、何以辭爲。

旋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因掌院學士例應兼起居注

官也。蒙

御製詩一章、親書宫扇以賜。詩曰、峻望三台近、崇
班八座尊。棟樑才不忝、葵藿志常存。大政資
經畫、訏謨待討論。還期作霖雨、爲國沛殊恩。
末書
御筆賜尚書張廷玉八字。廷玉拜捧
天章、知
聖心之期望臣者厚矣。感激愧悚、不知所云。九月
初六日、奉
旨與尚書朱軾爲會試正考官、三弟廷璐爲同考
官。初七日、奉

旨特授戶部尚書。閱日奏事，欽奉
手敕：入場時卿二人皆有微恙，闈中閱文，當愛惜
精神，量力爲之，不可過勞。若欲展限，不拘日
期多少，皆允卿等之請也。閱兩旬，又奏事，並
謝
聖恩，垂注鴻慈。欽奉
手敕：朕深爲卿二人繫念，今覽奏，知精神俱佳，大
慰朕懷。卿等此種公忠之誠，自然邀神明之
默佑，誠所謂爲善日强也。朕實爲欣悅。廷玉
等鎖闈月餘，悉心校閱，遵照

欽定額數取中一百八十名，先將元魁十卷恭呈
御覽，蒙
硃批嘉奬。又奉
特旨，將闈中佳卷之溢於額數者一併進呈，内外
考官子弟之迴避者悉行補試，另
命大臣閱卷。
欽賜中式九十人，而胞弟廷琢、堂弟廷珩、堂姪若
涵三人俱入選。十月，
殿試，開列讀卷官，廷玉以子弟應試，例不列名。
上曰：爾公正無私，不必引嫌迴避。仍著讀卷。隨與

諸大臣秉公校閱、取定甲乙、照例以前十卷
進呈
御覽。
上閱至第五卷、大爲嘉賞曰、此卷應置一甲、奈何
擬爲第五。廷玉奏曰、此臣弟張廷玠卷也。
上遂開視彌封、意欲拔置一甲。廷玉奏曰、張廷玠
乃從迴避官生中續取中式者、正榜無名、不
應居一甲。
上點首、命置二甲第一。次日、廷玠奉
特旨授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是科廷瑑、若涵

俱蒙
恩選授庶吉士。一門之內、三人同與清華之選、
輦下相傳、以爲制科未有之盛事。本月、奉
旨充
四朝國史總裁官。十一月、仲壻姚鋐入贅。十二月、
欽奉
恩詔、曾祖、祖、贈太子太保、父晉一階、母晉贈一品
太夫人、妻姚氏贈一品夫人。是年、納側室宋
氏、吳吾里人。
二年甲辰、　五十三歲。

是歲正月，條奏江西浙江等省棚民一事。其略曰，浙江之衢州等府，江西之廣信等府，與福建連界。江西之贛州等府，又與廣東連界。閩廣無籍之徒，流移失業者，苟錙而來，墾山種麻，搭棚居住深山之中，或數家爲一處，或數十家爲一處，呼朋引類，滋養生息，日久愈多。既不可驅令回籍，又不聽編入縣冊，去來任意，出入無常。偶遇年穀不登，輒結黨盜竊，爲地方之害。江西之袁瑞等府尤甚。臣愚以爲，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請

敕下江浙督撫查明有麻棚之州縣、秉公揀選才守兼優之員、保題補授。庶平時撫馭有方、流民奉其約束。臨事捕緝有法、匪黨不至蔓延。至安插之後、善爲撫綏、並取具五家連環互結。又嚴行保甲之法、不時稽查。其中若有膂力技勇之人、與讀書向學之子、許其報明本縣、申詳上司、分别考驗、加恩收錄。如此則雖欲爲非而不敢、雖能爲非而不願矣。臣管見如此、未知當否。並請

敕令督撫悉心籌畫、因地制宜、詳議具奏。二十一

日奉
硃批該部發與江西浙江督撫詳議具奏。又條奏、
定例開載婦人二十歲守節年至五十者、准
予　旌表。臣思未至五十而身故者乃享年
之不永、非守志之不終。應請
體准
特恩凡已故之孀婦、生前守節已歷十五年者、一
旌亦推廣
皇仁、表揚節義之一端。奉
旨、將此條入於奏定例。三月初一日、

皇上詣大學釋奠
先師孔子、廷玉奉
命分獻四配。是月、
上躬耕籍田、廷玉以大司農從耕。四月、南闈榜發、
三婿若潭登鄉薦。五月、奉
旨爲大清會典總裁官。六月、
上以　闕里文廟火災、親詣國子監　文廟告祭、
命廷玉分獻四配。九月會試、
命朱軾及廷玉爲正考官、福敏、史貽直爲副考官。
廷玉竊念兩年之內三秉文衡、遭人臣不世

之選、深懼無以仰副任使、與同事諸臣共相
戒勉、晝夜搜閱。除額數取中外、復遵
旨將溢額佳文選得九十卷以進、
上另遣廷臣閱取。是科共得士二百九十八人、士論
翕然。闈中具奏、恭請
聖安、欽奉
硃批、朕躬甚安好、卿等閱卷月餘、過勞矣。都好麽。
十月、奉
旨充文武
殿試讀卷官。

三年乙巳、　五十四歲。

是歲二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總裁官。三月、

上躬耕籍田、廷玉以大司農從耕。夏日、奉

命隨皇子讀書、避暑於瀛臺。每日午前入内辦事、

午後至苑中課讀、薄莫始散。七月十八日、奉

旨署理大學士。八月十八日、

天壇、

祈穀壇内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配享之神位修整禮成、廷玉奉
命同大學士嵩祝掃青行禮。是月、
上以三年服制期滿、始舉經筵。廷玉進講博厚所
以載物也一節、
上稱善。閱日、從羣臣請
駐蹕於圓明園、以苑東戚畹舊園
賜廷玉與大學士朱軾及南書房翰林吳士玉等

居之園在

御苑之東，相去半里許，奇石如林，清流若帶，曲榭長廊，涼臺燠館之屬，無不備具。園未署名，因憶康熙癸巳秋扈從塞外，蒙

聖祖御書澄懷二大字以賜，今所居之地碧水漣漪，不染塵滓，於澄懷之義有會心焉，敬以二字名園，所以誌

兩朝聖主之恩，示子孫於不忘耳。十月，奉

旨於紫禁城内騎馬，

賜内廄良馬一匹。十一月，

賜元狐端罩。十二月、第四女歿。時廷玉扈從郊居

聞女信、薄暮回內城邸寓、適奉

宣召、馬大學士以實對。次日進見、蒙

恩面詢亡女年齒病症、爲之嗟歎。廷玉惶悚叩首

以謝。

四年丙午、　五十五歲。

是歲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實授內閣大學士、仍兼理戶部尚書、翰林院掌

院學士事務。吏部奏請兼銜、奉

旨授爲文淵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三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官。本月、京察屆期、遵例自
陳、懇
賜罷斥。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
八月、
上親祭　文廟、
命廷玉祭崇聖祠。九月初九日、
召諸王大臣、九卿、翰詹科道、賜宴於
乾清宫、賦柏梁體詩、各賜一韻、

命廷玉宣

旨授簡、總領其事。廷玉獻梯航萬國歌永清之句。

是秋、姚壻孔鈪應順天鄉試中式。

五年丁未、五十六歲。

是歲二月、因黄河澄清奉

恩旨加一級。四月、奉

旨充

殿試讀卷官。五月、偶抱恙、

上遣御醫診視、並遣内侍詢問寢食狀、

諭令加意調攝。越數日痊可、入内謝

恩、

上面加慰問、且

諭曰、朕前日向近侍曰、朕適有臂痛、汝等知之乎。

近侍驚問故、朕曰、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

臂痛而何。廷玉免冠叩謝曰、

皇上實以股肱視微臣、愧臣謭劣不能當、不知何

以仰報

聖慈於萬一。是月、二姪若霈訃音至　京、

上覽該撫本章、甚爲憫惻。

召廷玉面諭曰、汝姪張若霈居官多年、勤慎小心、

本欲用爲按察使因一時無缺著加按察使
銜以示優卹其旅櫬回時著廣西督撫酌量
照看廷玉叩首謝十月十六日奉
旨張廷玉著爲文華殿大學士十一月奉
旨爲武殿試讀卷官十二月 怡親王傳
旨賜典鋪一所本銀三萬五千兩廷玉再四懇辭
上面諭曰汝父一生廉潔無餘蓄以貽子孫汝今
爲朕辦事身兼數職夙夜在公朕常以汝眠
食俱廢爲慮更有何暇問及日用衣食事耶
今以官物賜汝俾汝用度從容盡心公務奬

勞賞功之道、固應如是、汝當體朕心、勿固辭。

是年八月初四日、子若淑生。

六年戊申、　五十七歲。

是年三月十三日、奉

旨、張廷玉著爲保和殿大學士。四月、仲壻姚鋐蒙

恩授通州州判、三姊就養官署、便過　京師。老年姊弟相見、甚歡。六月、恭拜

御書十體字墨蹟之賜、謹再拜薰沐跋於紙尾、其略曰、我

皇上問學深微、聰明天縱。闡揚性道、擴千聖之微

言。訓迪臣黎、匯六經之奧旨。而乃
宸衷乾惕、
聖度謙沖、於幾政之暇、更取古人之嘉言偉論、擇
其尤粹者、
親灑宸翰、鐫諸屏風、置之座右、以備朝夕觀覽。此
卽古帝王銘戶牖而箴盤盂之至意也。文採
十條、書備各體、
堯章義畫、神運天成、直如化工元氣、絪緼融結、而
莫能狀其妙。鐫刻既成、以
御書墨寶宣示廷臣、諸臣肅容敬觀、莫不目眴神

悚，以爲譜契以來之所未有。復宣

恩命，以臣忝與機務，兼司文翰，有供奉之微勞，郎以

頒賜，用昭嘉奬。臣感激悚惶，稽首頓首，拜而受之。

伏念自古人臣叨受御書之賜，不遇幅縑片

楮，即已詡爲殊榮，傳爲盛事。況以

御屏之鄭重，仰

天翰之神奇，集書法之大成，覩雲章之輝映。遐稽

簡冊，洵千載所未聞。叨被

恩榮，實百生之厚幸。敬當什襲藏之，奉爲子孫世

世之寶、豈僅天球弘璧、稱希代之珍已哉。八月、奉
命致祭　文廟。九月、第三壻孫循編入贅蒙
恩給假三日、賜白金千兩爲吉禮之用。時
上以吏部尚書事務無人管理、
特召廷玉面諭曰、銓政最關緊要、必得公正無私
朕所深信之大臣、始可委任。汝職掌繁多、日
無甯晷、朕本不忍再以銓部之事累汝、但再
四思維、無有出汝右者。汝第總領大綱、不必
躬親細事、即偶有忽略處、朕皆原諒、不汝督

也。廷玉載拜受

命。是年八月二十七日，予若渟生。

七年己酉，五十八歲。

是歲二月，奉

命致祭文廟。三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閣臣擬票進呈，

上不用，

御筆親批發出，奉

旨，卿和平端正，學問優長。自簡任機務，夙夜匪懈，

協贊朕之不逮、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廷玉
恭讀協贊不逮之
恩旨、惶悚靡甯、急詣
宮門、懇情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
上諭曰、朕之嘉奬臣工、一字一句不肯假借、必實
有是善而後加以褒美之詞、豈於卿而轉以
不誠相待耶。卿實當此無愧、何以辭爲。七月、
上以廷玉舊居湫隘、
特賜第宅一區、在西安門外、並賜白金千兩爲遷

移之費。移居之日、
御書調梅良弼四大字、
遣內侍捧賜。又賜肴饌餅餌果核四筵、上酒一罇。
八月、遣長男若靄回里、就婚於姚氏。長壻長
女同歸。十月、奉
上諭張廷玉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爲國家辦理政
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著加少保。十二月、內
閣奏請
欽定
聖祖仁皇帝實錄監修總裁官、奉

言、張廷玉著爲監修總裁官。是月、子媳壻女同來
京。
八年庚戌、　五十九歲。
是歲三月、奉
命暫理戶部三庫事務。四月、奉
命爲殿試讀卷官。本月、蒙
賜白金二萬兩、廷玉固辭、
上諭曰、此朕藩邸之物、今無用處、特留以賞有功。
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當體朕心、不必
再辭。廷玉拜受、以千金寄三弟廷璐、爲督學

課士之用。以二千金寄里門，置公田，歲收穀以資族人之貧乏者，所以廣
君賜也。自春徂秋，
聖躬違和，
命廷玉與大學士馬爾賽、蔣廷錫辦理一切事務，並與御醫商訂方藥。間有
密旨，則
命廷玉獨留。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國家效忠宣力之臣，勳績茂著者，必膺崇報之典，令其世享烝嘗。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

忠祠、自開國以來致命立功、盡忠報國之儔、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顧念古者大烝之祭、先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得並列祀典、永受明禋、則我朝名臣良弼、其經邦佐治、黼黻昇平者、皆祭法所必登。朕欲爲之建立祠宇久矣、即如怡賢親王之精白一心、忠誠體國、勳在社稷、澤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豈一切效忠宣力者之所可比倫乎。洪惟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duplicate有一德佐命之良。

世祖撫綏萬邦、實多奮庸熙載之彦。迨我
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其間良臣碩甫後先相望。據
朕所深知者、舉其一二、如大學士公圖海、大學士張英、尚書顧八代、馬爾漢、趙申喬、河道總督靳輔、齊蘇勒、總督楊宗仁、巡撫陳瑸等、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或垂節鉞之勳、或勵冰霜之節。俯仰無愧、爲朝野所共欽。始終不渝、無瑕瑜之可指。似此等靖恭爾位、不愧古大臣之風者、正不乏人。既樹羽儀於一世、宜隆俎豆於千秋。且使世世爲臣者、觀感奮興、知

所效慕，羣以皋夔稷契其相期待，則明良喜起之盛，朕於斯有厚望焉。著於京城内白馬關帝廟之旁選擇吉地，特建廟宇，命名賢良祠，春秋以時展祀。其應入祠之員，著内閣會同該部，確查本朝滿漢文武大臣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詳慎開列，具奏請旨。將來繼起之臣，亦併得沾被恩光，永爲盛典。八月十九日，京師地動。次日，上面見詢問民間疾苦，廷玉一一陳奏。隨降旨，遴選科道官員多人分路查勘，省視，賞賚安插，

撫令一人失所。又奉

旨、賞八旗八籌銀四十八萬兩、蓋每旗六萬也。地

動之夕、不敢入寢室、合家露處於外。次日、

上賜御用蒙古包一座、

命武備院官員親賫、安設於庭院中。帷幕氊席之

屬、無一不備、寬廣精潔、目所未覩。雖王公之

家不能得也。越數日、

賜白金一萬兩、爲修葺屋宇之用。是月、卸三庫事

務。十月、

聖躬全安。本月十九日、特頒

上諭、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自簡任綸扉以來、祗遵朕訓、仰體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職。今年夏秋之閒、朕躬偶爾違和、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贊襄機務、公正無私、愼重周詳、事事妥協。一片至誠之悃、方之史冊所載、一心一德之風、洵屬無愧。數月之中、朕躬得以靜養調攝者、實賴伊等翊翼之力。今朕躬已經全愈、自宜加恩錫、以褒良佐、以勵臣工。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著各給一等阿達哈哈番、永遠承襲。仍各加二級。其所賜世職、伊等或帶於、

本身、或給與伊子、聽其自便。廷玉等聞
命惶悚、懇辭再四。
上諭曰、汝之功勳在疆場汗馬之上、朕意已定、不
必固辭。十一月初三日、又奉
恩旨、世職准長子張若靄承襲、仍准入場、其應得
恩廕照例移給次子張若澄。
上以都統兼侍郎莽鵠立傳神逼肖、
特命爲廷玉繪像以賜、俾藏於家。
九年辛亥、六十歲。
是歲正月二十五日、

御書贊猷碩輔四大字、
命內廷良工製龍扁以賜。又
賜御書不染心、含淸暉二額。又
賜對聯曰、綠荷池畔吟新句、翠竹林中披異書。舊
冬十二月及本年六月、西北兩路大將軍用
兵失機、賊人屢擾邊境、
聖心焦勞、指授方略、廷玉日侍內直、自朝至暮不
敢退。間有待至一二鼓時。至九月、軍務始定。
十二月、
聖祖仁皇帝實錄、聖訓纂修告成、禮部詳議恭進

實錄儀注、欽天監選擇二十日吉期奉②
聞。廷玉忝居監修總裁官之首、同在事大臣官員
等遵照儀注、敬謹舉行。屆期、鹵簿大駕鼓樂
全設、王以下文武官員齊集、恭迎
實錄、聖訓滿漢蒙古文三百四十二函、計一千二
十九卷、安奉於
保和殿。廷玉等至
乾清門恭進表文、
上具禮服出宮、至
保和殿拜受

實錄、聖訓、行三跪九叩禮。禮畢、恭請
實錄、聖訓收藏
大內。
上御太和殿、百官慶賀、鳴贊官宣
制詞。禮畢、
上還宮、隨頒
上諭、欽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神首出、臨御萬邦六十餘年、
至德豐功、際天蟠地。自昔史冊所載、無有比
倫。雍正元年、朕命大臣等督率官員、敬謹纂

修

實錄、昭垂萬世。迄今九載、編輯成書、朕心嘉慰。應

加恩議敘、以獎勤勞。監修總裁官、副總裁官

及纂修、提調、收掌、繙譯、謄錄等員與執事人

等、作何議敘之處、著該部查康熙十一年之

例、斟酌妥議具奏。其筵宴賞賚、亦著該部察

例具奏。廷玉次日具奏、懇辭議敘。

上面諭曰：纂修

皇考實錄、雖出諸臣之力、然汝功實爲居首。朕心

極不忘本、欲格外加恩、方慊朕意。今奏辭議

敘、情詞懇切、容朕再思之。

十年壬子、　六十一歲。

是歲二月、廷玉以去冬懇辭議敘摺未蒙

允發、又復具摺。其略曰、臣蒙

皇上格外隆恩、洊膺極品、何敢以載筆微勞、更叨

議敘。況追思

聖祖仁皇帝優待臣父子天高地厚之鴻慈、即捐

縻頂踵、未足仰酬萬一。臣非惟不敢受、實不

忍受。倘邀

恩准免敘之光榮、覗優加爵賞爲更重。欽奉

諭旨、
皇考聖祖仁皇帝實録告成、監修總裁官積多年之心力、敬謹纂修、勤勞懋著、允宜加恩、以示褒嘉。乃張廷玉等具奏懇辭、情詞誠切。朕若允其所請、於心實有未慊。若不允所請、又似不察其懇摯之情。展轉躊躇、留中許久、究未能定。今將原摺發出、著諸王九卿會議具奏。

隨經諸王九卿議覆、張廷玉等既稱世受
國恩、至深至渥、若以纂修
實録微勞仰邀議敘、非惟不敢、亦且不忍。此奏實

出眞誠、應准其所請、以安臣子之忱悃。奏入、
蒙
恩俞允、
賜宴禮部、賚鞍馬、白金、文綺如制。三月、京察届期、
具疏自陳、懇
賜罷斥。蒙
特頒諭旨、卿誠恪純謹、公忠體國、簡任民務、兼管
銓曹、贊襄密勿、澄敍品流、正資倚用。著照舊
供職。閏五月、
賜白金一萬兩。六月初六日、先文端公蒙

恩入祀京師賢良祠，並

諭嗣後春秋祭祀時，各大臣之子孫有官職者，皆

可入祠陪祭。又於本籍

賜祭一壇。

諭廷玉曰：汝離家鄉二十餘年矣，將來舉行祀典之時，給汝數月假期，歸掃先人之墓，亦從來罕有之佳話。廷玉感激涕零，免冠叩首。是月，大姪若霖卒於桐城，聞信之日，爲位而哭。八月，若靄應順天鄉試。九月榜發，廷玉清晨入內直，

上見題名欽遣內侍傳諭曰張若靄中式矣廷玉
叩首謝
恩少頃內侍捧松花石硯一方傳
旨曰此硯賜張若靄三冬可用心讀書朕望其聯
捷廷玉載叩謝是日北路將軍報至大敗賊
衆於額爾得尼昭地方殲賊將及萬人軍聲
大震
聖心慰悅

校記

①先：據《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三四，當作「凡」。

②奉：當作「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三

六世孫紹文重鐫

十一年癸丑、　六十二歲。

是歲正月二十五日、

聖駕往馬蘭峪恭謁

陵寢、命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及廷玉在京管理一切事務、夜宿紫禁城内。二月初七日、第五子若澄生。三月會試榜發、若靄中式第三十名、長壻姚孔鈵中式第八十八名。本月二十七日、

殿試。四月初一日、
上御懋勤殿閱卷、因
諭讀卷官曰、爾等所擬名次、未爲允協。中擬第五卷策語懇摯、識見老成、非經生家可比、字畫亦端楷。爾等須再加詳閱商定之。隨將諸卷授讀卷官、公同再酌、因以原擬第三卷改爲第一、原擬第五卷改爲第三。及啟彌封、則第一係會元陳倓、第三則張若靄也。
上大喜、諭曰、此大學士張廷玉之子、策内議論確有識見、想其習覩習聞、稟承家訓、得大臣忠

君愛國之意，是以敷陳之言切當懇摯如此。張廷玉佐朕多年，居心行事，比諸古人皋夔稷契，信可無愧。且自伊父張英累世厚德，繩繩相繼，宜其後人克肖，賢才蔚起，以副國家之用。朕於爾大臣等深願入人如此，乃慊於懷耳。是時廷玉在直廬辦事，上遣内侍傳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命，驚懼失措，免冠叩首懇辭曰，臣子張若靄幼年初學，倖中進士，若蒙

天恩置之二甲，已屬厚幸，一甲斷不敢當，萬望
聖慈鑒允。内侍轉奏，復傳
旨曰：此汝家世德之報，朕秉公閱卷，暗中摸索，定
此名次，汝安得以私意辭。廷玉復叩首固辭，
仍不允。隨將卷面批定，令讀卷官捧出填榜。
聖駕回宫，廷玉奏請面見啟事，蒙
召入。
上手持玉如意一柄，笑諭曰：汝大喜，將此賜汝，願
汝父子諸事如意。廷玉叩謝，仍免冠叩首無
數，繼以泣下，

上意仍不允。廷玉又奏曰、天下三年大比、合計應
鄉試者十數萬人、而登鄉薦者不過千餘人。
以數科之人來京會試、而登春榜者亦只三
百餘人、是此鼎甲三名、雖拔於三百餘人之
中、實天下士子十數萬人之所想望而不可
得者。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若。臣子又占科名最高之選、
臣實夢寐難安。
上曰、汝子之文應如此位置、奈何。廷玉奏曰、在臣
子一日之長、應居前列。而臣之私衷、情願以

此讓與天下寒士，惟我
皇上憐而許之。
上見廷玉情詞誠迫，深加贊歎，
特命傳諭讀卷諸臣，將張若靄改爲二甲第一，並
將前後情節，繕寫
上諭進呈，候朕覽定，頒示中外。
上諭曰：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卷，字畫
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云，僚寀之際，善則
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
一體也，內外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

於百司庶職、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也。此則純臣之居心、可以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而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皆稱爲允當。及折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朕心深爲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爲國家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始終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靄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

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張廷玉再三懇辭，以爲普天下人材衆多，三年大比，莫不相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靄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未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至。朕以伊家忠藎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叨蒙恩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

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堦。更爲美事。陳奏之時。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即以二甲一名沈文鎬改爲一甲三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之盛事。朕之私中公。張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子共知之。次日。廷玉率若靄叩謝天恩。比蒙召見。並令若靄隨入。

上一見，即贊曰，此子又聰明，又穩重，不愧家教。

特賜御用東珠涼帽一頂，松花石硯一方。又

諭若靄曰，汝能學汝父一半，便一生受用無窮。因

　汝祖積德累功，故生汝父。汝父又好，故生汝，

　汝其勉之。廷玉與若靄叩首敬謝。是日，

賜餚饌果品二筵。傳

旨曰，汝子傳臚，特賜筵席，告祭祖先。五月初二日，

　新科進士選拔庶吉士，引

見於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

上見若靄，即降

旨、張若靄原取中鼎甲、著照榜眼、探花例授爲翰林院編修。長壻姚孔鋠亦蒙

恩選授庶吉士。次日、又奉

旨、張若靄、鄂容安、鄂倫、著在辦理軍機處行走、隨伊父教導、自然成人。鄂容安乃鄂大學士之長子、鄂倫其胞姪也。一日在

上前口奏刑部事宜二條、

上命具摺。次日具摺進呈、

上稱善、即將原摺發與九卿會議。其摺曰、謹奏爲分別監禁之例、詳愼引律之條、以免濫禁、以

成信讞事。竊惟

國家之設監獄，原以收禁重罪之人，是以各省人犯罪重者收監，罪輕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本人亦自知所犯甚輕，無潛逃私逸之事。獨有刑部衙門，遇八旗部院步軍統領衙門以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論曾經

奏

聞與否，亦不論情事之大小與罪犯之首從，一經鎖送刑部，而該部即收入囹圄之中，聽候質審。以致獄卒之需索欺凌，吏胥之恐嚇訛詐，

備極困頓、百弊叢生、甚至有傾家殞斃者。及至定案時、而斬絞軍流重犯原無多人、其餘不過徒杖笞責之罪、且有偶爾干連、審係無辜、應行釋放者。如今年二月間、刑部清查案件、省釋者二百幾十人、即此類也。臣細求其故、

國家定例原不如是、祇因陋習相沿、彼拘送之衙門初不計其到部之苦、而刑部官員又以監嚴無縱可告無過、遂至常行而不改也。側

聽

特頒
諭旨，令九卿悉心妥議。凡各衙門奏聞交送刑部及自行拏送刑部之人，何等當收禁監獄，何等當取保看守，分別定例，詳慎遵行。如此則濫禁之弊可除，而於刑名不無禆益。再者，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時，往往刪去前後文詞，止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彷彿而比照定擬者。此間避重就輕，避輕就重，司員之藉以營私，吏書之高下其手，皆由此而起。臣思都察

院、大理寺與刑部同爲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查改正。倘駁而不改、即令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疎忽、別經發覺、則將都察院大理寺官員一併加以處分。如此或亦清理刑名之一助。此臣愚見、倘我

皇上以爲可採、亦請頒發

上諭、令九卿妥議具奏。旋經九卿議覆、悉照廷玉所請行。廷玉侍

皇上左右十一年矣、內直趨承、無日不蒙

召對。每有芻蕘一得之見、或口奏、或具摺、皆請
皇上特頒
諭旨、宣播於外、從來未留片稿於私室。惟此次奏
摺、
上命發九卿集議、廷臣雖欲焚稿而不可得、因附
載之於此。 先公蒙
恩賜祭於桐城本籍、
諭祭文曰、翊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冊府之鴻
猷、宜崇元祀。藎成勞懋著、生平之風槩如存。
斯盛烈昭垂、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

薦牲醪。爾張英端敬居心、沖和成性。二十載趨承禁直、講帷之啟沃弘多。四十年敭歷清班、綸閣之贊襄允懋。靖共爾位、忠純克篤。夫小心。垂裕後昆、善慶彌彰。夫厚德。於戲、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籩於祠宇、渥澤攸隆。布筵几於里閭、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尚克歆承。

御書祠宇扁額、對聯、

特賜扁額曰忠純詒範。對聯曰、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誠垂奕葉箕裘。一日

內閣部院諸臣奏事畢、

上閒論舊事、因

諭曰、大學士張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

如一日。其爲人外和平而內方正、足辦國家

大事。前歲朕躬違和、凡有密旨、悉以諭之。彼

時在朝臣工中、祗此一人。今大學士鄂爾泰

來京、朕得兩人矣。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朕已降旨諭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

大學士張廷玉著給假數月、於十月十三日

起身回家、舉行典禮。張若靄著隨去。其族中

子弟若有在京閒散職銜可以暫假者、准其隨回襄事。江蘇學政張廷璐、亦著給假暫回本縣、其學政印務照例交與督臣代管、俟事竣仍回本任。隨具奏族中子弟在京居閒散之職者、有刑部司務張若宣、又有新授廣西永安州知州張若矩、懇

恩給假、隨回本籍、贊襄祀事。奉

旨俞允。本月、

賜白金一萬兩、爲祠宇祭祀及長途資斧之用。二十日、長孫曾效生。十一月初六日、又奉

上諭朕賜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著安徽巡撫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著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并文武官員迎接之處，悉照上年大學士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之日，亦照此遵行。又

諭內務府總管等，大學士張廷玉暫假回籍，可將內廷歷年所刻書籍五十二種，悉行頒賜，交與江南織造高斌，從官艘運回，送至桐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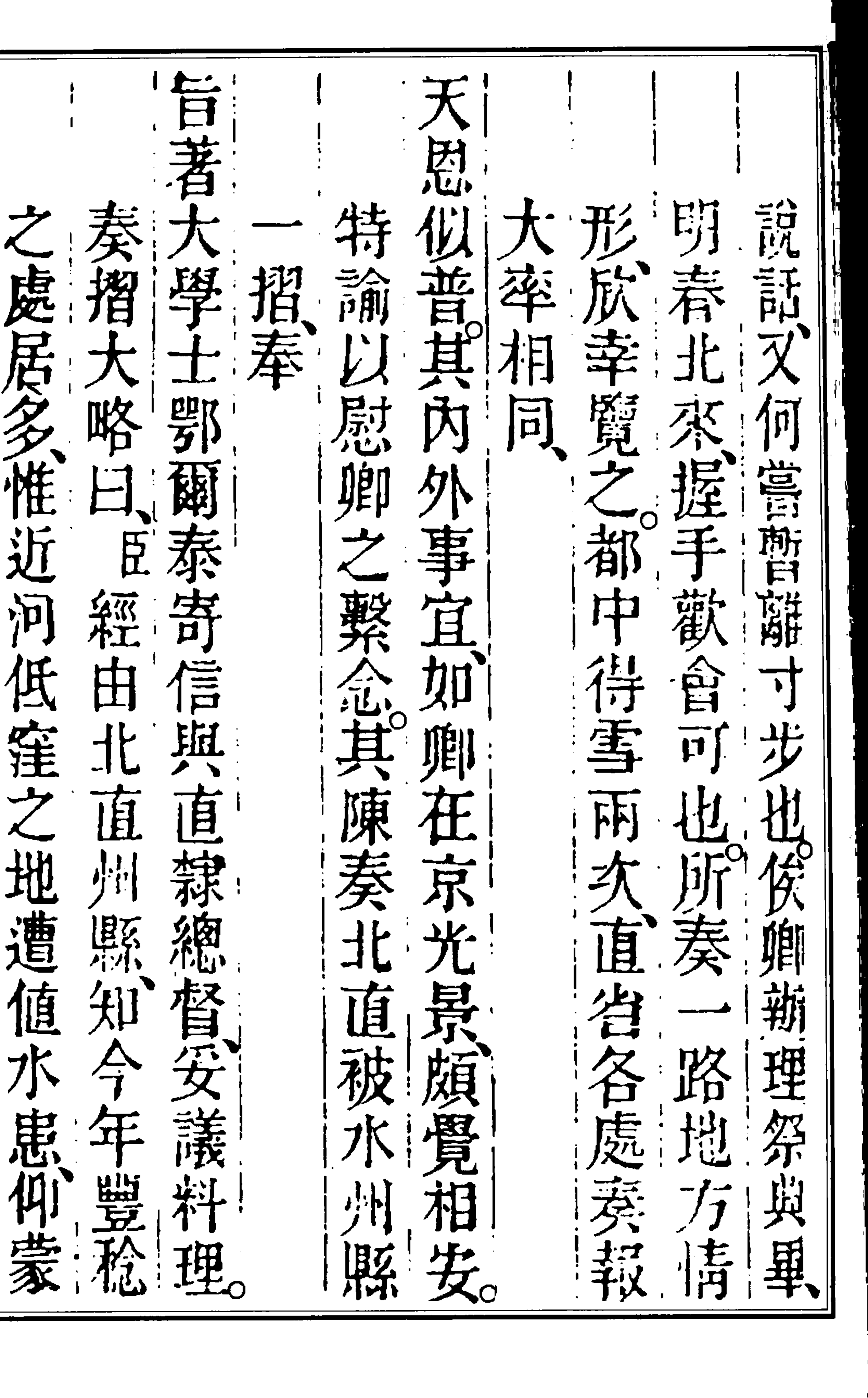
又

諭內務府總管製安車一輛、選良騎四匹以
賜。至
錫賚便蕃、如
御用冠帶、珍裘、文綺、豐貂、人參、玻璨、磁器、古玩、雜
佩之屬、不可臚紀。起程日期、
命內廷精於選擇者、選得十三日午時上吉。先期
一日
陛辭、
上手賜玉如意一柄、
諭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復

命中使賚酒肴果餌四筵至私寓、傳
旨酌以金罍。曰、大學士明日起行、特頒酒筵餞送。
廷玉遵
旨、於十三日午時由　京啟程、姪鈞、表姪吴若山
同回。遂次行二十七日、於十一月初十日抵
里、展拜　家廟、與骨肉子姪至戚輩相見甚
歡。蓋自辛卯年入　都、離家二十三年矣。十
二日清晨、詣雙溪拜　兩先人墓。十五日、三
弟歸自江寧。十六日、酹酒姚夫人殯所。十八
日、恭懸

御書扁額、對聯於　先公祠堂。二十日、奉　主入祠。十二月初八日、安徽巡撫徐諱本賫捧諭祭文至桐城縣、廷玉率合族人等恭迎於郊外。初九日、撫臣率文武官弁至先臣祠、舉行諭祭大典、禮儀鄭重、俎豆輝煌。更喜久雨初晴、天氣和霽、凡白叟黄童、紳衿士庶、以及四方之觀禮者、闐衢塞巷、駢肩累跡、莫不歡忻歎羨、以爲聖天子之加恩禮於世家大臣者、如此其隆也。初十日、撫臣至姚端恪公祠行

諭祭禮。先是廷玉抵家之次日、即具摺恭謝
聖恩、又一摺陳奏北直近河州縣被水情形。至是
　賫摺人回、蒙
賜天厨食物果餌橘柚共十餘種。其謝
恩奏摺蒙
御批曰、覽卿奏謝、知卿一路如意抵家、深慰朕念。
　吉人
天佑、理所必然。朕即位十一年來、在廷近内大臣
　一日不曾相離者、惟卿一人。義固君臣、情同
　契友。今相隔月餘、未免每每思念。然於本分


說話、又何嘗暫離寸步也。俟卿辦理祭典畢、明春北來、握手歡會可也。所奏一路地方情形、欣幸覽之。都中得雪兩次、直省各處奏報大率相同、

天恩似普。其內外事宜、如卿在京光景、頗覺相安。特諭以慰卿之繫念。其陳奏北直被水州縣一摺、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寄信與直隸總督、妥議料理。奏摺大略曰、臣經由北直州縣、知今年豐稔之處居多、惟近河低窪之地遭值水患、仰蒙

天恩賑濟、窮黎得以存養、黃童白叟、無不感頌
皇仁。但被水地方輕重不同、其中有偏重之處、積
潦未消、難以佈種二麥。竊料明歲二三月間、
青黃不接、民食自倍覺艱難。倘蒙
聖恩敕令督臣詳確查明、仍照從前江南、山東等
處之例、於明春加賑一月、或四十日。再
敕督臣、河臣查該地方若有應修之工程、酌議舉
行、俾窮民得以傭工餬口、更屬
聖恩浩蕩之鴻施矣。廷玉此奏既蒙
頒發、故附錄於此。十二月半後、率子弟徧至　諸

祖塋祭埽。二十八日、六弟廷瑑、姚壻孔鈵遣

家人馳回賫捧

御書福字並

御書對聯及寶勝、繡囊、珍味鮮果十數種、傳

旨曰、此賜大學士過節者、務於節前賫送到家。廷

玉九叩祗領。又奉

硃批

諭旨曰、擇得正月二十日丁酉黄道上上大吉之

辰、宜用午時、卿可於此日起身。路上不可貪

程、從容而來可也。又因户部題銷錯誤一案、

廷玉例應罰俸、疏入、欽奉

恩旨、大學士張廷玉日在內廷、所辦事件甚多、此等部內細事、何暇料理、不必罰俸。廷玉隨具

摺謝

恩、欽奉

硃批曰、此情理之所應然者、何謝之有、復何愧悚之有。又因纂修

大清會典告成、蒙

恩議敍加二級。

十二年甲寅、六十三歲。

是歲正月二十日午時遵
旨起程赴　都。路經江北山東、北直郡縣、見地方
盈靜、百姓安居、雨雪應時、麥田廣種。城郭村
莊之父老子弟、皆遮道歡迎。口稱、數年以來、
感戴
聖主綱祖賜復捍患恤災之大恩、莫由上達、祈求
轉奏。羣情懇切、異口同聲、實出忱悃、益徵
皇上教養之渥澤感人深厚如此也。遂乞賫賀
元旦奏摺家人從　京師回恭捧
硃批曰、新春同禧、南北一如。元旦立春時、都中蒙

天恩，賜盈尺之瑞雪，實罕遇者，特諭卿喜之。廷玉
登程後，内大臣等遵
旨，屢傳在　京家人，詢問一路程期。二月十六日，
駐宿蘆溝橋，
特遣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前來傳
旨慰勞，並
命膳宰賚天廚肴饌果品酒醴以
賜。次日清晨抵　京，詣
宫門請
安謝

恩、即蒙
召見、並令子若靄、姪若宣隨入。
天顏溫霽、慰諭纏緜、兼
訓若靄、若宣以行己服官之要。是日、又
遣膳宰賚捧酒筵果品餅餌
頒賜於邸寓。是行也、
皇上之加恩於臣者、皆古今未有之殊遇。清夜自
思、感激慚悚、莫可名狀。一日
上諭曰、有江南僧人奏云、桐城投子山舊爲大同
禪師祖庭、香火極盛。明嘉靖時、有豪紳盛姓

者圖謀風水、遂奏毀古刹而占爲塋地、至今邑人爲之不平。盛姓子孫亦自此零落。朕已令莊親王、內大臣海望傳諭安徽巡撫王紘、織造高斌、飭令盛姓遷移墳墓、重建祖庭於舊址、以續大同禪師香火、並慰同人之心。廷玉奏曰、投子山離城三里許、在縣治之北、爲桐城之北障。此地建叢林、有礙於桐城風水、城居之人皆爲不富。自明嘉靖間毀寺以後、邑人始得安居。明末流寇屢至、閤城固守、不受殘害、人文亦自此始盛。臣幼年得之見

問、而考之傳志、無不符合者。近日桐人之受
國恩、登仕籍者、甲於天下、益信風水之說爲不爽。
且自今觀之、天生投子山、實專爲桐城之屏
障、並非祠廟墳塋之吉壤。若風水果佳、則既
建之叢林、不應復毀、而建塋之盛姓、其子孫
亦不應衰微若此也。
上曰、汝言甚爲明晰。近日桐城人文之盛、實海内
所少。況汝父子相繼爲國家賢宰輔、即求之
史冊中、亦所罕見、非風水極佳不至此。若重
建投子祖庭、微有礙於縣治、朕豈忍爲之。但

僧家既以毀寺爲悵恨，倘他日有議復叢林於舊址者，豈不仍爲桐城之後患。不若此時另擇善地於桐城風水有益而無妨礙者，建立叢林，以復興大同禪師之祖庭，斯爲盡善。汝可同内大臣海望，將前旨撤回，傳諭王紘、高斌，令其遵照此旨辦理。廷玉祗承恩命，感激欽忭，免冠叩首曰，桐邑萬萬人荷聖主丕冒之德於無疆矣。四月間，四姪若震奉特旨補授浙江布政使。廷玉入見，叩謝天恩。

上諭曰此子一派天良其才具亦好汝可時時寄信教導之朕望其大有成就也。五月初五日

上御勤政殿辦事畢

召見滿漢文武大臣諄切

訓飭後復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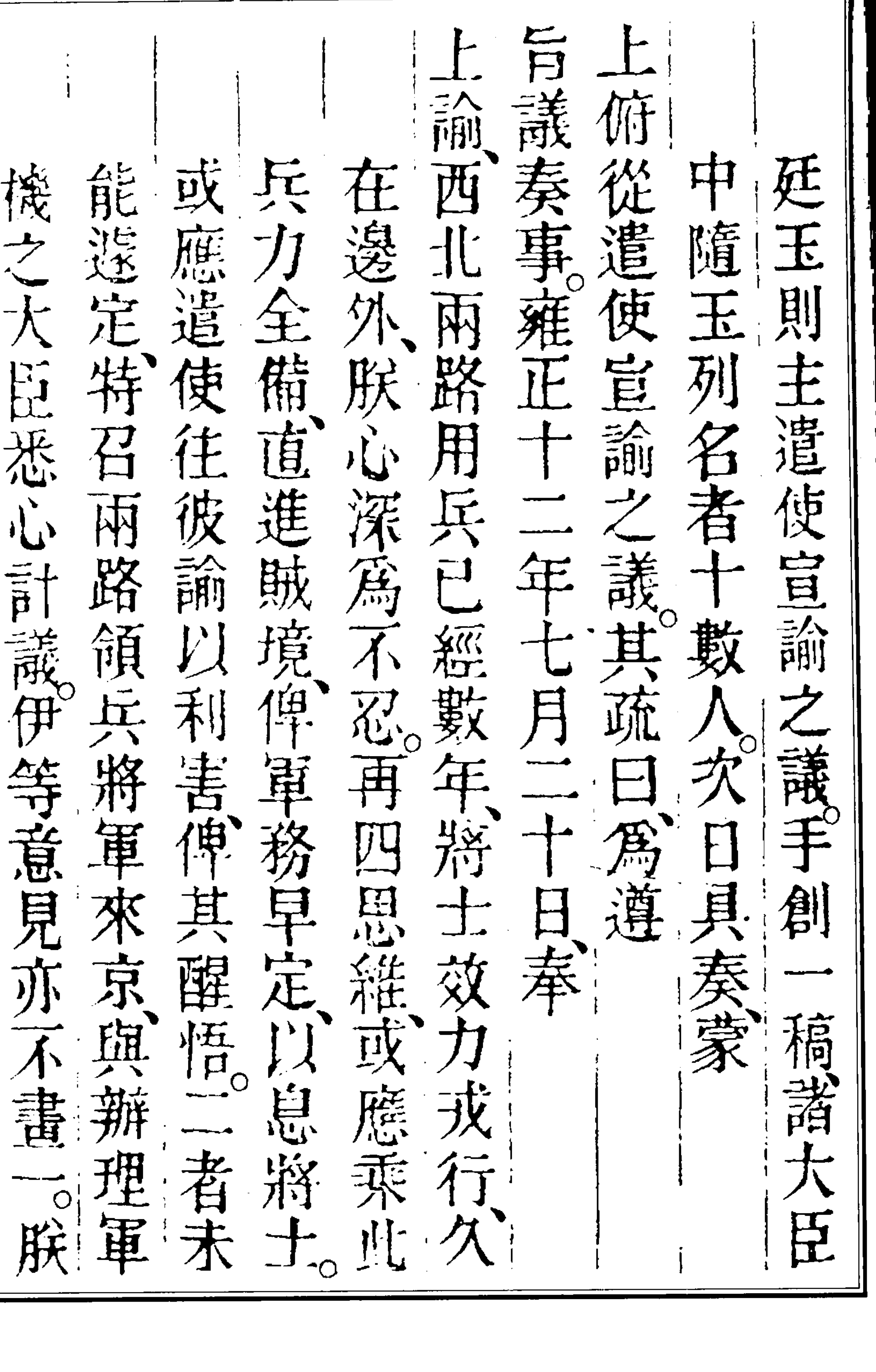
諭曰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實我朝之賢大臣。朕見伊兩家後起人材蔚然可觀是以屢加擢用有甫經數年而卽至大員者。朕之用舍一秉至公必視其人可用而後用之初不因兩大學士之親屬而曲爲加恩。彼夫識見卑鄙

之人，未必不私心竊疑，而謂朕之暱其所好，不知朕欲厚待兩大學士，何必在於登進其子弟，而兩大學士每見朕擢用伊之子弟，則必恐懼退讓，有欲辭之不能者，又豈以子弟之歷遷爲光寵乎。如伊兩家子弟才具平庸，未克勝任，而朕必欲逾量擢用，是非所以愛之，而實以害之，豈朕所以待兩大學士者耶。然朕之樂於用伊兩家子弟者，亦自有朕之意在。一以兩家之先人培植深遠，方獲生此賢哲，爲國家之股肱心膂，而積厚者流光，諒

不僅鍾秀於兩大學士之一身而已。以兩家子弟素聞家教，與衆不同，必不至負國恩而忘家訓。一以兩大學士如此忠誠，雖天下之人尚思教育成就之，其所以訓勉於一門之内者，必更加肫篤，可以代朕之提撕訓導，令其有成。爲此三者，擇人而用，隨材器使，朕雖有意，實無意也。萬一兩家子弟不率父兄之教，有忝職守，朕自重加譴責，豈肯曲宥姑容，以弛國法。即如鄂爾奇，獨非大學士鄂爾泰之胞弟乎。今日爾等滿漢大臣齊集於此，

若子弟中果有卓越之才、可即於朕前舉出、候朕明試而登用之、慎毋妄度朕之獨厚於兩大學士、而致疑夫兩家子弟以僥倖而取榮、則人心既正而識見亦廣矣。六月　日、第五子若瀹殤。七月間、

上以西北兩路用兵于準噶爾業已數年、將士勞苦、此時或應乘我兵力、直進賊境、以結軍務。或應遣使往彼、諭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將軍來京、與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會議。是時　主用兵之策者居多、



廷玉則主遣使宣諭之議。手創一稿，諸大臣
中隨玉列名者十數人。次日具奏，蒙
上俯從遣使宣諭之議。其疏曰，爲遵
旨議奏事。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西北兩路用兵已經數年，將士效力戎行，久
在邊外，朕心深爲不忍。再四思維，或應乘此
兵力全備，直進賊境，俾軍務早定，以息將士。
或應遣使往彼，諭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
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
機之大臣悉心計議。伊等意見亦不畫一。朕

缺页

聖意待其悔過來歸。而我
皇上繼志述事、仰體
聖祖仁皇帝天地爲懷、包涵萬類之
聖心、於伊使根敦來時、開誠布公、面加
恩諭。隨將大兵撤回、釋其疑貳。又遣使前往議立
邊界、永息紛爭。而賊人巧詐支吾、惟事遷延
朦混。及噶爾丹策凌繼其部落、我
皇上知其狂肆兇頑、甚於乃父、恐伊孟浪輕舉、騷
擾蒙古、是以仍於邊地駐兵、以爲防範。而兩
路大將軍屢請進兵、俱

特頒諭旨令其停止更可仰見我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原不欲毁其巢穴滅其醜類收其
地土洵爲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準噶爾果然
悔悟求和卽可寬其罪惡矣從前賊人鼠竊
狗偷偶爾得利者非賊人之得計乃我領兵
將軍違背
聖訓失機之所致賊人自額爾得尼昭大敗以後
固已勢窮力竭漏網餘孽苟延殘喘潛匿不
出聞風遠遁本年春間我北路襲擊直越額

爾溪斯賊夷驚惶，不敢迎戰，遊牧俱各遠徙，人人震恐。節據陸續投降被獲之人，皆稱準噶爾之人生計疲憊，牲畜傷斃，人人怨恨，不得休息，衆心離散。是準噶爾於額爾得尼昭大敗之後，固已窮蹙難支矣。第噶爾丹策凌當此敗逃窮蹙之時，而猶强自支撑者，蓋由罔識

聖心之寬大，自以負罪深重，不可復追。加以前年特壘回時，又揑造言詞，恐嚇其下，彼意必以中國遣發大兵駐劄邊界，定欲毁我巢穴，滅

我醜類收我土地、計惟有攢集屬下之人冒死抗拒、否則遠避潛藏、遷延歲月、因此迷而不悟、日益冥頑。今蒙我
皇上如天好生、俯念邊疆士卒久歷戎行、
特命臣等公同定議。臣等竊思噶爾丹策凌雖屬冥頑無知、然既具有人面、料亦具有人心。若蒙
欽命大臣前往、諭以
聖度之優容、
聖心之仁厚、

天恩浩蕩，總在愛養生靈，罷兵息民，先必安邊定界，明白剴切，曉以利害禍福之分，聽伊自取。覽其以往之愆，予以更新之路。噶爾丹策凌審度勢力實不能支，既蒙

聖主仁慈，遣使開導，自必豁然醒悟，誠心悔過，俯首求和。從此安我藩籬，寧人息事，即準噶爾人民亦得安居樂業，共慶生全，實於我

聖祖仁皇帝特賜包容之聖心，允爲符合，而我

皇上愛養羣黎，丕冒萬方之聖德，與天地同其廣大哉。若我

皇上如此施恩、而伊仍執迷不悟、則
天怒人怨、是伊自速危亡。彼時我軍再議征討之
計、更覺事易而功倍也。臣等愚見如此、是否
允協、伏乞
睿鑒施行。九月二十五日、辦理軍機大臣入見奏
事畢、
上各賜洋漆匣端硯一方。廷玉拜受訖、
上又取一硯
諭曰、將此賜汝子張若靄。廷玉復拜受。
上顧諸大臣曰、大學士之子張若靄器量好、朕甚

嘉之冬月、
上念廷玉年逾六旬、職掌繁多、恐精力不逮、冬令
嚴寒、凡
郊
廟大祭
上親詣行禮時、俱不必陪祭。十二月、奉
命充校對
三朝實錄總裁官。二十五日、
上御安寧宫召公侯大臣二十餘人入見、並
命內廷供奉之翰林隨入。

上親書福字以賜、第一幅

賜臣廷玉、以後諸臣依次受賞、若靄得最後一幅。

上大笑、謂若靄曰、今日乃寫福字第二日也、汝父

得第一幅、汝得最後一幅、無意中有此恰好

事、豈非吉祥之徵乎。

十三年乙卯、　六十四歲。

是歲正月初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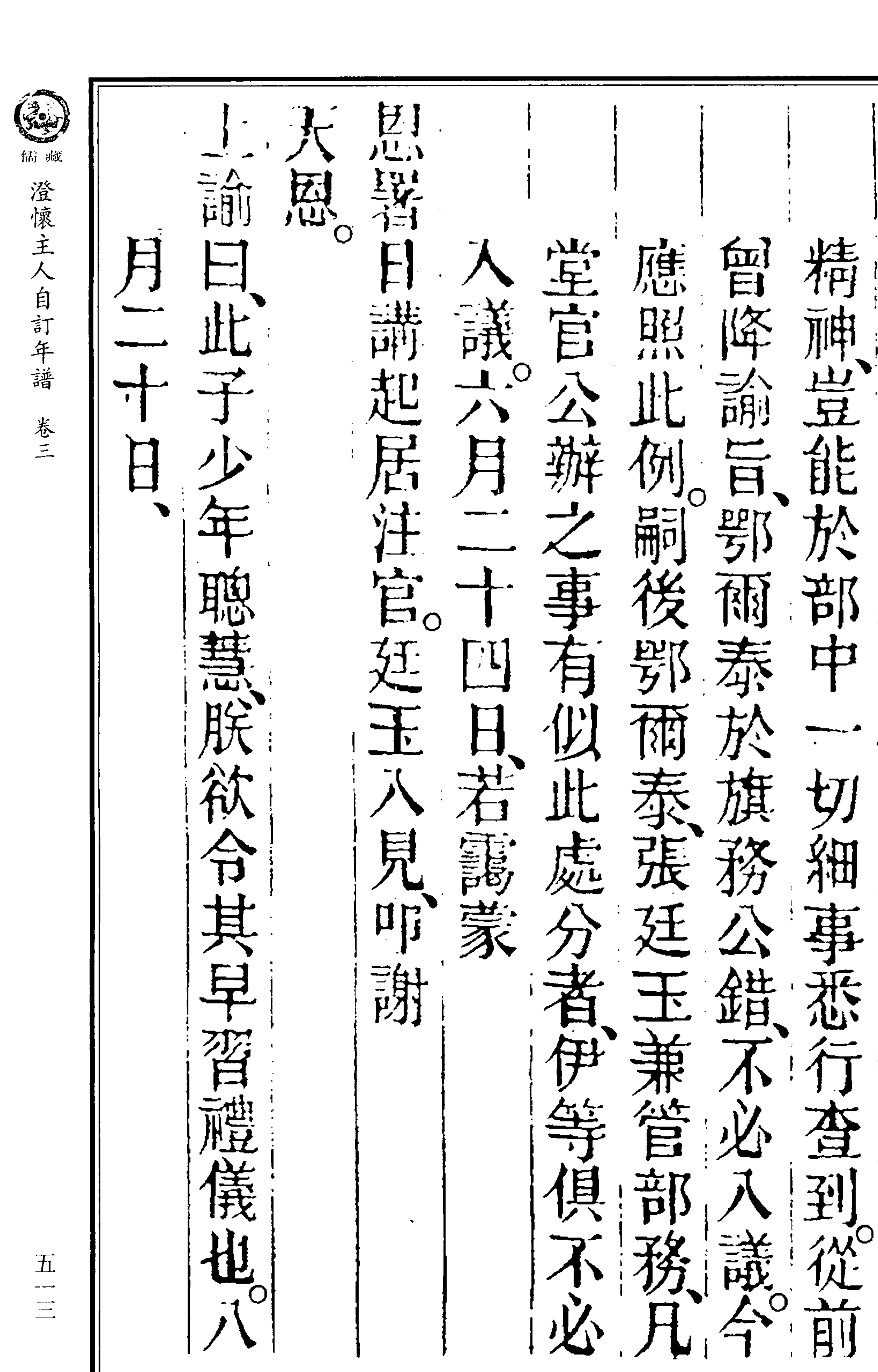
上以孟春時享親祭

太廟、廷玉以新正祀典之始、虔誠陪祭。五鼓趨往、

黎明排班

賀時、
上遣侍衛傳
旨、今日五鼓有風天氣寒冷、張大學士不必入班
行禮、可尋温煖處避之。大宗伯兼管太常卿
三泰遂遣官送廷玉坐於太常齋宿煖室中。
一時班聯欣聞
恩旨者、無不以爲
聖主垂念老臣篤厚至此、至私衷感激、更莫可狀。
是月二十六日、奉
命充皇淸文穎總裁官。三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閣臣擬票進呈、
御筆更改發出奉
旨、朕思敬寬平、練習政務、簡任綸扉、總領銓政、兼
掌司農、正資倚用。著照舊供職。都察院議吏
部堂司官誤將暫停銓選之州判孟炳引
見文選司郎中應罰俸一年、堂官應罰俸三箇月。
上曰、此案吏部堂官處分、俱著寬免。至於大學士
張廷玉、實無應處分之處、即寬免二字朕亦
不忍出諸口。伊與大學士鄂爾泰二人辦理



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之暇、以一身之精神、豈能於部中一切細事悉行查到。從前曾降諭旨、鄂爾泰於旗務公錯、不必入議。今應照此例。嗣後鄂爾泰、張廷玉兼管部務、凡堂官公辦之事有似此處分者、伊等俱不必入議。六月二十四日、若靄蒙

恩署日講起居注官。廷玉入見、叩謝

天恩。

上諭曰、此子少年聰慧、朕欲令其早習禮儀也。八月二十日、

聖躬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廷玉每日進見，未嘗
有間。二十二日漏將二鼓，方就寢，忽聞
宣召甚急，疾起整衣趨至
圓明園。內侍三四輩待於園之西南門，引至
寢宫，始知
上疾大漸，驚駭欲絶。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
泰，公豐盛額、納親，内大臣海望先後至，同到
御榻前請安，出候於階下。太醫進藥罔效，至二十
三日子時，
龍馭上賓矣。

今上哀號仆地，廷玉等五內迸裂，慟哭失聲。廷玉
與鄂爾泰告二王、諸大臣曰，
大行皇帝因傳位大事，親書密旨，曾示我二人，外
此無有知者。此旨收藏宮中，應急請出，以正
大統。王大臣曰然，因告總管太監。總管曰，
大行皇帝未曾諭及我輩，不知密旨之所在。廷玉
曰，
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
封，背後寫一封字者，即是此
旨。少頃，總管捧出

黄封一函、啟視之、則
硃筆親書傳位
今上之密旨也。王大臣同捧至
今上前、廷玉於燈下宣讀、
上伏地大慟良久。王大臣等叩頭敦勸再三、
上始載拜受
命。此
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雍正十年正月又
　密示鄂爾泰、廷玉兩人。比時
聖諭曰、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少頃、

上令內侍傳諭曰、遵
皇考遺旨、令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
玉輔政。廷玉等痛哭受
命、遵照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之例、敬備
黃輿、恭請
大行皇帝還宮。
上前導以行、廷臣隨侍左右。倉卒中得官廄駑馬
乘之、幾至蹶踣。
上於路哭不停聲、至隆宗門跪接、親扶
黃輿而入、安奉

大行皇帝於
乾清宫，至申時大斂。
上自夜徹晝，號哭不止。廷玉一晝夜水漿不入口，
至二鼓後，方退至養心殿造作處假寐一時
許，四鼓即起，五鼓入内，自後以爲常。八月二
十四日，奉
上諭，雍正八年六月内，欽奉
皇考諭旨，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録，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
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鉅。鄂爾泰

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爲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終始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欽此。朕欲將皇考此旨入於遺詔内頒發，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屢行固辭。朕惟知遵奉皇考聖訓，復再三降旨，而鄂爾泰、張廷玉懇切奏請稽古典禮。朕意以爲必應入於遺詔。鄂爾泰、張廷玉既以稽古典禮奏請，著總理

事務莊親王、果親王會同徐本、慶復、鄂善、魏
廷珍備查古典、詳議具奏。隨據莊親王等議
覆、內稱、伏查帝王升祔太廟、必有配享之臣、
所以表德酬勳、垂諸不朽也。我
大行皇帝統御寰區、勤求治理、深仁厚澤、萬國均
霑。至於優恤大臣、尤爲篤厚。凡有寸長足錄、
無不仰叨
恩獎、而至於公忠體國之臣、尤必錫之殊榮、隆以
曠典。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者、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是以特書

諭旨、密封內廷。臣等伏思、明太祖洪武二年、降旨以李善長等七人入太廟祀享。再查歷代遺詔、史不備載、而當洪武之時、即命李善長等七人從祀、自必倣傚前代之成規、理合謹遵諭旨繕入遺詔。臣等愚見如此、是否有當、伏候聖訓。八月二十五日、奉旨、王大臣等所議是、大學士不必固辭。廷玉等聞命之下、伏地嗚咽、不敢復行陳奏。越日、廷玉同二王、大學士鄂爾泰奏稱、臣等不敢當輔政之

名、請照前例稱總理事務。蒙
恩俞允。本日奉
旨、凡宫門一切陳奏事件、先告知總理事務王大
臣、再行進呈。九月初三日、
上卽位、陞太和殿、頒詔天下。廷玉蒙
覃恩得正一品封誥、曾祖、祖父俱贈少保、兼太子
太保保和殿大學士。父贈太傅、兼太子太傅、
文華殿大學士。長男若靄以頭等阿達哈哈
番署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封通議大
夫。生母吳氏、妻姚氏、並封淑人。第三子若淑

廕五品官。越日、以
先帝所遺珊瑚數珠、寶硯、眼鏡、法瑯鼻烟壺、荷包、
雜佩等件、於
梓宮前頒賜。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在
皇考時宣力多年。朕御位以來、總理事務、敬慎周
詳、夙夜匪懈。今
皇考梓宮已安奉雍和宮、辦理諸事俱屬妥貼、應
加恩以示酬庸之典。莊親王、果親王俱著永

遠賜與親王雙俸、鄂爾泰、張廷玉俱著賞給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朱軾著賞給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該部即遵諭行。廷玉等懇辭不獲。隨經吏部議稱大學士張廷玉於雍正八年蒙

大行皇帝特恩賞賜頭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准長子張若靄承襲。今蒙

皇上特旨、又賞頭等阿達哈哈番世職、應照例歸併、與伊子張若靄授爲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襲罔替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若靄竟叨一品勳爵之榮，賞延於世，合家

頂戴

天恩，踴躍懽忭、不知所報。九月十四日、

賜

大行皇帝御用冠一頂、四團龍烏雲豹褂一件、狐

裘蟒袍一件、天馬皮褂一件。十五日、奉

上諭、朕思

皇祖時年久大臣、如原任大學士張英、謹厚和平、

公忠奉職。原任侍郎勵杜訥、恪勤恭慎、練達

老成。原任尚書顧八代、人品端方、學問充裕。

昔侍
皇考讀書、朝夕講論、有裨
聖學。
皇考臨御時、特降
温綸、將張英加贈宫傅、勵杜訥追贈尚書、顧八代
加贈太傅、三人並入祀賢良祠。又侍衛海青
侍從
皇祖多年、勤勞極著、仰蒙
皇考聖恩、授爲一品。今朕即位之初、篤念前勞、追
思舊學、張英著加贈太傅、勵杜訥著加贈宫

傅、顧八代著加贈太師、海青著加贈宮保。其

作何加恩之處、該部察例議奏。隨經禮部議、

稱原任大學士張英已蒙

恩加贈太傅、應照例交與工部、按品級給與碑價、

令本家自行建碑、並於本家致祭一次、祭文

由翰林院撰擬等因具奏。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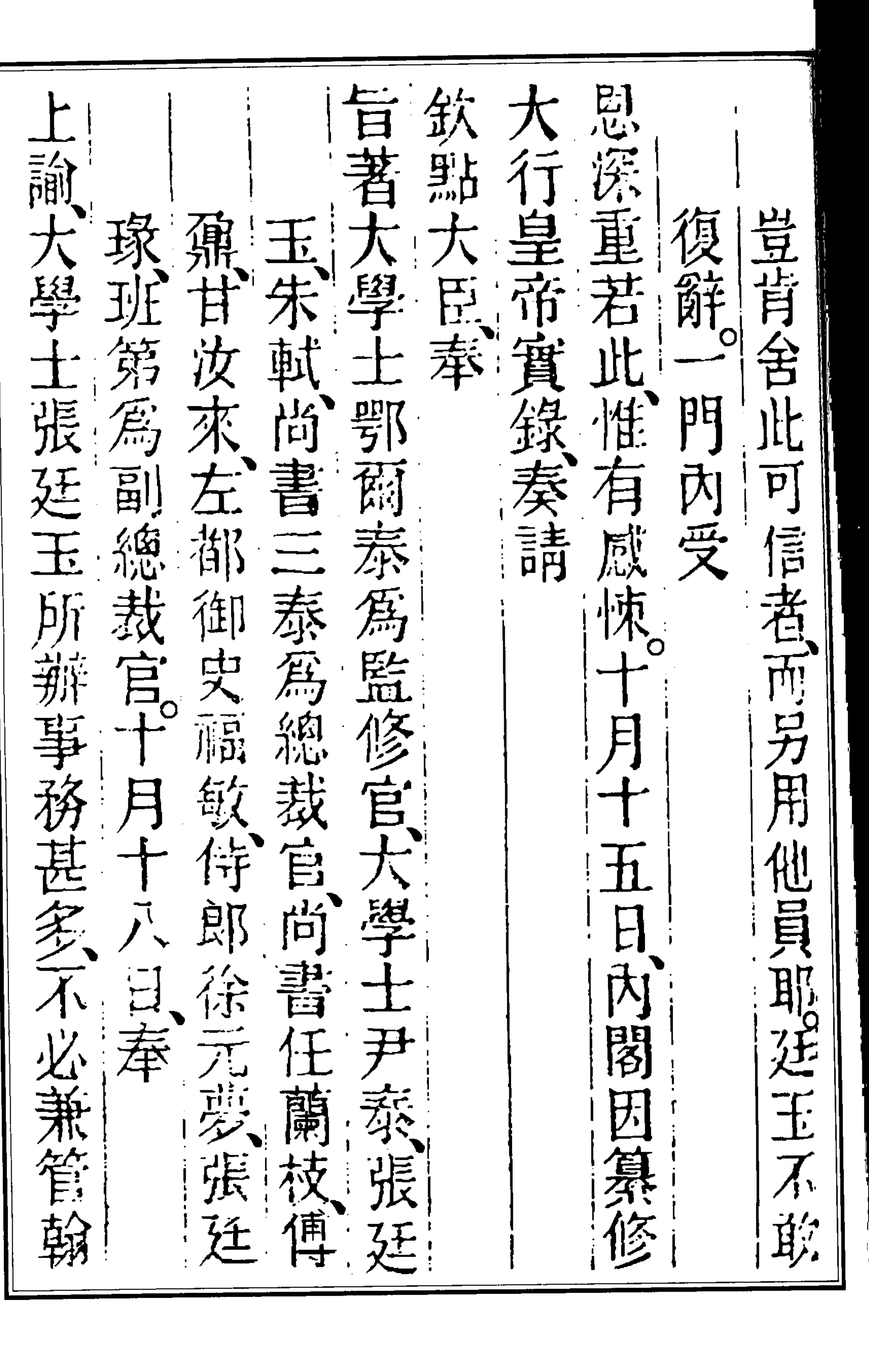
旨依議。九月二十日、若靄奉

旨入直南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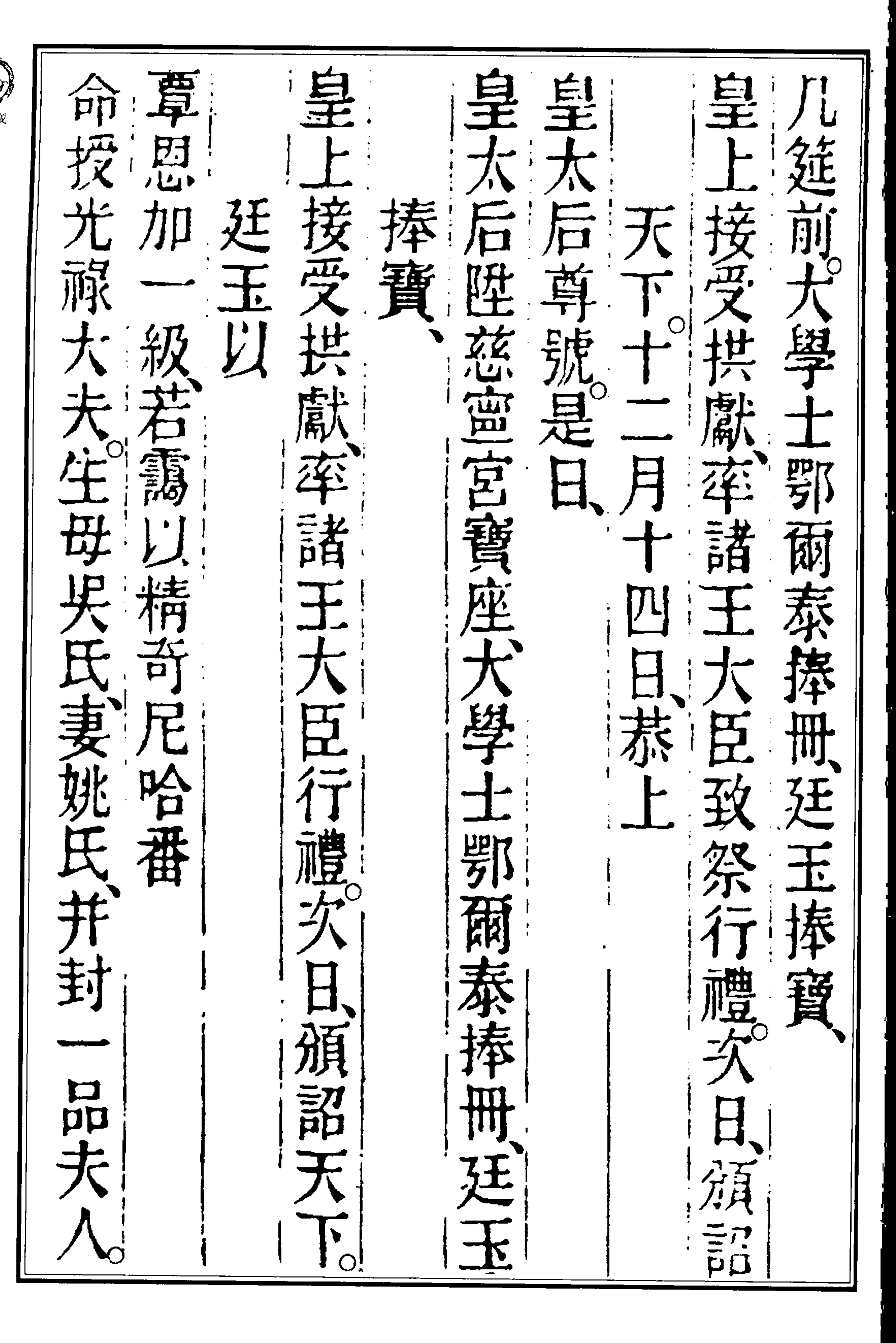
上念廷玉等内直時多、

命内務府總管於紫禁城内築室數楹、爲直宿之

所諭月告成。別有院落、軒窗靜潔、器具畢備。同拜賜者、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及廷玉四人。十二姪若渠中順天副榜、六姪若泌舉於鄉。十月初四日、六弟廷瑑奉旨補授工部右侍郎、仍兼管起居注事務。是月、更換各省學政、三弟廷璐奉旨仍留江蘇之任。廷玉以廷璐在任已六年、奏請另簡賢員。上面諭曰、江蘇學政緊要甲於天下、張廷璐久於此任、聲名甚好、已著有成效矣。朕即位之初、


豈肯舍此可信者而另用他員耶。廷玉不敢
復辭。一門內受
恩深重若此、惟有感悚。十月十五日、內閣因纂修
大行皇帝實錄、奏請
欽點大臣、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爲監修官、大學士尹泰、張廷
玉、朱軾、尚書三泰爲總裁官、尚書任蘭枝、傅
鼐、甘汝來、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張廷
瑑、班第爲副總裁官。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張廷玉所辦事務甚多、不必兼管翰

林院事。十一月初八日冬至、
上祀
天於圜丘、廷玉陪祭。十二日、恭上
大行皇帝
尊謚
廟號於
几筵前。大學士鄂爾泰捧冊、廷玉捧寶、
皇上接受拱獻、率諸王大臣致祭行禮。次日、頒詔
天下。二十一日、恭上
孝敬皇后尊謚於



几筵前。大學士鄂爾泰捧冊、廷玉捧寶、
皇上接受拱獻、卒諸王大臣致祭行禮。次日、頒詔
天下。十二月十四日、恭上
皇太后尊號。是日、
皇太后陞慈寧宫寶座、大學士鄂爾泰捧冊、廷玉
捧寶、
皇上接受拱獻、卒諸王大臣行禮。次日、頒詔天下。
廷玉以
覃恩加一級、若霨以精奇尼哈番
命授光禄大夫。生母吴氏、妻姚氏、并封一品夫人。

二十七日、廷玉同明史館總裁及纂修官恭進明史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録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奉

旨、明史纂修多年、稿本今得告竣。但卷帙繁多、恐其中尚有舛訛之處、著展半年之期、該總裁率同纂修各官再加校閲。有應改正者、卽行改正、交與武英殿刊刻、陸續進呈。其在事大臣官員生監等、著交部議敍。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四

六世孫紹文重校

乾隆元年丙辰、　六十五歲。

上以亮闇、元旦停止陞殿。清晨、

親詣雍和宮

梓宮前行禮、廷玉等隨往。午後、

駕回宮、

賜如意一柄。初七日上辛、

上祈穀於

上帝。先期、

諭鄂爾泰、張廷玉曰、昔年
皇考念卿二人年老事繁、寒天不令陪祭、可仍遵
前
旨行。十四日、奉
旨、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著爲總裁官、同平郡王
纂修
玉牒。舊例、
玉牒總裁以親王郡王爲之、此則異數也。本月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
侍郎徐元夢、邵基爲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

日開學。旋據欽天監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

清晨、

皇長子、　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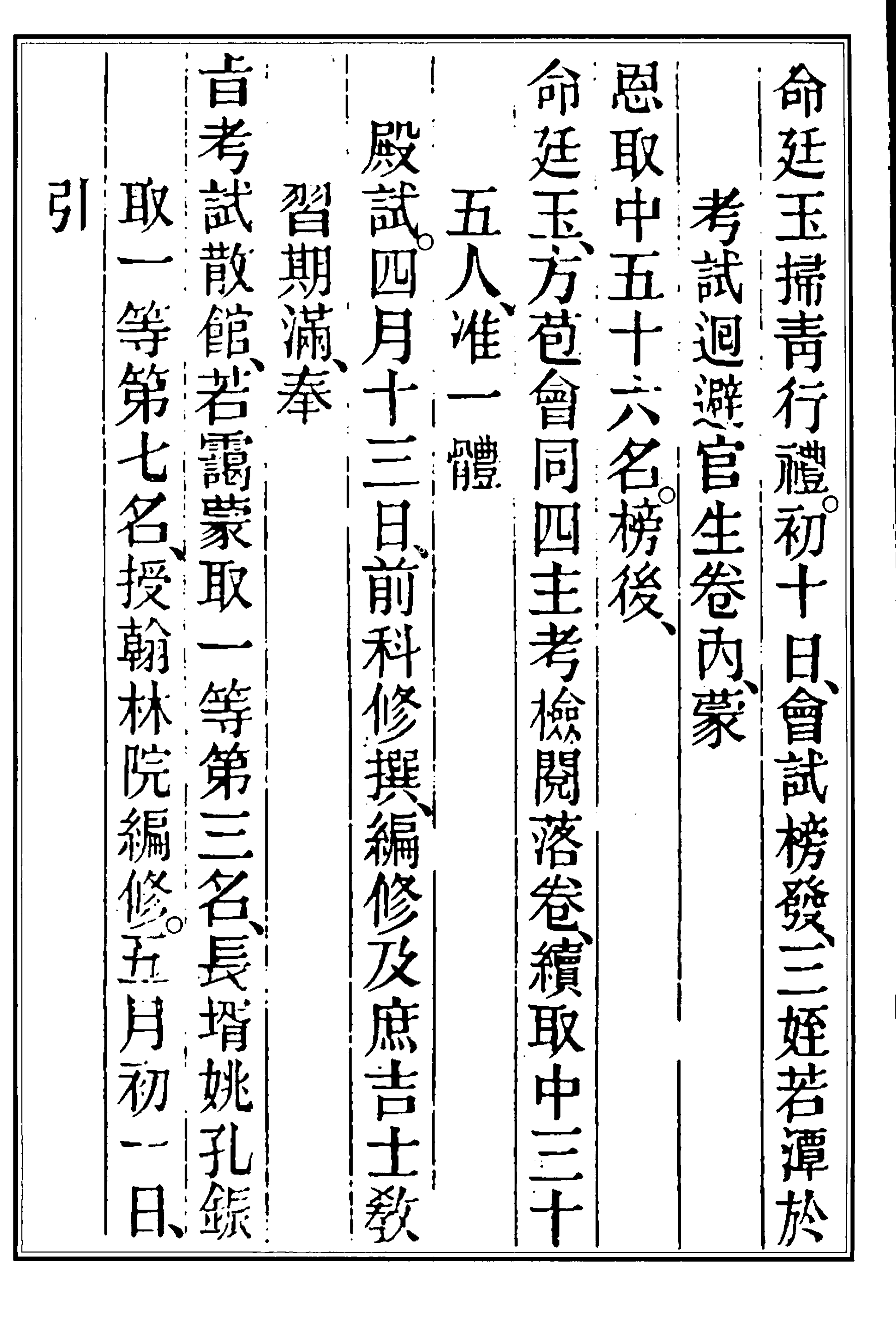
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廷玉等固辭、遂長揖。

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

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

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

上顧皇子曰、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違。二十五日、
上親往馬蘭峪謁
陵。奉
旨、著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尚書海
望、在京總理一切事務。二月初六日、六弟廷
瑑奉
命爲會試副考官。三月初六日、因加上
列祖列后尊謚、更换
太廟
奉先殿神牌、


命廷玉掃青行禮。初十日、會試榜發。二姪若澤於
考試迴避官生卷內、蒙
恩取中五十六名。榜後、
命廷玉、方苞會同四主考檢閱落卷、續取中三十
五人、准一體
殿試。四月十三日、前科修撰、編修及庶吉士教
習期滿、奉
旨考試散館、若靄蒙取一等第三名、長壻姚孔鋠
取一等第七名、授翰林院編修。五月初一日、
引

見新科進士於
養心殿、
上命廷玉總理其事。是日、三姪若潭蒙
恩選拔庶吉士。六月、若靄奉
旨實授日講起居注官。又御史條奏世職精奇尼
哈番等官、向來止有滿洲官名、未定漢文名
色、請
勅交八旗志書館總裁妥擬字樣、以垂永久。奉
旨俞允。旋據總裁等奏准、精奇尼哈番係古時子
爵、漢文應稱爲子。嗣後若靄官銜漢文寫三

等子。先公蒙
恩頒賜祭文一道、
御製碑文一道、謹具奏摺、爲恭謝
天恩並陳下悃事。臣父原任大學士臣張英、仰荷
聖主隆恩、晉階太傅、載
頒諭祭、
勅樹豐碑。本月初九日、翰林院頒示
諭祭文一道、
御製碑文一道。
綸音輝煥、宣之幽壤而增榮。

宸翰褒嘉、垂諸金石而不朽。被至渥極隆之
聖澤、重壤歡瞻。沐有加無已之
恩光、一門感涕。謹率 臣弟 臣張廷瑑、臣子 臣張若
靄、臣姪 臣張若潭、泥首
廷陛、恭謝
天恩。至
諭祭先臣典禮、擬於秋間在籍舉行。臣廷玉與 臣
弟張廷瑑俱供職京師、不能遠離官守。惟有
臣弟張廷璐現任江蘇學政、其按試之地與
臣鄉相去不過五六百里、仰懇

天恩、於本年八月鄉試後、賜假兩個月、就近回里舉行諭祭大典。其學政印務、照例暫交督臣署理。俟承祀既畢、即當呈回本任辦行考事。凡此殊恩異數、追揚其祖父、即光賁其子孫。欣承鳳篆龍章、申錫之几筵、更永傳之碑版。是先臣四十載報效天家之忱悃、經睿藻而常新。聖主億萬年鼓舞臣子之典章、勒桐岡而並壽。臣

等生世世、莫罄銘心鏤骨之誠。子子孫孫，永矢就日瞻雲之志矣。謹奏。奉旨、知道了、著照大學士張廷玉所請恭錄諭祭文。

皇帝諭祭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加贈太傅、謚文端張英之靈曰、翊贊昇平、睠良臣之宣力。褒崇耆舊、頒異數以酬庸。式隆展祀之儀、用示推恩之厚。爾張

英端謹居心、公忠奉直。純修素履、謙謙裕君子之風。雅尚清標、休休有大臣之度。綜生平之令德、講筵之啟沃惟勤。延身後之寵光、泉壤之榮施疊賁。朕紹膺大統、追念成勞。晉太傅之崇階、遣專官而告奠。特申優禮、聿稱褒章。於戲、緬舊德於

先朝、嘉謨勿替。沛新恩於翼①世、茂典丕昭。爾靈有知、尚其歆享。

御製碑文。

恭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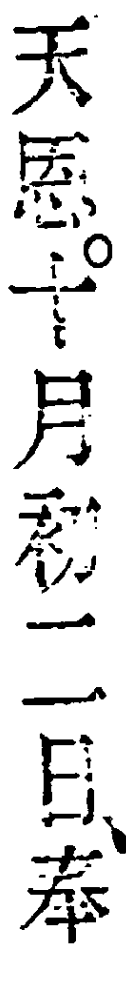
先烈、聿恩②左右宣力之勞。睠念前徽、肅懋夙夜靖共之誼。曠典特頒於奕世、殊恩載賁於重泉。式示褒嘉用彰優禮。爾張英秉性和平、宅心忠厚。文章爾雅、恒領袖於清班。品行端醇、久趨承於紫禁。入直三十載、純勤懋著於初終。服官四十年、雅望從容於進退。

聖祖之加恩既篤、

先皇之眷注尤深。酬啟沃之勳、宮銜晉錫。秩賢良之祀、祠宇加隆。屢被恩施、倍蒙寵沃。朕紹承基緒、緬想儀型。懷舊德以維殷、考彝章而從

厚。進階太傅、肅展芳筵。於戲、琬琰流輝、疊沛
三朝之雨露。絲綸煥彩、丕昭百禩之榮光。尚垂芘
乎後昆、俾永延夫世澤。七月初九日、奉
旨、纂修三禮、着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爲總
裁、楊名時、徐元夢、方苞、王蘭生爲副總裁。九
月、南闈榜發、七姪若靄、九姪若霭、十姪若需、
堂姪若本、俱獲中式。姪孫曾敳中副榜。極一
門之盛、向所罕見。追思先澤、頂戴
國恩、不勝感慶。是月、
命廷玉同大學士鄂爾泰、吏部侍郎邵基閱看博

學鴻詞卷，取一等劉綸等五人，二等楊度汪等十人。奉
旨，分別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以纂修明史。告成，蒙
恩議叙，加二級。十月，三弟廷璐信至，知里門於九月二十日舉行
諭祭先公大典，廬鳳道范諱璨率領屬員肅將祀事，典禮輝煌，儀文隆備。是日天氣晴明，人心歡悦。廷玉遂率六弟廷瑑、三姪若潭、長男若靄具奏，恭謝



天恩。十月初二日、奉

旨、邵基著補授蘇州巡撫其翰林院掌院事務等、

著大學士張廷玉兼管。越日、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是月十一日、

皇上親送

世宗憲皇帝梓宮奉移

山陵、留廷玉在京辦事、宿紫禁城內十日。十月二

十五日、和碩莊親王等與廷玉奏辭總理事

務。略曰、爲敬陳下悃、恭請

聖鑒事。竊臣等荷蒙

世宗憲皇帝高厚深恩、同於覆載。恭遇我
皇上紹登大寶、思慕方殷、欽奉
恩旨、令臣允祿、臣允禮、臣鄂爾泰、臣張廷玉總理
事務、並令臣福彭、臣訥親、臣海望、臣徐本協
辦總理事務。受
命之下、深切悚惶。維時伏念
世宗憲皇帝龍馭上賓、而我
皇上悲哀迫切、未便即以下情陳奏懇辭。一年以
來、一切事件、俱蒙
皇上訓誨指示、祗遵查辦、幸免隕越。今

世宗憲皇帝梓宮已經奉移
山陵、考諸典禮、
皇上正當御門聽政之日、而我
皇上欽明廣運、宵旰勤求、舉凡用人敷治、悉以
聖祖、
世宗之心爲心、以
聖祖、
世宗之政爲政、固已時措咸宜、中外悅服。臣等雖
隨事竭誠、黽勉查辦、然識見短淺、實不能襄
贊萬一。

皇上務宵旰勤求之政、而臣等受總理事務之名、則於義既屬未協、而於心尤切難安。伏乞皇上俯鑒愚悃、矜賜成全、准解總理事務之任、俾臣等各循職守、庶臣心得以少安、而遵奉聖恩指訓、亦易以勉副矣。爲此謹奏請旨。本日、奉上諭、今日王大臣奏辭總理事務。朕臨御以來、已經一載、敬念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凡敬

天勤民之大端，不敢稍有怠忽，一切政務，幸無大過。但庶務繁多，朕豈能事事熟悉，正賴賢王、大臣共相贊助，以成郅治。況皇考當日登極年已四十有五，在藩邸日久，國是民情無不洞晰，尚簡用總理事務王大臣，怡親王等協辦三年，然後報罷。朕之才識遠不逮皇考之萬一，王大臣正當竭力抒誠，仰佐朕躬，何可遽辭總理事務。若辭奏之心出於至誠，又不若公忠體國，和衷辦事。凡朕政事有失，即

爲規諫、思慮未到、代爲籌畫、以克盡股肱心膂之任、較之辭解總理、不更善乎。著照常辦理、不必再辭。十一月十一日、廷玉蒙

恩賜御書台衮元臣四字扁額、拜受之下、愧悚靡甯。十二月除夕前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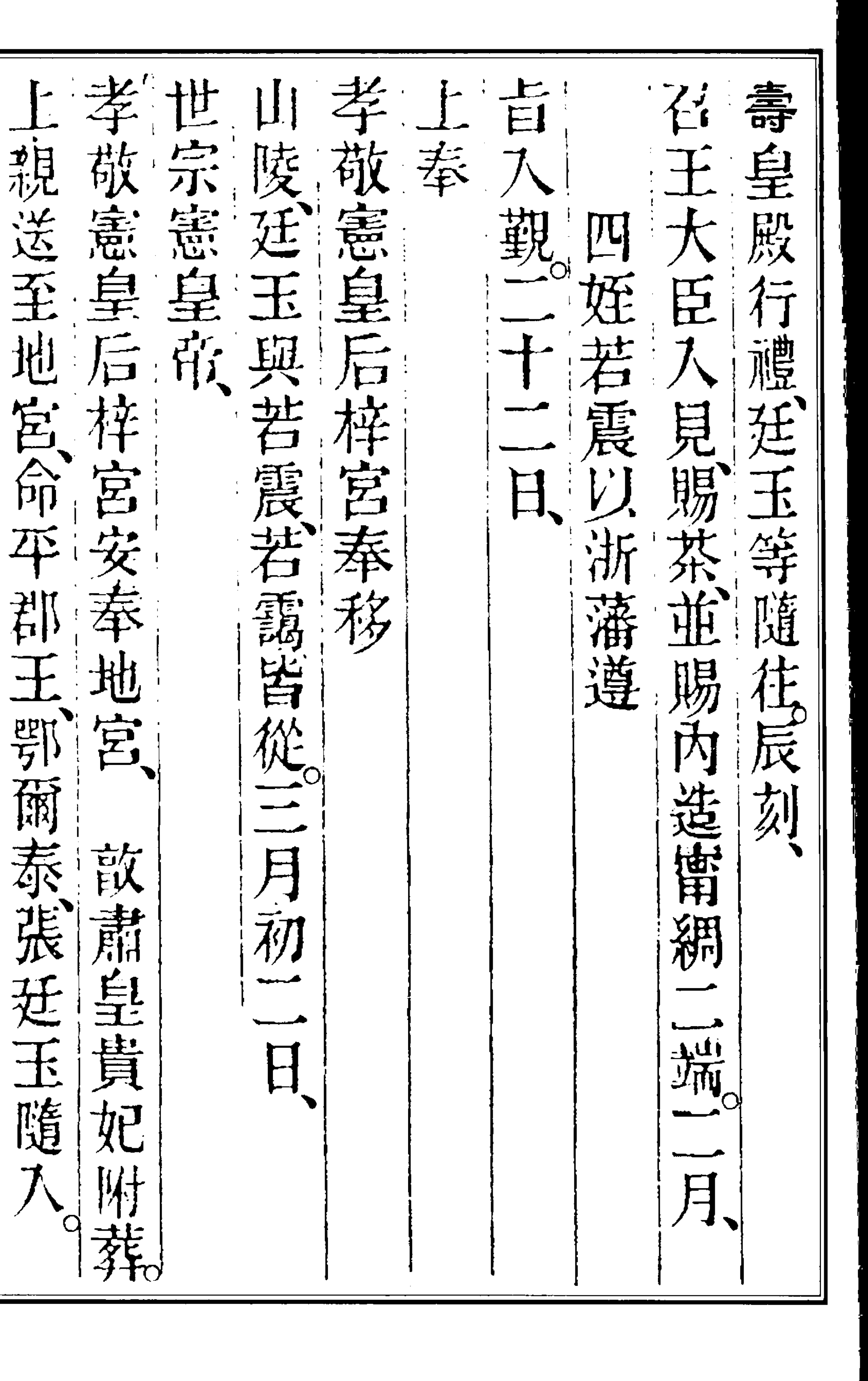
賜御書福字春聯及

御製喜雪詩墨刻。

二年丁巳、　六十六歲。

上以亮闇、元旦停止陞殿。清晨、

親詣



壽皇殿行禮、廷玉等隨往。辰刻、

召王大臣入見、賜茶、並賜內造帽緯二端。二月、

四姪若震以浙藩遵

旨入覲。二十二日、

上奉

孝敬憲皇后梓宮奉移

山陵、廷玉與若震、若靄皆從。三月初二日、

世宗憲皇帝、

孝敬憲皇后梓宮安奉地宮、　敦肅皇貴妃附葬。

上親送至地宮、命平郡王、鄂爾泰、張廷玉隨入。

上攀戀呼號、叩首無算、廷玉等伏地痛哭、固請數十次、

上始出、盥洗更衣、於

隆恩殿點主。先期降

旨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恭點

世神憲皇帝神主、協辦大學士事三泰、禮部尚書任蘭枝恭點

孝敬憲皇后神主。並降

諭旨、諭點主大臣鄂爾泰、張廷玉、三泰、任蘭枝、點主大禮攸關、必取其人品望素優、老成端慤

者、俾之敬謹將事、方克稱尊奉之隆儀。卿等皆國家大臣、夙荷

皇考恩遇、倚任有年、名望素重、故藉卿等襄此鉅典。其體朕哀慕悃忱、齊莊儼恪、靜慮凝神、以對越

皇考在天之靈、庶得仰邀

皇考歆鑒、朕有厚望焉。特諭。初二日　時、點主禮成、

上恭奉

神牌回京、於初五日奉安

太廟。初六日、禮部奏請
欽點恩科會試等官。奉
旨、張廷玉、福敏著爲正考官、索柱、姚三辰著爲副
考官。廷玉等卽于本日拜
命入闈、與同事諸臣共相戒勉、悉心校閱、務拔眞
才、以襄盛典。是科多士雲集
輦下者較曩時爲盛。上科應試者四千五百數十
人、今則增至五千四百餘人。鎖闈一月有餘、
遵
旨取中三百十七名。四月初九日放榜、赴

乾清門請
安蒙
恩召見問闈中事、廷玉等一一奏對。十姪若需於
迴避卷內、蒙
恩中式、廷玉奏謝
天恩。越數日、
上面諭曰、科塲榜後、外間毫無異詞、良可喜也。二
十二日、長壻姚孔鋠請假、偕大女南歸、祝北
堂八十壽。三壻孫循編偕三女還里、經紀家
務。五月初七日、

御試翰林、詹事官員九十人於
乾清宮。清晨引　見、
上親出三題。首題、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次題、藏珠
于淵賦、以藏珠于淵南華妙藴爲韻。三題、賦
得薰風自南來七言排律十二韻、限來字韻。
本日交卷、
上親自覽閲、定其甲乙、取一等三人、二等十八人、三
等二十人、餘俱四等。若靄蒙
恩取二等第六、比卽降
旨陞授翰林院侍講。廷玉進見謝

恩、
上諭曰、若靄詩賦頗佳、朕是以特置優等。爾等大
臣子弟能黽勉嚮學、無膏粱怠惰之習、乃朕
所深嘉者、向後勉之。一月之內若潭以庶吉
士散館引　見奉、
旨授爲檢討。若需以新進士引　見蒙、
欽點庶吉士。一門長幼登清華之上選、荷遷擢之
殊榮、正不知如何仰報於萬一。六月、內閣奏請考
試各省薦舉續到之博學鴻詞二十四人、奉
旨著張廷玉、孫嘉淦閱卷。隨於史館校閱、取萬松

齡爲一等，朱荃、洪世澤、張漢三人爲二等。將

原卷進呈。奉

旨，萬松齡著授爲翰林院檢討，張漢著授爲翰林院編修，朱荃、洪世澤著授爲翰林院庶吉士。

十一月，

上以二十七月服制期滿，於十五日親詣

泰陵告祭釋服。奉

旨，著平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留京辦事。若

靄以起居注官

欽點隨駕。二十二日，

回鑾。二十七日、莊親王同廷玉等合詞奏辭總理
事務。奉
上諭、莊親王等奏辭總理事務。朕思
皇考御極之初命王大臣等總理事務、至二十七
月釋服之後、准其解辭者、蓋
皇考春秋已逾四旬、且至聖至明、於天下政務及
一切情事無不周知洞悉。在朕今日、豈敢與
皇考比擬。正賴王大臣等輔弼贊襄、期臻上理、何
得援例懇辭。但覽王大臣等所奏、情辭懇切、
請各歸本職辦公、仍是靖其佐理之忱悃、朕

只得勉從所請。此二十七月之內，王大臣等
匡贊朕躬，一切典禮，敬愼周備。凡所交政務
莫不悉心辦理，甚屬勤勞。總理事務莊親王、
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著交宗人府、
吏部，從優議敘。協辦總理事務平郡王、大學
士徐本、公訥親、尚書海望，亦著議敘。欽此。廷
玉等免冠叩首，懇辭議敘，不蒙
俞允。二十八日，奉
上諭：昨莊親王等奏辭總理事務，情辭懇切，朕勉
從所請。但目前西北兩路軍務尚未全竣，且

朕日理萬幾，亦間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須就近承辦。皇考當日原派有辦理軍機大臣，今仍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訥親、尚書海望、侍郎納延泰、班第辦理。欽此。二十九日，與鄂大學士同進見，奏辭兼管部務。奉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奏辭總理兵部事務，大學士張廷玉奏辭兼管吏部、戶部事務，情詞懇切，至於再三。回憶數年來，亦屢有人陳奏大學士

不應兼管部務者，此乃就常例而論，不知國家委用大臣，隨時變通，祇期有裨政治，難以拘執成規，亦多有與例不符而出於不得已者，諸臣未能盡知也。

皇考當日命鄂爾泰、張廷玉兼理部務，迄今多年。朕御極以來，亦知兼攝爲難，二臣亦屢以爲請，而其中實有難於更易之情勢。蓋兵部尚書訥親，雖年力精壯，實心任事，而涖任未久，諸事尚未諳練。吏部職總銓衡，關係甚鉅，非謹慎練達者未易勝任。此二臣者，實爲朕心

之所倚賴、今乃辭解部務、將來之繼二臣辦理者、其事之妥協與否、朕尚未能預知、豈肯遽從所請。在二臣受國家厚恩、當視公事如己事、亦不當以任事簡少、易於盡職而恝視部務、往復瀆陳也。俟數年之後、朕酌量再降諭旨。大學士鄂爾泰仍著兼管兵部、大學士張廷玉兼管兩部、事務實多、難於兼顧、准其解退戶部、仍兼管吏部。其他兼管部務之大學士邁柱、徐本、不必兼管工部、刑部。欽此。十二月初四日、

册立
皇后、
册封
貴妃、嫻妃、純妃、嘉嬪。奉
旨、著鄂爾泰、張廷玉、三泰、徐本、任蘭枝爲正使、海
望、索柱、岱奇、春山、吴家騏爲副使、持節行禮。
十六日、吏部遵
旨議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總理事務三年、應
照雍正二年之例、各賞一騎都尉。蒙
恩俞允。二十日、廷玉具奏、臣長子張若靄已疊荷

皇恩身膺三等子世職、不敢再肯加增、請將此次

恩賞騎都尉世職給與次子張若澄承襲。蒙

恩遣內侍垂問曰、大學士鄂爾泰將所賞騎都尉歸併授為三等伯、何以大學士張廷玉不歸併授為三等伯。廷玉奏曰、鄂爾泰原有世職是一等子、今將騎都尉歸併、應為三等伯。廷玉原有世職是三等子、今若將騎都尉歸併、只應到一等子。隨奉

旨大學士張廷玉在內廷宣力多年、輔弼贊襄、勤勞茂著。朕之視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一切

恩眷均屬一體。今鄂爾泰因賞給騎都尉、已由一等子照例歸併授爲三等伯。張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從優授爲三等伯、仍著伊子張若靄承襲。欽此。廷玉聞

命之下、感激惶悚、萬不敢承。免冠叩首懇辭者數次、不蒙

恩允、兼傳諭曰、此事張廷玉應迴避、著鄂爾泰繕寫旨意頒發。鄂大學士因奏曰、張廷玉既授爲三等伯、則服色官銜應從伯爵。伊子原係子爵食俸、今奉

旨承襲三等伯、當食伯爵俸祿。奉
旨、知道了。伏念廷玉受
三朝聖主天高地厚、涓埃未報、今復
逾格隆施、錫以封爵、身沐躬圭之寵、世邀極品之
榮。人臣遭遇至此、罕有倫比。悚懼惶恐之心、
實非筆墨所能宣寫萬一也。是年七月內、故
鄉信至、知東門外石橋告成、里人以廷玉獨
力建造、呼爲良弼橋、蓋取
世宗憲皇帝賜額調梅良弼之義。玉深自抱愧。其
始末詳良弼橋記中。

附錄艮弼橋記

秋七月、里門書來、知東門石橋於六月訖功、行旅往來稱便、予心喜之。吾邑沿山溪爲城、城之東門爲七省孔道、而大溪當其衝。舊有石橋、傾毀近百年矣。自康熙戊申、邑令胡公建木橋以利涉。每山水大至、橋輒壞、凡樵蘇之出入城市、及驛使、宦遊、商賈之有事於江楚閩粵者、往往阻絶不得渡。予爲諸生時、見而心傷之、嘗願作石橋以利行人、顧工費浩緜、力有未逮。徒時時往來胸臆間。雍正十一

年、蒙
世宗憲皇帝念先太傅文端公舊學積勳、
命祀於京師之賢良祠。又
賜祭於本籍、
命廷玉歸里、躬襄祀典、復
賜萬金爲祠祀費、
恩隆禮重、無與爲比。祀事既畢、尚餘
賜金之半、因念所以廣
君恩、惠行旅而慰夙願者、莫若東門之橋矣。乃囑
弟姪外甥輩經理其事、並擇方外人之精修

菑行及僕之服勤嚮義者贊襄之。今閱來書云，從前之轎③所以易毁者，由篠身悉淤沙積礫，橛下不得深，每雨猛蛟起，輒隨波以逝。今則拙沙見土，深入地中丈許，悉以橛銜巨石奠其成。上建石磯六，磯壘石爲層，鑄鐵軸以鍵上下，石交處又爲鐵鋌以合之，並融樹汁米瀋，雜黄壤白堊以實其罅。橋身長十五丈，廣一丈五尺，左右周以石欄，東西建二亭以憩民之避風雨、施茗漿者。谿之兩涯壘巨石爲岸，高一丈，西長十有六丈，東長八丈，用與

水衡，兼以衛橋。經始於雍正乙卯年正月，落成於乾隆丁巳年六月，爲期三年，爲費六千三百。里人樂之，名橋曰良弼，蓋取世宗皇帝賜書調梅良弼之額，以爲予功。予念非聖主恩賜之便蕃，則費無所資。非先太傅之崇祀，則予無由經始。非親族子弟暨在工之人同心其力，則橋未易成，即成亦未必其堅緻若此。今既訖功，而獨歸美於予，予實赧焉。因記一時之好善樂施，鳩工庀材之人，以見茲橋之成，非予一人力也。其相度形勢，籌畫機

宜總司工費者，則吾弟廷珖、吾姪若潭、若霦、若泌、若霍、姪孫曾啟、外甥姚孔鐲也。指示匠作、勸課工程，三年如一日者，則僧昆山秀峰也。不避寒暑、奔走督察、俾各工踴躍趨事、克期告竣者，則吳興老僕詹大、吾家世僕方大之力居多。既成，而吾姪若震又立四石柱於上流，以殺水勢。吾姊姚太恭人及吾姪婦姚恭人其捐千金，沿溪築堤，以衛民居。是又好行其德而爲茲橋計久遠之美意也，爰詳爲之書。

三年戊午、　六十七歲。

是歲正月十六日、

賜大學士、尚書、侍郎、京卿及開坊以上並　內廷

翰林等、宴於

圓明園、各

賜

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鑑一部、蟒緞一端、貂皮二張。

廷玉、廷瑑、若靄與焉。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三

月十二日，次子若澄畢姻，請假三日以成吉禮。是月，京察屆期，廷玉遵例自陳，懇賜罷斥。閣臣擬票進呈，御筆更改發出。奉旨：「鄂爾泰誠恪和平，公忠敏練，簡任機務，兼總銓曹，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京師夏月雨澤愆期，奉命同大學士鄂爾泰、尚書訥親、海望及刑部堂官清理刑獄。六月初五日，甘霖普降。次日，特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入

圓明園泛舟遊覽，廷玉與長子若靄與焉。至蓬萊洲小憩，
賜茶果。
御製七律一章，親灑
宸翰，頃刻而成。命諸臣面賦，以誌一時勝賞。廷玉獻七言截句四首，
上嘉獎曰，到底是老手。若靄獻七言律一首，亦稱
旨。越日，
上以御書勒石，令學士梁詩正錄諸臣詩，附鐫於後，彙爲一册，誠藝林未有之盛事。而廷玉父

子同被
殊恩。其榮幸更何如乎。石刻既成。蒙
賜二帙。世世子孫當永寶之。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著平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
諸務。十月二十日。先賢有子升配十一哲。廷
玉奉
命祭告
先師孔子。是月二十九日。具奏懇辭兼攝吏部事。
蒙

恩召見慰留不久其奏曰謹奏爲敷陳下情仰冀
聖慈垂鑒事臣蒙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至優至渥求之史册罕有比倫縱殫竭駑駘未能仰酬萬一何敢畏難就逸自蹈推諉之愆惟是量力捫心實有萬不容已之下情不得不上陳於
君父之前者雍正六年冬月因吏部滿漢尚書俱無在任之人蒙

世宗皇帝命臣兼行署理。比時原有暫署一二年

之

旨，嗣後臣屢次懇辭，仍以堂官缺員，未蒙

俞允。且

諭，若有差誤，寬免處分。

恩旨纏綿，非臣下所能承受。臣每一跪誦，涕零如

雨。我

皇上新政之初，臣不敢遽以私情固請。上年冬月，

始敢瀝抒悃忱，乃蒙

溫諭慰留。臣恭聆之下，慚感無地。伏念臣自兼管

吏部以來、已十有一年、從來大臣兼攝別部、未有如臣之久者。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忘、食漸減少。夫以望七之衰年、而兼繁劇之鉅任、又不能時常入署、檢閱稽查、竊恐錯誤擔延、在所不免。在臣一身固無足惜、而公事所繫匪輕。言念及此、汗流浹背。現今滿漢尚書俱備、正愚臣可以言情之時。倘蒙

皇上聖慈、俯垂鑒照、保全其末路、矜惜其衰顏、載

降

綸音、解退部務、則減一兼官卽減一分責任、少一

曠誤之件卽輕一分慚惶恐懼之心。不但臣

力寛餘、無憂竭蹷、而於本職應辦之事、更得

專心致力、不至有顧此遺彼之虞。頂戴

聖主始終覆幬之仁恩、永永無極矣。爲此具

奏請

旨。十二月、六弟廷璩奉

命前往奉天、督修

福陵工程。

四年己未、　六十八歲。

是歲正月初二日、
召集王公卿尹翰詹臺省官於
乾清宮、賦柏梁體詩、用一先韻。
上首倡洪鈞氣轉叶韶年、廷玉分得宣字、恭獻身
依
丹陛
皇仁宣之句。若靄分得畋字、恭獻石渠圖史供蒐
畋之句。
上又御製七言律詩一首示羣臣、廷玉敬步
元韻進呈。十五日、三弟廷璐江蘇學政報滿回京、

蒙
恩召見。是月，廷玉蒙
恩賜宴二次。二月初十日，若靄奉
特旨陞授侍讀學士。三月，聞故鄉米價昂貴，窮民
之食，寄信南回，將莊租減價平糶，以濟里人。
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新科進士著莊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張廷玉、訥
親、尹繼善，照上科例分別揀選具奏。五月二
十八日，内閣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内外大臣中數人，實能體朕敬

天勤民之心、輔弼襄贊、抒誠宣力、有功於社稷、有益於蒼生、勞績茂昭、宜加優獎。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福敏、俱著加太保。大學士徐本、查郎阿、吏部尚書公訥親、俱著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甘汝來、戸部尚書海望、兵部尚書鄂善、刑部尚書尹繼善、尚書銜徐元夢、直隸總督孫嘉淦、雲南總督公慶復、俱著加太子少保。廷玉等具奏懇辭再四、不蒙俞允。六月二十四日、因八旗志書纂修告成、蒙恩議敘、加二級。八月二十日、内閣以纂修明史綱

目奏請派員、奉

旨著鄂爾泰、張廷玉爲總裁官、趙國麟、陳悳華、尹

繼善、楊起曾爲副總裁官。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朕此次奉

皇太后謁

陵、著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

務。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駐蹕南苑、部院八旗等衙門、著照圓明園

之例、輪班奏事。天氣寒冷、吏兵二部輪班之

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不必前往。十一月、

皇上大閱回鑾、

賜廷玉內廐良馬一匹。十二月、廷玉率翰詹諸臣

恭進

南苑大閱詩册。

五年庚申、　六十九歲。

是歲正月、蒙

恩賜宴二次。二月間、故鄉信來、知歲歉米貴、貧民乏食、紳士有散賑之舉。予馳信回里、捐倉穀一千石、並囑弟姪輩實心舉行、成此善舉。閏六月初一日、若靄等生母

誥封一品夫人吳氏病故、享年五十有八。持家四
十二年、養育子女、俱各成立、疊受
榮封。賢淑之聲、內外無間、一旦溘逝、悲愴不勝。子
請
假十五日、在寓治喪。仰荷
天恩念玉年老、忽遭此戚、
特遣侍衛五十七到寓宣
旨慰問。王公大人及合京僚友俱往弔奠。九月二
十四日、若霖扶櫬從陸路回里、擬浮厝於北
郊之古塘。啟行之日、送者塞途、益增哀感。七

月初四日、

恩賜

御製詩一首。詩曰、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

逾堅。魏公令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調

鼎念常周庶務、勞謙事每效前賢。古今政績

如懸鑑、時爲蒼生啟惠鮮。

御筆親書大幅、首行書賜大學士張廷玉、末書

御筆二字。廷玉敬承之下、恐懼悚惶、跼蹐無地。次

日入

見、面陳謝悃。④

上諭曰、朕詩字字皆卿實蹟、但恐嘉奬未盡耳。廷
玉免冠叩首謝曰、
天章褒奬逾量、臣實愧不敢當也。九月二十四日、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行禮、著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
總理諸務。十一月、江蘇學政缺員、
上以三弟廷瑑曾經三任、歷九年之久、無忝厥職、
欲仍用之、玉以廷瑑現在患病辭。
上曰、張廷瑑可用也。玉再辭。
上曰、廷瑑爲人謹飭、兼能閲文、必稱任使。十一月、

若霭信來、知扶母櫬於十月二十日抵里。十二月、長婿姚孔鋠以母年八十有四、告請終養。予與滿大學士管掌院事福公具奏、蒙恩俞允。

校記

①冀：當作「奕」。

②恩：當作「思」。

③轎：當作「橋」。

④惘：乃「惘」之誤。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五

六世孫紹文重校

六年辛酉、　七十歲。

是歲正月、蒙

恩賜宴二次。初九日、次孫曾詒生。二月、若靄自桐

回京。三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奉

硃批諭旨、卿誠恪和平、公忠敏練、簡任機務、兼總

銓曹、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六月、三弟廷瑑

奉

命主試江西。七月二十六日，聖駕出口行圍，奉旨著履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輪班值宿紫禁城内。九月九日，廷玉七十生日，蒙恩於行在頒賜御書扁額，曰「調元錫祉」。御書對聯曰「忠誠濟美三台麗，弼亮延庥百福申」。御製詩曰「歷掌絲綸佐斗樞，心依行在想晨趨。最欣佳節當初度，要識元衡半老儒。淞國晚年

尤夔鑠、呂端大事不糊塗。緘詩並寄黃花酒
看取瀼瀼湛露濡。首行
書賜大學士張廷玉七旬壽詩、末
書乾隆辛酉秋九月行在御筆。並
賜御用冠一頂、蟒袍補服各一件、數珠一掛、寶帶
雜佩全副、八寶如意一柄、無量壽佛金像一
尊、膳饈餅餌珍果佳蔬八筵、上酒一鐏、
命詹事鄂容安、總管內侍王太平、李內務府官員
賫至邸寓、宣
旨、酌以金罍曰今日大學士七十生辰、特賜壽酒

相慶。廷玉載拜領受。次日，具摺謝
恩，奉
硃批：「覽卿奏謝矣。」九月二十日，
聖駕回圓明園。次壻姚鋐來京引
見，蒙
恩實授青州運同。十二月，具奏懇辭兼管吏部事
務。奉
旨：「著照舊兼管。」是月，纂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告成，臣等奉表恭進。
皇上具禮服出宫，至保和殿拜受，復

御太和殿、百官慶賀、鳴贊官宣
制詞、一應典禮、照雍正九年之例、次日降
旨、將在事諸臣交部議敘、越日、臣廷玉等具奏懇
辭、奉
旨、交部一併議奏。二十一日、次媳姚氏病故、媳賢
孝性成、事上接下、恭敬和順、于歸四年、一舉
一言、悉合禮法、歿之日、舉室無不悲傷、予告
假五日、在寓治喪。
七年壬戌、　　七十一歲。
是歲正月、蒙

恩賜宴二次。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著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
事務。四月
殿試,奉
命充讀卷官。五月初四日,奉
旨,新科進士著莊親王、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
爾泰、張廷玉、尚書訥親驗看,分別等次具奏。
是月,因總裁吏部則例告成,蒙
恩議敘,紀錄三次。七月,四姪若震以母老懇請終

養奉、
特旨俞允。八月、奉
旨、朕於九月十一日前往馬蘭峪恭謁
祖陵、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
京總理諸務。十月初一日、若靄持母服期滿。
初十日、余率同詣
宮門請
安。奉
旨、張若靄著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

伯爵，係格外加恩。彼時伊奏請給與伊子張若靄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靄不必承襲。欽此。是月，因鄂大學士父子

奉

嚴綸議處，亟降此

旨。

八年癸亥，　七十二歲。

是歲正月十一日，蒙

恩召至

重華宮賜宴。聯句以浮圓子爲題，卽食品中元

宵也。燈夕、又
賜宴、聯句。三月、若靄奉
旨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四月、
御試翰林詹事官於
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若靄詩賦蒙
恩嘉獎、取置二等第三名、奉
旨陞授通政司右通政。若澄繼娶嘉興朱氏、編修
諱荃女也。六月、欽奉
上諭、本年七月內、朕恭奉
皇太后前往奉天叩謁

祖陵，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

京總理諸務。此次三弟廷瑑奉

命隨駕。七月初六日，若靄蒙

恩陞授光禄寺卿。仲、胥姚鋐告　假養母，偕二女

南歸。十月，

聖駕回鑾。奉

上諭：「車駕東巡數月，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稽查

妥協，安静無事，著照恩詔内扈從王大臣例，

履親王、平郡王紀録二次，大學士鄂爾泰、張

廷玉加一級。」時　朝官有條奏取士之法不

當專用制科試士之法、不當專用制藝者、予力持以爲不可更張、當以仍舊爲善。又有爲均田限田之請者、予深知事屬難行、徒滋擾累、廷議時動色力爭。均蒙
聖明鑒察而從之。十一月初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年齒俱老、難於久立、
朕陞殿視朝、不必侍班。又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年老、難於騎馬、著乘
輿入紫禁城。

九年甲子、　七十三歲。

是歲正月十六日、奉

上諭、朕於正月二十五日恭謁

泰陵、著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

京總理事務。三月初三日、若靄蒙

恩陞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恩罷斥、並舉協辦大學士事務吏部尚書劉於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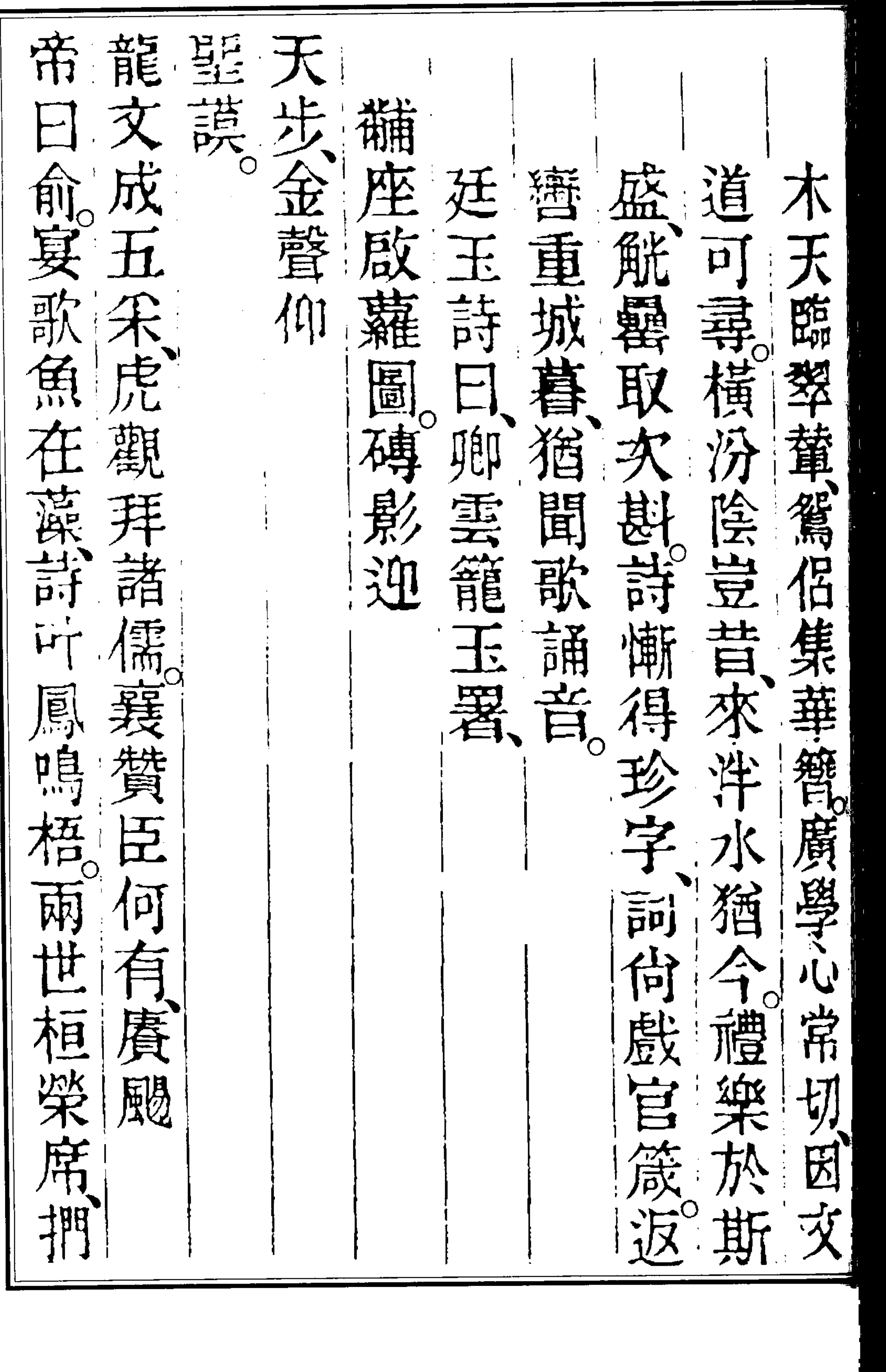
代大學士掌院學士之任。奉

旨、卿公正和平、才品敏練、簡任機務、兼總銓衡、正

資倚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二弟廷璐

蒙
恩予告歸里。四月二十日、孫曾詒生、若澄出。五月、六弟廷瑑轉補內閣學士、旋奉
命主試江西。七月初八日、三子若溎畢姻、同里誥封招勇將軍陝西副將孫諱曰洼之女也。請假二日、以成吉禮。九月、順天榜發、若澄中式五十四名。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於十月十二日恭奉
皇太后前往湯山、著莊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尚書公訥親在京總理事務。是月、南書房

先期承
旨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掌院事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説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爲韻，賦東字音字二首，勅廷臣三十八人各分一字賦詩。臣廷玉得圖字、若靄得羲字。
御製詩曰：撫序權居北，占星璧在東。斯干歌翰苑，於樂邑儒風。改殿當年異，登瀛此日同。三台司道筦，二老亮天功。樂具卿雲奏，筵開湛露融。底希光舊史，長此贊微躬。


木天臨翠葦、鴛侶集華簪。廣學心常切、因文道可尋。橫汾陰豈昔、來泮水猶今。禮樂於斯盛、觥罍取次斟。詩慚得珍字、詞倘戲宮箴。返蹕重城暮、猶聞歌誦音。

廷玉詩曰、卿雲籠玉署、黼座啟蘿圖。磚影迎天步、金聲仰聖謨。

龍文成五采、虎觀拜諸儒。賡贊臣何有、賡颺帝曰俞。宴歌魚在藻、詩咏鳳鳴梧。兩世桓榮席、捫

心感愧俱。臣父曾掌院事十二年，臣又承乏二十一年，實異數也。又蒙
御書稽古論思、集賢清秘二額，
賜臣鄂爾泰、臣張廷玉，卽懸於翰苑中堂。二十七
日，
駕發自乾清宮，由午門出至翰苑，先
詣祀
孔子祠，肅穆如禮。爰
升座，羣臣次第上謁畢，各就位，樂作。
賜宴，酒三巡，樂闋。
天顏怡暢，因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謂臣鄂爾泰、臣

廷玉曰、卿二人誠無愧唐之房杜、顧朕弗及
太宗耳。又曰、翰林之職、非獨文詞已也。因文
可以見道、爾諸臣當深體此意。臣爾泰、臣廷
玉惶恐、謹避席謝、奏曰、
皇上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譾薄、亦思上佐
堯舜、興中天之治、然材分不逮、竊自愧出房杜下。
上又倡柏梁體、首句曰重開甲子文治昌、命與宴
百六十五人各賦一句、以志盛典。廷玉獻以
聖繼
聖垂經常句、若靄獻仙豪雄健擺礌硠句。既撤宴、

上起如清秘堂、羣臣趨出、候
駕於沙隄之東。未移晷、尚書公訥親恭捧
御筆七言長句四首宣示諸臣、則又
上於更衣次援筆立成者也。羣臣跪誦之下、歡喜
讃歎、以爲亘古所未有。隨
頒賜諸臣樂善堂文集、性理精義各一帙、文綺名
茶筆墨諸物有差。是日宴罷、
車駕由翰苑幸貢院、遍觀堂所、周覽號舍、軫念士
子風檐矮屋之辛苦、
御製七言律四首、親灑宸翰、刊刻於至公堂之中。

羣臣等因請摹勒、頒賜各省舉塲從之。

十年乙丑、七十四歲。

是歲正月初四日、奉

召同內廷詞臣宴集

重華宮聯句、長男若靄亦與。二月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祖陵、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尚書公訥

親在京總理事務。欽此。四月十一日、會試榜

發、次男若澄中式第六十七名。次日、詣

圓明園宮門謝

恩。是月十九日、四男若渟畢姻、同里浙江處州府同知夏諱啟珍女也。告假二日、以成吉禮。二十六日、殿試。五月初一日傳臚、若澄名在二甲第十六。十九日、保和殿朝考、蒙恩拔取第十七名。四月二十二日、西林鄂相國爾泰仙逝。五月二十二日、奉旨以訥親代之。次日、廷玉面奏、我朝舊制、内閣係滿大學士領班、臣謹奏聞。越日、

內閣以班次請奉
旨、著訥親居首。訥隨具奏、大學士張廷玉參贊綸
扉已歷二十餘年、臣初膺
恩命、卽在大學士班首、臣心實有未安等語。奉
旨、訥親所奏亦是、但我朝舊制、內閣係滿大學士
領班、張廷玉早已面奏。若以任用之先後爲
次序、則當日鄂爾泰卽不應在張廷玉之前。
嗣後內閣行走列名訥親在前、吏部行走列
名張廷玉在前。欽此。二十八日、揀選新科進
士、奉

旨派出莊親王、和親王、平親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尚書來保、分別等次具奏。若澄名在一等。六月初六日、一等二等進士引見、若澄蒙
恩選入庶吉士、習清書。是月二十四日、奉
旨、七月內朕出口行圍、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所有七八兩月文武大選官員、著照乾隆八年之例、文員內之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之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各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

官、並年滿千總、俱交王大臣驗看。其中若有年老才庸、不勝繁劇之缺者、酌量調補、隨具本奏聞。可即傳諭該部知之。欽此。七月二十日、孫曾調生若靄出。九月十六日、桐城家信至、驚聞三弟訃音、哀慟欲絕。次日、設位於京書齋小方壺、率子姪合家祭奠、告假三日。公卿僚友皆往弔唁。十月十七日、若靄奉

特旨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玉奏辭、

上不允。父子兄弟叔姪同在綸扉、乃舊事之所無、舉朝以爲榮、玉益滋愧悚。十八日、側室吳氏

病故、三男若淑生母也。柩停於東書齋、予告
假三日。若淑以
恩廕授五品官、生母例應候贈宜人。
十一年丙寅、　七十五歲。
是歲正月初十日、
召集王公、大臣、內廷翰林、錫宴
重華宮聯句。廷玉偕長男若靄與焉。十五日、奉
召瀛臺觀煙火。十六日、
上奉
皇太后瀛臺觀烟火、

御製郎景燈詞八章。第六章有殿前底事金蓮撤、歸第羣看相是張句。注云、大學士張廷玉自雍正年間至今、與上元燈火之觀凡二十餘年、故以張説故事比之。二月十七日、四男若渟舉子曾謚。是月、六弟廷瑑以病求退。奉旨解任回籍調理。三月、恭進三禮、蒙恩議敘、加二級。閏三月、御撰綱目編告成、蒙恩議敘、加二級。是月、六弟束裝歸里。七月、奉

上諭本年九月朕恭謁
泰陵並往五臺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
廷玉在京總理諸務。其月選文員內之通判
州縣等官、武員內之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
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並年
滿千總、俱著在京之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
驗看。可即傳諭該部知之。又奉
上諭、各部院帶領人員引見、朕降滿洲旨意處居
多。昔
皇祖時、凡遇滿洲尚書出差、俱係滿洲侍郎領進。

班第現已出差、今日兵部引見人員、著照舊例。令舒赫德居首領進、嗣後即照此遵行。至於吏部、則大學士張廷玉年久、其進退熟嫻滿洲儀節、著仍在前行走。八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康熙二十年七月、我
聖祖仁皇帝駐蹕瀛臺、特召大學士以下各部院衙門官員賜宴、命內大臣傳諭慰勞、賞賚有差、至今稱爲盛事。朕臨御以來、仰賴
上天眷佑、海宇乂安。今歲京師雨暘應候、百穀蕃昌、畿輔其獲有秋、各省亦多收穫、

天庥滋至、我君臣應頟手慶成。今當秋風薦爽、景物咸和、念茲宗藩瓜瓞、誼屬本支、大小臣工、宣猷効力、宜循往典、錫之宴亨、以昭君臣一體之情、叶笙簧酒醴之歡。著於瀛臺設宴。本月二十七日、宴王公及近支宗親。二十八日、宴大學士、九卿、京堂、詹事、科道。載考古昔君臣、有賞花釣魚、宴飲賦詩之事。諸臣內或文學侍從、或翰墨素嫻者、著入宴賦詩、以效賡颺喜起之風焉。是日、廷玉與若靄並侍宴於含元殿。

上首倡金風玉露慶西成句、諸臣以次分賦、廷玉賦曙光銀漢橫庚庚句、若靄賦淑清萬卉園芳塍句。上復用唐李嶠甘露殿侍宴詩字爲韻、賦月字、霞字五言律各一首、命大臣及內廷翰林三十八人分賦。廷玉得宇字、若靄得羹字。上又製七言律四章、令廷玉賡和。第二章有三世方明陪宴賞、從教佳話冠螭頭之句。注曰、大學士張廷玉之父曾侍

皇祖西苑宴賞，今與其子若靄共陪此會，亦盛事也。筵宴既畢，泛舟至流杯亭，諸臣即事聯句，各
賚書殘縑帛嘉魚珍果而歸。九月，因
巡幸五臺，奉
諭：大學士張廷玉今在京總理事務，朕念其年逾古稀，若照例直宿，未免過勞。著每日進內辦事，不必直宿。三子若淑、四子若渟，各照本身品級，捐請生母及本身妻室
封典。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日侍内廷、勤勞

敬慎、夙夜靖共、靡間寒暑。今年逾古稀、每日

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古大臣有於

居第視事、數日一至朝堂者、嗣後可仿此意、

不必向早入朝。或遇炎蒸風雪、或自度宜於

少休、亦不必勉强進内。其有應辦事務、可以

在家辦理、俾得從容頤養、精力自加强健、以

示朕優眷老臣之意。十九日、大學士張廷玉步履微覺艱難、吏部引見月官

旨、大學士張廷玉步履微覺艱難、吏部引見月官

時、不必勉强帶領。九月初十日、

聖駕恭謁
泰陵、即由易州前往五臺、長男若靄奉
旨扈從。途次承、
命賦詩作畫皆蒙
嘉獎、拜
賜御饌果餌無虛日。
上登清涼山、
命諸臣留駐王塊、惟若靄與　內廷近臣從行。歸
次保定忽感寒熱之症、
聖慈屢念、諭令先歸、並

賜珍藥遣太醫院護視及
上回宮屢承
垂問至病勢轉劇一日之間
詢問數次並切
諭廷玉寬懷頤養若靄聞
命猶於枕上叩首謝恩十一月十七日申時溘然
長逝易簣之時惟以未報
君恩爲恨語不及私嗚呼痛哉
上聞特降諭旨內閣學士張若靄在內廷行走十
餘年小心勤愼能恪遵伊父大學士張廷玉

家訓、深望其將來尚可有成。今秋扈從、於途次患病、隨遣御醫調治、且令其先回、冀卽痊可、以慰伊老父之心。不意遽聞溘逝、深爲憫惻。伊從前曾襲伯爵、因其與定制未符、是以令在本任供職。今著加恩、照伯爵品級賞銀一千兩、料理喪儀。大學士張廷玉年逾古稀、遭此傷痛、殊難爲懷。可傳諭、令節哀自愛、勉副朕軫念之意。十八日、

上遣内大臣戶部侍郎傅恒至寓看視、宣

旨慰問、諄切周至、並

賜糜粥、諭令加餐。越一日或二日、必遣侍衛詢服
食狀。廷玉告　假二十日、在寓治喪。王公卿
尹寮寀友朋皆往弔奠。十二月、禮部覆奏卹
典、蒙
恩賜祭一壇。十七日、奉
旨、大學士張廷玉在內廷行走、年老需人扶掖。伊
子庶吉士張若澄、著在南書房行走。

校記

①賫：當作「賚」。

②今：當作「令」。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六

六世孫紹文重校

十二年丁卯、七十六歲。

是歲正月初七日、次男若澄蒙

特旨授職編修。是日、四男若渟舉第一子曾誼。十二日、

上召集王大臣內廷翰林、錫宴聯句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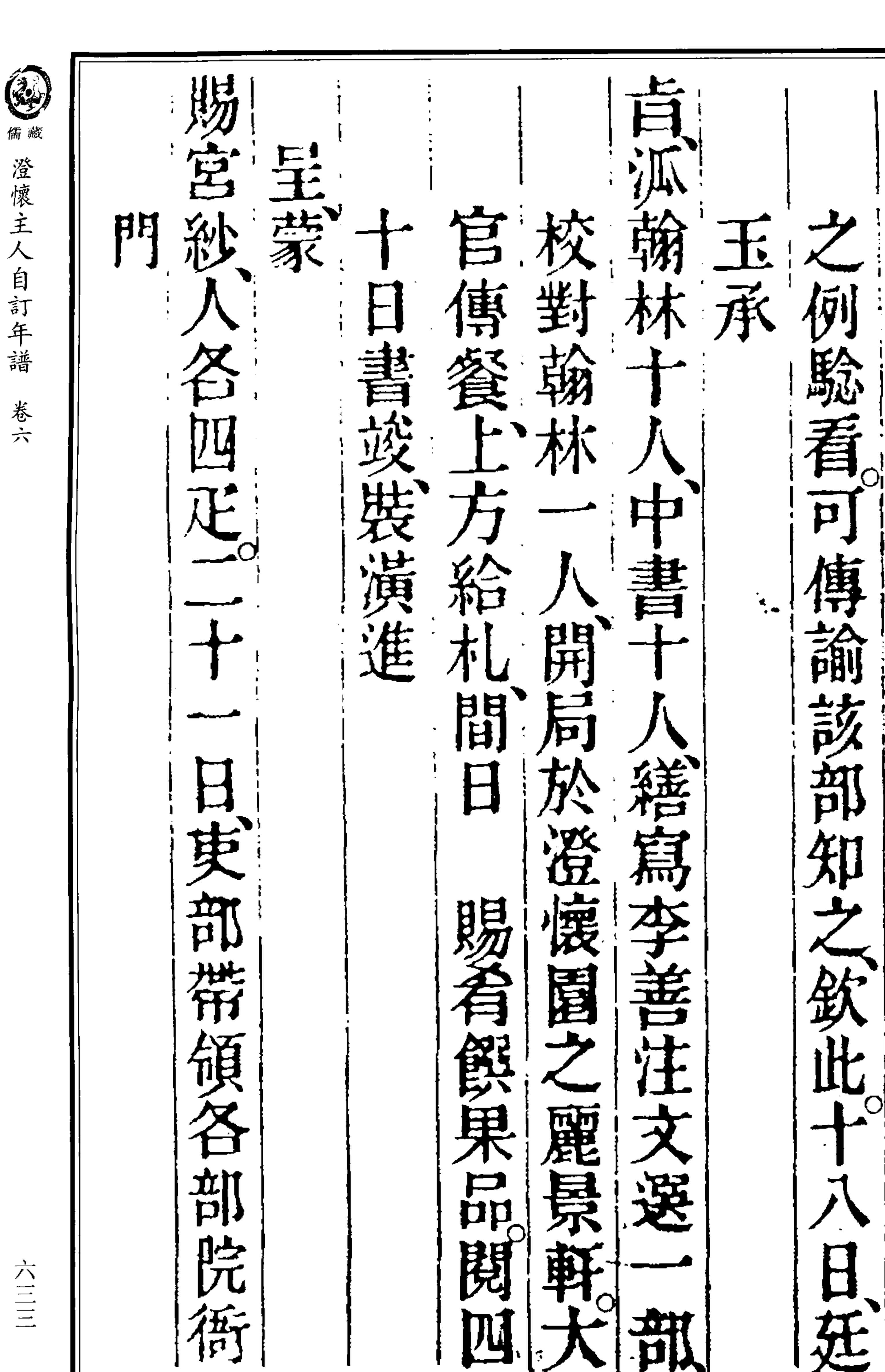
重華宮、以爆竹爲題。廷玉偕若澄與焉。二月初一日、大女自桐抵都、因傷若靄之棄養、遠來省視。初四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祖陵、著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
總理諸務。欽此。初七日、七姪若霍到京。初八
日、若澄奉
旨隨駕謁
陵。十四日巳時、
諭祭長男若靄於邸第。禮部侍郎鄧鍾岳率執事
司官、太常寺官捧
諭祭文至靈柩前舉行
典禮、牲醴香帛祭品俱如儀。太常官宣讀

祭文、禮成。次日、廷玉具摺賫
行在謝
恩。三月初一日、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並舉協辦大學士事務吏部尚書劉於義
代大學士任、刑部尚書汪由敦代翰林院掌
院學士任。閣臣擬票進 呈、
御筆更改發出奉
旨、卿老成忠厚、才品優長、簡任機務、兼總銓曹、正
資倚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初二日、具
奏爲若澄請 假、護送兄櫬回籍。蒙

恩賜假三個月。本月初七日，長孫曾效扶柩從陸路旋里，次男若澄護送。啟行之日，在京僚友、姻親送者俱設路祭，益增哀感。大女亦同歸。十九日，若澄舉第二子曾謹。四月初七日，若澄抵里，信來，途次平安，於十六日在籍受弔。十九日安厝於古塘。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本年七月內朕出口行圍，著莊親王、履親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



校等官、並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欽此。十八日、廷玉承

旨、派翰林十八人、中書十八人、繕寫李善注文選一部、校對翰林一人、開局於澄懷園之麗景軒。大官傳餐、上方給札、間日　賜肴饌果品。閱四十日書竣、裝潢進

呈、蒙

賜宫紗、人各四疋。二十一日、吏部帶領各部院衙門

京察一等官員引

見奉

旨賚尚阿、額爾登額、圖起榮德、步登廷、覺羅甯承安、蘇傳和、何其睿、郭肇鐄、錢琦、葉酉、程恂、障大昕、程景伊、朱佩蓮、西成、吳自高、諄泰、色明、覺羅鄂岱、恒昌、德源、七十六、特屯克爾、圖積善、諾穆渾、書章、阿常泰、孫琦、賦恒、薩哈泰、覺羅吳勒三、瓦爾達、佟鑰、福興阿、俱准其一等、加一級。吳紱、朱荃、金甡、文敏、伍秀、覺羅七十八、俱著改爲二等。吳紱年老、朱荃、金甡不過

稍有聰明、學問均屬平當、金壁年分亦淺、皆不稱保薦。若此等得列薦舉、則翰林院可保之人尚多、何以服衆。且今次翰林院保舉一等人員比上次較多、著將掌院學士交部察議。欽此。吏部議覆、照例降二級、有加級抵銷。

奉

旨依議。六月十三日、次男若澄、長孫曾效回京。次日、廷玉率若澄詣

宫門銷假謝

恩。十五日、奉

上諭、馬端臨文獻通考一書、綜貫歷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瞭然、學者資以考鏡。明王圻取遼金元明事蹟續之、煩蕪寡要、未足與三通並。且至今又百五十餘年矣、我朝監古定制、憲章明備、是宜搜擇討論、以徵信從。其自乾隆十年以前會典所載、令甲所布、金匱石室所儲、與夫近代因革損益之異、上溯宋嘉定以後馬氏所未備者、悉著於編、爲續文獻通考。大學士張廷玉、尚書梁詩正、汪由敦、經理其事、惟簡惟要。所有纂輯事宜、酌

議以聞。欽此。七月二十日、
上行圍出口、廷玉遵
旨總理事務、不直宿。九月初十日、尚書傅恒字寄
總理事務王大臣、內閣、奉
上諭、朕至湯山、王大臣等前來接駕時、大學士張
廷玉年逾古稀、湯山距京尚遠、看其精神、可
來則來、不可稍有勉強。在京接駕、亦同一體。
著傳諭王大臣等酌量之。欽此。廷玉聞
命、不勝感悚。因步履尚可勉強、仍赴湯山接
駕。蒙

召見行宮，慰問良久。十月初七日，若澄奉
旨在懋勤殿行走。十一月初四日，若澄奉
敕臨文徵明谿山深雪圖，蒙
御筆題詩云：居然鍊雪舊齋邊，御筆注曰：張若靄有鍊雪齋印記，若澄其弟也。畫
格書禪肖脫懸。爲仿停雲瀟灑筆，玉峰高欲
倚瑤天。鍊雪齋，亡兄若靄讀書處也。越日，若
澄又奉
敕畫秋林疊嶂圖，復蒙
御題云：底事林巒愛寄情，每看文筆灑然清。生秋
庭裏詩爲畫，鍊雪齋中弟繼兄。隔歲縈懷吟

且置一番觸目興、偏生。碧雲天在高山外、寫作排空雁字橫。伏思若澄新進小臣、以塗鴉薄技、蒙
恩獎賞、
宸翰親題並念憶若靄不置、悲慼咸集涕泗交頤。
廿九日、若澄蒙
恩賞貂褂一襲。十二月初三日、奉
敕纂修詞林典故書成、進呈
御覽、蒙
賜序文又

御製詩四章賜廷玉詩曰、儘有研京並練都、導言何用但吹竽。便將翰苑登瀛譜、與作卿家世系圖。　日影花磚鈴索靜、春風芸署榜題雙。寶山自古稱佳話、事業何人繼曲江。　韻續燕公四十賢、御筆注曰、劉長卿云、五言律如四十個賢人。晨星數罷一悽然。御筆注曰、朕幸翰苑賡吟者如大學士鄂爾泰、尚書張照輩、不數年皆物故矣。即看壁府裒成帙、重憶柯亭劉井邊。　見說房公獨善謀、皤皤長領鳳池頭。更兼兩世相榮席、誰不云然勝一籌。奉旨發武英殿刊刻頒賜。

十三年戊辰、　七十七歲。

是歲正月初二日、四男若渟舉第三子曾諒。

初九日、

上召集王公大臣內廷翰林宴

重華宮聯句、廷玉偕若澄與焉。初十日、扈從

上駐蹕圓明園。十六日、

賜大臣宴、廷玉蒙

賜如意、端硯、水晶花瓶諸珍器。十八日、奉

上諭、本年二月內、朕恭謁

孔林、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

總理事務。二十九日、

上以幾暇召對、廷玉歷陳年力衰邁、實難供職、懇

求解退、以免隕越。蒙

恩慰留。廷玉免冠叩首者再、雪涕陳情、不蒙

俞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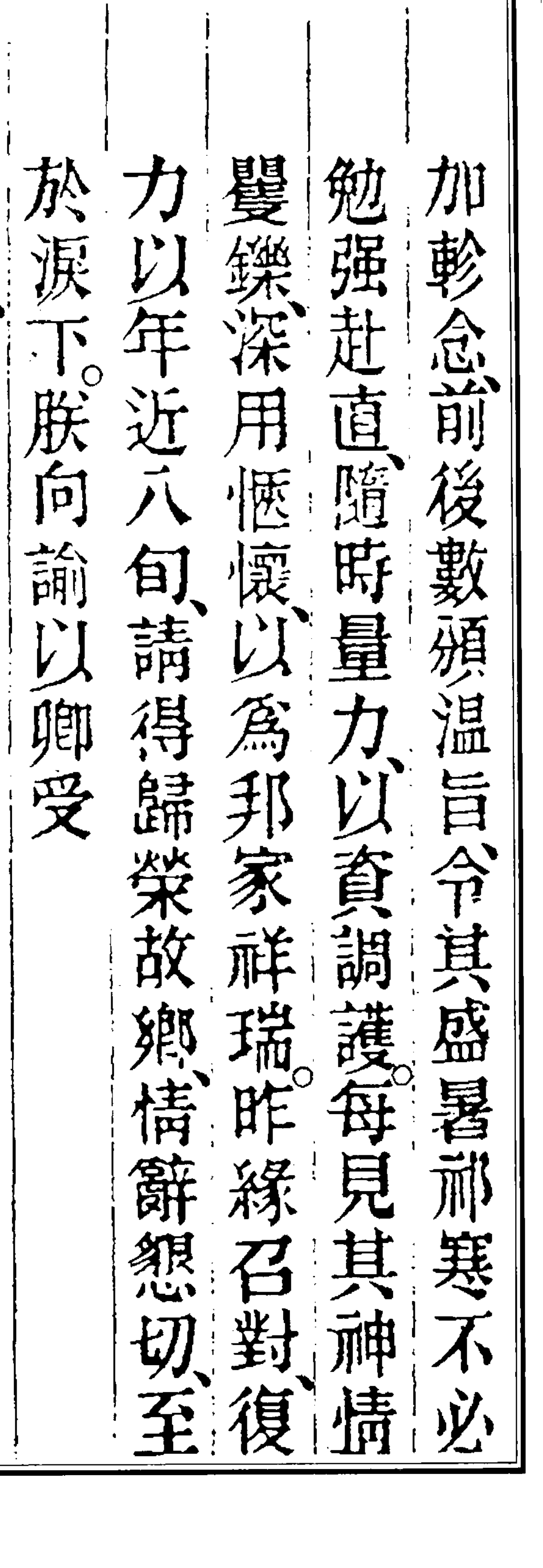
特頒諭旨千言、往復諄至。次日

臨軒、廣集諸臣、又申

諭命、廷玉不勝感戴惶悚。

諭旨曰、大學士伯張廷玉年來屢於燕見之次、以

衰老乞休、朕飄宣諭慰留。但因年齒既高、時



加彰念前後數頒温旨令其盛暑祁寒不必勉强赴直隨時量力以資調護每見其神情矍鑠深用愜懷以爲邦家祥瑞昨緣召對復力以年近八旬請得歸榮故鄉情辭懇切至於淚下朕向諭以卿受
三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而伊昨奏引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舉數人爲証且稱七十懸車古之通義又引老子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爲解朕不以爲然。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致負戀貽譏，勢必迫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豈所論於與國家關休戚，視君臣爲一體者哉。設令昏耄龍鍾，不能事事，瘝官曠職，於治體有妨，亟當避賢者路，在朝廷亦不得不聽其引退。然昏耄龍鍾者，固將神明憒然，其於去留已瞀不知。使其心尚知覺，則日日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屬朋友，尚有不忍，況在君臣，豈竟漠然。《書》曰「天壽平格」，又曰「耆壽俊在厥服」。

秦穆覇王，尚猶詢茲黄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采不衰，歷務周敏，不減少壯，若必以泉石徜徉高蹈爲適，獨不聞武侯鞠躬盡瘁之訓耶。若如卿所奏，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生逢熙洽，優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語。朕又謂不然。臯夔稷契與龍逢比干，所遇之時不同，而可信其易地皆然，其心同也。設臯夔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臯夔稷契之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

雖殊，誠盡則一。夫既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不息，爲臣則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朕爲卿思之，不獨受

皇祖、

皇考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即令果必當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顧能辭朕去耶？卿若恐人議其戀職，因有此奏則可，若謂人臣義當如此，則不可。朕嘗謂致事之說，必古人遭逢不

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士人之盛節。爲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令預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爲國家圖庶務者。此所係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我朝待大臣恩禮薦至，而不忍輕令解職，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輕陳請。恐不知者反議其貪位戀職，而謂國家不能優老全其令名，是不可

以不辨。故因大學士張廷玉之請、舉朕所往復曉譬者、布告有列。其所陳既未允行、重違其意、所有吏部事務不必兼理、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大學士來保、著兼管吏部尚書事。

二月初四日、

上啟駕東巡若澄以

內廷翰林

欽點扈從。三月十三日、廷玉於總理事務直廬接

奉

詔諭、驚聞

大行皇后於十二日德州舟次崩逝、駭痛欲絕伏
地不能起。十四日、趨赴通州迎
駕。十七日、隨
鑾回宮。是日、安奉
大行皇后梓宮於
長春宮、親王以下及有頂帶官員制服舉哀、每
日三次齊集。四月初十日、奉移
大行皇后梓宮安奉　景山內
觀德殿、每日照舊齊集。廷玉蒙
恩垂念、年齒衰頹、不必遵照定例、但於大祭之期

與祭行禮。十一日、會試榜發、姪曾孫裕舉中式第十二名。二十六日、廷玉奉
旨充殿試讀卷官。五月十八日、奉
旨、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張廷玉、協辦大學士傅恒、刑部尚書達爾黨阿、揀選新科進士、分別等次引
見。裕舉蒙
恩選拔庶吉士。二十九日、
御試翰詹諸臣八十七人於
乾清宮、

欽命賦題竹泉春雨、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爲韻時務疏一道、洞庭張樂詩。限和字七言排律八韻。

欽取一等三人、二等十八人、三等二十八人、餘俱四等。若澄名居二等第六。六月初七日引見若澄陞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是月、四男若渟遵東賑事例捐納主事。閏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此次前往盤山、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來保協辦大學士尚書陳大受、在京總理事務。二十九日、十姪若靄服闋、進京供職。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祭
泰陵著莊親王、履親王、大學士張廷玉、來保、協辦
大學士尚書陳大受在京總理事務。初十日、
七姪若霍以九卿保送國子監學正等官、吏
部帶領引
見奉
旨、張若霍著補授國子監學正。九月初八日、校對
皇清文穎進
呈奉
上諭文穎館所進刻本就朕御製詩中偶一披閱、

訛繆甚多。御製尚然，不知該館所稱校對者何事。雖魯魚亥豕不能必無，而累牘連篇，豈宜屢見。書館事例，幾如套寫之譏。翰苑聲華，總無校讐之實。惟遲其事，鮮赴厥功。編纂冀入饔餐錢，告竣復冒叨議敘。魚雅諸臣，能不自媿耶。總裁官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并編校人等，著交部議處。嗣後各館有錯繆失於勘正者，視此。隨經部議，奉旨，張廷玉著銷去紀錄一次，免其罰俸。十月初八日，廷玉等奏爲請

旨事、查大學士行走班次、應行請

旨。令協辦大學士尚書傅恒、奉

旨補授大學士、其行走班次前後、伏候

欽定。奉

旨、嗣後御門陛殿、一應外面行走列名、傅恒在前。

內廷軍機處行走列名、張廷玉在前。閱日、大

學士傅恒具奏、本月初八日、內閣奏大學士

行走班次、奉

旨令　臣在張廷玉之前。竊念大學士張廷玉參贊

綸扉已歷二十餘年、即以滿漢而論、尚有來

保、高斌簡授在臣先。臣初膺
恩命、即在大學士班首、臣心實有未安。伏乞
皇上睿鑒、命臣在各大學士之末、則愈感
皇恩於無既矣。奉
旨不必辭。二十日、奉
上諭、朕閱翰林院撰擬
孝賢皇后冬至祭文、內有泉臺字面。此二字用
之常人尚可、即王公等亦不宜用、豈可加之
皇后之尊。乃漢文既已誤用、繙譯亦不校正、大
學士張廷玉等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

失敬謹之義。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著罰本俸一年。三十日，奉

上諭：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續參趙州知州樊廣德虧空一本，例應撫參督審，今內閣所擬票簽，仍交該撫審擬，經朕看出查詢，始據改正。且請交部察議。夫察議者，不過降罰了事而已。然以五人在閣，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辦理錯誤，使朕萬幾之煩，尚須審詳至此，於心何忍。豈有不愧。張廷玉、來保、陳大受，均在軍機處行走，尚有交辦事件，或係一時疏忽，而

陳世倌、史貽直則終日在內閣專辦票簽、並無餘事、而錯誤至此、溺職殊甚。張廷玉、來保、陳大受、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史貽直、著交部嚴察議奏。隨經部議、張廷玉應降二級、查任內有加級、應准抵銷。奉
旨依議。

十四年己巳、　七十八歲。

是歲正月初四日、
上召軍機大臣入內、面咨機政畢、
特垂問廷玉年齒、以近來容貌稍覺清減、恐不任

勞瘁，令四五日一入内廷備顧問。
温語纏綿，保護曲至。廷玉免冠叩首，仰戴
天恩，不勝感泣。
諭旨曰：大學士伯張廷玉
三朝舊臣，襄贊宣猷，敬慎夙著。朕屢加曲體，降旨
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學士日直内廷，寒
暑罔間。今年幾八衰，於承旨時，朕見其容貌
少覺清減，深爲不忍。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
傳，尚當珍惜愛護，況大學士自
皇考時倚任綸扉，歷有年所，朕御極以來，弼亮天

工、久近一致、實爲勤勞宣力之大臣、福履所
鍾、允爲國家祥瑞。但恭奉
遺詔、配享
太廟、予告歸里、誼所不可。考之史册、如宋文彦博
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模。大
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良足
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著於四五日一
入內直、以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
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長承渥澤、副朕
眷待耆俊之意。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國家優

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以受殊恩、俾有所勸勉、亦知所安心盡職。初五日、具摺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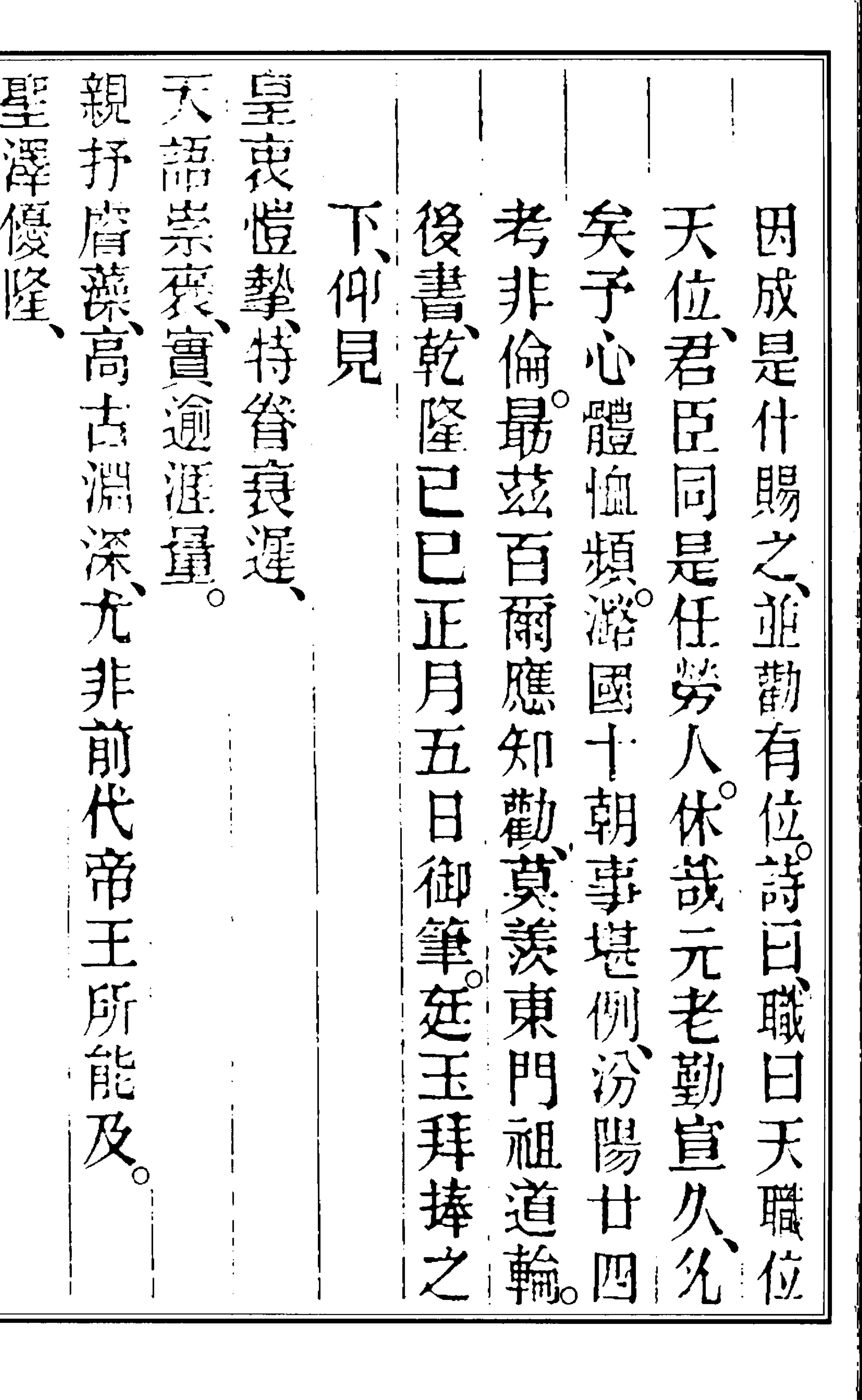
恩蒙

召入諭曰[3]、

蒙

親灑宸翰、書

御製詩一章、卽直廬以賜。前書、大學士張廷玉年幾八袠、猶日趨朝、念其勤慎夙著、特加優禮、命五日一入内廷備顧問、如宋文彦博故事。



因成是什賜之、並勸有位。詩曰、職曰天職位
天位、君臣同是任勞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
矣予心體恤頻。諮國十朝事堪例、汾陽廿四
考非倫。最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
後書乾隆已巳正月五日御筆。廷玉拜捧之
下、仰見
皇衷愷摯、特眷衰遲、
天語崇褒、實逾涯量。
親抒睿藻、高古淵深、尤非前代帝王所能及。
聖澤優隆、

宸章炳煥，實爲史册所希聞，不僅一身之光寵。廷玉齒德不逮古人，而榮遇過之，撫躬循省，感愧交并。又

命內廷翰林恭和

御製元韻，聯爲巨軸，歌詠以榮老臣，尤爲賡颺盛典。自是仰遵

聖諭，在邸寓休沐，四五日一入內直焉。



校記

①賚：當作「賫」。

②狀：當作「壯」。

③「曰」下似有脫文。

先文端文和兩公先後入相垂五十年，著述宏富。雜著類有聰訓齋語、澄懷園語二書，不爲支離蔓衍之說，又不取高談性道，墮入禪宗。大之可以修身齊家，宰世成物；小之亦足資考證，擴見聞。海內名卿傳說歎賞，以一覩爲快，踵門求閱者相錯也。紹文幼讀是書，循以無越。宰震澤之明年，爰檢校一再，并對文和公年譜而合刻焉。謹誌其源末於此。庚辰季冬，六世孫紹文敬跋。

江慎修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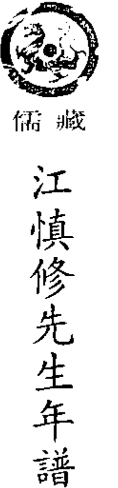
清・江錦波
汪世重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江慎修先生年譜》一卷，清江錦波、汪世重編撰。民國十二年鉛印本《放生殺生現報錄》附。

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字慎修，號慎齋，清婺源（今屬江西）人。平生未曾入仕，以就館授徒、講學著述爲事。乾隆二十七年卒，享年八十二。永精研音韻及三《禮》，兼通曆算、地理。所著《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定古韻爲十三部，闡明等韻學及分韻原理。又撰《周禮疑義舉要》、《禮經綱目》、《禮記訓義》，考釋名物制度，頗多創見。他著尚有《春秋地理考實》、《群經補義》、《律呂新論》、《算學》、《近思錄集註》等。

本譜爲永孫江錦波、門人汪世重同編，成於乾隆四十年。嗣後裔孫江謙將年譜與《江善人傳》合刊入《放生殺生現報錄》中。是譜記述簡略太甚，正譜不足三千言，僅存行蹟，且中間尚脱去乾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三年之事，實不足展現一代學術大師之風貌。唯其述永成書時間及内容簡介，尚可資考證其著述概況焉。



江慎修先生年譜

先生諱永，字慎修，號慎齋。望出蘭陵，蕭相國何之後。唐宰相蕭遘之子江南節度使禎渡江，家於歙之黃墩，因易姓爲江。二世祖董始遷婺源皋徑。八世祖進賢縣尉敵，始遷江灣。時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至今世居江灣。自始祖禎至先生三十世。先生之曾祖名國鼎，有善行，人皆稱爲江善人。祖人英。父期，寄籍江寧縣學庠生，淹通經史，爲當世知名士。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十七日辰時，先生生。

二十五年丙寅，六歲。庭受父訓，日記數千言。父奇其敏，以遠大之器期之，因以十三經注疏口授先生。自是精心數十年，融會貫通，以著述爲己任。

四十年辛巳，二十一歲。出就張學院歲試，補婺源學弟子員。

四十一年壬午，二十二歲。是年，長子逢聖生。

四十六年丁亥，二十七歲。館於碧雲庵，同族昌潤、一洲、魁鼎、僖、篤貞及汪起占從學。

四十七年戊子、二十八歲。館於點石庵、昌潤、一澍、魁鼎、篤貞、汪起占從學。十一月、丁母汪氏憂。

四十八年己丑、二十九歲。父往江寧歲試、隨侍江寧、因館於同族義文家。

四十九年庚寅、三十歲。館如前。

五十年辛卯、三十一歲。二月、自江寧侍父歸里、旋丁父憂。

五十二年癸巳、三十三歲。八月、館於大畈外舅汪昭侯家。

五十三年甲午、三十四歲。館如前。是年、補廩膳生。

五十四年乙未、三十五歲。館如前。是年、仲子逢辰生。

六十年辛丑、四十一歲。婺城汪勳敦請館於西郊宜園、門人汪世望、汪作求從學。禮書綱目成。

朱子晚年考定三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輯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先生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舊項、使三代禮

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觀。

六十一年壬寅，四十二歲。館如前。

雍正元年癸卯，四十三歲。館如前。

三年乙巳，四十五歲。館如前。是年，長子逢聖卒。

四年丙午，四十六歲。館如前。汪世封、汪世奎從學。

五年丁未，四十七歲。館如前。三月，元配汪氏卒。

六年戊申，四十八歲。館如前。是年，學院李舉優行，詳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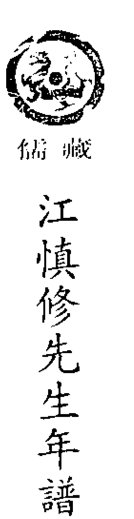
七年己酉，四十九歲。館如前。

八年庚戌，五十歲。館如前。門人德興董天照從學。是年，學院王燉升太學，因家計維艱未赴。

九年辛亥，五十一歲。館如前。王嵩、王衡、汪世重從學。

十年壬子，五十二歲。館如前。

十一年癸丑、五十三歲。館如前。是年、學院姚畢侵行詳部。
十二年甲寅、五十四歲。館如前。
十三年乙卯、五十五歲。館如前。從堂姪飛及汪煒從學。是年、爲族倡立義倉、凶年賴以賑饑。
乾隆元年丙辰、五十六歲。館如前。是年、撫院趙檄取禮書綱目。
二年丁巳、五十七歲。館如前。宋世澤、董昌茂、詹依、江鋭從學。是年、三禮館檄取禮書綱目。
三年戊午、五十八歲。館如前。是年、朝廷開禮書館。十一月、禮部檄取禮書綱目。
四年己未、五十九歲。是年、學院開舉優行詳部。九月、郡守楊敦請校刻朱子經濟文衡。
五年庚申、六十歲。休寧山斗程太史恂敦請館於其家。金水二星發微成、七政衍成、冬至權度成、恆氣注歷辨成、歲實消長辨成、曆學補論成、中西合法擬草成。



曆學書凡七卷、所以正宣城梅氏之見歧未定者、秦尙書蕙田採入五禮通攷。

八月、同程太史入都。三館總裁方公苞、編修吳公紱、殷勤問難。光祿梅公瑴成、學士熊公暉吉、編修杭公世駿、部郎胡公蛟齡、俱就講學焉。

六年辛酉、六十一歲。八月、自都歸里。

七年壬戌、六十二歲。是年歲貢。近思錄集注成。

九月、郡守朱敦請紫陽書院講書。

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敦請閱卷。

八年癸亥、六十三歲。五月、自江西歸里。

七月、郡守朱復請紫陽書院講書、有故未赴。

九年甲子、六十四歲。程太史恂復請館於休寧五城。

十年乙丑、六十五歲。館山斗程太史恂家。

十一年丙寅、六十六歲。館如前。

三月，赴郡紫陽書院講書。

十二年丁卯，六十七歲，館如前。

十三年戊辰，六十八歲，婺城汪勤弟暨敦請館於七里亭，門人汪麟書從學。

十四年己巳，六十九歲，館婺城汪暨家。

十五年庚午，七十歲，館如前。

十六年辛未，七十一歲，館於詞源。

十七年壬申，七十二歲，館啓經堂，課孫朝陽。

十八年癸酉，七十三歲，館歙邑西溪，歙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吴紹澤從學，休寧鄭牧、歙戴震、歙汪肇龍、程瑤田，前已拜門下問業，是年殷勤問難，必候口講指畫，數日而後去。聖祖仁皇帝推步法解成。推步法七篇，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恒星六曜之行，皆具密法，精算，視前志所設，超越不可數計，爲萬世隨時測驗之準。惟是奥義未易遽明，伏讀

精思爲解釋、疏立法之意、詳步算之方、釐七編爲四卷、并附推步鈐一卷於後。

十九年甲戌、七十四歲。婺源縣令俞敦請修縣志。

二十年乙亥、七十五歲。在婺城公局修志書。

二十一年丙子、七十六歲。館於詞源。四月、繼室汪氏卒。鄉黨圖攷成。

證據三禮、因以廣言制度、於宮室衣服飲食諸門尤詳。

二十二年丁丑、七十七歲。館歙靈山方矩家、從學者如癸酉歲。律呂闡微成。

先生於管子書徵羽宮商角之敘、及呂氏春秋稱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曆志之謬。

二十三年戊寅、七十八歲。家居課孫朝陽、錫波。春秋地理考實成。

二十四年己卯、七十九歲。虹鍾垣、洪過昆敦請館於其家。古韻標準成、河洛精蘊成。

古韻之書、起於吳才老、而精於顧寧人。先生以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主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以爲用韻

之準。

四聲切韻表成。

原抄本此後脫去庚辰、辛巳、壬午三年事。按先生壬午三月十三日卒、未卒前二年著書事迹、俟覓得他本補識之。裔孫謙謹識。

二十八年癸未十月初十日、奉上諭、現在修輯韻書、聞安徽婺源縣有已故生員江永、曾著四聲切韻表及音學辨微二書、稿本已成、未經刊刻。著傳諭該撫、即飭該縣、就其家購覓。如因一時抄謄不及、竟將原本隨奏摺之便附封送京、以備採擇。書竣即行發還。欽此。

三十一年丙戌、國史館移取經明學粹之士、查明詳情列傳。

三十二年丁亥、婺源縣令言將先生書十三部詳撫院、憑咨送國史館。

三十七年壬辰、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博采遺書、撫學二院檄縣及學。婺源縣令張將先生書詳撫院裴、敎諭王將先生書詳學院朱、各咨送四庫館。是年、四庫館採入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書綱目八十五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羣經補義五卷、鄉黨圖考十卷、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一卷、近思錄集註十四卷、算學九卷、古韻標準四卷。

三十八年癸巳、學院朱檄郡守張奉先生木主入郡紫陽書院從祠朱子祠。七月、郡守躬率合屬官員紳士迎主入祠、從祠朱子。

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春正月、門人汪世重孫男錦波同百拜謹識。

（誌年譜後）按年譜作於乾隆乙未、時祖父身後之名久已聞於京師、所著諸書獲蒙採入欽定四庫全書。嘉慶乙丑、本學路先老師景舒嚮慕祖父品學、復加採訪、以致合邑紳士、籲請入祠鄉賢。由學牒縣申詳府司、轉撫督學三院。丙寅歲、三院會同合詞具題。丁卯歲十二月十六日、禮部以經術湛深、士林望重、核實具題。本月十八日奉上諭、准入祠鄉賢祠。戊辰歲三月二十一日、入祠縣學鄉賢祠供奉。五月初一日、入祠府學鄉賢祠供奉。受恩深重、世世勿忘、當知我祖父生前

之品學、閉門潛修、未及聞達、朝廷事後之表章、馨香俎豆、已足顯榮焉。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秋九月、孫男錦波、曾孫柏森、廷駿同百拜敬識。

江善人傳

赤谷子曰、余至婺縣、往來五嶺間、以是備識江善人之行事。江善人者、名國鼎、字愛吾、江灣蕭江氏、即明萬歷間佐前令譚公闢今嶺文學起潛子曰善人者、從衆辭也。譚公嶺故有庵曰金竺、國初寇燹、庵被毀、百里伏莽、行旅惴惴、善人則構宇延緇、續燈如初。當是時、百物彫耗、既葺僧廬、益以茗田、至今嶺上下肩負人汗零氣吁、弛重任、飲一甌不啻甘露者、皆曰此江善人之澤也。　善人性樂施、嘗誓散千金爲善用。於是修某某道路、造某某梵宇、置某願田、而及金竺庵者、在在以利濟爲尤。　善人家故非素裕、節縮積累至千金、倉皇被寇難、寇入人家、靡不破壁掘藏以去、善人時方竄匿、而此千金者急不能攜、於是偕一老蒼頭持金荷鍬瘞園中。善人仰天祝曰、此金若不失、決不以遺子孫。寇退而金完、故善人得盡用之以爲善資。　當順治丁

亥歲大祲、米價騰貴、每石至値八兩、奇荒也。善人食麤糲、雜糠粃、而以精粲施粥祠前、食族人之貧乏。或恥食粥者、則餽米於其家。又有恥受米者、則乘暮夜餽之。其隱德類如此。　善人有二子六孫、今五世、丁口且數十、皆紹祖德、各守正業、無敢爲非。曾孫曰永、著述修行士也、方應孝廉舉。余曰、若江善人者、可以傳矣。雖然、余聞之莊子、爲善無近名。夫以葺庵置田、洋洋道左之以千金垂不朽也、世之好名者類能之。若其食粗具精、贍周族黨、至於改餉潛遺、惟恐其人之弗安而已、亦終盡其心而後即安。此豈有名心者耶、而知之者卒鮮。且夫世固有揮金泥沙、濫及僕御、而葛藟行路、至於簞食豆羹之且有德色者、比比也。此其人於善謂何、故顯善爲易、陰善爲難。若江善人者、可謂兼之矣。夫闡幽表微、以風世導俗者、有司之責也。余雖不與若人同時、竊自附於旌善焉。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孟夏、文林郎、知婺源縣事隴西吳之珽撰。

現報錄與愼修公年譜江善人傳合刊記

江謙謹按、家先賢愼修公之於學、可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又能篤行者矣。其考訂義理、實集漢宋儒宗之大成、而推步歷算、又爲中西溝通之先導。大部著述十三種、當清乾隆時已採入四庫全書、唯雜著多未刊行、此放生殺生現報錄其一也。謙童齡時、家大人嘗命寫放生善報一編付刊。頃年以來、殘殺危機徧蔓大地、救兹浩劫、非昌明大慈普濟之義、莫由爲功。謹將全書及公年譜、與公曾祖江善人傳合刊行世。俾世知夫博學愼思之大儒、而勸戒於放生殺生之果報、其不虛也。又知夫間世達人、必爲明德之後、積善餘慶、如影於形。全書分類、皆公之舊、每一事子目、則歆浦學人所增訂、以醒觀者。民國十二年癸亥立夏日、婺源江謙謹識於滬北寓次。

敬亭公自訂年譜

清・沈起元 自撰
清・沈宗約 補編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二年刊本

《敬亭公自訂年譜》二卷，清沈起元自撰，其玄孫宗約補編。清光緒二年沈氏家刊本。

沈起元（一六八五—一七六三），字子大，號敬亭，江蘇太倉州鎮洋縣（今江蘇太倉）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部員外郎，官至光禄寺卿。乾隆二十八年卒，享年七十九。所著《周易孔義集説》二十卷，頗能掃除紛紜轇輵之習，推驗舊説，引申新義，且推闡細密，在當時説《易》諸家中，可謂有本之學也。他著尚有《課士條言》、《家訓》等，又嘗摘録《誠齋語録》、《明道語録》，評閲先賢文集。

本譜爲起元自撰，敘至乾隆二十八年八月止，述爲學次第、歷官行事、師友講論，頗爲詳實。晚年休致，開館授徒，於門生多有評介。卷末爲宗約所補卒葬及入祀鄉賢、名賢祠數事，而於卷首則補姓氏籍貫及先輩事蹟，可補正譜之缺。正譜分上下兩卷，上卷記康熙、雍正年間事，下卷記乾隆年間事，多親歷見聞，如攝臺灣府事及與一時官員交往等，記載詳悉，可資治清史者參考。

敬亭公年譜卷首

元孫宗約補纂

公姓沈氏、諱起元、字子大、號敬亭、江蘇太倉州鎮洋縣人。

高祖諱文明、字憶先、以長子昌期官明封文林郎、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知縣。

高祖妣楊宜人、明封孺人。

生高祖妣史孺人、　國朝旌表節孝。

曾祖諱昌顥、字淳之。

曾祖妣周淑人、　國朝旌表節孝。

祖諱衍應，字麟趾，以公官誥贈奉政大夫、江西驛傳鹽法兼巡瑞袁臨道按察司僉事。祖妣王淑人，誥贈宜人，徵士莊溪先生諱育女。考諱受宏，字台臣，號白漊，世稱白漊先生，松江府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公官誥贈奉政大夫、江西驛傳鹽法兼巡瑞袁臨道按察司僉事，崇祀鄉賢。著有白漊詩集、白漊文集、全唐詩選一百卷。妣吳淑人，誥贈宜人，歲貢生，歷官潛山縣訓導、華亭縣教諭，鎮江府教授，推陞陝西漢中府洋縣縣丞，諱汪度女。

庶母張孺人以公長子祖望官貤贈孺人。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上

宗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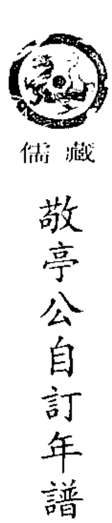
元孫宗約校刊

宗城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一歲。

二月十五日亥時生、府君命小名曰傳。時府君年四十一歲、先妣年三十九歲。余生前二叔父喪偶、遺一孤、過歲、府君撫之爲子、小名開。後名兄曰繼貞、名余曰起元。兄長余三歲、余行二。

丙寅、二歲。



丁卯、三歲。

戊辰、四歲。

正月、開兄就塾、余隨往、竟日端坐識字。次日、先母惜其幼、留在家、日課數字。

己巳、五歲。

正月、同開兄入塾、蒙師陳姓、居宅北小橋東。五月、余發痘甚劇、腹瀉、腸鳴若吼、幾殆。府君徹夜不寐、與醫者唐紀華商、進參劑得痊。初愈、起坐牀上、府君以錢列八卦示余、教以乾三連八句。余識之、始知陰陽奇偶之數。

庚午，六歲。

延周師於家塾。周字襄虞，爲西分姊夫周如舟子。師於余爲外甥，少年能文，人極端方。是年，余讀完四書。　秋，府君應試，幾得復落。家貧甚，十一月入都，客西田王公所，時公爲學士。

辛未，七歲。

讀易經。始作對句，師出花迎日三字，余對以竹生風。師大奇之，謂他日必能詩也。

壬申，八歲。

讀詩經、書經。先毋課之嚴，每晨起，先毋理髮，命

余坐粧臺側背誦訖，乃令入塾。夜一籌燈，先母治紡，余讀書於側，書聲徹四鄰，率二鼓乃就寢。

癸酉，九歲。

讀禮記及古文選本。冬，府君以祖母年高，余漸長，急於養親教子，辭西田公歸家。

甲戌，十歲。

讀先輩制義。冬十一月，周師初令作破承題。余私作之，諸其鄰而與之題，文匿不示人。府君瞥見，取視，通體清順，且有巧思，大喜，持示周師，遂令作文。是年，里中年少會課，有送府君評閱

者、取顧玉停爲第一、歎爲異才。顧年十七、旋入泮、余心慕之。時文宗邵公士堯清正、尤愛幼童。邵旋卒於官、余聞之大哭、府君慰之曰、兒他日能文、不患無好文宗也。

乙亥、十一歲。

府君以教子故、就館於崑山眞義鎮錢氏、攜余兄弟往。每日將所讀經書、古文細爲講說。夜膳後立堂中、講曲禮儀節、令學習威儀。單日下午講四書、雙日講通鑑。余文稍進、曾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句題文、頗清勁、姊夫王愚千極賞

之。

丙子、十二歲。

仍讀書錢氏。每日晚、誦唐人五律一首。秋、初學爲詩。詠秋風起句云、萬里秋風起、蕭蕭動客情。又咏史云、祇見漢王多謾罵、更聞項羽善喑嗚。

五月、主府君大喜、有宗武當年學少陵之句。人邀余父子觀劇、演繡襦記。余觀至剔目、恍悟文章開合之妙。當亞仙收留鄭生、已是轉關、作者尚不肯遽轉、再作剔目一層、然後振轉、總要反振到險絕處以作勢、文章不如是不生動也。

歸語府君，深以爲然。

丁丑，十三歲。

府君應王麓臺宮詹聘，余與兄受業於江同侯師。二月，祖母猝中風疾卒。四月，祔葬祖塋。七月，先母病嘔逆甚劇，時府君客遊在外，余延醫煑藥，進飲食，掖起居，至十二月乃漸瘳，余廢書半載。

戊寅，十四歲。

春初學爲古文，作百里奚不諫論，府君大加歎賞。夏秋後府君常客遊，余幾至廢學。

己卯、十五歲。

府君授徒於家，以課余兄弟。從遊者徐漢光、由起、邦直、自牧、宗夏、顧少文、陸蘭、周佩芳、淩思遠，皆年二十以上。余文日進，性不善時下房行考卷，喜讀啟、禎文，尤愛正希大士。自幼兄弟嬉戲，兄性暴，常詬余。余無知，輒相詈。府君聞之，則並予杖。是年春，兄忽以微故大詈余，余不答。俟兄詈畢，徐曰：「阿哥詈我，我今不敢答矣，但若頻頻無故詈余，余當訴之母。」親也，兄默然。自此相好，無詬誶聲。

庚辰、十六歲。

文漸有成。　秋、兄病失血。

辛巳、十七歲。

府君就紹興太守義存宋公聘、教其子麗東。余是時絕意嬉戲、行止坐卧必以書、每夕三鼓不倦、喜作詩。　春、江丈位初示余新法歷引及天文圖、始知地毬懸在天毬中心、地小於天數十倍。明隆萬間、西洋人利瑪竇飄海尋地、得知地四面有人、其處日月出入與中國不同、有春夏夜長日短、秋冬夜短日長者、有終歲四季平分

者。始悟漢書所載羊胛熟天即明之外國，非妄也。天體至高，日次之，月最近。日大於地數倍，月小於日。望日日在地下，與天上月躔度分毫不爽，相對則中間地影冲射，月爲之食。晦朔日爲月掩，故人不見日。月行速，故旋吐。此向來儒者所未盡發也。余因按天文圖，每夜認星，始識三垣二十八宿。　夏，隨府君讀書紹興署中。署本倚山，書室在山腰，有登眺之勝。書室前大觀堂，宴客所也。主人壽誕，連日演劇，余苦之，每酒半，輒返書室，攜卷自諷，笙歌滿耳不聞也。　八月，

遊蘭亭。　冬、府君爲開兄娶婦蕭氏。

壬午、十八歲。

夏、周業師喀血、家貧、無期功之親、應門之童、凡三閲月而卒。延醫製藥、借貸告援、自初病及殯殮、外則顧玉停主之、内則余一人主之、於是與玉停交契。　秋、兄病日篤、十月謝世。余與兄自己卯後相好甚、至無頃刻離、乃一病不起、余爲之慟。　八月、庶母張氏生子、府君命小名曰桂。余寡兄弟、得之大喜。　閲後漢書、摘録成帙、見東漢諸人氣節、心慕之、有稱不事家人生産者、

尤擊節、謂大丈夫當如是耳。　應童子試、不遇。

癸未、十九歲。

與顧思儼、孫繩、王停、王小山、天游、徐漢光、毛用雨、王懷一作詩會。小山工詩、王停工制藝、余有作必正於二子、二子必盡言無隱。時府君客館於外、常以愚千姊夫爲師友。交遊中與王停晨夕相共、一日不相見、必令小童馳尺蹏往、復見則談必竟日。王停善詼諧、其抉發名理必破的。又善醫、余時多病、王停治之、應手愈、交若骨月。然是時同學多尚氣節、重詩文、未及性命之學

也。摘錄三國志成帙，每於豪傑俊偉之士，有生不同時之慨。嘗書座右曰、人要死得，又要死不得。要知活得，又要知活不得。　應童子試，不遇。

甲申，二十歲。

愚千延余課兩甥。　五月，府君爲余娶婦方氏。氏頗得吾母歡。仍月舉詩會一次，皆即席成。

冬，應童子試，仍不遇。始識繆文子、武子於江陰。

乙酉，二十一歲。

秋，文子、玉停俱中式，武子邀余同室讀書。

丙戌，二十二歲。

春，讀書既閑堂。二月，武子西山觀梅，余同往。冬，應童子試，文宗魏一齋名學誠，取入本州學。府君喜曰，讀書人中舉人、進士，如食山珍海錯，可得可不得。秀才如粥飯，不可無也。今得汝援我書香，我願足矣。赴崑山覆試，僱小舟將發，天寒風急，有三賈客呼趂船，家僮拒之。余謂船有隙地可容，許之。行十餘里，舟子兩小村童一牽繂北岸，一拏舟。未幾繂斷，横風括船貼南岸，不可動。三客起，持篙力撑，得達北岸。余謂家僮曰，每事行小方便，即自己方便。今日非三客，幾殆

矣。釋菜日，拜先聖甫畢，衆競疾趨出。余謂闔邑觀瞻之地，豈可輕躁若此，徐行獨後。是年，文子下第歸，延虞山馮竇伯先生於家。先生年八十餘，書法受之默菴，云小字欲疎，大字欲密，楷書圓折，草書方折，結體要勻，須看空白處，一字必有主筆，諸語皆書法之三昧也。余臨虞永興夫子廟堂碑，書法稍進。

丁亥，二十三歲。

仍讀書旣閑堂。夏六月，忽吐血如泉湧，舅祖王晉三精醫理，延之調治，血旋止。醫藥調治之

資皆武子也。晉三切戒用心，謂功名之念宜息。因百念皆灰，學靜坐調息。因悟一身氣即是火，心定則氣靜，氣靜則火熄，而心甚難靜。久而漸熟，心氣漸靜，卻能置死生度外。嘗夢自製一棺，甚工麗。余曰，吾試一臥。棺短不能伸足，余遽起曰，棺小，當爲吾另製。時余心甚清，嘗夜夢見孔子，余跪請教，孔子曰，汝第看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可也。醒後爽然，此章書初學入門，内外之功盡矣。　冬至夜在旣閑堂，血復上湧，噴濺帳幃盡赤，乃歸。歸途舟凍，唯亭夜三鼓，兩腰有若

炭火者騰上，知將血湧，余定氣調息，心視丹田。少頃，若炭火者從兩腰歸下，神乃清，血不湧矣。此數月來調息之效也。抵家，獨宿於小書房。時府君客衛輝，除夕祀先，無拜奠者，爲之淒然。

戊子，二十四歲。

正月七日，做玉川體作八日詩，凡七百七十言。玉停來見之，曰：「君詩氣可食牛，神旺極矣，病何足憂？」二月，病少瘥。武子赴江陰科試，邀余同往，與曹鶴亭、儲允莪、汜雲兄弟交。秋，應省試，久廢舉業，果不遇。冬，先妣病寒熱，間日即發。

己丑、二十五歲。

先妣病日篤、參藥不效、至四月初八日卒。遵府君命、一稟文公家禮、不用僧道。六月、余吐血症復發、旋止。舉家疫病、奴僕死三八。十一月、婦生一女、命小名曰子、以子日月生也。桂弟發痘症甚逆、初見黑點、五日腹痛、予抱之膝、頻呼阿哥而絕、余爲之慟。弟八歲能讀書、甚聰慧、庶母悼之、幾不欲生。府君時客塘西、不及見也。

庚寅、二十六歲。

冬、葬先妣於祖塋之左、并築府君壽壙、是役也、

一切置辦磚灰，督工治土，寒雨中一蓋兩屋，盡一月無休。時家無僮奴，親戚中相助者，惟王古傳姑夫及姑母也。

辛卯，二十七歲。

七月服闋，應鄉試，不遇。是年，余屈意讀費巽來稿，揣摩場屋之文，盡得其法。是科多以賄得，竟無孤寒之士，自此絶意揣摩。

壬辰，二十八歲。

冬，武子以明年開

萬壽恩科，應京兆試。府君亦望余一遇，命之北行，婦

盡燹其簪珥、爲治行裝。刻桂軒詩二卷。十月、同武子北上。余以老親獨子病妻在室、家貧違客、大難爲懷。途次得詩二十餘首、有紀程詩一百韻。十一月抵都、武子客宋司馬宅、余客西田公所。公以故人子、重憐之。同寓王雲岡編修、父執也、晩清庶常、楊子文叔皆舊交、與余相得甚。時婦懷孕患吐血、家窘甘旨不給。嘗寄余書云、老親在家、日間無好菜過飯、夜間獨坐、强飲幾杯淡酒。妾爲媳婦、心甚不安、然無可奈何也。余見之、飲泣而已。

癸巳、二十九歲。

春、應京兆試。闈墨爲日下諸公所擊賞、榜發不遇、其留應明年試。府君亦寄信、令余勿歸。是時在都知交、文叔外有許子遜、瞿雲墀、謝皆人、徐伊匡、皆名士。子遜雄於詩、皆人詩雅潔、曾見賞於王阮亭、伊匡工制義。已復與儲六雅、王翁林、吳七雲、潘穎少、吳穎長、唐赤子、萬士兆、楊渭符、宋翼凝訂交。翁林、穎少、王辰庶常也。里中曹亮疇以山東籍舉於順天、亮疇爲余世好、年極少、爲東撫蔣公壻。因亮疇交邵履九①、汪杜林、王對

揚、皆常熟名士。六雅館於王洲若、因六雅與洲若交。當是時、長安詩名以沈許並稱、文酒之會、必得余與予遥爲重。　余之入都也、府君挈余往見義門何丈。何與府君同爲許文宗拔置歲考第一、訂兄弟交者。見余詩、大稱賞、因曰、長安此時留意人才、好汲引者、獨蔣西谷耳。手書累幅、囑余往謁。余抵京、致札送詩册、未請見。蔣公即遍譽公卿間曰、今日長安道上詩才、當以桂軒集爲第一、謝皆人不足道也。及試後、囑其門下索余闈墨、一見歎賞、題必中二字於卷端。既

不遇大聲稱屈。後乃託其至戚招余，執贄至再三，余疑之，决於西田公。公曰：「此常事耳。」蔣公愛才，可一往見也。乃修簡執弟子禮，以答知己之意。　六月，婦生子，府君大喜，名之曰抱，以得抱孫也。婦既久病，產三日，兒忽患驚風，婦大驚，兒病旋愈，而婦血症復發，勢日劇，已不可救。每閱家信，憂無措，又以重累老親，坐臥不寧。除夕得家信，知已爲婦治後事，有飲泣悲悼，酸心刺骨而已。　是年五月，楊渭符延課其二子。十二月，渭符就選知縣，余仍出寓西田公第。

甲午、三十歲。

二月初、家信至、婦已於正月初二日去世。旣痛賢孝之婦憂愁成病而亡、又念府君年高、一子遠行、媳又死、以致傖悼拮据、余罪重矣、恨不能奮飛。而府君又寄書切諭、勿過悲悼、勿灰進取、乃不得已、割情忍痛、專力爲秋闈計。 與徐伊匡、許子遜合刻時文一册、題曰三子近藝、文叔六雅爲序。一時文名震於日下。 八月應試、又不遇。後知主考、同考於闈中遍索余卷而不得、始歎遇合有命也。 未發榜時、文叔念余貧、適

渠房師魚鸞翔點江西學使、預薦入幕。榜發、魚公來聘。余以府君年高、媳死孫幼、無人奉侍、不欲就。文叔詫曰、親老獨子、固難遠離、然隻身歸家、菽水不供、束手待斃、可謂孝乎。余嗚咽飲泣不能答。文叔曰、君自兩難、吾當爲君受聘、且致魚公、聽歸省視、再赴江西可耳。噫、友誼至此至矣。　余喪妻後、松江張汝英欲以董五峯妹字余、余謝之。王對揚方丁父憂、有妹未字、商之其舅西谷蔣公、曰、沈子大雖寒士、必爲翰苑、擇壻無出此者。因囑邵履久爲媒、遂訂姻。　冬、歸里、

撫婦棺慟哭一日、以府君在堂、不敢過悲也。

乙未、三十一歲。

正月、赴江西、同事者瞿雲墀、許子遜、沈芝岱、皆文叔所薦。隨主人出巡江西、山水明秀、暇則與子遜、芝岱唱和、頗忘客況。　嘗有人懷金私至同事某舟、欲有所求、某語余。余大駭、欲白主人、窮治舟子、其人驚跳、乃止。　七月、南安試畢、登大庾嶺、遊掛角寺、有詩。　閱撫州卷、他友得金谿生員一卷、欲置後三等、以不解而未決、持示余。余薦曰、此當置第一名、諸卷無出右者。乃力

薦於主人、主人查此生已考過一次五等、二次四等、心疑之。余曰、是固宜爾。即今卷不遇識者、亦列四等矣。其文字字有根柢、語語有注射、非第一不可。主人從之。案發、名傳涵、臨行、呈主人詩、得漢魏文選之意。後此段傳至京、江西編修萬字兆聞之曰、必吾友傳涵也。郵書來訊、其爲之快。繼乃知其人舊與臨川李公同至吴門、受業於張匠門先生者也、爲人不羈。　是年歷九州府、同事者舊交外、有山西平定州進士王凝字敬一、與余尤契好。　余二姑母嫁龍游周氏、

姑夫没後，表兄曾到余家，爲娶婦。婦旋死，仍歸龍游。余赴館時，過蘭溪，至龍游之吴城鎮訪謁。姑母家離江岸里許，貧甚，僦廬三間，不蔽風雨。表兄他出未見，姑母唯流涕而已。余借同行者白金一錠，贈之而别。

丙申，三十二歲。

正月，隨主人按臨九江。試畢，遊廬山之秀峯寺，即開先寺也。久雨新晴，峯巒聳秀。寺前里許，夾道長松，相傳爲佛印所種。有泉若雷，繞於道左。山門額水立山。行入寺，有昭明讀書臺、王文成

摩崖勒石銘。臺左爲青玉峽、瀑布飛流、則五瀑布之一也。殿前爲錦屏山、客堂後爲聰明泉、日下春、云有虎患、乃歸。其棲賢、東林、白鹿、黄崖諸勝、不能盡遊。　歲試畢、辭歸、訂六月再往。　五月、府君爲余續娶婦王氏。　七月、復至學幕、至冬底歸。

丁酉、三十三歲。

春、遊淮上。故交程爽林風衣留至家、與周白民、王素修、邊頤公、邱庸謹交。　四月、同愚千大都、文子爲乙未榜眼、留余主其寓、與文子西席

方虞謨交。虞謨乙未進士，工制藝，余作文請正，能直言。是年，讀國初名家，一變金陳文格。與姚行表、熊皆立、馮夔颺、姜賦三、胡襲參、錢主敬交。襲參名楷，桐城人，學極博，詩文極奇峭古勁，八尤樸茂，爲名士巨擘。八月，應京兆試。倉場侍郎張公閣學鄂公爲主考，同考盡用編檢。蓋一變鄉時用小京官知縣之例矣。文子亦與榜發，愚千、襲參、賦三及里中王燮均中式，余復不遇。向例一二三場卷隨頭場卷分房，是科儀封張公慮房官因頭場不薦，後場棄之不閱，令後兩

塲另分一房、誠良法也。余卷後塲落張匠門大
受房、見表判字字新警、五策條對明暢、呈之主
司。知頭塲未薦、主司令張公往查、得之廣西鄧
葵友、雲南周彬房、已抹一語。張公見之、詫曰、此
文可魁、令後塲已薦、亟洗出補薦。兩主司見之、
其加賞獎。既而匠門愛余卷甚、屢問中否、儀封
疑焉、置之。鄂公爭之不能得。後愚千中後、鄂公
爲具道其故、且以爲此異才、欲愚千致余往見。
余雖心感公意、不樂往見也。　首題舉賢才合
下一節、開講有清其流一語、旋自以俗目但知

清其源爲時文成語，因增一品字以醒之。及謄眞，仍落品字。覆閱操筆欲添，旋謂清流濁流何人不知，竟不添寫。孰意場中果抹此三字，益歎得失有數，闈中一舉一動，若有物使之者，大奇大奇。七月，婦生一女，府君命之曰士，取女士之意也。冬，西田公邀余往湖南，爲樹先糧道署中書記。十一月，大雪中啟行，二千里積雪同雲，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咳唾成氷，車騾屢仆，斷齒流血。日暮步行雪中，遇坎膝陷三尺餘，幾不能拔。至衛輝，始晴。十二月，抵署。途中得詩數十

首。是行也，過中州、湖北、渡湘江、洞庭、山川雄壯、雖嚴寒、時爲之神旺心開。

戊戌、三十四歲。

在糧道署中、事簡、唯坐臥一室看書。因批閱綱目、作讀史記畧、以議論夾敘事、每一國一朝爲篇。其治亂盛衰之故、用特筆醒出。起秦訖五代、就綱目所記也。細字得八十頁。　時親年日老、家極貧、余每從夢中哭醒。六月、士女殤信至、悲是女之不見其生、不見其死也、貧士之苦備矣。

己亥、三十五歲。

三月，得家信，知去冬府君大病失血。信從京師轉達，已隔五十餘日，爲驚憂無措。主人在岳州監兑，飛札往聞，數日後得資斧，乃行。四千里長江，恨不能奮飛。至武昌，見一相者云，公非幕客，何僕僕於此。將來必成進士，目下氣色稍滯，然無大憂。抵家時，高堂病已愈矣，聞之少慰。然遇守風則憂悶不寐。抵内江，以小舟連夜行。五月初四，到西關，呼家人包增問之，知府君病已瘥，往松江矣，乃大喜。入城一看家中，即往松江。至笥里，府君一見喜甚，而形容瘦減，乃迎歸調養，

漸得康健。余失館家食，冬不能衣裘，念北闈屢不遇，欲覓館近地以奉老親。乘間請曰：起元屢躓北闈，科第殆不可必得，來年就試南闈，何如。府君拂然曰：汝不中，吾目不瞑。余瞿然，乃謀來春北上之計。

庚子，三十六歲。

春，邵履久姪時瞻入都就選，延余同行。至都，履久亦同寓。余閉戶作文，日一首，仍請正於方虞謨先生。時方仍館於繆。　愚千語余，去冬鄂公已具摺擬特薦，會事故不果，然不可不一往。乃

同愚千往見謝知已恩遂極相契。秋試正主考海寧陳公副主考武昌屠公榜發余中第十六名子遜履久芝岡對揚皆中式一時名士盡列前茅。同里王 俊 字松叔晚清先生之子亦中式。余出廣西文大章四川謝鳳岡房二公皆翰林余爲房首唐念仁張蓀華爲同門。是年二月婦生子府君命之曰二抱。

辛丑三十七歲。

二月會試主考遂寧張公儀封張公陽城田公臨川李公。余中第四十名出常州翰林曹次辰

先生、揚州儀曹李名昺先生房、儲大文會元。一時名士三儲二馮、主敬賦三、自芸芝岡輩皆登第、浮言四起。

上命三邸、十二邸兩王、并南書房翰林、取所中墨卷覆閱、余卷及會元卷爲兩王所激賞、欲特薦、慮妨衆而止、擇有紕繆者奏革進士數名。欽賜內廷行走王蘭生、留保二人進士。余時客相國西田公第。三月、相國以奏請建儲事、

上震怒譴責、相國跪門五日、每日晚歸。余同第中親友迎門候問、郎顧余曰、勤學楷書、務作第一人

也。余既感公關切至意、兼服公器度於極顛沛中神明安定若此。　四月、殿試。　殿廷中起草、日高風燥、固爲考試中第一難事。至三鼓方完。閲三日榜發、余得二甲第十六名。前一日、有報余一甲一名者、文子已爲余治歸第之局。或云爲忌者所去、未知果否。然余於對策時、已知決不作第一人矣。越三日、引

見於暢春苑、蒙

恩點庶吉士。是年二甲二十名以前皆挑選、蓋異數也。庶常多老宿、四十歲以内皆派清書、余遂得

清書。吾州
本朝惟太原一家得翰林、他姓未有。及余得庶常、晚
清王年伯謂松叔曰、吾州風水殆自此變矣。後
錢胄伊、毛用雨諸公繼入詞館、余若爲開荒云。
府君聞報後家信云、我家自萬歷己卯伯祖起
家之後、至今百四十餘年而始發科第、里黨中
皆謂我積善之報。我自媿絕無功德、惟願自今
以後、須爲立德立功之事。昨特具香案叩謝
天地、自陳 某自吏部己卯發跡、至今百四十餘
年、兒子起元登第。所告報 皇天者、惟訓兒立

朝爲賢公卿、外任爲賢守令、居鄉爲賢縉紳。不使勢力、不管閑事、惟思濟世安民、以不負　上天福佑之意。兒子起元平日爲人忠厚正直、自能恪遵家訓、不致隕越云云。我意如此、汝念必同、行止往來、必常以此自勵。勉之勉之。余閱之、凜然自誓、不敢有負嚴訓也。擬八月告假歸養、五月中送松叔歸里詩、結句叢桂香飄遊子還、余志已定。不意六月初四日家信至、府君失血甚劇。大驚、急具呈到院、引例乞假。時滿掌院徐公隨

駕熱河、漢掌院湯少宰新失

上意、慮獲譴、固不准。余乃叩湯公門、求見不得、語其閽曰、吾父止生我一子、年七十七、今病甚、余豈能刻留。獨子養親、乃合例事、即不聽、吾呈已具在院、吾決行耳。倘得罪、亦不辭也。西田公已謝事、語余曰、君孝思固宜爾、然事不可知、萬一得禍、奈何。余曰、吾父惟起元一子、得歸見父、即得禍所甘心矣。雲岡王丈力贊之曰、君第行、行後有事、余任之。陳宗伯元龍以詩贈行、有於今方識有儒臣之句。余寄書徐掌院、十六日遂出都。

時大雨，將行，或勸從水路，余以漕艘多阻，雇車至王家營，屢冒大雨，經山溪，車覆者再。將抵王家營，積水無際，從水中行五日，行李盡濕。及抵家，府君大喜，而氣血兩衰，非參不可。無如稱貸路絶，竟不能具，勢日憊，心爲之痛。　余出都後，湯少宰必欲索故參劾陳宗伯力爲營救，少詹錢朗陵與湯素暱，往見湯曰，人向謂公刻薄，今若參沈子大，則竟無人心矣。湯乃據呈具題。秋，氷菴王丈歸自京師述之，心感陳錢二公之德也。　座師屠公巡撫浙江，冬十二月，馳往

謁，冀其周給。及見居公、清如、廣文、世兄輩，皆衣布袍，贈八金而歸，幾無以卒歲。

壬寅，三十八歲。

三月二十日，府君卒，遺命一月而葬。余旋患癰，哀慟之際，瘡正劇，親友勸暫緩葬。余不可，力疾拮据，四月，合葬於先妣之兆。　六月，患瘡臥牀月餘，常斷炊。余以大事既畢，不爲置念。嘗晨起，婦詣余苦次曰：今日薪米俱匱，奈何？余未答。適愚千從無錫蔣氏假館歸，余告貸，得具饘粥。益信天無絶人之路，處之泰然。　十一月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賓天、隨各紳及州守哭臨三日。

雍正元年癸卯、三十九歲。

春、松叔邀余同遊淮揚。

甲辰、四十歲。

蘇藩鄂公有賢聲、余因往謁。公以余與伊弟司農名爾奇者有交、亦器余、每晤必縱談今古。公創議分立州縣、余聞札致、謂州縣宜得人久任、不在分縣、徒增數百吏胥耳。公亦謂然。摺已進、不及止也。　秋七月服闋、余無仕宦意、鄂公每見力勸。九月、往謁、公方病失血、延余至榻前、於

枕旁出百金贈行、余以婦病中止。　大叔父在時、以豐兄幼女屬余撫之。至是戴公望爲媒、許字邵時瞻之孫、誦芬之子某。

乙巳、四十一歲。

時州牧政聲狠籍、爲里中紳士所挾、羣起索賂。州牧欲余爲助、以百金爲壽北上、囑人切致余堅謝之、且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雖不受賂、必不爲公難也。　二月、北發登舟、夜夢一犬嚙余腎囊、大驚而醒。次日抵吳門、而家人馳至、知二抱痘症忽發、醫者云症逆、法不救。馳歸、已不能

語，少頃而絕。兒年六歲，面如滿月，聰慧端謹，遽爾天殤，爲之悲悼，復留一月。　四月，北行。五月抵都，文子延余敎其二子羲元、方彥。時武子爲癸卯庶常，同寓舊交陳樹滋課文子第三子，陳工詩，時爲唱和。　余到院，與甲辰庶常學習清書。記性殊鈍，又不喜學，日批閱文獻通考。　四月，婦生一子，余名之曰補，取其補二抱之亡也。十二月，妾王氏生子，余名之曰同，取其與嫡同生也，行則四。

丙午，四十二歲。

文子以余清書未諳，爲請渠同年蔣元初先生名林來講授，始將通考停閱，專攻清書。乃悟清書字有精義，於虛字尤傳神，其細入毫髮處，非聖人不能造也。至秋，暑能翻譯數語。　九月，以審查嗣庭案，

上命漢人爲翰林科道者齊赴刑堂會審，余隨班往十餘日。　十一月，沙汰部屬去不職者六十員，

命於翰林編檢庶常及候補部屬內挑選，以補其缺。余被挑當掣籤，得驗封司員外郎、廣西編修陳樹滋得驗封司郎中。十一月十五日，同到任。時

冢宰朱軾、查弼納、少宰史貽直、沈近思。是時吏治尚勤、辰入酉出、終日與陳坐談、甚相得。

丁未、四十三歲。

正月、冢宰調余佐考功、從此無刻暇、嘗辰至乾清門、下午始得出。　二月、三月、疊奉吉命堂官保送知府。四月、

上命盡傳各部郎中、員外、交滿漢大學士挑選。至期、以次及余。朱高安、張桐城迎笑曰、是君乃天理良心上說不得不好的。滿中堂傅公、馬公曰、既如此、自應挑耳。查太宰進曰、部中全賴此人辨

事、請留之。傅、馬二公曰、

皇上要挑能員、公等詎可復留。余以俸淺未諳吏治、

復力辭、不聽、遂以名入

奏。五月初四日引

見、命往福建、以知府用。十二日、請

訓於圓明園。

諭旨教誡累千餘言。

諭臣起元曰、爾是狠聰明的人、但做官不可專靠聰

明去。起元覆奏、臣唯有實心辦事、以報

聖恩。

上大喜曰、實心辦事、這就是了。今爾到福建去、總督
高其倬是寬厚的人。大凡做屬官者、遇上司嚴的、不
可過於依違、須要存自家身分。遇上司寬厚的、更當
小心謹慎、不可因上司寬厚、便自放縱。起元覆奏、臣
聞高其倬係正人、臣自當敬而事之。若稍放縱、便
非以下事上之道、臣何敢。
上復問、爾年幾何。起元奏四十三歲。
上熟視起元、霽顏諭曰、好好做去、爾將來功名不可
量、切不可賦詩飲酒。欽此。其餘
聖諭甚多、不能詳記。旋蒙

班賜貂鼠、墨刻、香珠、紫金錠四件。是日、獨余極被溫綸、餘人不及也。　六月初出京、抵家、借邵氏銀五百兩、請幕友馮試三、係湖州舉人、請顧孫繩爲書記、七月初、立・祖塋旗竿。葢成進士後既未及立、今爲外官、升沉卽不可定、一有蹉跌、未便復立、非所以光耀　祖先也、故乘此舉行。七月下旬啟行、不攜家口。以大女所字懷一長子貧、不能行六禮、因攜壻先往、爲異日家眷到時完聚計。八月二十九日、到福省。　余出京後、福建淸查倉穀之案起、毛撫軍下獄、知府被參者六

人。

上命楊文乾、伊拉齊、鄂彌達、許容到閩清理、發知府五員、知縣五十員、共馳驛前往、全省州縣悉令離任、委員查盤。余到則諸人皆已至矣。閩省倉穀自康熙年間開捐積穀、報稱三百萬石。時每石收銀一兩二三錢、督撫及府廳州縣瓜分其利、卒乃以每石三錢定價、交州縣買。其未及買而離任者、以銀作穀流交、相沿成例。名則貯倉、實則貯庫、倉穀概虛六七。制府高公以咎在前人、欲令徐爲彌補。而雍正二三四年閩中連災、

陳少宗伯萬策以典試省親歸、見里中瘠狀、曾詢及存倉穀數。毛撫軍慮其發也、遂劾陳邀譽鄉里、生事地方、部議以借大轎一事波及丁總鎮、於是陳得嚴

旨、丁亦被議。丁既不平、布政使沈廷正久覬巡撫之席、又以私憾有所欲劾者、爲高公所泥、乃與丁謀盡發倉儲不實狀。

上大怒、故有是命。余至則各州縣已皆解任、委員攝篆查盤、苟有銀無穀、卽以虧空論。求保其官者、爭買穀以補。連災後穀價騰貴、石至八錢、或一

兩州縣吞聲。而委員利於前令有故，卽可得鉄百方苛求。沈藩司爲首發難，人尤樂於有事，得片紙揭報，不問虛實，立卽轉揭，上游亦卽䟽參，如恐失之者。於是全省府廳州縣十去九矣。余承楊公高公一見許可，以余到晚爲恨，委署福州府。三日，以福守楊到任卸事。楊名宏緒，字丹山，四川人，辛丑同年。旋委署興化府事。余查府廳縣倉，一秉公平，不肯稍苛。興化雖小府，前守卞居十八載，年七十餘，卞離任，又三月無官，廢弛久，多積案。余履任，日坐兩堂盡爲審理，嚴治鬪毆誣告。一月

後地方氣象畧改。十一月、調赴省城、委審各府大案、夜率至三鼓乃息。新撫軍常公賚到任。十二月、通省查盤事竣、楊公與諸公商、題余興化。余將回府時、鹽驛道陳豫朋以不勝鹽道、

奏

旨改授伊拉齊陳、離任候補他道。陳現攝糧道及閩海關印、於是二印俱出。余辭行、高公面囑、將委署糧道。余以初膺外任、懼不勝至省糧務、夜二鼓馳見藩臺固辭。良久乃許爲達高公。次日早鼓、至制臺轅求謁、知糧道印已仍委陳道署理、

而常撫臺忽委署閩海關、語極推許。旋入見高公、告之。高公大詫曰、此豈君所宜任。關事腥羶、且多係巡撫家人爲政、君何能爲。晩鼓見撫軍、謝委託、即求免、不可。余辭之力、則怒曰、　朝廷事孰不當辦、君且謂誰必當辦者。促取印出、手授余、余不得不受而出。次日到南臺關拜印、遂辭歸興化。　常公由粤東藩司、爲粤撫楊公力薦、得福撫。楊公葬親、常公即護其印、有摺揭楊公闕任之弊。楊公知之、先即奏明。及常揭至、上薄常公爲人、楊亦啣之次骨。楊自閩回粤、道出興

化、公館見余、屏左右謂余曰、我能相人、君誠君子、且必至大位。乃得昨者管關之信、吾與高公爲君憂而不寐。常公傾險、面有殺氣、半年巡撫耳。後有極狠人來、爾時求常公事者、先問沈公、奈何。蓋管關例爲巡撫用人也。余述昨者力辭狀、楊公曰、自必不聽辭、爾若辭之決、禍且立至、彼不怨也。余聞之悚然、因笑謂楊公曰、事既至此、進退無策。公既善相、且視本府半年後有無奇禍。楊公熟視曰、吾正在此相君、卻無甚風波、但善自留意、勿洩吾語。乃別。余歸謂幕中人曰、

天下事惟自立清正，得失聽之耳。

戊申，四十四歲。

正月，赴省料理關事，密詳請革兼理衙門陋規三千餘金，撫軍爲之大喜。詳見歷仕錄。復查廈門洋船規例數千金，亦係兼理衙門與院分得者，余將兼理衙門所得者出示禁革，仍飛稟撫軍，撫軍亦即示革。余收狀詞，必一一庭訊，誣者責逐，細事好言曉譬，還其狀。或兩造適至，立與訊明，剖決而去。有兄弟二人，結訟數年，兄控弟爲異姓養子，弟控兄侵蝕祠金。余傳訊，係

遺腹雙生兩兄弟，面目如一。且遺腹有二子，舉族稱慶，其母分單記載甚明，業師即伊兄弟姊夫，供質無異。今兄以産蕩盡，弟獨完，覬奪之，造爲異姓之説，思出其弟，黨惡者附之。其乖倫理實甚，應坐不友之罪。弟控兄蝕金，亦無據，應坐不弟之罪。念係遺腹，不忍令其兩傷，查分單内弟本稍厚，當日似有偏愛，今兄産既蕩，斷令伊弟將多受之産分贈與兄，以全友于之誼，衆乃服。餘詳歷仕錄。

六月，朱撫軍到，余力辭關務，乃改委泉防廳張嗣昌。朱密使人遍訪關弊，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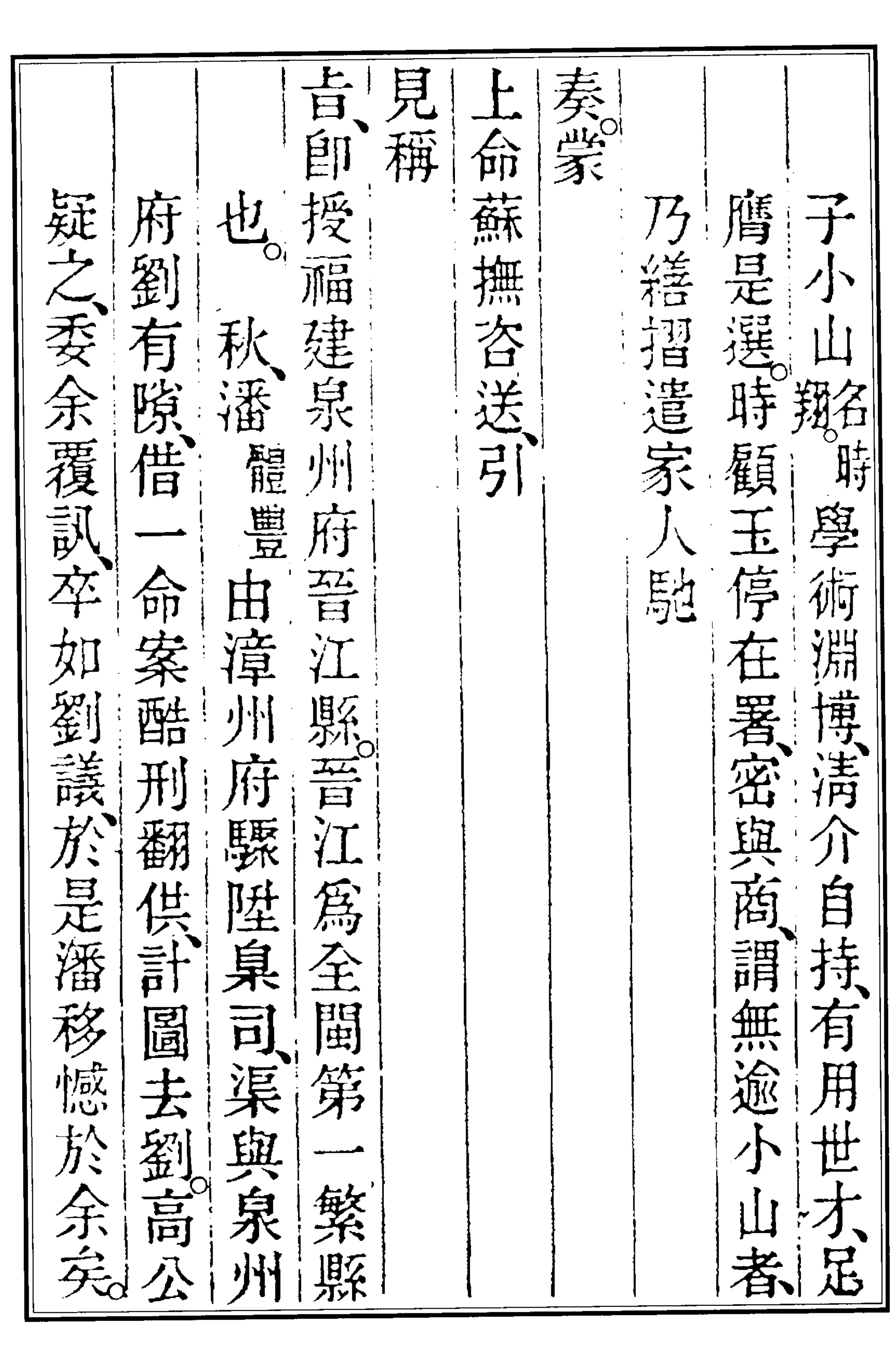
月不得，乃止。昔日楊公之言，至是悉驗。　余卸關務，朱撫軍方刻意尋釁，而余卻爲關吏侵稅一千二百金。余初欲抄其貲，顧孫繩兄坐南臺，與吏密聞之，漏言。及余往查，則已盡匿其貲，顧亦不別而歸。余百方稱貸得完。　大旱，初用繁露法造土龍，呪蜥蜴，設里鼓，燒猪尾，祭畢，雷雨驟至，城内傾盆，離城里許絶無，乃知非至誠感格，以術强求，無益也。仍下鄉步禱，得雨二次。高公與余相契日深，每見必久談。嘗曰：我與君終日談而莫逆於心，然所談者可質之天地鬼

神，而不可告人。近日風氣，但能一官到後，即頭頂元寶進獻，便自謂盡忠，不想朝廷豈爭此耶。又云，令人動以殺人害人爲能，我想於積屍枯骸裏穿朝衣蟒袍行走，有何樂境。余爲歎服。余受高公知，然未嘗一語干進。嘗妄自詡曰，起元惟願作興化府五年，可以移風易俗。是年，奉

特旨令知府各薦一人，有猷有爲有守可勝縣令者，

摺以

聞。余念自幼同學中年最長而未得一遇者，獨有王



子小山名時翔學術淵博、清介自持、有用世才、足膺是選。時顧玉停在署、密與商、謂無逾小山者、乃繕摺遣家人馳
奏。蒙
上命蘇撫咨送引
見稱
旨、即授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晉江爲全閩第一繁縣也。秋、潘體豐由漳州府陞臬司、渠與泉州府劉有隙、借一命案酷刑翻供、計圖去劉。高公疑之、委余覆訊、卒如劉議、於是潘移憾於余矣。

己酉、四十五歲。

二月、高公委攝臺灣府事。余稟辭、高公手批稟後、有不得已借才幹濟、綢繆海疆、必悉此懷、定能叱馭之語。余乃承檄行。時溧陽史公奉旨至閩、令甄別閩省府縣、府優者陞道、縣優者陞府。余蒙史公同高公以優等第一名入告。余既辭行將赴臺、而家眷適至。兹余自到閩後、以閩事坎坷、且無接眷貲。戊申冬底、妻弟方紫南願歸接眷。及抵家、即廢目、不得出室、人在家、貧不能支、乃稱貸而出。時興化府篆已委員署、乃判府

署之半以居。余遂東行。余離任。囊無一錢。借貸百金爲渡臺資斧。送親友回南。家口四十餘留興化。僅付銀十兩。米十石。余囑保魯姪曰。乏絶時。寧於他處告援。切不可於新晉江令有所告貸也。同渡海者。豊九兄、子美弟、暨妻弟、幷幕友三人。凡初登洋船者。即閩人亦嘔吐不能食。余飲噉如故。渡臺須西北風。時夏令南風盛。出大儋門。日行數里。無崖可傍。夜則下椗海底。舟浮洋面。任其簸蕩。椗用大木三叉。用椶索數丈墜之海底爪定。不用鐵猫。慮有吸鐵石也。六月

初六日夜半、大雷雨、西北風作、舵工起椗開行、同舟皆驚起、余卧不動、惟聞波浪從船面滚過。天明、望見彭湖山。午刻收馬祖澳。次日開行、收八罩。蓋渡臺七百里橫洋、彭湖爲中道向隸中國、設兵駐防。山不甚高、於洋中立數島、可泊舟。余留十餘日、至二十日開行、抵鹿耳門、次日登岸。　臺灣鹿耳門有協鎮府、内有總兵、姓王名郡。有巡臺御史、一滿一漢、有巡道。向係兵備今改。府屬四縣、臺灣、諸羅、鳳山、彰化。同知二。一海防同知、在府。一淡水同知、在彰化。　蓋臺地生番乍定、知府被參、署府劉同知年輕、新府倪

於得
旨後丁憂回四川治喪、計來期遠、故制府必欲余來
署理也。境內皆閩廣人、熟番倚山而居、生番居
山內、以社分部、俗同鳥獸、時出擾害。地肥饒、稻
禾不用糞、歲兩熟。收成時穀價每錢②四五分。民
俗澆悍。余所帶幕友一無所知、旋辭去。凡敘供
屬稿以及書札稟揭、一一自辦。出則坐堂審事、
入則治文書案牘、夜二鼓後巡行府城內外。自
余到後、臺灣張令病、三月不能視事。鳳山參後、
諸羅兼攝、未幾彰化被參、淡水同知告病離任、

余乃令海防同知往攝淡水及彰化事，而余帶理聽事。七月十五日，大風海水漲溢，漂沒人民無算。余巡行海邊，飭收掩浮屍，倒房按間賑給。四閱月內，凡積年未了之案，無不詳結，鬚爲之頓白。時臺灣道劉藩長、御史夏之芳、總兵王郡皆與余極相契。新府倪到後，復奉二院文協理一月。臺地自余到後，始議養廉，知府每年一千六百兩。余應得秋季四百金，資用五閱月，及歸，無雇船貲，屬官不敢具費，倪守以本年閏七月，作十三個月算，尚應得四十餘兩，送至雇船

啟行，兵民送者如市。十一月初三日登舟，冬令無東南風，船開後回者三次。至十五日順風，夜抵澎湖，天水無邊，一輪明月，奇景叫絶。命舟人徑過澎湖而西。夜半微雨，風轉逆，余舟乃回指澎湖。風漸横，幾不得泊，僅遇一山址，遂泊焉。留二十日，得東南風，乃開行，進厦門。余本二船，其一船家人在焉。前逆風時，冒險進厦門，船幾壞，然不知余所在，不敢歸興化。二十日不通音信，或傳往外國，或云往廣東省中。上臺及興化家口無不驚憂者，余於是幾若更生矣。舟行時，

淚從舵樓上過、余臥小樓、四面皆板。因念此與、棺同式、葬於土與葬於水一耳、處之怡然、心不一動也。　到厦門後、始知余以陳潛命案被參降調、興化府已題張同知矣。莆田縣陳潛打死林敏一案、潛固屍親所控首犯、潛亦自認致傷二命。潘臬司因余承高公委審泉州府顏家一案、失潘旨、啣余不置。俟到臺後、提此案覆訊、立意翻案、潛供認批頰流血、將助毆擬杖之陳奕夾七次逼供、而以失出失入具詳請參。劉撫軍不可、潘跪求曰、不參沈興化、余不能居此席、願

以印送。劉不得已、乃照案題參。後汀漳道出缺、

史公署督院印、仍以余名保　題。時高公方進

京

陛見、

上問及閩省官賢否、則首薦余而不及潘、致失

上意。次日、高公猶擬具奏余政蹟品行、而參案已到、

上因傳進、罪高公之妄薦阿私、嚴加申飭、高免冠叩

首而出。於是部議照例降調、汀漳道亦無庸議。

是案以潘欲陷余、致承審知縣佟泌年、劉靖牽

連同罪。余之處分固意中事、累及二縣、轉不安

耳。家眷在興化、八月中爲大女完婚、壻之衣服賞賚皆爲辦理、壻家未費一錢也。族兄彥修之孫小名殷官、數歲父母俱亡、室人到興、攜之至、與大抱從保曾受學。余自臺歸、殷官後字用高、與大抱俱學爲制義。余見其筆明爽清矯、詫曰、此子將來作文勝吾兒多矣。爲彥修先兄慶。

庚戌、四十六歲。

正月出府署寓紳士劉家花園內、日看周易折中。五月赴省、將領咨北上、潘時已轉藩司、借細故靳不發。在寓看陽明集。時張嗣昌補興

化府。遇余厚。先是嗣昌接余關事、朱撫軍密諭嗣昌、能揭沈與化、當即以相授、張固不應。朱殁後、始以告余、余德之。及高制府怒嗣昌之盡壞關政也、幾不可解、余入見高公、具以告。且曰、起元若非嗣昌、必不保矣、可見其人長者。其管關乃迫於朱公、不得已耳。高公乃釋然。至是、余府任內有流交捐項數十金、余爲前府卞、署府張擔代者、余措送嗣昌、愕然曰、世俗交代、無不求讓希緩、沈公極窘、此項又前任所累、意必不交矣、今乃知沈公之不苟如此、可敬。余將北行、張

來送曰、夫人公子在此、一切日用、余當任之、勿以爲念。余行後時饋薪米。八月啟行、輕裝、未帶書籍。至揚州、買五經旁訓一部。先讀詩經、以作詩法求之、逐字逐句玩味文義、研朱評閱、始悟漢魏至唐詩法盡本於此。每有心得、爲之一快。九月、抵京。地震後處處皆頹垣敗屋、人不敢室處。余借寓半節衕衕關帝廟矮屋兩間、僅蔽風雨。是時高公在京、

聖眷極隆、

上引見閣中官吏、必問高公。公謂能、必有

異數。十月十四日、余引
見於圓明園。降調官五員、奉
旨照議降調。桐城張相國奏、內興化府沈起元、曾經
總督高某以通省第一清官保薦、求
皇上再酌。
上復將五員名摺翻閱、至余名、
上云、人究平常、某卻可以主事用。蓋一降調知縣也。
先一夕、余夢乘馬上山至坡頂、跳出一虎、齧馬
去。大驚而醒、蓋非吉兆也。噫、初以潘陷失官、夢
中之虎豈亦潘耶。皆天也、於人何尤。余應得

通判、十二月朔到部投供、一冬靜坐廟中、批竟毛詩、隨批閱尚書、以古文法求之、時有新得。臨川李師夙治陸王之學、往見、訓迪甚至、多所開發。以象山文集、陽明傳習錄授余、玩味數日、時有通身汗下者、勃然奮起、豁然心開之處、始志爲克復之學。　虞山趙太原寓陳相國第、去余寓數武、素迂冷、時過余深談、乃知能切實做工夫者。出所批湯子遺書示余。每夕一童攜小鐙叩門入、談至二鼓。常謂我輩做人、須如村婦守節方好。蓋鄉村本無禮法、無衣食居處之樂、

只一味樸實艱苦守去、不求聲名、不事妝點、纔是眞力量。又言作古文法、須如穿窬之盜、從穴隙中穿重屋、入內閫、發櫝笥、取寶物、從穴中出、纔是能手。若如大盜刼奪、只是鹵莽粗疎耳。二語皆可書紳。　同年王樓山恕以湖北糧道被參在京、高公新授兩江制府、薦王江南試用、聚首兩月而別。

辛亥、四十七歲。

正月、批閱禮記。　時選補無時、資用乏絕、又計家口遠寄閩中、乃決南歸計。二月八日出都、至

保定、晤蠡縣李克墢字剛主、先生年七十餘、制府唐公聘修省志、寓蓮池書院。李爲顏習齋先生高弟、顏講理學、負盛名。李亦傾動公卿、但主陽明、詆斥程朱、并及周子主靜之說、謂非孔門躬行實踐之旨。其學以六藝爲主、說似切實、而於身心非有得者、時人亦不復崇信。贈余周易補註、於訓詁卻能補本義之缺。候愚千姊夫於唐縣、留五日、贈銀四十兩而行。四月初抵家、則家口已先半月而歸矣。蓋興化張守聞余降調、家口不便久留、乃與余同年同寅相契者議、

助歸資。時楊丹山、蘇纫清、建寧守姜朝俊及小山皆有贈。　五月、懷一接其媳婦歸。　七月、遊金陵樓山、得江安糧道晉余下榻、已而制府高公治館舍、邀入幕。未幾、高調雲貴、乃歸。九月、樓山邀余至署、任簿書札翰。　十月、爲大抱行聘禮。夙訂徐宗夏之女、十二月、於鹽驛道陳公處告借百金、歸娶媳、行親迎禮、玉停爲相。

壬子、四十八歲。

正月、赴金陵樓山署。　高公自滇中寄書樓山、欲延余赴滇修志、并掌教書院、以道遠謝之。隨

婁山押運抵臨清，鉅細事悉爲之理。余與抱桐書有云：忙時作分内事，閑時作局外觀。　七月，沿海州縣大風雨，潮湧入平地丈餘，田廬人民漂沒無算。余謂撫軍喬公山東人，辛丑同年。曰：當此奇災，必不惜　國帑，不避沽名，不惑浮議，專以民命爲主，方能出之水火。喬爲之心動。　余從金陵歸，三黨不能自給者環至，各贈銀米而去。擕歸修金未及贖取質物，已爲之罄。　余爲婁山任事，同僚及督撫咸知之，胥吏畏之，甚於本官。藩司夏公謂人曰：江安王道一，沈子大代爲耳。

余聞之，以掩樓山名是懼，乃辭歸。是時松江黄石牧、蘇州邵士東兩同年爲省志總裁，開局金陵，余時往晤，於分修中得一友，無錫秦蕙田字樹峯。出示所著《味經堂稿》及《周易象義日箋》，許余大異之。年少窮經，未有若此之精進者。閲《震川文集》。閲《舊唐書》。

癸丑，四十九歲。

二月，往常熟，同邵履久遊虞山。三月，遊西湖，同年程冠文元章爲制府，聞余至，遣人延余入署，余約以遊山與盡往晤。宿照膽臺寺樓三日，

宿靈隱之紫竹山房一夕、宿雲棲一夕、遍遊西湖勝境。昔年韜光菴詩僧曰山止、先君子四遊西湖、皆有詩。山止久沒、其寺僧知重文墨、出示自明以來名人題咏詩册數帙、先君子詩具在、墨蹟猶新、爲之愴然。西湖自制府李公培植林木、修葺亭榭、是處煥然、獨於岳武穆墓前創建花神廟、其說不經。況危樓聳閣、逼壓精忠、馬鬣嫠慢、何可言、有識者急宜毀之。飛來峯山石奇特、樹從石上破苔而出。全山中空外腴、直有飛動意、惜峯頂上少一亭耳。遊肅竟、程制府

復邀入署，留月餘，委閱觀風卷。婦病劇，馳信促歸。時舉家病疫，妾王氏竟不救，六月十三日卒。

高公自滇南回兩江，壘札邀往。九月至署，高調蘇撫，遂隨至撫署，委治文書，子夜方息。封印後方欲歸，忽聞樓山有意外風波，星夜馳往，至則知制府趙公鑒其誣，得白。余在署度歲。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抱生子，命乳名曰戊，以戊日生也。

甲寅，五十歲。

正月，自金陵歸里。　三月，赴高公幕。公聘玉停

閲觀風卷、聚首三閲月、每日劇談、惟以道義相勗。閲高子遺書、其造詣精純、蓋得力於陽明而無其弊者。余向疑朝聞道夕死二句、不得定解、當日門人有以問先生者、初以難言謝之。固問、乃曰、要死便死。余爲之躍然、蓋忠憲之死如此、此言乃道其所能也。　高公以詩稿屬定、余以晩學有所參酌、必許可、歎前輩之虚懷也。時相唱和、嘗稱近日詩人、余與子遜爲僅見。公好談禪、余欲規之、未有間。公題十八羅漢渡海圖、屬和。余和詩結云、生當堯舜禹湯文武後、問途多

岐吾何執。公見大歎賞，亦笑頷，其意無忤也。
余以本省縉紳久晋巡撫幕中，且爲所重，必爲
人指目，夏間固辭，至冬乃歸，則婦病方劇。

乙卯，五十一歲。

二月二十六日，婦王恭人去世。時二子一女皆
幼，有勸余納姬者，余念蓄妾以撫子女，不可以
色藝選，外求難其德性之妥，房婢王氏自幼事
室人，習澹泊，人謹厚，遂置篷焉。　樓山薦余於
制府趙公，延主鍾山書院，攜幼子幼女同赴，留
大兒夫婦於家。　書院甚宏敞，生徒濟濟，余嚴

立課程、刊條教、勤加勸飭、閱文必逐字批改。一生王鏊年七十餘、食餼三十年、文多紕繆、余一一抹出、生大歎服曰、今乃知平生所作皆繆、恨年老、見先生晚耳。一生爲余拔置案首、以束緜爲謝、余大詫、揮卻之。彼猶固請、余謂、爾若以此相遇、生後雖有佳文、必不能置第一、亦不必與課矣。生慚而退。　制府以江南省志委余校定、此志自黄、邵兩同年纂修二年未竣、汪杜林修撰繼之、痛改全書、力詆舊稿。及汪爲制府所薄而去、遂并疑其書、故有是委。余以此志經三總

裁數十人分纂三年而初有成書，豈能復更，倘有更處，期已迫，豈一年可了。固辭不獲，披閱全書及杜林所修非黄邵原稿，内汪修河渠志及郡邑表甚詳核，餘以汪意主於頌
聖，拘於忌諱，致欠體裁。如首列
聖諭一卷，以不切本省者列入，殊無謂。余謂事關本
省，如
詔蠲錢糧宜入賦役，
指示治河方畧宜入河渠，以昭
聖恩

哲謨、餘皆分類登載、考核斯詳。今另列一卷、未爲妥協。藝文志黄邵仿漢書、止列書名、其序記奏議有關興革、詞賦題詠有關名勝者、亦分類附載、最爲得體。今去書名、別擇藝文、不倫不備、踵舊志之失。因具稟兩院、咸以爲是、乃一一改定。又田賦、漕運、關稅、歷代損益源流畧而不記、後有復古者出、何所查考。余爲遍考諸書、羅列縷載、閱卷之暇、手不停筆。　九月、忽得

憲廟升遐之信、哀痛驚悼。既接

哀詔、隨百僚哭臨三日。嗣是每得京報、讀

新上明旨、輒爲鼓舞歡慶兒童媍女皆謂
聖人復起也。是年、樓山年兄買一女子爲僕婦、係
無錫王氏、祖爲縣令、父庠生、聞之大駭。王慕友
許先生以修金贖之爲女、大兒勸余聘爲用高
之室、許欣然諾之。

外曾孫顧師軾校字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上

校記

①邵履九：本卷甲午、庚子條均作「邵履久」，當有一誤。

②每錢：「錢」字疑誤，抑或「每」下有脱字。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下

宗瑜
元孫宗約校刊
宗城

乾隆元年丙辰、五十二歲。

正月四日、閱京報、知余奉

特旨召入引見、係去年十一月日所下。蓋自

登極以來、廢員有聲望者次第起用。顧余行能無似、

何以得此聞

命惶恐。既而蘇撫高公准部文移咨制府、促余赴京。

余以掌教爲書生本色，有終焉之志，因見制府，告以不赴召之意。制府極言不可，又寄書高公。高公手書答云，
聖主方上法堯舜，賢者豈宜下同沮溺。余意乃決。以志事未竟，早夜纂輯。二月望後啟行，三月抵都。
四月初二日引
見，蒙
恩放江西驛鹽道。諸臣起用多降一等，優者或以原官，余以降調知府放道，
殊恩異數，不知所以報稱也。十八日請

訓、賞
賜貂鼠二紫金錠十、香珠十、謝
恩出。時鄂張兩相國仝
莊親王爲輔政大臣、請
訓時例須先白輔政。鄂公見余、卽謂　莊親王曰、沈某才大、鹽驛道不足爲也。親友聞者力勸余往鄂公私第一謁、余不聽。吏部予以僉事銜、或謂公昔爲知府、今宜得副使、何不與選司一言。余曰、爭名爭利、君子所恥。況同一道耳、倘更得轉、豈以僉副爲遲速高下耶。不聽。二十二日、出都。

江西行鹽皆揚商也余至揚概不與通鄉同榜尹公一名會爲鹽院余赴任之費告援焉尹笑謂曰鹽道向鹽院借銀可謂胆大余對曰鹽道來送銀則爲胆大借銀非胆大也尹又謂曰公爲鹽道何借銀我爲公一諭商總即可得余曰大人戲言耶抑莊語也若肯取費於商本道於商總內現有親誼平生不樂與交此時又相統轄一概謝絕故來援耳尹公笑乃以百金見援

六月攜眷赴江帶用高增用謙到署讀書請蔣斯年課三子穎山爲書記兼課用高用謙

七月、抵任。巡撫俞、名兆岳、浙江人。藩司刁、名承祖、直隸進士。臬司淩、名燾、皋人、中書。安慶糧道蔣、名堯年、漢軍。八月、入闈爲監試、蔣爲提調。蔣固能人、又熟手、闈政本提調所主、余每事推蔣、暇則閱名臣言行錄。既而蔣亦甚相推服、事必商而後行。　入闈後、繆文子自粵東學政回過訪、留三日。余出闈、邀入署、快談兩日。渠乏之歸資、支養廉八十金送之行。　新修滕王閣成、當事皆有匾額、余擬飛雲捲雨。蔣見之曰、此尙非公所宜出。余爽然、易以子安一序四字、乃撫掌曰、此可爲此閣定評矣。遂書而懸

之、因歎蔣固解人也。冬、俞撫軍内陞少宰、新撫岳公濬名以山東巡撫至。

丁巳、五十三歲。

江西鹽商、揚商之水客也、口岸支用、謂之匣費、不無冒開。尹公入揚商之言、欲行稽查法令、一一據實報道、詳院請核。余念此項開銷乃商家私帳、非公家所宜代辦、且本道實無從查核、力爲稟阻、大拂尹公意。余以建昌一府官引不銷、欲爲整頓、尹公以匣費法未行、不允。余不得已、奉文行之。江廣皆揚商口岸、楚價昂於江、爭

運廣而少運江、鹽日貴。同年盧抱孫爲運使、余
移文與約、歲須照額運足、有鈌罪商、鹽價始平。
皇上登極
恩詔、余應封一代、因請以己身貤封祖父母。是年六
月、接到
誥命、封父、祖父爲奉政大夫、江西驛鹽兼巡瑞袁臨
按察司僉事道、封母、祖母爲宜人。設祭焚
黃、望
闕謝
恩。九月、凌臬司進京、撫軍委余攝篆兩月。事簡、五

日一聽，已無塵案。凡審轉批駁之件，岳公歎服。
卸事日，踵門致謝，凌忌焉。　秋，委查豐城清河
堤岸。　冬，委辦鼓鑄錢局。　是歲，批閱史記畢。

戊午，五十四歲。
夏，蔣糧道丁憂，撫軍委余攝篆。秋，入闈提調。九
江道李公名根雲。爲監試，李戊戌前輩，雲南人。十
月，提調武闈，報陞河南按察使，拮据資斧，於同
寅緩急數百金，商人賚送概行謝絕。　十一月
啟行，家口遡江而上，余從陸至武昌，謁制府德
公名沛。以所著實踐錄見贈，爲言立身之道，當以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及養其大體爲宗旨。德園宗室、有儒者氣象。　十二月到任、撫軍尹公名會一盼望已久。公時方治理學、一見卽詢朱陸異同。余曰、此理學中習氣、朱陸各有心得、同歸聖道、皆切實工夫、無庸分門別戶也。公深領之。

己未、五十五歲。

二月二十一日、生一子、名之曰豫。　中州案牘自制府田名文鏡好行苛駁、每事先立成見、駁審必別委官、致問官十參八九。盜案報到、必羅作姦情、拖累寃抑、民胥側目。至尹公以清正和平

為政與余復相信，不輕駁詰，案得速了。盜案必據實辦理，不事諱飾。初辦秋審，撤底查核，所擬議尹公皆首肯。　夏，大雨連旬，四十六州縣成巨浸，各衙署盡塌。修理工價，向例匠作每日四分，小工三分。時麪一觔價十六文，余謂是一日工作僅得一人飽，如妻孥何。本署修理，概加一分。於是匠人爭集，余署又石灰民價一錢八分，官價一錢二分。余謂此必累及鋪戶，悉照民價發給。雨中隨修隨塌，費至三四百金。　秋，有新鄉令時正以報災不盡，為鄉民閉城，知府至卽

毆知府、旋擒犯十餘人下獄、余委武陟令袁光煒查訊。光煒至、盡行遣散、另訪眞犯、首從皆得。又有伊陽縣邪敎梁朝鳳等、與鄉約徐姓爭廟起釁、遂殺徐姓、豎旗拒捕。案犯已緝獲、有以二事張大上

聞者、於是

上命少司馬雅公名爾圖。來審案、旋定覆

旨。後隨

命雅公爲豫撫、丙壁尹爲副憲。余送尹公、謂曰、年伯母年高、宜早請終養。公深然之。　署中書廳前

缺页

自省過遷善者、蓋風氣之厚也。余治獄訟、理簿書、暇細爲評核、爲之甚喜。　余家西鄉祖塋高祖主穴、曾祖昭穴、吾祖穆穴。術家以吾祖穴得脈艮龍爲吉、於是子美弟欲葬五先叔父於曾祖昭穴之下。時大坟操手下東南隅爲吾父新坟、或疑於龍脈有碍。余曰、此公共祖坟、如地氣果佳、亟宜勸成之。乃贈之費、令子美歸治葬事。

十二月二十三日、豫兒痘殤。本險症、或以誤服大黃故。兒才二歲、識字過目不忘、殊可惜也。

辛酉、五十七歲。

正月、次孫爻兒痘殤。　江督楊特參江撫岳、內一欵在鹽道庫內借銀事、余爲欵證、上命總河高公名斌。及少司農阿公名里袞。往審。即報至、方晏客、閱之、客皆瞪眙。余曰、此事問心無愧、不足慮也。翌日、令維滋馳往江右、則通省震驚、淩臬司閉門不見一客、唯饒九道在省。既而余事得白、雅公謂余曰、江右之事、我且爲公憂覬。公自有此事以來、不特憂懼不形、辦事毫無怠忽處、竊服公之度矣。　雅公委余辦理彰善坊及各府州縣設立書院、詳見歷仕錄。　案牘外兼

治文墨、無刻暇。雅公初涖任時、令各司道密摺開屬員優劣送閱。余送摺後、未有所可否。及是年冬、忽謂人曰、當日沈臯臺送各官摺、余初不甚留意、昨偶於塵架上檢得披閱、則兩年來所薦擢者皆摺中一等人、所參劾者皆四等人也。益歎沈臯臺居心公平、論皆得當耳。公以余整理書院功、手書士林模楷四字、製匾送置書院。余力辭不獲、深以爲媿云。　是科鄉試、大梁書院應試八十人中、式十六名、各府州書院共有數人、解元亦出書院中。兩主考張名鵬翀。錢、名度發

榜後極稱中州文風大變，以爲一時之盛。於是同在書院中式者，彙刻爲同門卷，乞余爲序。

十月，大兒祖望生一子，命名曰新。

壬戌，五十八歲。

正月，存養廉銀五百兩，寄歸置產。此余平生作宦第一次所存宦囊也。鹽道任內僅供日用。中州養廉頗厚，三年內，自少年時親友緩急及到福建江西中州各任時所借貸，盡行清償。虞山邵誦芬爲姻家巨富，余到閩時借銀五百兩，如數清償。唯繆武子一項，還過本銀五百兩，所少

利銀尚未清。於是親友普勸置產爲饘粥計，至是寄歸，託淩思遠、保曾姪經理。後得產五十畝。

三月，陞直隸布政使。已乏資斧，復稱貸而行。

四月啟行，兵民紳士送至三十里外。五月抵保定，初見制府高公。名斌。公問：「今

皇上有特旨，問何以使民家給人足，有言將耗羨歸還百姓，如何？」公意以爲若何而可。余對曰：「耗羨既歸公，爲各官養廉，豈可更歸之民？至欲家給人足，更無良法，只有法網寬則人自足。」高公意頗欽之。六月進京，十二日到

圓明園。十三日

陛見、

温語良久。十七日、請

訓於　勤政殿。以十五、十六甘霖大沛、

天顔甚喜、

諭以年歲豐亨、宜以力行教化爲主。直隸近日疊報殺父殺母、皆教化不行之故。爲治之道、不可但以簿書期會爲事。起元

奏、河南撫臣行彰善坊、頗足以興起善行。

上諭、此事狠戲雅爾圖、你回任、可與督臣商酌行之。

起元求賜
御製日知薈說、
上曰、此朕學房中所著、然今日往往格於時勢、未能
尊聞行知、朕甚媿之。明日當取以賜汝。起元奏、仰見
皇上聖不自聖之心、實則數年來政事號令一本是
書也。次日領到、謝
恩、乃歸。八月、高制府奉
差往江南修治決河、以史公攝篆未至、委余暫護督
印、一月後史公至。直隸案牘極繁、書吏多猾
獪、余事無鉅細、一一手定、二鼓盡乃息。小米

穀價部定石五錢，邇年價貴，實須八錢，或至一兩，有司買穀爲累。碾米平糶，又不容多減。是年秋，米價貴至二兩一石。余因與清苑王令商，一米二穀，固係定例，實則穀二石碾米可得一石三斗，合穀石八錢，直錢一兩二錢零，即以爲平糶之價，而於買補亦足敷用。但不可報部，只據實辦理，秋成買補可也。稟明制府，遂通行各屬，定價小米石一兩三錢，市糶遂平。秋穀登，補倉亦無累。　補兒到保定署後，六月中忽病吐血，延一老醫，以清淡藥調治之。至八月大發，一嘔

數升。一醫用犀角黃連湯治之，稍止。十一月，復吐不止，清河道方公勸令大用參劑，每服五錢，然不能救矣。十一月初六日身故，時年十八。兒自幼聰慧，知友愛。十歲令讀古書，無句讀者，無一破句。十一歲作文，次第開闔，心思筆力，卽有可觀。至十七歲，文已斐然成章。偶學爲詩，亦韶秀。視嬉戲詼浪者，疾之如仇，發憤向上，有志正學，見者無不以爲佳子弟。余亦竊喜此子可繼先業，紹家聲，何一病遂不起。兒病發，適當余初任繁劇，日止一再視，醫藥調治之宜，余不及細

加詳慎、以致於此。是余家運之衰、不能有此賢子。且余行能無似、官位聲名都過其分、以有此天降之罰也、傷痛何可言。　是年、穎山本辭館、余延顧雙栗兄課余二子。素無疾、九月中卒中①而亡、余哭而殮之、訃其令嗣。　爲三女完姻、壻常州莊令翼之長孫、襲松林爲媒、中州時所定、至是來就婚。壻頗英秀。　署中支用出入、向委豐兄、既而以年老辭歸。至保定署、余委大兒主之。署中親友雲集、酧應紛沓、養廉雖厚、幾不能支、歲透支一月養廉。　題書室對、能乎雪與白、

是否物皆春。

癸亥、五十九歲。

四月初七日、生一子、命小名曰岳。春夏無雨、二麥不收。六月酷暑、城中病暍者日數人。余隨制府日雨次步禱、至十六日得雨、田間稍有起色。然天津、河間二府、深定二州、滴雨未沾、有赤地千里之勢。七月、

上東巡、奉

旨以賑務不令高公送

駕。初四日、余與翁臬司赴京。初八日

駕行、余馳至清河橋、召見行殿、具奏災狀、幷請多發賑米。上諭、米石通倉儘有、爾與總督商議須用多少、奏來卽發。爾可速回、帮總督辦理賑務、不必遠送。總督現在天津、汝亦可馳至天津也。欽此。余乃於次日送駕後、隨至天津、與高公商辦賑務。詳見歷仕錄。

天津鎮臺傅公、清國戚也。人灑落挺拔、與余一見如故。談及立身居官之道、言近日諸臣辦事、只講站得住、不論是非。我想

皇上聖明，縱有不合
聖意處，加以呵譴處分，亦必不至死。即死，亦人生所必有，何怕若此，殊爲可歎。余聞之，竊驚異，益歎近日人才盡出滿洲也。十一月，得
上回鑾信，余東迎，過遵化，謁
三陵，遊盤山，至臨榆，謁夷齊廟。出山海關，接
駕。召
見行殿，奏對頗久。
上曰：聞汝能講心理學。起元覆奏，臣不過常看儒書，究不能躬行心得。又

問汝是翰林出身、今常做詩否。起元覆奏、臣爲翰林時做過、及做外官、臣才短竭蹶辦事、實無暇做詩。退見高公、公謂余有

御製謁陵詩、公可恭和否。對以不能而止。時翁臯司調任江西、以清河道方觀承陞補高公因密詢余曰、清河道缺、當誰可者。余曰、知府中惟正定府王師才氣非凡、可以勝任。高頷之、翼日、

上召王引見、命署清河道、殆高薦也。七月內得一孫、命之曰藩。州中紳士以先君子內行篤至、學殖醇正、具呈請入鄉賢祠、蒙各當道允行具

題奉
旨依議。又生高祖母、曾祖母兩世守節，未及請旌，至
是豐九兄與余具呈，亦蒙允　題，得
旨依議。余顯揚之念藉以少慰。
甲子，六十歲。
二月十五日爲余生辰，以旱災不讌客，不受屬吏一帖。春夏無雨，二麥失收，去年災地尤不能支，憂心如焚。幸
皇上跪禱於龍潭，
皇太后亦步禱於龍神廟，於是五月十六、十七兩晝

夜甘霖、直隸、山東、河南全日得雨、旱象頓轉、至秋乃大熟。御史柴潮生條奏舉行直隸水利、上命冢宰劉公於義同高公協辦、高委方臬司及天津道陶正中主其事、河員乘機紛紛進説。余以昔年怡親王同朱高安相國辦理三年、卒無成功、此番心知無益、而勢不可止、高亦以余不諳水利、余得以自謝、遂不與議。七月、

上謁西陵、高公及方臬司、陶天津以辦理水利免接駕、余獨往。至湯山見

上、奏對亘久、奉
旨、不必隨駕。次早送
駕而回。初至湯山、遇　平邸、余隨諸道請安。　平邸
一見、即握手致殷勤。少頃、遣官致送詩一幅、匾
一幅。余從未通一札藩邸、得此大驚、顧不可不
往謝、往則延見謙下、語殊傾倒、推許甚至、有當
今正人惟陳中堂、孫錫公及公三人之語。別後
復遣官送荷包一匣、不知何以有此也。　是月
爲四兒完婚、娶吴思緒之女。已迎至保定、結親
日余公出、歸後始祀先、行謁舅姑禮。　是年三

月京察。奉

旨命大臣自陳，舉人自代。湖南撫臣蔣公溥舉余。蔣與余有戚誼世講，自幼相識。余性懶，自爲湖撫，從未札候，而忽有此舉，殊出意外。閱三月，未及往謝，復有札聞，彌感其意。余在藩任，自知才短，高公亦不甚相得，意見時左，望內用已久，而未敢徑奏。十一月，奉

旨：沈起元着來京，以京員用，方觀承授直隸布政使。欽此。文到，余即日出署。向苦外任，得此如釋重負，感激

聖恩無地。同袍知我者、亦爲稱賀。 十二月、奉
旨授光祿寺卿。未幾、復奉
旨稽察宗學。都中知交囑余速行赴京、而余以交盤
事未了、尚遲遲也。 出署後、寓中日用盡出質
庫、所透支一月養廉、遣使山東河南、告援於舊
同寅清河王道、慨佽二百金。有欲爲余向各屬
告援者、峻謝之、盡典皮衣以償。方公亦代補百
五十金、出清楚結。
乙丑、六十一歲。
正月交盤結出、二十二日啟行入都、文武僚屬

兵民送者三十里。二十五日至都、適有
高貴妃之喪、係光祿寺承辦、遂未候面
聖、擇期到任。　遣大兒率其婦及子女歸里、余攜四
兒夫婦、岳兒母子寓於爛麪胡同、日以典賣爲
用、葢本寺俸銀儘扣藩任罰俸案也。寺卿當坐
大轎、余惟坐車。　寺中事簡、定例三六九進署
辦事。
上在圓明園、九日一輪班、非進月摺、無事時多。　四
月、寺中有咨送滿司庫之事、滿少卿德、漢少卿
寶意主保送司庫溫平、正卿國則主善布、持不

相下。國語侵德、似譏其有私。余初至、未見二人優劣、亦未得德寶之隱、姑請送典簿吳勤三以解之。國從余而德堅執不從、國遂密摺參德少卿、語過激。

上不悅、謂公事何漢大臣無一言、傳余往詢、寶公同余馳至

圓明園、張玉名廷。絅親名。兩相問狀、具以實對。乃發部議、國、德均降級留任。從此溫平、善布之釁不解矣。

余九年外任、心力已疲、至是得少息。在寓日閱儒書、覺貧富貴賤舉不足計、名利二字益

能淡定惟理欲之介不可不嚴。然檢點身心、彌覺寡過之難。從秦少宗伯處借渠所著周易象義日箋、與愚千所著周易衷孔參看、尚多所未慊處、遂有治易之志、苦未得遍閱諸儒書也。合河孫公（名嘉淦。）夙負重望、今爲宗丞、閒曹也、時相過從。向少司寇雅公（名爾圖。）云、沈公一肚子正經書、眞君子人也。繼而孫公移寓右鄰、時相過從。公經學極深、五經皆有著述、以令子驟夭悉燬。每談詩易、發人所未發、與余相得甚。　九月、江右饒九道長以卓異引

見來晤、并還昔年借項五百金。適余借居之室主人欲出典、且欲貶價、遂以三百金典之。寄大兒百金、爲送入鄉賢建節孝坊之費。　在京舊遊寥落、惟少宰田世兄（名懋）爲人伉爽、篤於世誼。又少宰德濟齋、（名沛）銀臺雷翠亭、（名浤）交最契。雷躬行道學、蔡聞止先生高弟也。　是年、藩孫痘殤。

丙寅、六十二歲。

正月、岳兒發痘甚險、得良醫治之獲痊。　四兒生一女、名之曰順。　二月、

上命大學士、尚書、侍郎各保可爲督、撫、尚、侍者、或誠

余宜一畱意。時保會姪在寓、余謂之曰、我生平不一干人、尚苦謬賞者多、薦者纍纍。功名之際、全在立得定、吾正慮此番保舉或致事也。已果大失

上意、諸大臣俱被申飭。

上發人參、三品以上許領二觔、每觔百二十金、無力者可以轉售沾其利。或勸余報名、余謂既無力自買、以三品大臣官銜博銀數十兩、心竊恥之、竟不領。後聞有借余名領出轉售者、人笑余迂。余謂彼自作過耳、不必以之有悔也。 四月、

上以海內久安、年歲豐登、修瀛臺賜宴之典、有
旨能詩者令即賦詩。軍機處票傳各衙門、能詩者先
期報名。余謂
聖上之前、何敢自稱能詩。自念外任數年、吟咏久荒、
聖學高深、豈能仰副、以不能詩報、不敢與宴。　九月、
上幸五臺、余當隨
駕、以所居屋典於趙亘輿先生、得三百金治裝而行。
九月過易州、恭和
御製排律三十韻。至阜平、望關路已積雪數寸、
上以山嶺險而隘、留從臣之半於阜平、移帳前行。同

翰林周宿於行唐之玉亭村。十月、

上幸五臺。後隨

駕至正定、那制臺請

上幸大佛寺也。自阜至正定非孔道、那公鑿山累月

成坦途。至定州、應制和

御製和東坡雪浪石詩。

駕幸保定府、城中修飾華美、方藩司照牆滿羅錦繡

綾緞結綵、爲極盛矣。十月十九日、還京。　司庫

溫平內陞塔子溝通判後、善布查溫虧空二千

一百五十餘兩、已揭出、國公欲參賫公不欲。余

至京、立具摺參
奏。
上以平日不能稽察致有此、本人若不能完、着堂官
分賠之
旨。因思前歲德寶二公之祖溫平、不知何意也。　九
月、大兒進京。十一月冬至朔、大媳生一子。是夕
夢白鶴飛集於庭、信至、知此子定是佳兒、八字
合格、命之小名曰復。　是年、閱范文正公集、司
馬溫公集、曾子固集。
丁卯、六十三歲。

從同年宋雅伯名詩。在處借經解內易說諸家至、

因將

御纂折中及來註并近儒易說諸書薈萃採集、始知易書之妙、不可泥於一家、研窮玩索、自有的確不移之解。有向來所疑至此豁然者、有向來認錯至此爽然者。自三月至五月、集得乾坤至否泰十二卦、知精義之功全在此書。　四月、二媳生一女、名之曰安。　得昌官病亡之信、爲之惋歎。昌官係三叔父之孫、念祖弟三子、貌寒陋、念祖貧、不能教之讀書。十六歲、念祖弟攜至藩署、

忽自發憤識字讀書。一載歸里、益攻苦、從汪雋人學爲制義、遂能成章。爲人極端正、有志氣、定爲吾家之佳子弟。遽爾摧折、三叔父從此無後、哀宗景象、傷心何已。　余直隸任內失察宏陽教通省官降一級、有加級者可抵、余獨無、奉

恩旨降一級留任。　七月、隨

駕幸木蘭、途中和

御製五律四首、七律二首、七絶四首。至九月十九日

還京、作出塞紀程。　得玉停凶問。總角至交、一旦永訣、迴首故鄉、亦知交落落、不獨京華矣。

是年京察，余自陳，薦張世兄師載自代，孫副憲自陳，薦余代。奉
旨，孫嘉淦着休致。十月，吏部開列明春隨
駕山左官員，余復蒙
欽點。冬，註易至臨觀。是年，四兒忽患吐血症，雅少司馬治之稍愈，遂廢書不讀。
戊辰，六十四歲。
二月，隨
駕東行。每問日發
御製詩一單，或四首，或五六首，命從臣屬和。余久不

作詩、勉强應
制、恒於車中搆腹稿、抵營下帳、則繕摺隨衆進　呈。
至曲阜、瞻仰闕里
孔廟。
上謁孔林奠酒、余執爵隨侍。
上命大臣分祭四配本廟、余分祭　子思子廟。廟在
鄒縣、馳往祭畢復
命、
上已登泰山。次日、
皇太后、　皇后登泰山、共駐

蹕三日，遂幸濟南。一路供帳甚盛，濟南尤極華采，古蹟廟宇無不修飭。

上駐蹕行宫，余乘間遊後湖。湖中爲歷下亭故址，新構雕甍朱檻，輝映湖光。登北極閣，閣在城上，祀許眞人。城南衆山環繞，城北華山、鵲山雙峙，華即華不注也。遊趵突泉，泉旁爲白雪樓，李滄溟詩壇也。三日後，

上起鑾。三月十一日至德州，

上始御舟。二更後，忽聞

皇后賓天之信，大驚，趨至大營，聞宫中哭甚悲。已而

御舟開行、諸臣各惶遽馳行。至十七日到通。次日、
皇后梓宮入宮、百官每日齊集哭臨二次、宿於官署。
二十九日、移
梓宮於景山。是日、傳冢宰、舒九門謂余衙門所辦餑
餑隨卓粗糙、參奏飭賠、并請交部嚴察、奉
旨依議。五月初六日、奉
旨、降一級調用、有加級者不准抵銷。欽此。時二堂皆
有加級、余獨無、於是一堂盡空。余分賠銀八十
五兩。 溫平以虧空正法、四堂分賠、余應賠銀
五百三十兩。去官後嚴追、百方稱貸、七月內繳

清。　遣婢女翠梅南歸，免繳身價，令其父母擇配，以其勤謹也。　九月，移寓增壽寺西，閉戶註易。

己巳，六十五歲。

二月，遞呈吏部，告假南歸。　三月，註易六十四卦完，約二十萬言，草訂十本，兩年中行坐臥皆易也。　四月初八日，自京啟行。　二十二日，孫女安兒驟殤，瘞之舟旁岸上，過清江浦，總河高公邀燕，下午，晤張世兒。　至淮上，甥壻程懷遠款留三日。至揚州，晤同年邵北崖於書院。北崖

謂余、揚匣有例、京堂假歸、程儀二百四十金。君歸裝若何、須一拜運司、即致送也。余謂歸裝固蕭然、然昔年爲鹽道、尚不取商人一錢、今乃作抽豐客耶。即日渡江、至常州看莊氏壻三小女。六月十六日抵家、十日後即自爨、以余有四兒夫婦、岳兒母子、大兒不能供也。七月十八日、四媳以疾卒州中。時疫盛行、家中上下大小皆病。十月初一日、孫女順兒殤。故宅以大房多孫、雙桂軒爲諸孫讀書處、余無坐地、乃建書室三楹於學易堂東。海昌師罷官歸里、九月爲

七十壽誕，余往稱祝，留一日歸。

庚午，六十六歲。

江寧李方伯，名渭，余同年也，在中州爲屬官。自去歲疊札邀往，於是正月啟行。過蘇，晤芝子，子遜候楊文叔於臥室，大病初愈，未健。看無錫顧振蒼，知春秋大事表已刊就，讀其新作毛詩論説及毛詩訓詁，窮經之學，此老爲最深。余借其萬卷樓近稿一帙，舟中細讀，多所開發。看三女於常州，留二日。到江口，登金山。平生往來數十次，此番纔一登，爲快。阻風，小舟泊金山下二日。二

月初七到金陵，晤李方伯，則知已謁山左，留余下榻於贍園。二十日，薦顧漢求爲之書記，卓士任挂號，余别之歸。四兒血症復大發。所構書室落成，種竹前楹，擬額曰虚直。時舊交唯宗㚟穎山頗有興致，後進如玉停子原在，小山子善長、綏成子存素、禮言、思緒子廉夫，皆能吟咏，時來談晤。州中文會有以課卷求閲者，余必以直批閲。有會卷十人，每次取第一名，詢之爲王萬南，筆意蒼勁，非凡響也。七月，周學蘇率其表弟陸九葉來執贄，郁邦干介錢驑來執

贄、王大鏞介蔦南來執贄、顧漢求來執贄。漢求爲西垣之子、天游之甥、粗能學詩。　叙姪縣亡、余爲貰棺以殮。　十月、副總河張世兄聘大兒往課其孫、從清江浦往儀封。　十二月初二日、四兒亡、以大房復官嗣之。余盡典皮衣以殮、冬無裘、除夕幾無力祀先。

辛未、六十七歲。

浙藩王貞甫師陞授江蘇巡撫、遣人迎入署。至則欲予佐其幕事、余以風憲衙門、本地薦紳在內、必爲物議、辭之歸。　二月、

聖駕南巡，余與繆文子、武子、羲元及吳門諸老接駕於無錫之新安，以督臣黃廷貴不令遠接也。三月，送

駕於丹陽。回至常州，看三女，欲攜之歸，以病止。念祖於二月内身故，家中貰棺以殮，余歸，往哭拜，傷其一生貧苦，一子知讀書而夭，遂爾無後也。顧漢求自山東來，以準撫軍及司道公書聘余主灤陽書院掌教。五月，余同用高漢求啟行，至臺兒庄從陸。閏五月十五日到省，司道於八里外親迓，監院教官率諸生轎旁打恭，送公

館於察院、撫軍來拜、禮遇頗隆。十九日、送入書院、撫軍及司道各官皆至。在省候補州縣、皆具稟揭候謁。以老病退休之人、轉添一番酬應、殊可歎也。　諸生六十餘名、皆閉戶用功、早暮書聲滿院。余考其所讀、按各人文筆火候、或宜讀慶歷、宜讀啟禎、宜讀八家者、各爲選授。　原任濟南守劉、余年姪也、介湖廣邱天運來執贄。邱兄爲陽信令而卒者。天運文筆甚佳、邱固舊家也。　盡八月、易繫辭集說竣。　十一月二十五日、爲

皇太后六十萬壽、各省在籍紳士皆進京叩祝。余於十月二十一日北上、二十九日到京、初三日到宫門請安。出經筵費二十金、隨衆進詩册。二十日、接皇太后駕於西華門外。太后乘輦、皇上乘馬前導、令諸臣瞻仰慈顔、不用回避。先一日有旨、外來祝壽諸臣、原品休致及降調者、概加一級。革職者、二品至五品降二級賞與職銜、七品者復還原職。欽此。余固降調者、蒙

恩得加一級。二十一日、余隨衆謝
恩。二十五日、入
朝行叩祝禮。初至京、晤合河孫公、言曾奏詩經國風
　多作淫奔處、不可以訓
　皇子、因
命孫公另作詩註、每日進一章。余見註豳風一章草
稿、比朱傳遠勝。　外省大臣來京者、辛丑同年
則山東之鄧、河南之程、江西之晏、皆十餘年未
見者。其他老臣雲集、史陳兩相國共請二十餘
人。余初到京、曾病寒熱、後又病腰閃、概不應酬。

病中，金又艮兄遷安長君紫凝時來問疾，甚殷勤，殊可感也。蔣質夫欲留余在京，薦余課傅公令郎，余辭謝之。　十二月初五日出京，回山左書院。王觀賓欲往臨清，同至書院度歲。除夕，有外府諸生在書院度歲十五人，余設小酌共飲，更餘乃散，轉覺客中度歲之樂也。　是歲，大媳於五月又生一子，余名之曰濟。

壬申，六十八歲。

正月，閱文中子鈔數頁。　梅循齋書來，求選定渠祖勿菴先生詩集，并求作序。　二月，諸生應

萬壽科鄉試、出闈後、爲余祝壽。　五月、大兒自家到此。　東撫自去歲準撫軍拿問、鄂公虛亭接任。鄂爲西林相國長公子、學殖高明、人有氣骨。八月、公來晤、送近稿求改定。余閱其詩極清秀、時入宋調。余以直批點、有未安處、即爲改定、題詩四絕而歸之。數日後、復送一本、如前閱定。九月、公出巡登萊歸、復送詩一本。遊大勞、小勞諸山、作詩大進、彷彿少陵秦州諸詩。未幾、鄂調往撫江右。　十月、楊公名應琚、字松門。來署撫事。楊爲昔年粵撫楊公文乾公子、余昔到閩、公主閩政。與化

府、公所題也。向聞公有令子、能讀書、有才識。後爲西寧道八年、
上見之、極加寵眷、故有是命。其來也、未帶一幕友、聞余在院、卽來拜、具言其先大人相賞之舊、講世誼甚切。固延余入幕、力辭不可。繼又聞大兒在書院、亦邀入、委以書記。余强留十餘日、辭出。觀公所修西寧府志、古雅有法度、可見學有根抵、漢人科第中不多得。　十一月、長孫戊官贅壻於畢氏。其婦翁東禮已亡、夫人張氏主之。張爲堅孟之女、知書、好施與。其女亦識字、人明白。余

措百金費。　聞八月中豐兄物故，年八十三，無疾而逝，獨可恨保曾不在膝下也。　是歲，文子婿陸靜山選山左鹽大使，攜眷至。文子札來，囑余教其外孫。因令其坐院讀書，甚肯用心。文亦日進。名卿簡，余字之曰廉吉。靜山三子，獨此長子端謹好學，然其父母卻無意令其讀書，不可解也。　滋陽丁巳進士牛運震來拜，以聞余欲訪牛氏宗族也。細詢山左牛姓出濟南者，分居滕縣、滋陽，又有在鄆城者，與濟南同姓不宗。余第聞先世出自山左牛姓，未詳出自何邑，遂不

敢認宗誼。運震負絕世姿、曾舉鴻博、旋以進士作縣令秦中、詿誤歸、纔四十餘歲。學爲詩古文、有才氣、惟未軌於法耳。

癸酉、六十九歲。

盧抱孫於坐臺時曾讀易、謂宋諸家以項平甫爲最。見余所集、極服。今爲長蘆運使、寄書莱渥、勸助余付梓。書院諸生亦共慫恿、遂於三月開鐫。

五月初六日、戊孫得男、聞之大喜。年七十已得曾孫、視吾父當年僅得一孫、余爲大幸矣。

九月、易經告竣。自東省及直隸舊遊、皆助刻

貲約費五百金。孫合河、秦二泉皆有序。冬、閱儀禮。十一月、聞戊孫忽患失血、甚憂。十二月、得孫合河凶問、爲傷悼。卓士、用謙以覓館到書院。未幾、卓士就鹽大使張浩元聘、用謙入開封府趙幕主號件。是歲、書院選拔二十七人。諸生中以周汞年爲最好古學、用功勤苦、文筆高卓、爲余激賞、獨不中選。衆始知余雖與學使金公相得、未肯以一語私囑也、唯曉周生安命而已。書院内鄉試中式七人、選拔居五。

甲戌、七十歲。

正月、閲明史。　鹽道吳公士功次子玉綸來受業。公中州進士、以御史歷外任。玉綸能文、嘗讀書佛峪。峪在萬山中、人跡罕至、有小寺、倚絕壁旁屋一楹爲讀書處。壬申秋、諸生邀余遊龍洞回、聞佛峪有瀑布、因往、則聞書聲。入其室、繞窗山色、羣松舞翠。閲案頭皆時墨也。余因笑謂曰、對此清景、正宜作詩耳。後吳公見余、述其子不好時藝而妄作詩、余不知其所作何物、公其索而觀之。余曰、此爲余昔年一言所激耳。閲其詩、雖初學、而筆致清逸挺秀、已自不凡。至是、乃率

之受業。能讀古書、文亦奇矯、與言正學、亦勃勃有向上志。此爲佳子弟也。　冉縣謝氏爲曇山先生後裔、名世傳者、舊在書院、孝友士也。其姪袞少而能文、年二十二、父欲爲娶婦、袞不願、走七百里來就學。辭事攻苦、詩文挺秀。余令看詩經傳說、於諸家異同已能決擇。　邵經驄同年履久之姪也、爲運使經歷、令其姪孫來受業。長山令張浙江嚴州人。令其姪汾來受業。係天津商籍生員。二月十五日、余七十誕辰、當事諸生欲具禮稱祝。余念先君子七十、余方違館江右、未及具禮、至

今惝恨、慨力謝。惟大兒從撫幕出、用謙從府幕出、卓士亦在此、共進一觴而已。卓士主人監大使張　浩元、光州人奇士也。捐納出身、好讀異書。邀與之談、煞有見道處、大奇之。楊撫軍歷兩廣制府、余亦辭書院。楊已諾、衆司道固留、訂秋間乃行。大兒先歸、歸半月而戊孫病故、以弱症兼感冒、致不治。信至、余爲大慟。六月、李藩臺萊涯卒於官、年七十。慷慨孝友、不治生、身後蕭然、一子醇謹能讀書。余爲作行狀。　王毓燕於惠州降調、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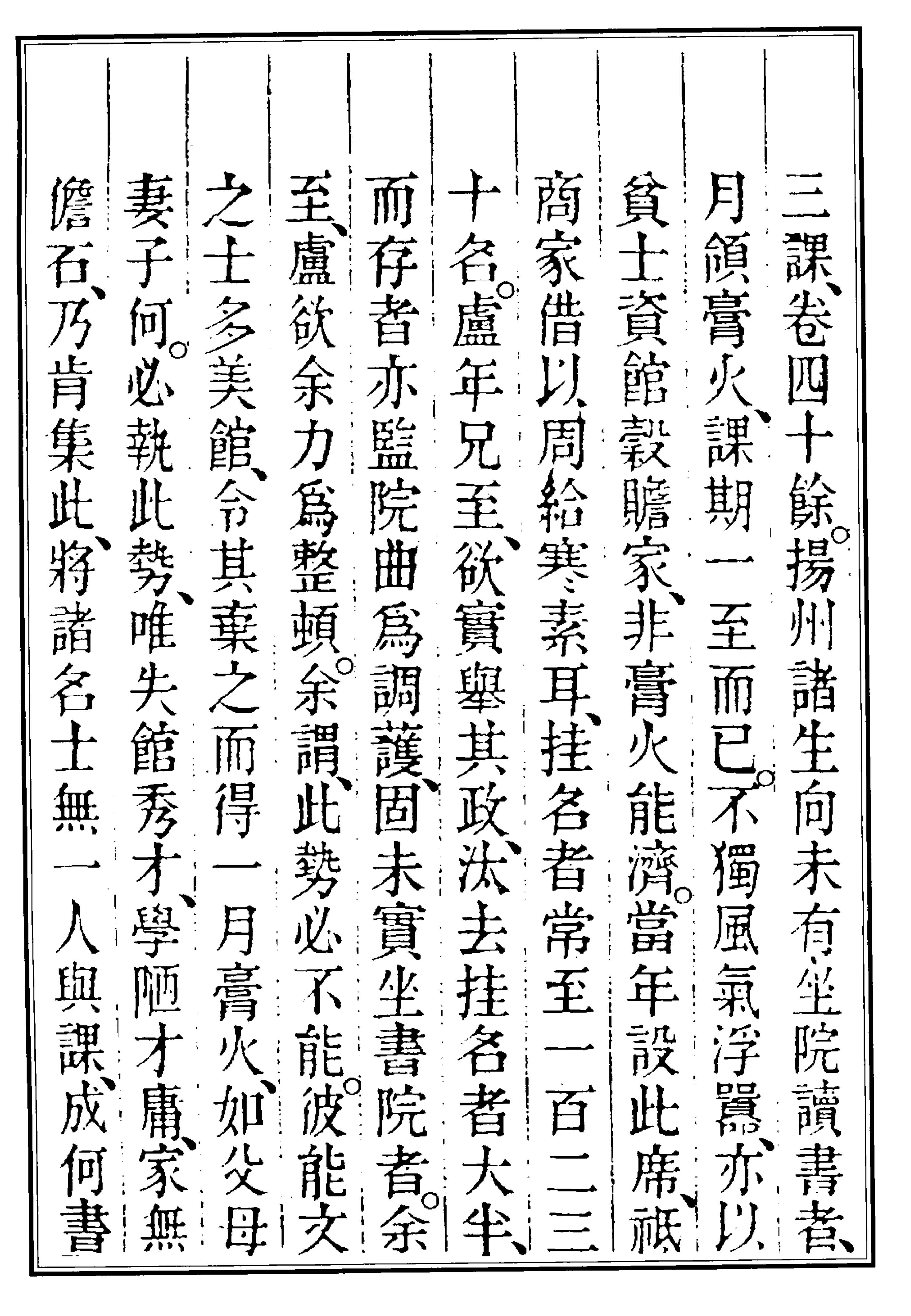
見入都，率其長君敬堂同行。至濟南，以患瘡暫留。毓
燕寓其姻家濟南守署中，令敬堂受業於余，坐
書院讀書。敬堂筆意甚佳，向來無師廢業，在此
曉夜用功，無紈袴習，是西田公佳子弟也。登
萊道熊繹祖來見，熊爲余直藩卓薦，執師生禮。
始知余直隸分賠五百餘金一項，係渠同清河
道宋、運使董及遷安王諸公相佽完楚，殊出意
外。聞方公實主之，可感也。郭撫軍至，往謁，郎
具言久客思歸之意，郭聽暫假，而固訂來歲復
來，余漫諾之。遂於八月初十日起身，與用謙同

歸。諸生餞後、復送至二十里而別、謝袁二尹同行至濟寧而別、孔傳灝、劉一元候送於濟寧、牛士範候送肥城。一時師友之情、令人黯然。　九月初八日抵家、哭亡孫、遺孤綿兒頗乖、覺爲差慰耳。　余欲置椑、善長聞之、因言昔年在川帶得沙枋一副、專備公用、向不敢啟齒、今當即送。余固辭不可、遂擇期受之。蓋善長念渠先人與余之故、時時不忘報德、余不忍卻之也。　善長、潁山、玉川、用高爲媒、爲岳兒訂王萬南之女爲室、即行文定禮。　老宅隘、不能容諸子孫、因售

得棨箎弄吳一鶚房屋數間、價二百六十金。地雖僻、稱我貧、且與老宅近。以老宅獨歸大房四房、而以新屋爲岳兒異日地。四載館穀、得此數椽及水田約二十畝、勝作宦時矣。 余歸時過揚州、盧年兄卽邀主揚州安定書院、余未之許。復囑方伯彭年兄家屏固勸、盧亦再三書至、遂受其聘、訂來春就院。

乙亥、七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遷居新宅。 月底赴揚、再甥廷光、孝廉吳一鶚、崑山諸景笏從遊同往。書院每月



三課、卷四十餘。揚州諸生向未有坐院讀書者、月領膏火、課期一至而已。不獨風氣浮囂、亦以貧士資館穀贍家、非膏火能濟。當年設此席、祗商家借以周給寒素耳、掛名者常至一百二三十名。盧年兄至、欲實舉其政、汰去掛名者大半、而存者亦監院曲爲調護、固未實坐書院者。余至、盧欲余力爲整頓。余謂此勢必不能。彼能文之士多美館、令其棄之而得一月膏火、如父母妻子何。必執此勢、唯失館秀才、學陋才庸、家無儋石、乃肯集此、將諸名士無一人與課、成何書

院。盧乃曰、公擇其尤者、於膏火外人給三十金、當一美館、則可責以坐院矣。第祇可數人。余乃借國學古法選得十二人爲上舍、別給三十金。餘爲中舍、止領膏火。盧從之、書院中始濟濟。金陵嚴長明、寶應王嵩高、以盧公所賞、命從學坐院、皆能詩文。蕪湖■■■不領膏火、願坐院受學、閉戶用功、文極高卓、連取一等、盧拔至上舍。

八月、盧年兄以所選山左詩鈔屬覆定、余以精力不足辭焉。適寶應喬慕韓來晤、余素知其詩學最深、邀留助校。既而非盧意、三月辭歸。

余薦用謙於江西張令牧幕。十月中，聞渠於旅次忽發狂疾，急令玉川馳往，則已自經死旅店，得余舊幕友劉與之棺殮。玉川至，扶柩歸。噫，此子頗忠厚，不意客死非命，大女之命至此極矣。

是年，批閱昌黎文，閱草廬三禮，閱黃氏日抄。

大兒忽發捐官之興，往商之徽州邵氏二女，贈以六百金，乃决計爲之。來揚州，求助於盧年兄，亦許焉。

丙子，七十二歲。

二月，孫女出閣，適善長之子源潔。　閱黃氏日

抄完。余以揚州士鮮實心向學者，盧運使又好侵書院課政，七月内諸生赴金陵，余歸。九月，遣使寄書辭館，再四來邀，余堅辭之。婁東書院山長許竹素以年老辭，州牧王公聞余既辭揚州，遂來致聘，余諾之。大兒報捐縣丞，十月北上。

丁丑，七十三歲。

上南巡。二月，余於清江浦遇歸愚宗伯，同往直隸厰接

駕。後隨行至高郵營盤，蒙

恩賜緞六疋。初十日、在揚州祝
皇后千秋。兩免行禮。十八日、
駕至葑門行宫、余隨江南諸老史中堂以下宫外接
駕。二十二日、
賜墨刻二事。二十四日、
駕幸浙江。三月初、余遊觀音山、寒山、千尺雪、靈岩、天
平山、石湖。初八日、
駕回蘇。初九日、回
鑾。余同郡中諸老送
駕於丹陽三義閣而歸。　五月開館、生童四十餘人。

九月、大兒挑得江南水利，暫歸省，即赴清江候差。陳榕門先生於七月來撫江蘇，通省手額。

十二月、陞兩廣制府。余以陳公舊交，令當赴粤，於歲底往謁。一見甚殷勤，出所作歷任考試書院題説，索余評核。閲之，歎此公於斯道有得，其爲政皆從學問來也。是年，奉旨後塲去表判，用詩一首，五言八韻。於是諸生皆須學詩，未得入門法。余將唐人五言律選數十首，細批作法以示諸生。

戊寅，七十四歲。

正月三日、進嫂身故、爲之買棺以殮。　四月內、聞嶽州二女身故、邵氏不訃、可爲詫異、疑未信、保會作書往問、未答。八月、得外孫字、知錦江壻亦已身故、其父總不相訃、可謂無禮之至。以頌芬父死不奔喪、此又不足責矣、在我家自須一往弔。十月、遣新孫一行。　書院童生入學十二人、再甥王瑜廷光亦售。愚于姊夫之後、唯此子能讀父書、筆極靈秀。　諸生中能詩者、陸元蕙字日思、伯和少子、詩筆雅馴、已成篇幅、微嫌其弱。徐升堂字履道、詩筆老幹、時患萃、瑕瑜雜出。

經余講論半載、漸能成家。顧王銘字鼎勳、初學詩勤讀、一年內詩大進。爲人孝友醇謹、虛心好學、惜有迂處。朱大庭、端揆少子、詩筆俊逸有生氣。將來皆可成家。他如閻益字星聚、朱衣、皆可教者。　博白令陸瀞文身故、伊弟扶柩到家。其宦績甚有聲、不意其不壽、一子尚未成立、歎佩芳之後衰矣。余爲之作行狀。　作存素禮言毋夫人八十壽序。　陳相國文勤公師於夏間乞假歸里、極蒙

聖恩優禮。頻行、以微疾告殂。十一月、柩到蘇、余馳往

接於胥門、撫棺慟哭、出分四金表窮門生之意。陳師一生刻苦砥行、忠誠出天分、學力更足以濟之。與余不獨師生相待、如骨月至交、一生知己也。三婿病故、余買棺以殮。遺一子、年十三、愚蠢無知、歸於余。

己卯、七十五歲。

同年邵士東泰於去冬身故、正月入郡往弔。榕門先生復來撫吳、望後過婁、必欲過晤。所居湫隘、於書院候晤、談頁久、以邵士東墓誌銘屬代筆而別。作孝廉淩陟瞻行狀。陟瞻孝友篤

行、有古君子風。其子之潞附課書院、亦醇謹孝遺命乞余作狀也。　作陸南式八十壽序。顧原在妻殁、一生好讀書、閉戶不與世事、極孝友、爲近日之君子也。　爲川東觀察王公八十壽序。

十月、爲岳兒行聘禮、甚簡、萬南亦極相諒。新孫娶婦陸氏、瀞文長女、頗端妍、能爲貧家婦者。

庚辰、七十六歲。

延萬南課岳兒及兩孫。復孫筆意聰穎、能用功、不特勝其叔、并勝其兄、爲之心喜。　二月丙重

度震川評閱柳集。四月、新孫入泮、誠幸也。余之官卷得此孫應試、亦聊可掩飾俗目。大兒得委署寶應縣丞。十月初八日、爲岳兒娶婦。兒年十八、婦年十六、本尚可緩、以余年老、且資今歲館穀爲娶資也。大媳欲挈家赴任、欲以老宅出售。大兒信至、囑新孫在家侍余、囑老宅必不可售、與余意合。十一月、三女歸寧、蓋二十六年未至太倉矣。留半月而別。毛宣夔以令郎定長驟亡、念本生父與嗣父皆高年不可遠離、渠本在常州書院、欲余就常州而已就太

倉、得奉事兩老人、託丹霞來致。余謂昔年既辭維揚、今豈能復就常州、太倉一席有辭意、當即爲定耳。遂力辭來歲掌教而薦宣夔。　先是里中舉陸匪莪先生從祀鄉賢祠、陳撫軍駁查兩次、未見准行。是年三月、撫軍過婁、必欲過舍相訪、余以湫隘、往謁面辭。陳公問及陸公鄉賢事、余謂是公雖無奇節異行、宦跡亦雅正。至居鄉三十年、不染康熙間縉紳習氣、從不與戶外一事、鄉評甚好。陳公云、鄉評果好、是亦可　題矣。

辛巳、七十七歲。

正月、卓士從寶應暫回。二月、同大兒、張儀表到寶署。余外祖後人、州中已絕。少年曾往拜其墓、年久失記、託卓士訪問得吳子衍爲外祖族人、知其墓在半涇灣、已爲外祖曾孫連地二畝半出售丁姓佃人、二畝得價、五分坟基聽佃完糧、方基漸被墾壞。子衍乃與丁姓言、歸還五分、改立沈宅戸名、方基不得墾損。三月初八日、余往拜掃。從此外祖孤塚可以保守、當令余子孫永遠完糧拜掃也。四月初、得盧抱孫札送百二十金、爲秋間治裝進京慶祝

太后萬壽之費、并許臨行再具此數爲行資、意甚可感。是月、文子八十壽誕、余往祝。親朋雲集、極盛。余春來少睡減膳、服方彥藥稍愈。託維滋製買紬緞、收拾衣服、爲北上計。夏、萬南約諸及門并通家子姪助貲、刻余詩文續集。秋七月、忽發瘧甚劇、隔日一至、十日始停。老年當此、遂大憊。八九月間、猶畏寒怕風、北行勢所不能。十一月入郡、祝

太后萬壽於圓妙觀、搢紳公設經壇行禮。陸匪莪鄉賢事、陳公尚未准題。余以匪翁所著自知録、巡

臺紀事二帙送陳公閱之、乃決意具　題。薟觀自知錄所著、可見匪翁乃康熙間極恬靜老成人也。十一月初十日、文子病故。一生知己至交唯存此老、聞訃、爲之傷悼。冬嚴寒、自淮至蘇太大河膠凍、半月不通舟楫。是年余既坐食、秋間一病多費、又買得劉河景姓地三畝二分、謂可作余墓地、約費五十金、花稻俱失收、幾無以卒歲。賣去田六畝、又賣花梨圓屏一架、得價六十四兩。逼除、雲間張氏餽作行狀誌銘潤筆六十四兩、遂得料理歲事、并爲次年接

駕之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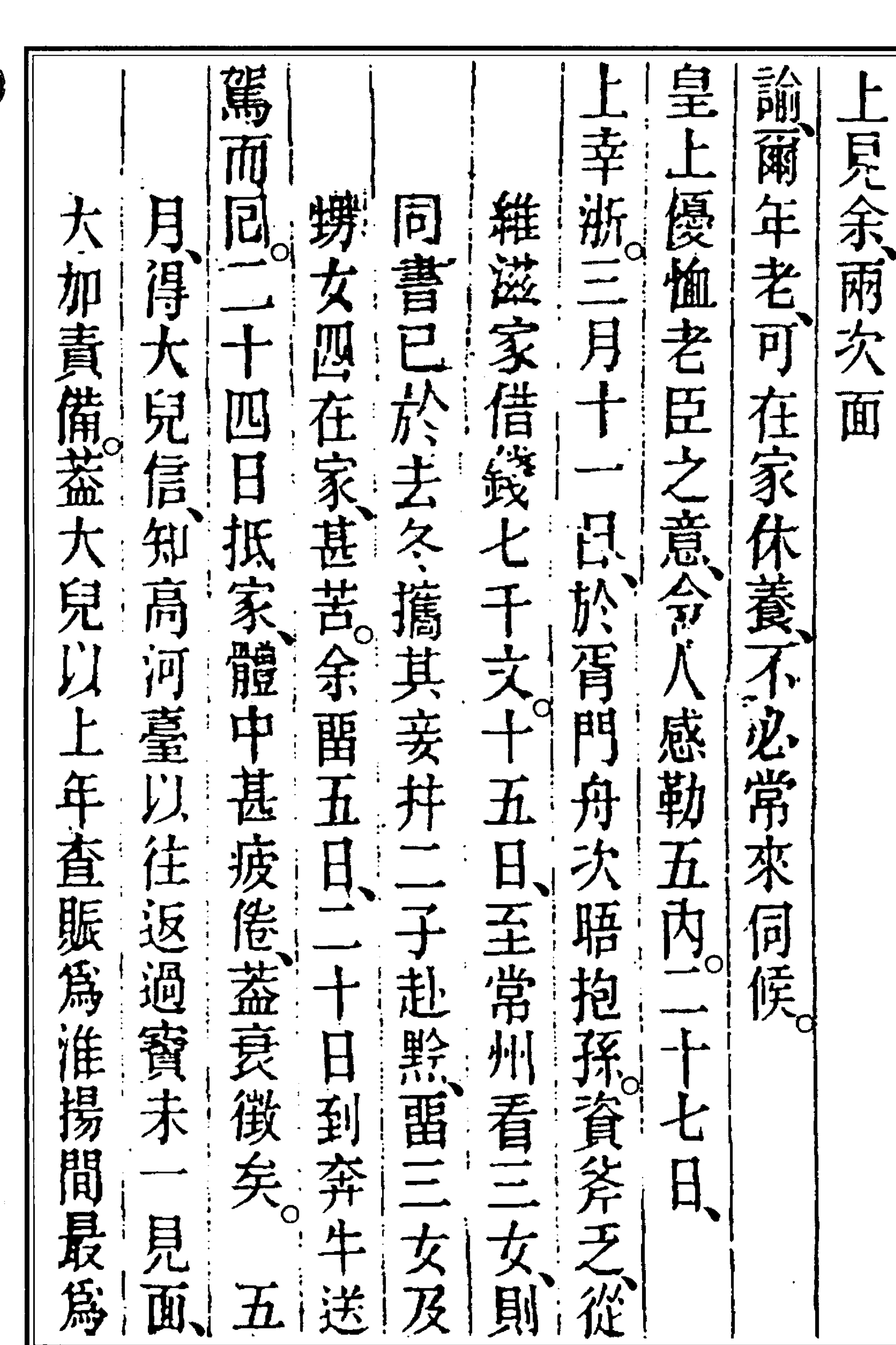
壬午、七十八歲。

正月二日、卓士自寶應至家。於上年十二月從大雪中歸、氷凍舟膠、時竟步行、備極辛苦。大兒寄余五十金、乃得辦接

駕之事。舟船盡備大差、民間無處可雇、余馳書陳撫軍、承撥送一船。余於正月十二日啟行、至郡、往弔文子之喪、爲之慟哭。二十二日到寶應、進大兒署、小而陋然。大兒聲名甚好、上臺及本地紳士皆稱其不妄取一錢、絕無河員及佐雜習氣。

余與喬慕韓父子及朱氏昆仲往來、朱一爲慕韓壻、兄弟皆能詩。余聘慕韓嫡姪喬■■字堅木課余孫、蓋百川外孫、工文好讀書、人極沉靜、復兒得師矣。初一日到淮、程家甥女留一宿、初四日到清江浦。初八日、於直隸廠接駕、至大營宫門進請安摺。下午乍回船、則上已有旨傳見、聞信馳往、則已晚、傳事者令明日下營候旨。初九日至山陽營。初十日至寶應界首營、上傳見。

上問、汝是太倉人、太倉在蘇州之東、去歲收成若何。
回奏、太倉頗有偏災、不及蘇常。
上曰、可是五分以內。回奏、是原不成災。餘問余出處
原由、一一奏明。問話畢、余奏明先回蘇州候
駕。遂鼓棹抵蘇。十八日、詣閶門行宫接
駕、蒙
上賜緞二疋。次日、同沈宗伯、嵇宗伯等進謝
摺、並奏明元妙觀經壇祝
聖摺。二十五日、
上幸元妙觀拈香、余隨諸紳士跪接。



上見余兩次面

諭爾年老、可在家休養、不必常來伺候。

皇上優恤老臣之意、令人感動五內。二十七日、

上幸浙。三月十一日、於胥門舟次晤抱孫、資斧乏、從

維滋家借錢七千文。十五日、至常州看三女、則

同書已於去冬、攜其妾并二子赴黔、留三女及

甥女四在家、甚苦。余留五日、二十日到奔牛送

駕而回。二十四日抵家、體中甚疲倦、蓋衰徵矣。五

月、得大兒信、知高河臺以往返過竇未一見面、

大加責備。蓋大兒以上年查賑爲淮揚間最爲

公細、上臺以此相信、凡查賑散賑悉以委之。河臺過、或離城百餘里辦賑、未及接送、致逢其怒。閏五月初、媳婦家口忽至家、乃知縣丞缺已奉河院撤回、仍令赣門候差。離任之日、闔境士民攀轅臥轍、傾城送至三十里外、各措費分家口、乃得南歸。余聞之甚喜、差不負我清白家聲也。但大兒到赣、資用全無、家口在家、又無進益、田已賣盡、兒子又多、可謂内外俱困矣。余一夏怕風惡凉、未曾洗浴、至秋又發微瘧二次、幸旋止、然不能出房者累月。七月、丹霞從常熟書

院歸、朱糧道寄銀十二兩。藎胡公已陞臬司、宋公調補其缺也。十月十一月、天稍和、體中亦健、偶喜作大字。　陳撫軍調往湖南、余往送、相見甚喜、正盼予一見話別也。因言昨河臺過此面晤、爲言故人子在贛、渠雖未相托、然吾意所最關切者、望留意。高公許以一有缺即當委之、余聞、殊感陳公之厚德也。臨行、復送銀十二兩、食物六種。　金右亘②歸自京師、十二月葬其兄揚武、請余題主。初一日、微冒風、即惡寒殊甚。初四日題主、勉强成禮。歸後痰嗽甚劇、衣大毛皮襖

三四件、終日怕寒、房内熾炭回爐、僅可少坐、飯減至半碗。得殿眞藥漸愈、半臥半坐、二十日方稍健。　盧抱孫札來、知已得告老離任。　張河臺有字來、以儀封師文集索余作序。　張敉字來、寄銀十二兩、絨二疋。渠爲江西萍鄉縣、頗有能聲、因知今秋其兩弟張毅、張敔皆中舉人。陸申在彼、令其送資斧濟南去也。周學蘇令舅王德華於小除至家、有札寄余參資十二兩、知其爲政清勤、府尊甚器之。余於是可寬然度歲、無拮据狀。　是年秋、閱明道全書、向有二程全書、

未會分淸二公之語。是本以明道爲主、伊川語刊附字別之、殊覺二程之不同也。冬、閱范湯耿汝極存誠集、語錄、其談道甚精、一化朱陸薛王之辨、葢孫徵君高弟也、爲之敬服。閱近思錄、續近思錄、廣近思錄、 儀封師困學錄、陸稼書三魚堂文集。稼書先生與儀封師皆眞實理學、近日所無、獨惜其攻擊陽明太過耳。余於冬至祀先、精神甚好、始終成禮。至小除、僅勉爾一拜、聽兒孫成禮、葢筋力衰甚矣。

癸未、七十九歲。

元旦僅於祖先前成禮，即回房靜坐。初二日，卜大兒流年，得禱印課，决其二月必得官。作張敭兄弟札，寄周丞年札，聞其溺於二氏，力規之。作張牧回札，作家信，付陸中寄大兒。作學蘇回札，作金揚武墓誌銘。二十一日，保僧父子從閩中歸。二十三日，閩學使汪衡玉歸里，來拜未晤。月之二十一日，玉川入贅於丹霞，余先助銀三兩，至是又助銀五兩。余於二十四日往看玉川，新娶婦即出見人，老成端正，聞頗明白，不嫌玉川之貧，爲之大喜。二十九日，保僧赴清江浦孫

氏館，去歲大兒所薦也。作家信付之。　二月中，摘錄誠齋語錄。　上年冬，嘗有司報舉鄉飲大賓，部文轉時於二月十五日舉行，半倣古禮，拜跪覺費力。三月二十七日，爲匪莪入鄉賢，大成請陪州縣。四月初四日，春暉堂金氏請題主。時方微有感冒，入四月夜間不寐，入五六七月微夜不睡，飯減至半碗，午後必倦。七月內，忽起哽噎，飲食更難，飯亦噎，粥亦噎。入夏夜雖不寐，心甚清明，徹夜惟思儒書聖道，因念子孫不知讀書做人之道，作家訓六十三條。每看濂洛關閩

書、更津津有味。摘錄明道語錄。近里有郁漢模、向聞其讀書敦行、近數相往來、眞君子人也。至八月二十日、體中忽一變、百病叢生、有不可知之勢矣。力疾作張儀封師文集序。

外曾孫顧師軾校字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下

張燮臣刻

校記

①「卒中」下疑有脱字，或當有「風」字。

②金石良：本卷辛未年條作「金又良」，未知孰是。

敬亭公年譜卷末

元孫宗約補纂

九月初八日未時、公卒。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十月、葬於縣境十九都六畾[illegible]圩劉家河之原、臨桂陳宏謀譔墓誌銘。

嘉慶九年甲子、奉旨入祀鄉賢祠。

道光八年戊子、祀吳郡五百名賢祠。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7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66
页数=866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453
SS号=12365604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7.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